
武俠世界
第36年
2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奇情故事「連根拔起」。寧志遠携嬌妻遠赴福建石獅鎮任捕快，此鎮乃私鹽集散地，他因無意中闖進私鹽倉庫，結果肇禍，屋焚妻兒被殺。他本爲京畿金刀錦衣侍衞，官場的爾虞我詐使他心灰意冷，南下途中因酒醉誤墮荷花池險送一命，幸得被救起，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本文通過寧志遠坎坷的生命旅程，反映了官場的醜惡黑暗與不擇手段，欲知寧志遠如何與京畿再派來的女捕快聯手徹底鏟除私鹽鹽梟，請細閱本文。

*　　*　　*

敬愛的讀友，三十六年來全賴您們的支持與鼓勵，令本刊得以發揚光大，在此深表謝忱！在新的一年，我們將更加努力辦好「武俠世界」，爲您們獻上更多精采的故事，繼琳瑯滿目的第一期，本期再獻上「鐵魔女」短篇，亦續刊諸多中，長篇新故事，以饗愛好者，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撰著的「鐵漢情花」，請敬愛的讀友屆時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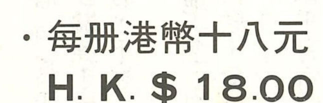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6年
第2期
（總號18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精選介紹



每本HK$32

（迷離境界⑮）新訂本

鬼域

張宇 著

世上不可思議的事實在太多，祇是沒發生在自己身上就不爲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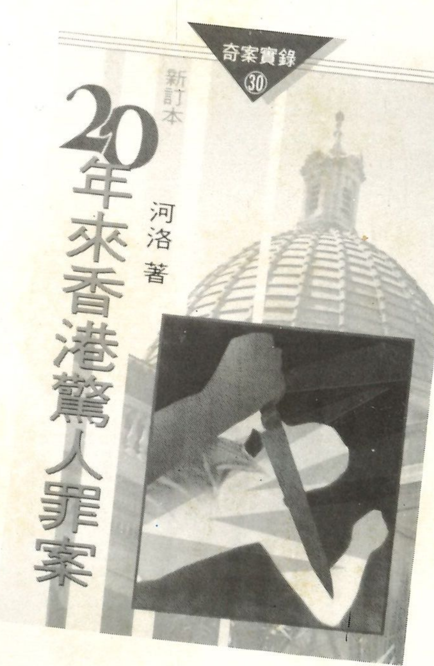
曾老爹一家五口以賣藝爲生。一日行經于家莊時他的一雙兒女突然失踪，夫婦分頭尋找之際連于家莊的人也失踪了，令他們彷彿置身鬼域，故事怪誕離奇，匪夷所思。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㉚

新訂本

河洛 著

河洛筆下的廿年來香港驚人罪案，不但圖文並茂，他以細膩的文筆去剖釋社會上發生的種種奇案，抽絲剝繭，他的分析令你震驚！令你咋舌！令你感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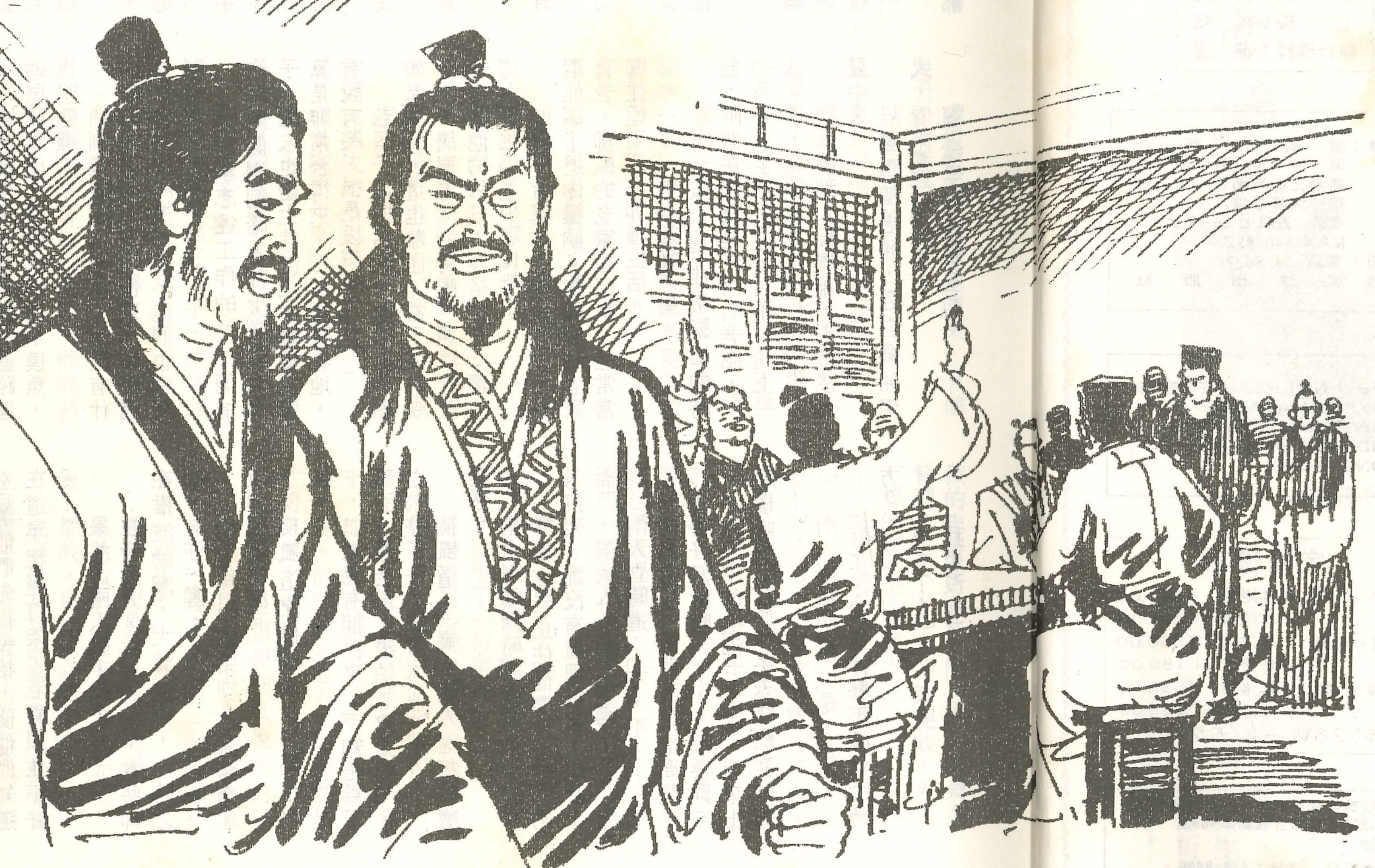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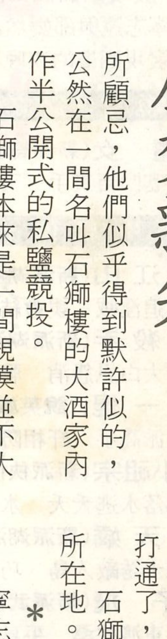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連根拔起





窺秘肇禍　屋焚親失

福建石獅，本是一個十分寧靜的小鎮，但自從鹽梟發現這地方有條捷徑通往南京之後，這小鎮便不再寧靜。

日間，石獅依然是個普通的小鎮。

這地方因為近海，所以，部份鎮民是出海打魚的漁民，另外一些鎮民仍以農耕為主。

每逢墟期，漁農雲集，既有谷物出售，也有漁獲販賣，十分熱鬧。

可是近來，這地方卻變成了夜夜墟期，但這些墟期並非普通百姓墟期，而是鹽梟的墟期。

販賣海鹽的鹽梟，與一些內陸出來買鹽的鹽梟，公然在石獅鎮內交易。

半年之前，事態仍不算嚴重。可是這一個月來，鹽梟不再有所顧忌，他們似乎得到默許似的，公然在一間名叫石獅樓的大酒家內作半公開式的私鹽競投。

石獅樓本來是一間規模並不大的酒樓，而且生意一向清淡，但這兩個月以來，卻大事裝修，並且開了夜市。

自從夜市一開，鹽梟便集中在石獅樓內。

據說，那個時候，鹽比黃金還要貴，尤其是在內陸，如果把一兩鹽與一兩黃金放在一起，人們會選擇鹽而不要黃金！由此可知，鹽在當時已是天之驕子的貨物。

造成這種現象，官府其實應負重大責任的。

當時的鹽稅是天下第一重稅，如果由正路運鹽入內陸販賣，很多時候，鹽商是得不償失，但從事私鹽買賣，卻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一本萬利的生意並不容易做，因為要打通的關節極多，可是，一打通了，比搶到一個金鑊還更好。石獅鎮現已成了這種「金鑊」的所在地。

* * *

寧志遠是一個剛從京城來的捕快。

當他第一天來到石獅鎮的衙門，向縣老爺報到的時候，縣老爺第一句便問他道：「你為什麼選擇我們這個小市鎮？」

寧志遠道：「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喜歡海，二是石獅寧靜的生活。」

「寧靜的生活？」縣老爺似乎有點不相信。

寧志遠道：「我剛新婚不久，這次帶了妻子來石獅，只望有個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真的？」縣老爺仍然不大相信。

「真的！」

「寧捕快，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你甘心當個小捕快？」

「怎麼會不甘心？我在京城日久，看過事情太多，我不想再因功名之事而誤了自己一生！」

「你有什麼打算？」縣老爺問。

寧志遠道：「非常簡單，我已娶妻，自然便是渴望有子！」

「如果你要過簡單的生活，那是非常容易辦到的事，你找對了地方！」縣大人頓了一頓，道：「你向金捕頭報到，他是本地最大的捕頭，你以後跟着他，聽他命令而行，我可以擔保你有好日子過！」

「多謝大人！」

寧志遠去見金捕頭。

出乎意料之外，金捕頭並不像個捕頭。

他團團口臉，滿臉笑容，與其說他是個捕頭，倒不如說他是個商家，或說他是個富家翁。

金捕頭道：「石獅只是個小地方，委屈了你！」

寧志遠道：「捕頭實在太客氣，希望你日後多多關照！假若可以用得着下屬的地方，下屬自當盡力而為。」

「我們石獅這地方，向來太平，只要你懂得怎樣做，包管生活安逸，事事順遂！」

金捕頭的話裏似乎另有所指，但寧志遠並不完全明白，不過，無論在那裏工作也好，只要努力去做，自然可以獲得應有的報酬。

金捕頭表面和和氣氣，但辦事卻十分幹練，講究效率，寧志遠報到的翌日，他便為寧志遠安排了住屋。

那是一間在近郊的小四合院，面積雖並不太大，但對於愛靜的寧志遠的太太來說，卻是一個十分適合的地方。

說起寧志遠的夫人，她不算十分美麗，但為人倒是十分聰明，她向來知道，做個捕快，有一定的危險，因此，她大力贊成寧志遠來這個小鎮工作，因石獅這小鎮太平，對捕快的生命安全威脅極小。

既然到那裏也是每月收到官家一樣的糧餉，為什麼要在京城裏，日夕出生入死？因此，她一來到石獅鎮，看到那種小鎮風情，便立刻喜歡上了這地方。

當她得到房屋的分配，更是喜上眉梢。

那是她夢想中的一種房子。寧志遠夫人只是出身於一般家庭，如果就在北京，她大有可能再等半輩子，也不獲分配這種房子。

房子在近郊，寧靜而舒適，最好是讓她盡早地安頓下來，好讓她為寧志遠生個胖胖白白的孩子。

對於這個地方，寧志遠與夫人都感到十分滿意。

那天晚上，當他們把所有物品安頓好之後，寧志遠騎了那匹剛買來的馬，到墟集中買了不少食糧回到家來，兩口子合力，弄出了幾道可口的菜式。

寧志遠十分高興，喝了兩杯，對夫人道：「夫人，你弄的小菜越來越好味了！」

夫人道：「那也算不得什麼手藝，只不過是這地方的食物新鮮，什麼東西都好吃！」

寧志遠道：「你覺得這地方怎樣？」

夫人道：「看來不錯，如長住也是不錯！」

「那麼，我們的計劃大可實現！」

「什麼計劃？」

「安頓下來，自然是生兒育女……」

夫人帶羞道：「這些……一切都要順其自然！」

兩人又乾了兩杯，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品嚐美好的食物，非常愜意。

＊　＊　＊

寧志遠轉眼在石獅生活了兩個月，這兩個月，他當的是早班，每天清早起來，上了衙門，出外巡視一下，轉眼到了下午，那便是一天。

石獅市集，非常繁忙，人們都是爲了營生忙忙碌碌，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故發生，可是也有一些路過的鼠竊狗偷，在市集中混水摸魚，找些盤纏。

抓到這些鼠竊狗偷，也沒有什麼難以應付的地方，也只是鎖他們在拘留所中一天半日，他們也就離開石獅。

陪伴寧志遠工作的另一個捕快，是個剛剛踏入五十歲的老頭子，這人也是生性淡泊，與寧志遠算是非常合得來，每日巡視各地，有說有笑，很是投契。

老頭子姓柳名風，性格也有點如風擺柳，這也難怪，當了捕快幾十年，快要退休的時候，還談什麼性格？他的每日工作格言是：讓一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柳風只希望日子快些過去，好讓他領了退休糧餉，然後回到老家養老，柳風的老家在江南，他常常嚮往煙雨江南那種生活。

一日，兩人巡到市集。

那時市集正是非常繁忙的時刻，兩個在擺賣農作物的老鄉，不知爲了爭生意，還是爲了口角上一些爭議，竟然在市集中打起架來。

兩人聽到人聲嘈雜，也趕往人羣中去。

只見兩個老頭，各自擺開架式，看來是一觸即發。

寧志遠正想排衆上前。

柳風却一手拉着他，輕聲道：「讓他們先拆幾招，使他們知道在這年紀還打架，老骨頭並不好受！」

果然，兩人動手起來。

在旁的人，有些勸架，有些却在推波助瀾，大聲喊打，一時之間，亂作一團。

兩人扭打了幾下，不分勝負，但却頭破血流。

柳風這才排衆而出，喝止二人。

二人見有捕快來，不知是爲了顏面，還是爲了害怕被拉上衙門，立刻停了手，按着流血的地方。

柳風道：「幾十歲人還打什麼架？」

兩人老頭同時開言。

柳風立時止住他們，道：「兩人打架，都沒有道理可言，跟我上衙門，讓大人各罰三十兩！」

兩人立時道：「不，不……」

柳風道：「既然不想上衙門，那便要好好檢點一下，一人要罰三十兩，倒不如把那三十兩，用來上酒樓吃喝，總比拿去作罰款好得多！」

兩人都點頭道：「是，是！」

「好了，還有什麼不順氣的地方？」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

於是，兩個老頭子不再多言，各自擺賣，一件鬧哄哄的打架事件，便告平息。

寧志遠實在佩服柳風排難解紛的本領，道：「柳大哥果然是本領高强！」

柳風笑道：「那算是什麼本領？只不過是天天都見到這種打架！看得多了，自然是知道他們心意！」

「他們都害怕上衙門？」

「上衙門自然是他們第一怕的，然而要他們罰上三十大兩，那自然叫他們更怕更心痛！這些平民百姓，也如我們一般，日夕只求一些營生，夜來只望一宿！」

寧志遠道：「因此，他們寧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柳風道：「對極了！」

兩人出了市集，來到一間茶寮。

茶寮主人早已認識柳風，也不待柳風吩咐，已送上兩盅香茗，一些點心。

柳風呷了一口茶，道：「寧老弟，轉眼來了石獅多久了？」

「快三個月了！」

「你來石獅——有目的嗎？」柳風問。

寧志遠道：「當然有目的！」

柳風臉色有些變，但隨即又回復正常，道：「什麼目的？」

「目的非常簡單——安居樂業生子！」

「你已有了妻子？」

寧志遠點了點頭，道：「兒子也快有了！」

「怎麼？嫂夫人有了……」

「快要兩個月了！」

「那好極了！」柳風道：「好好照顧嫂夫人，讓她替你產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那要差不多七個月以後的事！」

「七個月轉眼便過去了！我當初來這地方，也只是想躭上一年半載，那知道轉眼便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倒是個長日子！」

「日子平平靜靜，二十年倒也不算短！」柳風似乎有所感觸。

寧志遠道：「什麼時候退休？」

「明年！」他心頭一算。

「退休便回鄉？」

「是的。」

寧志遠道：「你在石獅工作這麼多年，可有什麼心得要告訴我這後輩？」

「心得？沒有什麼心得！」他頓了一頓，道：「這幾年來，石獅變了！」

「變了？有什麼改變？」

柳風却沒有理會他這問題，問道：「我只想再問你一下，你來此有什麼目的？」

「我早說過，安頓下來，有個兒子，落葉歸根！」

「如果是眞的話……」

寧志遠道：「當然是眞的！」

柳風道：「那麼，你千萬勿多管閒事！」

「什麼多管閒事？連那些市集的……」

「當然不是，那些市集的鷄毛蒜皮之事，自然要管，而且要落力的管！」

「那還有……」

「你來了石獅多久？」

「兩個多月！」

「一直當早班？」

「是的！」

柳風道：「你當眞願意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下去？」

「當然，我在京城見得多，有幾個做捕快的可以白髮終老？」

柳風嘆了口氣。

寧志遠道：「來了石獅，我覺得以前這個見解是十分錯誤的！」

「爲什麼？」

「眼前就是個好例子，柳捕頭不是要退休回鄉，安享晚年了！」

柳風道：「你要學我，我會給你一些忠告！」

寧志遠十分誠懇道：「願聆教益！」

柳風覺得寧志遠太過嚴肅，笑了起來，道：「也不是什麼教益，我的忠告是：在衙門之內，不要多管閒事，人人都收的錢便收，人人不管的事也不要管！」

寧志遠聽了，似乎並不十分明白。

柳風道：「很多事情，我們不能用言語去解釋，你繼續工作下去，自然有所領悟！」

寧志遠想追問下去，但柳風只管喝茶，似是不欲再多一言，他只好也跟着喝茶。

日子倒也過得平靜，也過得快。

寧志遠已在石獅工作三個月，那天早上回到捕房，打開自己的雜物櫃，發現了一包銀兩。

銀兩不算少，也有他半個月左右的糧餉。

包內並沒有留下什麼說明，本來，他想問一下柳風，可是，柳風却不在，他想問其他人，捕快們都忙着工作，沒有人想多說話似的。

忽然，他想起柳風說過的話：「人人都收的錢便收！」他瞥眼看去，似乎不遠之處，另一個捕頭也有這一個小包。

難道這便是人人都收的錢？

寧志遠心中想：「既是如此，人人都收，自己何必例外？」

快要做父親的寧志遠，發覺實在缺銀子，而今有了這包銀兩，倒讓他可以暫鬆一口氣。

他離開了捕房。

在走廊處却意外地見到了金捕頭。金捕頭一向在下午才回衙門，這次是寧志遠第一次在上午見到他。

金捕頭見了寧志遠，道：「滿意嗎？」

這話若是平日聽來，倒也沒有什麼，因爲這話只是上司對下屬的一種工作上的關懷，可是，剛剛收到了一筆本應不該收的橫財，這話却似有另一種含義，對寧志遠來說，也有另一種感覺。

寧志遠立時道：「非常滿意，多謝捕頭關照！」

「好好幹下去！」金捕頭微笑着。

寧志遠正想多聊幾句，却見有幾個平日很少見的捕頭出現，並且似是等待着金捕頭。

忽然，他又想起柳風的話：「人人不管的事也不要管！」因此，他也不再多說，出了捕房。

那幾個平日甚少見的捕頭，都是當夜班的，他們正跟着金捕頭入了內衙，看他們神情，似是十分凝重。

難道是衙中發生了什麼事？

年輕人自然有好奇之心，不過，柳風那句話，又再在他耳邊響起！「人人不管的事也不要管！」

金捕頭的事，當然人人不管，也不敢管，因此，寧志遠急急的離開了衙門，去市集巡視。

巡視一會，却遇到了柳風。

柳風道：「寧老弟，你今天氣色極好！」

寧志遠道：「是嗎？柳捕快不單懂得排難解紛，還懂得看相？」

「算是懂得一些，讓我免費贈你一句，你今天橫財就手！」

寧志遠聽了，臉上有些愕然神色。

柳風道：「說中了？」

寧志遠沒有說話。

柳風道：「你想好好在石獅工作，這些意外之財，倒是要收的！」

這時，寧志遠才明白，柳風的話是另有所指的。

寧志遠道：「多謝前輩指敎！」

柳風道：「你明白便好！這種事情，不用多問，你的日子自然平平安安！」

兩人又再巡了市集一會，然後又到茶寮。

日子極爲平淡，轉眼又過了五個月。

寧志遠夫人臨盤，產下了一個兒子，寧志遠當然十分高興，這件事連金捕頭也知道了，並且吩咐他的下屬，送了一份相當厚重的禮物來道賀。

此時的寧志遠，實在感到非常滿足。

* * *

那天，是寧志遠第三次在早上見到金捕頭。

他老遠便向金捕頭發出禮貌的招呼，可是，金捕頭似是視而不見，並沒有向他還禮。

寧志遠覺得有點奇怪，正想說話，金捕頭已是擦身而過，他呆了一會。

自己從來沒有開罪過這位頂頭上司，他沒有理由這樣對自己不理不睬。

也許他有極重要的事情在身，對自己視而不見。

也許他有極繁忙的工作，無暇打個招呼。

甚至他太疲累，因此不作無謂的應酬。

忽然，有人在他身畔，輕聲道：「大老闆是這樣的，他有心事，誰也不理睬！」

寧志遠抬起了頭，道：「是你！」

是他的拍檔柳風。

柳風道：「也許是晚間發生了什麼重大的案子，使大老闆也要在早晨露面！」

「發生了重大的事情？」寧志遠有點好奇地道。

柳風把聲音盡量壓低，道：「千萬不要理會，這些事情不是我們理的！」

這時，又有幾個相當陌生的臉孔出現，不過，他們都身穿捕快的制服，一望而知是衙中捕快。

他們這樣陌生，是因爲他們屬夜間的捕快。

「走吧！」柳風道。

滿腹疑團，究竟衙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千萬不要理會這些事情！」柳風又再叮囑一次。

寧志遠道：「你等我一等！」

「你往那裏去？」

「茅厠！」寧志遠笑了起來。

寧志遠眞的往後院的茅厠走去。

當他在方便的時候，他從茅厠往外望，只見衙門後面那個大房間，雖在早上，却是燈火通明。

寧志遠覺得非常奇怪，他在衙門工作已大半年，從來也沒有見過那個大房間有人。

他從茅厠出來，不期然的往那後院走去，他只是好奇，想看看究竟有什麼人在房間之內。

那房間後面有落地大窗，只要接近一些，便可清楚的看到裏面的情形。

寧志遠一步一步的走近。

突然，有兩個身形閃出，寧志遠仍未發覺，那兩人已迫近。

其中一人低聲道：「看什麼？」

另一個想出手。

寧志遠立時道：「我……」

「走吧！」

那兩人也是身穿捕快的制服，也不想與他多說一句話，只是擺出一副非常嚴峻的臉孔。

寧志遠只好躬身而退，道：「對不起！」

他立刻回到前面，柳風仍然在等着他。

柳風一見了他，便道：「怎麼這麼久，你肚子不舒服？」

寧志遠道：「不，走吧！」

兩人出了衙門。

柳風看得出，寧志遠是有些心事，便道：「你心中有解決不了的事？」

「沒有什麼！」

「志遠兄，你始終是初來乍到，很多事情你是不會明白的！」

「是的！」寧志遠表示同意。

「其實，你來這裏工作這段時間，不覺得這地方有點奇怪？」柳風似是有點試探的口吻。

「奇怪，但我不會理會，我只想有一份安份的工作，一個美滿的家庭！」

「那你來這裏工作，你選擇對了，」他頓了一頓，突然改變了話題，道：「你當捕快多少年了？」

「差不多八年！」

「在京城？」

「是的！」

「那你是已見過不少風浪，那麼，你不覺得奇怪，這裏的工作，與京城的大大不同？」

「這裏無風無浪。」

「我不是指這些，簡單來說，就只這一點，我們這一班捕快，爲甚麼從來沒有換更？」

「我來這裏只求寧靜生活，工作簡單，不當夜班，更合我心意！」寧志遠道。

柳風道：「我想不是這麼簡單！」

這話頓時令寧志遠臉色改變，不過，他很快便回復了正常，道：「官場黑暗，是非之多，我在京城早已體驗，我不願再捲入這些漩渦！」

「在京城，你有沒有破過大案？」

「大案？我們這些小小的捕快，跟着大捕頭，大老爺的後頭，破得了什麼大案子？」

「是的，可是，有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話似乎是觸發了寧志遠一些心事。

「那你想以後的生活如何過？」柳風問。

「當然是這樣平平靜靜，讓我孩子好好的長大！」

「那麼，我只有一個忠告——別讓好奇心毀了你！」

「多謝柳兄的忠告！」

第二天早上，寧志遠回到衙門，又發現那間大房子燈火通明，而且聚在裏面的人，似乎比昨天多了一倍以上，人頭湧湧，似是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商量。

寧志遠心中十分好奇，心想：可能是有重大的人物來了，對大老爺才會這樣緊張。

他再一次見到金大捕頭。

金大捕頭臉色十分不好，好像幾天晚上沒有睡覺。寧志遠有了昨日的經驗，他不敢再向金大捕頭打招呼，而是繞道而行。

一來不想與他見面，二來害怕無故被他撞得一鼻子是灰！他轉過了另一邊的走廊。

那走廊是通往後花園。

這地方也是寧志遠很少到來的，雖然這裏沒有明文的規定這後院是禁地，不過，他根本沒有機會來到這裏，因爲他來衙門，一向只是循例式的報到，便出去執行他日常的任務。

這次，他爲了避開金大捕頭，却繞了過來。

這院子佈置不俗。

那一座太湖假山，甚有氣派。

忽然，他聽到假山那邊傳來了兩人的對話。

「幹了，我們幹了！」一個相當斯文的聲音。

另一個却是粗豪的聲音：「我們這一幹，再沒有回頭的機會！」

「回頭，你盼什麼回頭？難道還留戀這個小小捕快的職位！」

「你野心不小！」

「難道你眞的沒有？如果沒有，你又何必當這裏的夜班？」

「大富大貴！」

「是的，大富大貴！」

這兩句話不知是暗語，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意思。

寧志遠眞想往假山後面看一看，究竟這兩人是個甚麼模樣的捕快，而且這「大富大貴」又是什麼規則？

寧志遠移動了一下，他的靴子踏着了地上泥地，發出了一些聲響。

那兩人似是發現了什麼，同時喝道：「誰？」

寧志遠連忙縮在假山的後面，一動也不敢動。

其中一人，似是想走近來看，幸好另一個却道：「看什麼，那會有人敢在此偷聽？」

那人並沒有行近。

躲在假山後面的寧志遠，却是揑了一把汗。

那兩人並沒有再說什麼話，不一會，有離去的脚步聲，寧志遠仍然不敢妄動，再等一會，沒有聽到其他的聲音，才敢稍稍移動身體，準備離開。

當他一移動，眼角之處，却瞥見了一個人影！

原來這假山深處，站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女孩子——至少在黑暗之中，他覺得這人是一位姑娘！

她似乎是一直在假山山洞之內。

寧志遠之所以沒有發覺她，那是因爲她在假山深處，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太注意外面那兩個捕快的談話，根本沒有留意假山之處有個山洞。

寧志遠心中一驚，幾乎叫了出來，幸好他及時止住，那姑娘向他微微一笑。

寧志遠不知如何是好。

那姑娘向外一指，寧志遠循她所指，回頭往外一望，但却沒有看見什麼。

他再回過頭來，却沒有了那個姑娘的蹤影。

寧志遠向前行了兩步，發現這假山山洞相當大，而且引入頗深。

那位姑娘大概是趁他回頭之時，閃身入內，他本想入內看看，但回心一想，今日所闖的禍，也實在夠多，他不想再多惹痲煩。

他迅速的回到洞口，小心向外一望，四周再沒有人聲，他才快步

離開。

這日，他的心緒實在不寧。

柳風也覺得他有心事纏繞，便問道：「志遠，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

「你瞞不了我，我與你拍檔了一段日子，知道你一定是心中有事。」

寧志遠並沒有回答。

「是家中發生了什麼事？」

寧志遠搖了搖頭。

「不是家中的問題，還有什麼？」

寧志遠沉默了一會，才道：「這幾天，有很多夜班的捕快，也一早來衙門後面那個大房間開會！」

「是的。」

「連少見的金大捕頭也出現了多次，一定是有非常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是的。」這次，輪到柳風沉默了一段時間，才道：「你仍想過平靜的日子？」

「當然。」

柳風想了一想，又問道：「你眞的想過平靜的日子？就像過去的一樣！」

「當然是眞的。」

「那麼，你千萬別再管閒事，尤其是金大捕頭的事，否則……」

「否則什麼？」

「否則……」柳風似乎是有千言萬語想說，却又不知從何說起似的。

「我只是好奇！」寧志遠道。

「好奇可以殺死人的！」

「怎會？」

柳風嘆了口氣道：「我唯一的忠告是——千萬不要惹上他們的事！」

「他們？你指的是誰？」

「當然是金大捕頭！」

「他的事我當然不敢理，不過……」

柳風止住了他說話，道：「我連『不過』也不想再聽，志遠，我視你爲好兄弟，才會這樣忠告你。」

「我明白，柳兄。」

那時，已接近中午，兩人轉過了一個街口，那是石獅鎮的大街。

這大街之上，商店林立。

在一間綢緞鋪的前面，停了一頂轎。

那頂轎子相當漂亮，看來並不是普通人家的轎子。

忽然，綢緞鋪內走出了兩個女人，似是一主一僕。

前面那位，衣着十分漂亮，但樣子却並不好看，應該是主人。

後面是個小丫環。

這小丫環却是一個精靈的小丫環。

寧志遠看着那丫環，幾乎叫了起來，因爲那丫環，便是那天在假山山洞之內見到的姑娘。

那天，他只見到她的輪廓，而今却看到她的臉貌，原來這丫環竟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姑娘。

柳風一手拉了寧志遠，轉入了另一條街。

寧志遠忍不住的問：「她們是誰？」

「那是大老爺的千金！」

「啊……」

「你早已見過？」

寧志遠點了點頭。

「你怎會見過這位大小姐？」

「不，我並沒有見過這位大小姐，我的意思是……」

「呀，你見過她身邊的丫環。」

「是的，這丫環很標緻！」

柳風笑道：「志遠，你是有家室孩子的人，還幻想什麼姑娘！」

「不，我只是隨口說說。」

「你什麼時候見過這丫環？」

寧志遠沒有說，因爲他實在不能說出他在假山山洞之內見過這丫環。

柳風道：「這位大小姐是大老爺的唯一千金，聽說大老爺最怕她！」

「你怎知道？」

「也是道聽途說，這位千金小姐，非常刁蠻，用了十多個使女丫環，沒有一個合心意的，這半年來用的這一個，却似乎非常合她心意。」

「你知這丫環叫什麼名字？」

「好像是凝翠！」

「看來凝翠十分精靈！」

「是的，可以贏得這位刁蠻的大小姐的歡心，當然要機智過人！」

兩人邊行邊說，來到了一檔麵家。

他們已感到肚子餓，便入內光顧。

兩人是捕快，店家對他們招呼週到。

他們繼續談着其他閑事，不一會又轉回那個凝翠丫環的身上。

寧志遠道：「究竟大老爺家中有多少人？」

「也沒有什麼人，只有這位千金，還有一位夫人！」

「夫人？從來也沒有見過！」

「據說他的夫人敲經念佛，不理世事。」

「那麼，這位千金小姐也十分悶的了。」

「是的，大老爺日理萬機，那有時間與千金小姐聚天倫？據說，這個丫環凝翠，常常陪伴小姐到處閒遊，又有能力保護她，這才贏得她的歡心！」

「啊，原來如此，凝翠有能力保護小姐？」

「是的，據說她懂武功！」

「懂武功？」

「可是奇怪丫環懂武功？」

「是的，看她個子並不大，懂武功又如何！」

「你這麼說却說走了眼，據說，有幾個不知好歹的地痞流氓，只是多看了她小姐幾眼，便被她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不起！」

「這麼厲害！」

「大老爺也知此事，因此，有凝翠保護，他而今可以放心地讓小姐出外遊逛！」

忽然，寧志遠奇怪的道：「柳兄，你怎麼知得這麼多？」

柳風有點尷尬道：「我……我也有好奇心！」

「啊！原來如此。」

「不過，我以前有，而今沒有了。」

「爲什麼？」

「因爲我看過一個上面派來的捕快，他因好奇，不出三個月，便橫屍街頭！」

「被人打死？」

「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死的原因。」

「爲什麼？沒有人去調查？」

「沒有，大老爺似是示意我們不用追究，金大捕頭也說過，這事由他處理！」

「那捕快可是姓伍？」

「好像是的。」

「從京城來的？」

「是的，這位伍捕頭，給我們一個活生生的實例，一個好奇的人，會因好奇而死的！」

「因此，你也不再好奇？」

「因爲我想長命百歲！」

兩人笑了起來。

柳風又道：「我也想你長命百歲！」

兩人離開了麵店，柳風因爲要去購買一些東西，因此寧志遠獨自一人先回衙門。

來到大街，忽然，他又見到那頂轎子，是那頂大老爺千金小姐的轎子。

轎子是停在一間胭脂店的外面。

寧志遠本來想避開這轎子，繞道而行，因爲他不想見到那位凝翠丫環。

可是，他越是想避開，却越是避不開。

當他一轉身過來，便看見凝翠與大老爺的千金迎面而來，他無法再避開。

寧志遠只好低下頭來。

當他再抬起頭的時候，那個丫環凝翠，正巧是望着他，她發出淺淺的微笑，似有深意。

寧志遠把目光移往別處，雖然，他再看不到凝翠，但他仍然可以感覺得到，凝翠是狠狠的在盯住他。

他迅速的離開大街，回到衙門之內。

那是換更的時分，衙門來往的捕快特別多，這時，他已明白夜更的捕快，在這個衙門是有顯著的不同，因此他也不想與人多說一言，辦妥了應辦的手續，便想立刻離開。

他臨離開之前，先到茅厠。

這時已近黃昏，從茅厠望過去，整個院子是靜悄悄的，忽然，他看到有一個人影……

那人影是從那會議室奔出來，他人影一閃，似是入了後院。

後院是衙門的禁地，有誰膽敢進入？

寧志遠覺得十分好奇，忍不住的也往後院去，可能是一個大膽的鼠竊狗偷誤闖衙門禁地？

到了後院，他又再看到那人的背影。

這人身材高大，有點稔熟，却又一時之間想不到那人是誰。不過，他可以肯定，這人一定不是鼠竊狗偷，而可能是一個換了便服的日間捕快。

當日班的捕快，全是想平平靜靜過日的人，又怎會閃身進入後院？

難道當中混入了一些特殊身份的人？

那人一直奔向假山處，並且入了山洞。

寧志遠曾經在山洞中見過那個丫環凝翠，他知道那個假山山洞裡，大有可能有一條隧道。

隧道是通往那裏？會不會通往大老爺的住處？或是大小姐的香閨？

或可能是一些更神秘的地方？

寧志遠其實是一個十分好奇的人，但是，他答應過妻子，不再多事，好好的過平靜的生活，尤其是現在有了兒子，他一定不能再捲入那些可怕的漩渦。

可是，寧志遠實在忍不住他的好奇本性。

他對自己道：「只去看一看，發生什麼事，自己也不插手！」

於是，他閃身進入了假山。

他把身體緊貼着牆壁，一方面避免讓那人發現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防衛。

假山之內，一片漆黑。

他定神一會，開始習慣這黑暗。

可是，前面再沒有那人影，他只好慢慢的向前走，希望在較爲深處的地方，可以找到那人。

這假山內的隧道，越來越寬闊。

忽然，他聽到前面有些聲音。

他停了步。

聲音却又停了。

他再走幾步，那聲音又再開始，那是一陣細碎的聲音，好像有人在磨擦一些東西，在這靜悄悄的當兒，這聲音給人一種恐怕的感覺。

寧志遠也感到一陣心寒。

他又再停了下來。

那聲音也立時停了下來。

這時，寧志遠不想再入那山洞，因爲這聲音實在太恐怖，於是，他決定離開。

他一轉身，突然，一陣火光直迫他的臉部。

本來處身黑暗，突然來了火光，已刺激到他不知所措，而且在强光刺激之下，他什麼也看不清。

他只感到臉部越來越熱。

他只好迅速閃開，可是，那火把又再迫近。

寧志遠一手護着臉部，一手發掌。

那持火把的人，本想硬接他這一掌，可能看到掌力雄渾，硬接只有受傷。

於是，那人只能往後一退。

火把離開了寧志遠的臉部，他勉强睜開了雙眼，但仍然看不見什麼，因爲那火把又再攻來。

寧志遠已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閉着眼睛，打算只靠聽覺和感覺與這個持火把的人鬥個你死我活。

那持火把的人，武功也極爲高强，而且佔盡上風，不過，他並沒有施殺着。

他一直攻向寧志遠的臉部。

火舌已把寧志遠一些頭髮燒焦，身上的衣服也有一些地方着了火，但寧志遠一感覺到，便即拍熄，不過，這樣下去，自己一定會變成燒猪。

他知道不能再被這人糾纏下去。

他雙掌一出，山洞之內，竟有破空之聲。

「好一招破空掌！」

這話也在山洞之內，廻響着。

寧志遠心中一驚。

持火把的人早已退後。

寧志遠睜開了眼睛，山洞之內又回復了黑暗，因爲他施出的破空掌，雖然並不是打中火把，但那雄渾的掌力，已把火把擊熄。

那持火把的人仍站在不遠之處。

「寧大人！」那人叫道。

寧志遠心中奇怪，這人怎麼會如此稱呼自己？

「我姓寧，却並不是什麼寧大人！」

「寧大人，你不用再隱瞞！」

寧志遠開始覺得這聲音頗熟悉。

「你是……」

「我是誰，你還不知道？」

火光又再亮起。

這時，寧志遠已可以淸淸楚楚地看見，站在他不遠的前面，赫然是金大捕頭。

「金捕頭？」

「是的，正是在下。」

「金捕頭，我爲了好奇，也爲了保護大老爺，誤闖了這個地方！」

「誤闖？」金大捕頭哈哈大笑起來，那笑聲在山洞之內廻響着。

「金捕頭，你要把我治罪，我無話可說！」

「治罪？你折殺我姓金的！」

「金捕頭……」

「在官場當捕快的，懂得使破空掌的人並不多——據我所知，不會超過三人！」

「三人？」

「是的，當年寧無缺捕頭，以破空掌擊斃了大盜石敢當，名震黑白兩道，寧大人可知？」

寧志遠並沒有回答。

「另一個是包破空，他也是官場中人，人們已不知他的眞姓名，據知他破空掌厲害，便以『破空』名之，包破空據說可以用破空掌擊斃在半空展翅的大鵬，他的破空掌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

寧志遠依然默不作聲。

「寧大人，我一直不敢肯定你是寧大人，不過，剛才我用火把迫你，你無法不使出破空掌。破空掌可以熄滅五丈之外的火把，這份功力，姓金的佩服！」

「你似乎知道很多！」

「自問當了捕頭多年，總會學到一些看人的本領。」

「看人？你看到我什麼？」

「寧大人龍行虎步，當你一來到跟前，我早知你並不是個普通的捕快。」

「我與其他捕快有什麼分別？」

「外行人看來分別不大，在我眼裏，你却是與別不同，你越是裝得平凡，越顯得你與衆不同！」

「我事實上是想來這裡當個普通捕快，混一口飯吃！」

金捕頭又再大笑。

「寧大人，你還是講眞話吧！」

寧志遠道：「我沒有什麼好講！」

金捕頭道：「我知道你是來查探我們的私鹽！」

「私鹽？」

「寧大人，你不用再裝模作樣，你是來查私鹽的，好極，你來，你跟我來！」

寧志遠不知他弄什麼玄虛。

只見他走向山洞的另一邊。

寧志遠只好跟他往那邊走。

走不了五步，山洞更是豁然開

朗，金捕頭亮着了火把，道：「寧大人，你看！」

展現在前面的，是一包一包的貨物。

「鹽，這便是私鹽！」

寧志遠看着，瞳孔也爲之放大，整個山洞之內，都是堆放的私鹽，一包疊着一包，粗略估計，有一萬包以上，整個山洞，瀰漫着海水的味道。

「這東西在福建的沿海，是不值多少錢的東西！並且隨處可以得到，只要你把海水放在日光之下，不出兩個時辰，便有一層白膜出現，那便是海鹽！」

他頓了一頓，又道：「但這東西，一運進了內陸，身價便截然不同，你當然知道價值是多少！」

寧志遠道：「比黃金還要貴！」

「是的，比黃金還要貴。」他走近那些麻包袋，隨手伸向一個漏了的袋，拿了一把出來，道：「就這一把，比一錢黃金還貴！」

想不到本是廉價的東西，竟有如此的身價。

寧志遠道：「那麼，這麼多……」

「對，這麼多的鹽，轉眼便變成了一袋一袋的黃金了，你要黃金嗎？」

寧志遠沒有作聲。

金捕頭道：「你不用再多考慮，你已成爲我們的一夥！」

「不，我只想……」

「你不用多說，你再沒有選擇，你已看過我們在大老爺院下的倉庫，你已成爲了我們一份子。」

「假若我離開？」

「離開？往那裏去？」

「我會携妻帶子，離開這地方！」

「去那裏？」

「去找個世外桃源！」

「你不要再瞞騙我，你根本是朝廷上派來查我們的人！你不用狡辯，我們有眞憑實據。」

「本來是的！」

金大捕頭奇怪地望着他，問道：「什麼是本來是的？」

「我的確是朝廷派來的，我本來應該在一年之前便到任，但結果我遲了一年才來！」

「一年？」

「我本來是單身而來，但結果是多了一妻一子！」

「是的，寧大人應該是單身的！」

「可是，我在這一年當中，遇到了重大的變化，一個人生中重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

「這個變化，是涉及我個人的問題。」

「當然是與你妻子有關！」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沒有她，我今天也不會站在你的跟前！」

「既然她對你這麼重要，爲什麼你還要來？」

「因爲我答應過她，做一個平凡的人，過有妻有子的平凡人生活！」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我考慮過，但我們要生活，而且，我有朝廷的委任狀，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命。」

「因此，你來石獅到任。」

「並且要做一個普通的捕快，一來，我是完成了朝廷的任命，二來，我也可以找口飯吃！」

「我看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寧志遠道：「事情便是這麼簡單，至於信與不信，任憑閣下！」

金捕頭道：「好極，人各有志，不過，我還是給你時間考慮！」

「不用考慮！我實在是想做一個普通的捕快，如果你要强迫我，我便離開！」

金大捕頭仍然固執地道：「你可以小心考慮！」

寧志遠並沒有再回答他。

金大捕頭指着另一邊的小路，道：「我們可以從這邊離去！」

寧志遠跟着金大捕頭離去，在轉彎之前又回頭望一望那一堆堆的鹽包，比黃金還要貴重的鹽包。

轉彎之後便有一個出口，金大捕頭在出口的地方道：「寧捕快，我知道你是個好人才，我等着你的答覆。」

寧志遠聽了，心中覺得有點好笑，因爲這金大捕頭實在太固執。

他走出了出口，外面原來是另一座假山，而且是衙門的後院，這地方看來從未開發，怪不得這麼一大批私鹽運入裏面，並沒有人發覺。

寧志遠回到家中。

孩子正安睡着，他的妻子却在倚門盼望。

寧志遠問道：「你在等誰？」

寧夫人道：「等你！」

「等我？爲什麼？」

「今日，我一直心緒不寧，我害怕……」

「害怕什麼，而今我只是個小小的捕快，而且是那種胡胡混混混口飯的那種！」

「不……」她忽然注視着寧志遠的臉孔，半晌才道：「今天，今天你遇到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寧志遠不想提金大捕頭的事，免惹得妻子擔心。

「不，你滿臉悔氣……」

「悔氣，沒有什麼，也許是有點疲倦。」

「不，你黑氣上了印堂，看來

發生的事情並不簡單，而且會……」寧夫人並沒有說下去。

忽然，屋內傳來孩子的哭聲。

兩人立刻入內，只見孩子在睡夢中突然醒來，似是受驚而哭泣。

寧夫人輕輕拍着孩子的背，自言自語地道：「孩子從來也沒有試過在睡中驚起，你一回來，他便……」

寧志遠道：「沒有什麼，孩子可能因餓，也可能因尿片濕了而醒！」

寧夫人道：「不，我剛剛餵過他吃奶，沒有理由因餓而醒。」她解開了孩子的尿片，却並沒有撒尿。

「看，並不是撒尿。」寧夫人非常嚴肅的道，並且再端詳了丈夫的臉。

半晌，她才道：「你臉帶煞氣！」

「怎會？」

「你快告訴我，今天遇到了什麼事？」

寧志遠無奈，把遇到金大捕頭的事，說了一遍。

寧夫人非常專心的聆聽着，聽到金大捕頭不斷的要求寧志遠入伙，她的臉色驟變。

寧志遠道：「我看他只是說說而已！」

寧夫人道：「不是說說那麼簡單，他既然可以讓你看那個私鹽的倉庫，沒有理由白白的讓你走！」

「我堅決不入伙又如何！」

「是殺身之禍！」

「什麼？」寧志遠實在不大相信。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在京城也辦過不少大案，捲入漩渦的，那一個可以倖免？」

寧志遠想了一想，道：「好，我們走！」

「是的，趁早走或許還有一條生路！」

他們一起抬頭，望出窗外。

不知什麼時候，外面正灑着毛毛細雨。

寧志遠道：「我看過了今晚才走！」

寧夫人走到窗前，外面已是漆黑一片，忽然，一陣電光在雨中閃起，然後是一陣雷聲，再接着的是滂沱大雨。

寧志遠道：「這個時候，竟也有傾盆大雨！等停了雨，我們立刻上路！」

寧夫人嘆了口氣，道：「天下這麼大，找個安樂的地方，實不容易！」

寧志遠道：「不難，不難，只要我們有決心，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安樂的地方！」

寧夫人又是嘆了口氣。

那一夜，雨一直是傾盆而下。

寧夫人本來已收拾好了一些細軟，却也沒有機會離開，因爲雨太大，他們不想孩子着涼。

孩子在這夜中，一連驚醒了幾次，有時是無端的驚起，也有時是因電光與雷聲而驚起。

兩夫婦並沒有好好的睡過。

到了早晨，雨已不再是滂沱而下，但仍然不小。

寧夫人道：「我們立刻走吧！」

「不，天氣這麼壞，我們可以忍受，孩子却不行，我看雨下了這麼久，明天一定會放晴！」

「明天？」

「是的，明天放晴，我們立刻上路，這樣的天氣，我們走得不快，大有可能被金捕頭派人追回！」

寧夫人也認爲寧志遠說得不錯。

「那麼，今天你……」

「我仍然回到衙門去，免讓金大捕頭有疑心！」

寧夫人道：「那我與孩子？」

「沒有事的，金捕頭說過給我考慮，他應該沒有什麼理由這麼快便採取行動！」

「不用擔心，明天一放晴，我們便立刻上路，你多爲孩子預備一些衣物！」

寧志遠回到衙門。

柳風一見了寧志遠，便問道：「怎麼昨日不見了你！去了那裏？」

「我提前回家。」

「咦，你臉色不大好看！」

「啊，昨晚大雷大雨，孩子似受驚，我沒有好好睡過，因此……」

「是的，昨夜一場大雷雨，實在罕見，聽說有很多地方被水淹了，也有很多路被傾瀉下來的山泥掩蓋！」

「啊，那麼厲害！」寧志遠心中想：幸好昨夜沒有起程，否則這水淹泥傾，非弄得進退兩難不可。

「幸好而今雨已停了！」

寧志遠並沒有答話。

柳風道：「有什麼不對？」

「沒有，沒有。」

「好了，我們出外巡視吧！」

寧志遠入了捕房，却遇到了一個陌生臉孔的捕快，一見了寧志遠便道：「你是寧捕快？」

寧志遠點了點頭。

「大老爺有請！」

寧志遠道：「大老爺找我有什麼事？」

那捕快並沒有回答。

他只好跟着那捕快往衙門的內室。

這大清早的時候，大老爺根本連床也沒有起來，怎會召見寧志

遠？

那捕快把他帶到一個偏廳，道：「你在這裏等一會，大老爺自然會來找你！」

寧志遠笑道：「勞煩大哥了！」

那捕快離開，寧志遠靜靜地等待着。

可是，他一直在等，由清早一直等到午間，不單沒有見過大老爺的踪影，連一個丫環僮僕也沒有見過。

他有幾次想離開，但回心一想，大老爺來此不見自己，後果將難以預料。

結果，他還是忍耐着。

到了下午，仍然沒有人來，他只感到饑腸轆轆，這麼大半天，他連一滴水也沒有沾唇。

直到黃昏日落，另一個陌生的捕快進來，道：「你是寧捕快？」

寧志遠道：「是的！」

「你可以回去了！」

「回去？大老爺沒有召見我……」

「我不知道，我只是被派來通知你回去！」

寧志遠回到捕房，當日班的捕快，已大多下了班，寧志遠無奈，只好回家。

回家途中，他一直在嘀咕：「大老爺弄的是什麼玄虛？關了我這一天？」

到了他剛可看到自己那間小屋的時候，他似乎開始明白自己被軟禁一天的原因。

那小屋已不再是小屋，而是一片廢墟。

他開始的時候，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過，他越走近時，一切便不由他不相信了。

他雙腿開始發軟，那是因爲那小屋不再存在，而是剩下了一些甚至不是瓦磚，而是灰燼！

灰燼處還有餘煙冒起。

寧志遠大叫：「夫人！」他頓了一頓，又再狂呼：「孩子！」

那裏再有夫人與孩子的踪影？

他的附近並沒有鄰人，最近的一間屋，也隔了百多丈，不過，他仍跑往那個鄰居處。

鄰居並不能告訴他什麼，只能說火災是早晨不久便發生，一直燒至下午。

「有沒有人逃出來？」

鄰居並不知道。

剛下過傾盆大雨的晚上，怎會失火？

他瘋狂的跑回那灰燼之處，幾經挖掘，却沒有看到夫人或孩子的骸骨，可是，他不敢肯定，究竟是他們逃了，還是骨灰混合了其他灰燼。

他瘋狂地挖掘，也瘋狂地咆哮。

突然，雨又下來，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他開始清醒過來，這一切的一切，當然不是天災。

那是人禍，是金大捕頭所製造的人禍。

想到這裏，他不再在灰燼中找尋，他再度入城，直往衙門之內。

這時，他一臉黝黑，衣服滿是泥濘灰燼，他不是由衙門正門入內。

他記得那天後院的一個出口。

他到了後門，轉入了那個假山的山洞口，一口氣的往內跑去。

他一定要找到金捕頭，或者是大老爺！

山洞之內，並沒有人。

當他跑到那放置私鹽的地方，他看着那些私鹽，整個人突然醒悟過來。

那是一個奸計，一個迫他入伙的奸計。

自從他發現私鹽的事之後，這個計劃便開始，先是無形的禁錮，然後是游說，當他表示沒有興趣的時候，他們便採取行動了。

他們實在心狠手辣。

那麼，如今自己再盲目的闖，豈不是正合他們的心意？寧志遠開始有些後悔。

他並不是後悔沒有答應金捕頭入伙，而是後悔自己太過衝動，衝了入來這個儲藏私鹽的地方，給他們碰到。

他並不害怕被他們抓到，害怕的是，被他們抓了之後，假若不順從的話，自己斷無倖免之理。

假若自己也死去的話，那麼，夫人兒子的失踪，豈不是永遠寃沉海底？

他不能讓他們這樣無辜的死去。

假若他們眞的死去的話，他也要抓到那個殺死他們的人，寃有頭，債有主。

可是，他的醒覺已經太遲了。

威迫利誘　身不由己

他回首之時，後面已亮起了火光。

十三個捕快已把所有通道堵塞了。

爲首的一名捕快叫道：「寧志遠，你擅闖衙門重地，你可知你身犯重罪？」

寧志遠怒道：「我要找金捕頭！」

「找金捕頭不是在這個地方！」

「你們想怎樣？」

那捕快道：「我們當然是想拘捕你！」

寧志遠並沒有回答，只是冷笑了一聲。

那捕快也回以一聲冷笑，然後

道：「上！」

十二個捕快一同亮出了鋼刀。

火光之下，鋼刀寒氣迫人。

寧志遠也抽出他的佩刀。

那爲首的捕快道：「好，你不單是擅闖衙門禁地，而且還藏有武器，你可知這個罪名足以使你斬首示衆！你倒不如棄刀投降，還有一線生機！」

寧志遠道：「其實我一踏入石獅，已是自招殺身之禍，來吧，來吧！」

「上！」

十二個捕快同時舉刀而上。

寧志遠揮刀，護着了自己，然後，他看準了一名捕快，那人馬步不穩妥，他一連三刀，攻向那捕快。

他的判斷眼光實在準確。

那人被他刀力所震，虎口立時破裂，同時也身不由主的棄刀在地。

寧志遠想立時攻上。

可是，另外的十一人，分別從四方八面襲來，寧志遠却不放過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仍然不顧有如暴風雨的刀光，猛然一刀刺下那棄刀的捕快。

其他捕快爲了救同僚，都立時改攻爲守，並沒有把刀劈向寧志遠。

寧志遠這一招，看似冒險，其實大有智慧在。

他們一共十二個人，人多勢衆，沒有理由會讓其中一個人受傷，假若是傳了出去，他們也無顏面對。

因此，他們一定要先保護那棄刀的人，自己人斷無受傷之理，可十一個捕快，就是不明白寧志遠的心意，以爲他是豁出了性命。

唯獨那爲首的捕快，他甚爲明白。

他高聲叫道：「寧大人的險中求勝，實在是讓我們大開眼界！」

「你爲什麼叫我寧大人！」

「寧大人，我當然知道你自己的出身，更明白你來石獅的來龍去脈！」

寧志遠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殺！」

再不是「上」這個命令，而是「殺！」

那個被寧志遠搶下鋼刀的，亦早已拾回，十二個人又再一齊攻上。

有了殺令的刀法，又是另一番的面貌。

十二柄鋼刀同時招呼寧志遠身上十二處要害，由頭部的眼耳口鼻，到頭間咽喉，再是胸腹，甚至下陰，沒有一處是不受敵的。

寧志遠鋼刀在他們的鋼刀之間硬碰，往往在極險之處，避開了無數殺着。

但無論一個人武功如何高强，雙拳總是難敵四手。

何況是單刀對付十二柄刀？

他可以支持百來個回合，已是出人意表。

那些鋼刀，殺着一招緊接着一招。

寧志遠開始有些疲於奔命的感覺，他再找不到那些捕快的弱處，他們齊心協力，再無攻擊的地方。

突然，那爲首的捕快喝了一聲。

那是一聲暗號。

寧志遠當然不明白，但那十二個捕快都是同時以刀插向寧志遠。

這是笨拙的一招，却是令寧志遠擋無可擋的一招，不過，他仍然在間不容髮之中，刀花驟起，一下格開了十二柄刀。

不過，他的肩頭却中了一刀。

第十三柄刀。

這柄刀是來自發號施令的捕頭！

鮮血在肩胛之處噴出，刀仍嵌在寧志遠的肩胛之上。

那爲首的捕快道：「我再發力，你將永遠成了廢人，永遠再拿不起鋼刀！」

他說的是事實，寧志遠也知道這是事實。

他不敢再動。

性命失去了，十八年後仍然可以成爲另一條好漢，可是殘廢了，苟延殘喘在人間，寧志遠却是難以接受，而且，他心中仍有妻兒的仇恨。

那爲首的捕快道：「縛下他！」

十二個捕快，七手八脚，已立時把寧志遠五花大綁的縛了。

這時，爲首的捕快走上前來，道：「寧大人，得罪了，你先忍耐着，我爲你拔刀！」

寧志遠道：「你一刀殺了我！」

「不，寧大人，我也是奉命行事，人道是：千古艱難唯一死，我却道：千古艱難唯吃飯！」

「什麼？」

「你也不要怪我們這班手足，我們這樣對待你，只是想找碗比較豐富的飯來吃！」

這捕頭說的也有理。

「哼！」

「寧大人果然是明白事理。」

「捕頭你想怎樣？」

「我只想先爲閣下拔去肩頭的刀，這刀落下，剛入肩骨，受傷應該不太嚴重，不過，傷及大血管之處，我一拔刀，恐寧大人流血難止！」

寧志遠也知道這是事實。

「那你想怎樣？」

「我先爲你拔刀！」

那捕快從懷中拿出一個小瓶，

道：「這是金創藥，我一拔刀，倒上這金創藥，血自然可以止住！」

「那便拔吧！」寧志遠道。

那捕快先吸了一口氣，然後拔刀。

這一拔，使寧志遠痛入心脾，不過，他咬着牙齦，不發一言，接着，那捕快果然爲他倒下了金創藥。

這些金創藥效力實在神奇，他只感到一陣清涼，血稍爲流出，但很快便停止了！

「好了，押他下去！」

十二個捕快同時應命。

寧志遠慢慢的站了起來，道：「捕頭高姓？」

「在下姓施，施高壽！」

寧志遠並沒有作聲。

「如果你認爲這一刀是大仇恨，有機會你大可找我，報這大仇！」

「不，我明白施捕頭心意！」

「好極，快把他押下！」

衆捕快押着寧志遠，出了這山洞，來到了捕房，把他推進了那拘留所。

施捕頭臨離開之前，還向寧志遠道：「你好好忍耐一下，休息一下，大老爺或者很快便見你的了！」

不過，他們說話雖然似是友善，但他們在門栓之處，加多了兩條鐵鍊，以防寧志遠逃出來。

這個施高壽，看來既似幫他，却又似是敵對，寧志遠心想：「也許，他眞的是爲了一口好茶飯！」

寧志遠在這牢房一直等了三天。

三天之內，茶水不缺，食物也不缺，只不過並沒有人來找他。

大老爺不見，金捕頭也不見。

甚至連施捕頭也沒有再來。

第四天，那個送飯來的獄卒，剛放下飯菜，便被寧志遠一手拽住，不過，他是一個小獄卒，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直等了七天，寧志遠有點忍耐不住，不過，他是無法逃出去的。

終於，有人來看寧志遠。

而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竟是大老爺親自來了。

大老爺並沒有穿官服，只是便服來到。

大老爺道：「寧志遠，你的肩部可復原了？」

寧志遠道：「大老爺，關我在此，究竟有何用意？你要永遠關我下去？」

「當然不會，寧志遠，你來此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我來此只是想平平靜靜的當個小捕快，在此地落葉歸根！」

大老爺笑了起來，道：「我第一天見你，便知你來者不善！」

「來者不善，你看到我有什麼惡意？」

「不是惡意，而是以你一個這麼武功高强的人，而且有那樣背景的人，怎會當捕快！」

「大老爺過奬，我寧志遠有何過人之處？我一向說的是實話，我只想當過小小的捕快！」

「寧志遠，我不想再跟你胡扯！你聽着：你是朝廷御賜金刀錦衣侍衛，被派來此破我這私鹽生意！」

這位大老爺倒是快言快語！而且所查到的資料，實在令寧志遠吃驚。

寧志遠被封爲金刀錦衣侍衛沒有多少人知道，自被封了金刀錦衣侍衛之後，第一個任務便是被派來石獅，更是極少人知道，而在這七天之內，大老爺竟然一一查到，這位大老爺實在也不簡單。

寧志遠道：「我也不跟你胡扯，你所說的根本上是胡扯，荒謬的胡扯！」

「不，我敢親口說，當然是有眞憑實據！」

「什麼憑據？」

可是，這位縣大老爺却沒有說下去，他轉了話題道：「寧志遠，金刀錦衣侍衛，你來此已有一年多，你可查到一些什麼？」

「沒有什麼！」

「至少你見過我們的私鹽倉庫！」

寧志遠沒有說話。

「你當然知道私鹽的價值！」

「知道，不過，我可不想插手這些事情！」

「爲什麼？」

「說來你不會相信！」

大老爺見他三番四次的推搪，便道：「好，你說！」

「我承認我曾被委派來此，不過，我已經完全改變了初衷，我只當捕快，不再查什麼私鹽！」

「爲什麼？」

「一年之前，我還是一個孤家寡人，而今，你也知道……」忽然，他想起了孩子和他的夫人，他的聲音哽咽着，道：「你們放火把我夫人與孩子燒死了……」

說到這裏，本來已是心情稍爲平靜的寧志遠又再激動起來，滿眼淚水。

大老爺看着這一個金刀錦衣侍衛這麼激動，似乎有些不忍的道：「火並不是我們放的，那是天災人禍！」

寧志遠道：「這件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大老爺道：「你還是說說，爲什麼你不再查私鹽？」

「我本來是一年之前便應到此地，但結果是在一年多之後才來到，這些委任之事，大老爺你有記錄，並不是我憑空揑造！」

「這些我知道。」

「在這一年當中，我遇到了在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我甘願爲她犧牲一切！」

「你指你的夫人？」

寧志遠道：「是的，本來，我可以携着妻子到另外一些地方隱居，但我身負皇命，若我不理皇命，我終生也要負上背叛朝廷的罪名，而我也要吃飯，因此，我來任此公職，既可找碗飯吃，也可算完成了公職！」

大老爺道：「這點我早已知道！」

「那你還再三查問幹嗎？」

「因爲你這理由實在使人難以相信！」

「我說的是事實，你不信却是由你！」

大老爺道：「事情既然有了這樣的變化，你以後可有什麼打算？」

寧志遠搖了搖頭。

「金捕頭已經對你說過，你已成爲我們一伙！」

寧志遠道：「不，我不能入你們一伙……我只望離開此傷心之地！」

「你要回京覆命？」

寧志遠沒有作聲。

大老爺道：「你的確沒有意思入我們一伙……你要什麼條件？」

「金銀財帛，是轉眼雲煙之事！」

「那你實在想要什麼？」

「妻財子祿，也是一場虛夢浮雲！」

大老爺實在有些生氣。

寧志遠道：「經此大變，我會先回京覆命，然後，也許是浪跡江湖，也許是遁跡空門！」

大老爺道：「你還如此年輕，何必如此？」

「你沒有我的經歷，自然沒有我的感受！」

大老爺道：「你回京覆命，當然會把我們這私鹽之事一一說出！」

「說出？我會說些什麼？根本上我並不知道你們的活動！我只知你們有一個龐大的私鹽倉，你們官商勾結之事，天下那一個地方沒有？你放我出去，我不會說的。」

大老爺笑道：「你以爲我會放虎歸山？」

寧志遠心中一怔。

大老爺道：「不過，我可以放你出去！」

這却又出乎寧志遠意料之外。

「怎樣？什麼條件？你既要回京覆命，你也說過，不會把所見的事情說出，我只想你改變一下，說你來到石獅，根本沒有見過什麼私鹽之事！」

「說我什麼也查不到？」

「對，就是這麼簡單！」

寧志遠想了一下，道：「我實在不明白。」

「何妨一問？」

「爲什麼要我這麼說？」

「我知道京城方面，對我們這地方私鹽之事是在半信半疑之間，他們只知道是有私鹽的活動，但並非什麼龐大的活動，因此，由一個有份量的金刀錦衣侍衞回去覆命，一定可以使他們更加相信，我們的私鹽活動，並不是十分厲害，因此，我們還有更多時間賺錢！」

大老爺這番話的確有他一番道理，而寧志遠一直沒有被殺，相信是他還有這點被利用的價值。

「這事……這事我可以辦到！」

「好極，既然你可以辦到，我會盡快放你回去！」

大老爺似乎十分滿意這次的游說，他不再多說什麼，便離開這拘留所。

寧志遠坐在黑暗的拘留所中，似乎是看到了一線曙光，他還有離開這牢獄的機會。

可是，他細心想了一會，却發覺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而且有很多地方，他根本沒法想得通透。

大老爺是一個不簡單的人，他怎會放虎歸山？

單是這一點，寧志遠怎麼想也想不明白，他憑什麼相信自己不會在回京時舉報他私鹽之事？

若舉報了他的事，他又如何對付？

忽然，他心中有一點靈光，他感到非常興奮！是的，唯有這個可能，他才會相信自己……

他再等了三天，才有人來。

來的既不是金大捕頭，也不是大老爺，而是既拘捕過他，也算是救過他的施高壽。

施捕頭見了寧志遠，道：「大老爺有請！」

「他要放我回京？」

「我也不大清楚……」

寧志遠隨着施捕頭，離開了那拘留所，外面陽光猛烈，使他幾乎無法睜開雙眼。

他們一直來到大老爺內衙的一個房間。

施捕頭道：「這裏一切用品齊全，你可先在這裏更衣沐浴一番，我在外面等你！」

寧志遠果然發現，房內有合他穿的衣服，更有一大盆熱騰騰的水，讓他浸浴一番。

經過這差不多半個月的折騰，寧志遠身心受盡了苦，不過，爲了尋找妻兒這個信念，使他支持下來。

肩上傷口已癒，但仍有些隱隱作痛。

他沐浴之後，更衣出外。

施捕頭仍在等他。

施捕頭道：「恭喜你！」

寧志遠道：「恭喜我什麼？」

「剛才你在更衣沐浴之際，我接到大老爺的命令，你可以立即回京覆命了！」

「就這樣出去？」寧志遠實在有些不相信。

「是的，你可以走了，這裏還有足夠的銀両，讓你在路途上作使用！」

大老爺果是心細如塵。

「他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什麼……對了，他叫我帶你往露台看看。」

「看什麼？」

「我也不知道！」

施捕頭帶領寧志遠走到屋子另一端，那處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原來這內衙房間，處於高地，從露台外望，可以遠眺整個石獅的景色。

「要我看什麼？」

施捕頭也實在不知道，笑道：「叫你不要忘記石獅的好景色！」

忽然，寧志遠兩眼發光似的。

他看見對面一間小樓之內，一個婦人正抱着一個小孩，呆呆地坐着。

寧志遠忍不住的叫了出來：「夫人、孩子！」

小樓之內，竟是他的妻子與孩子，起初他還以爲自己眼花，但揉了兩次眼睛之後，他知道自己完全沒有看錯。

他狂叫道：「夫人，孩子！」

可是，小樓看去相當近，但實際上很遠，夫人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

至此，寧志遠才完全明白，爲什麼大老爺這樣放心讓他回京覆命。

夫人與孩子都在他的手上，自己怎能多說一句話，或者是說錯一句話？

施捕快見他狂叫，道：「寧大人，你還是先回去覆命，完事之後，回來便是一家團聚，樂聚天倫！」

寧志遠怒極，他眞想把自己的憤怒，完全發洩在施捕頭的身上，可是，這樣做又有什麼好處？

妻兒在大老爺手上，唯一可以做的，是回京覆命！

施捕快道：「上路吧！」

寧志遠按捺着，隨着施捕快離開了小樓，來到大路之上，施捕快牽上一匹快馬。

施捕快道：「希望你早日回來！」

「我一定會盡快回來，希望大老爺能好好待我妻兒！」

「你大可放心！」

「大老爺還有什麼吩咐？」

「大老爺說過，不用多嚕嗦，你是一個聰明人，應該知道怎樣做！」

寧志遠上了馬，雙腿一挾，絕塵而去。

＊　＊　＊

寧志遠一口氣跑了十里。

那時，天已漸亮，他感到非常口渴，剛好路旁有一間茶寮，他便下了馬。

這只是一間非常簡陋的茶寮，除了賣茶之外，只賣一些十分粗糙的糕點。

寧志遠下馬之後，要了茶，並吃了一些糕點。

主持這間小茶寮的是一雙年輕夫婦，他們衣衫破爛，看來這間茶寮帶來收入並不多，不過，他們臉上却是露出愉快的笑容。

忽然，有孩子的哭聲自寮屋後面傳來。

那女人立即放下了要洗的茶杯，跑入屋後。

那年輕的店主，看見寧志遠呆呆的坐着，便道：「這個孩子十分頑皮，一天到晚也要他娘抱！」

哭聲止住了，不一會，那婦人抱着孩子出來，孩子伏在母親的懷內。

店主見了，道：「快把他放下，別寵壞了他！」

婦人道：「不，孩子可能發惡夢，沒有娘在，他會覺得驚，因此便哭了！」

店主也並不堅持，其實，看他表情，便知道他其實也非常寵愛孩子。

寧志遠望望那白白胖胖的孩子。

店主道：「客官，還要茶水嗎？」

寧志遠如夢初醒的道：「不要了，老兄，你這孩子非常像你，有多大？」

「差不多半歲了，這孩子，年紀這麼小便這麼頑皮，長大之後，眞不知如何教他！」

店主雖是如此說，但臉上的表情却是充滿愉悅。

寧志遠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如今孩子依然在她母親的懷內，可是身畔却少了父親，孩子雖然不知道，可是他的母親却會非常傷心。

他不能沒有了這個孩子，也更不能沒有了妻子，而他也不想有違自己良心就這樣上京覆命，他想偷潛回，要救回妻兒遠走他鄉。

＊　＊　＊

往事難忘，他想起了一年半前的事。

寧志遠被封了金刀錦衣侍衛之後，他在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他知道自己的事業正邁向高峯，因此，他一言一動，都非常謹愼，他不想失去自己辛苦得來的高位。

他很小的時候，便答應過老父，一定要做一個出色的錦衣衛，光宗耀祖。

他的父親也是宮中的侍衛，可是，他雖有一身武功，却是苦無機會，在宮中當了侍衛三十多年，仍然是一個小小的侍衛長，手下只有六個人。

父親看着無數與他一同出道的人升上去，入了皇宮，當了錦衣衛，而他却是依然故我。

他常常鼓勵地對寧志遠道：「好好把握機會，將來一定要飛黃騰達，光宗耀祖！」

他不負老父所期，果然在一宗刺客入宮事件中，憑他個人機智，加上他了得的身手，把刺客生擒，因此，他被封爲金刀錦衣侍衛，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得來的榮譽。

父親對他的成就，也感到異常的驕傲，看來，他是把自己青年時沒有做到的事，都盼望兒子爲他做到，而且，他還渴望兒子更上一層樓。

他要寧志遠不單做個金刀錦衣侍衛，而是做錦衣衛長，統領宮中三千錦衣衛。

寧志遠其實並沒有這個野心，但在父親的鼓勵之下，他開始想盡辦法向上爬。

京城是繁華地，向上爬的人，並不只是他一個。

向上爬有很多辦法，寧志遠僥倖有一個機會，生擒了刺客，而被封了金刀錦衣侍衛，這種機會並不是常常有，因此，他雖想再進一步，却是苦無機會。

有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却仍有辦法往上爬，而且爬得比他順利，比他快，因爲他們有裙帶關係，而他沒有，那些人懂得阿諛奉承。

在這些明爭暗鬥之中，最難防的是冷箭，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寧志遠突然受到上司的冷落，他沒有接到任何新的任務。

開始的時候，他還以爲上司太忙碌，一時忘記了他的存在，不過，他後來明白，他是被人中傷，他再逗留在宮中，也再沒有甚麼機會，因爲這時，連他的副手也有了新工作，而他却還是沒有。

他開始借酒澆愁，他開始明白父親有一身武功，而一生苦無機會的痛苦。

父親依然鼓勵地，並道：「機會並不會找你，只有你自己去找，才會找到機會。」

他的父親並沒有說錯。

他也不負父親的冀望，找到另一個機會——是南下福建，殲剿私鹽。

這是沒有錦衣衛願意接受的任務。

第一，他們都不想離開京城繁華地，第二，殲剿私鹽是非常危險的工作，曾經有很多錦衣衛，接了這個任務之後，從來也沒有再回京。

據說奉命殲剿鹽梟的錦衣衛，有兩種收場。

第一，他們會在南下這些南夷之地，死得不明不白，屍骨無存。

第二，他們都發了達，不再回京。

這兩個傳說，沒有人可以證實，只是以訛傳訛。

要發達，在京城應該較爲容易，因此，沒有錦衣衛願意去受這個任務。

但寧志遠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殲剿私鹽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但一旦成功，對自己事業前程極有裨益。

而且，他可憑此機會，顯示自己的實力，那時，他可眞眞正正的光宗耀祖。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老父也反對他南下剿鹽梟，因爲老父認爲這是死路一條。

他只相信南下的錦衣衛都死在鹽梟的手上，因此，他寧願寧志遠留在京城。

偏偏是寧志遠不信。

他決定接受這個南下殲鹽梟的任務。

但沒有向老父告別便南下，上了路之後，他才知道自己上了一個大當。

本來，南下剿私鹽鹽梟應該有助手，有特別糧餉，可是，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只是單身一人上路。

上司有意送他入鹽梟的虎口。

他不明白爲什麼他的上司這麼殘忍，他一向對上司是必恭必敬，爲什麼會換來這樣的回應？

後來，他回到京城，暗暗的查探，才知道他現有的封號「金刀錦衣衛」，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他一直生存下去，這個封號將無法封贈他人。

而他的上司，剛巧有一個侄兒入京，上司想他的侄兒也當個「金刀錦衣衛」，可是只要寧志遠一天在京城之內，他也無法弄這個封號給侄兒。

他本來可以弄些手脚，殺了寧志遠，不過，他爲了不想節外生

枝，乾脆引誘寧志遠去當殲剿私鹽使這個職位，使他遠離京城。

其實，一旦遠離京城，寧志遠便一去沒回頭，那麼，他身上的封號，自然可以移到他侄兒的身上。

寧志遠發現了這個事實之後，本想立即找這個上司，與他見面對質。

但回心一想，自己潛回京城，已是犯了失職之罪，再找那上司，無疑是供他殺自己一個藉口，既然上了他的大當，爲何還要回去？

回京是入虎口，南下也是入虎口，他當然不敢再逗留在京中。

他也沒有勇氣南下，因爲他在路途之中，越是南下，越是聽到一些有關鹽梟的故事。

幸好，這個任務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他可以盡量在路途上躭擱。

他除了喝酒之外，便是遊山玩水。

那日，他到了杭州。

天下人都說，杭州是最美的地方，但對寧志遠來說，那不過是一處人來人往的地方，最令他流連忘返的，却是這裏的美酒與佳餚。

不過，佳餚他也吃得不多，但美酒却喝了不少。

寧志遠記得，那天早上他在一間非常雅緻的酒樓內喝酒，酒樓之外，是一片非常大的荷花池。

他不知喝了多少，也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荷花池，他只見一片碧綠，竟然似是身不由己的墜進了荷花池之內。

他本來是醉眼惺忪，不知人間何世，可是，當他整個人不斷的下沉，他才清醒過來。

原來這荷花池相當深，他拚命掙扎，却依然無法把頭伸出水面，反而是雙足陷入泥沼之中，似有一股吸力，要把他往下面扯去。

他一連喝了幾口水，閉住了呼吸，才知道自己已遭沒頂，他再掙扎，沼下之吸力更大。

他想叫，却已叫不出聲。

忽然，他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既然人生如此不如意，倒不如就靜靜的躺在這荷花池底吧。

一個人一旦失去了生命的意志，他便會失去一切，他不再掙扎……

不知道了多久，他慢慢的睜開眼睛。

他首先發覺，自己在一個溫暖的被窩之內，四邊是潔白的牆壁，並且有如蘭似麝的香氣。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頓時覺得身心舒暢。

他可以肯定，這地方一定不是地獄。

難道這是天堂，或是西方極樂世界？

他想掙扎起來，可是全身乏力，一時之間，怎麼也無法掙扎起來。

他心中感到有點害怕，越是越怕，越是掙扎。

忽然，他聽到有人叫道：「小姐，小姐，他醒來了，他醒來了！」

隨即有雜沓的脚步聲，似是奔來這房間。

寧志遠睜着眼睛，只見五六個姑娘的臉孔，都非常緊張地望着他。

他不再掙扎，口中嗡嗡而動。

一個標緻的姑娘，推開了其他姑娘，向他溫柔的道：「公子，公子，你醒來了！」

寧志遠想說話，可是，他只是口唇開合，却是無法發出聲音來。

那姑娘見他如此，便道：「公子，你不用擔心，你既然可以醒來，多休息一下，你便會回復正常！」

那姑娘吩咐其他女孩道：「快準備一些白粥給公子。」那些女孩都應命離開。

姑娘還是坐在床邊，望着他。

寧志遠突然感到非常口渴，他張開了嘴。

那姑娘十分善解人意，道：「你想喝水？」

寧志遠點了點頭。

那姑娘見他有反應，滿心歡喜，倒了一杯溫水，並扶了他起來，讓他喝水。

寧志遠喝了幾口水，整個人似注入了活力，一清喉嚨，竟然可以說話了。

他吶吶地道：「姑娘……」

「公子，你可以說話了！」姑娘似乎是盼望他說話很久似的。

「小姐，我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在我家！」

「你家在那裏？」

「在西湖！」

寧志遠並沒有感到意外，雖然他一直是醉昏昏的過日子，但他依然記得，他最後來到了西湖。

「我記得我是跌進了一個荷花池……」

「是的，你幾乎被溺死了，幸好我剛巧在荷花池中採藕，才發現你在水中掙扎！」

「啊，是小姐救了我！」

「也是碰巧而已！」

「那麼我睡了多久？」寧志遠問。

「你睡了……」她似在屈指計算。

寧志遠心中一振，難道自己一睡便睡了……

小姐道：「今天是初九，算來，你足足睡了一個月！」

「什麼？我睡了一個月？」

「是的，你在池底掙扎，可能

是你碰到了一些石塊，我拉你上來的時候，你已陷於昏迷，當我們救你回來，你便一直沒有醒過，足足睡了一個月了！」

這時，有丫環送了白粥進來。

寧志遠見了白粥，頓時覺得肚子非常餓，可是，他的手脚依然十分軟弱無力。

那姑娘道：「叫包勇進來！」

「包勇是誰？」寧志遠問，提起了別人的名字，寧志遠才記起，眼前這位救自己性命的姑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還沒有請教過她是誰。

他連忙道：「恩人姑娘高姓？」

小姐笑道：「我姓包，包勇是我們家人，他在你昏迷的時候，一直是服侍你，替你更衣沐浴，有時也餵一些食物給你。」

「原來是另一位恩人！」

包小姐笑道：「公子高姓？」

「在下寧志遠。」

「寧公子，你來自京城？」

「是的，你怎知道？」

「包小子見多識廣，據說他單看你的衣衫，便知你是京城來的！」

「我這些衣服，並不在京城買的，我南下多月，也說不起京城是怎樣的了！」

這時，丫環已帶着一個青年的小伙子進來。

寧志遠突然看到一個女子站在牢房前……

那小伙子眉清目秀，年紀只有十來歲，還未入房，大叫道：「眞的醒了？」

「誰會騙你包勇！快見過寧公子！」

包勇拱手道：「寧公子！」

寧志遠也拱手道：「勇哥哥，多謝你一直服侍我！」

包勇道：「寧公子，勿折殺我，叫我阿勇便可以了。我一直相信你會醒來，小姐，我可沒有猜錯！」

「誰不相信他會醒來？」這一說惹得衆人笑了。

包小姐道：「妳快餵寧公子吃粥！」

包勇扶着寧志遠，餵他吃。吃過了東西，寧志遠很快便恢復了活力，包勇雖然年紀輕，却是十分機靈，而且非常用心的服侍寧志遠。

寧志遠睡了那麼久，那天晚上，再無法入睡，便與包勇閒聊起來。

「這裏是什麼地方？」

「是西湖的包家莊，老爺是包敏夫。」

「爲什麼我還沒有見過這包老爺？」

「包老爺在閉關！」

「閉關？」

「我們老爺是個武術大行家，這幾年來，他爲了使自己武功更上一層樓，正擇日閉關練武！」

「他會在什麼時候出來？」

「不知道，他有時閉關一月，有時是半年，而這一次最長久了，差不多已有九個月！」

寧志遠有些好奇，問道：「包老爺練的是什麼武功？」

「我不大清楚！」包勇似乎不想多提。

寧志遠也知道，查問主人武功之事，在江湖上可說是大大禁忌之事。

「那麼，包小姐也懂武功？」

「老爺不喜歡小姐練武，不過，小姐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懂一些。」

「你呢？」寧志遠問。

包勇道：「我也只是懂一些，不過，老爺一向不喜歡家中的人練武，所以我們也沒有眞眞正正的學。」

「那你想學嗎？」

「當然想。」

「好極，你救了我的性命……」

「不，不是我救你的性命，而是小姐救了你！」

「不過，你服侍了我一個月，這種大恩大德，難以報答。」

包勇道：「不，那是盡本份而已！」

過了幾天，寧志遠的身體已然康復，他不用再日久躺在床上，可以在包家之中四處走動。

包家佔地十分廣大，原來那天寧志遠墜下的荷花池，其實也屬於包家。

寧志遠睡不着時，往往便喜歡來看這荷花池，想起這荷花池，幾乎奪去了他的性命，也想起過去的一段日子，他心中有很大的感觸。

這夜月如銀盤，天朗氣清。荷花雖然都躲到荷旁底下，但微風吹來，香氣襲人，實在令人十分快意。

忽然，他聽到了一些細碎的腳步聲。

他回轉身來，只見有幾個黑影奔來。

這些人都是身穿夜行勁裝，手執鋼刀。

寧志遠正想喝問，那幾個人已不由分說，持刀向他劈來，寧志遠躲開，加以還擊。

多月以來，寧志遠沒有動過手腳，一切都十分生硬，幸好拆了十來招，他已恢復了往時功力。

這五個人似乎並不想殺人，目的似是想放火，其中兩個人，用刀纏住寧志遠，其餘三人，却入了包家莊內，不一會，四處已火光熊熊。

那兩個人，只見三人放火得手，也不再戀戰，呼嘯一聲，衆人便迅速散去。

寧志遠立時奔入，狂叫起來。

包勇竄了出來，叫道：「公子，快去救老爺！」

「老爺在那裏？」

「在那邊茅屋之內！」

「茅屋？」

包勇已不及解釋，一手拉了他去，在荷花池處，拐了一個彎，便看見一間十分精緻的小屋。

「老爺在裏面！」

那茅屋並非用茅草所搭，但已是火光熊熊。

寧志遠不再猶豫，衝入了火堆，踢開了門，只見一個老頭子已昏迷在內。

他立刻衝了入內，一手抱起了老頭子，便往外衝，幸好包家莊園很大，建築物都隔得很開，因而火勢並沒有蔓延開去。

包姑娘這時也跑了出來，只見她滿臉黑灰，看來她也剛從火場出來。

寧志遠叫道：「快跟我走！」

兩人逃出了火海，回頭看，只見本來是秀美的莊園，已燒得七零八落。

包姑娘道：「快到那邊！」

她領着寧志遠，一直跑到莊園的另一邊，那處有幾間平房，看來是莊園內傭僕所居，而傭人都去了救火，因此這邊反而變得十分清靜。

他們入了一間小屋。

包老爺身體似是十分虛弱，並且發出一些喘息的聲音，寧志遠把他放在一張床上。

包姑娘看着老父，心中十分焦急的道：「爹爹，你怎麼樣了？」

包老爺微微睜開了雙眼，道：「爹爹看來沒有什麼時間了……」

包姑娘道：「爹爹，你不會有什麼事的……」

包老爺仍喘着氣道：「靈兒，這位是……」

包靈兒道：「他是我們最近救回來的寧公子寧志遠，因爲爹爹在閉關，所以……」

包老爺聽到了這話，突然精神了起來，道：「寧公子，多謝你救命之恩，假若不是你來，我看我一定會被這濃烟焗死！」

寧志遠道：「不，是老爺福大命大……」

「我沒有多少時間，寧公子可是從京城來？」

寧志遠道：「是的！」

「你一向在京城長大，令尊是否寧無缺捕頭？」

寧志遠道：「正是，你怎知道？」

「我也只是猜測而已，可是，我總算臨死之前，也遇貴人……」

他哈哈起來。

寧志遠與包靈兒兩人，聽了這位老人家的話，實在摸不着頭腦。

包老爺道：「我恐怕我沒有多少時間……他們都探得一清二楚，知道我在閉關的時候，最怕火烟，而他們故意在這時候，用火攻我……我不再說別的，世侄，我叫包敏夫，你可聽過？」

寧志遠茫然，想了一想，搖頭道：「沒有聽過！」

「是的，沒有多少人知道我的眞姓名，人叫我包破空，你可聽過？」

「包破空，當然聽過，你便是包破空包捕頭？」

老人點了點頭道：「老夫正是！」

「我爹寧無缺，與你包破空，是京中一對瑜亮的捕頭，可惜我出生晚，沒有見過世伯！」

「是的，我與令尊，可算是一對瑜亮，不過，我們並不是對頭人，而是好朋友！」

「是的，先父也提過！」

「什麼？你父已去世？」

寧志遠點頭，默默無言。

包破空道：「想不到老弟竟早我而去！」他嘆了一口氣，又立時嗆咳起來，半晌才道：「他是怎樣死的？」

「是病死的！」

包破空道：「病死的！他眞是有福！」

這話實在難以使寧志遠接受。

包靈兒聽了，也道：「爹爹，你太辛苦了，倒不如休息一會，日後有機會才細說！」

包破空道：「靈兒、世侄，我知這話難以令你接受，不過，你聽我道來：你令尊是當捕快的，在京城中當捕快的，有那幾個有好結果？」

這話倒使寧志遠明白，他接口道：「確沒有幾個，那時，我還是小孩子，每當聽到父親去送殯，都是送一些被人斬死，或者是無端被人陷害而死的！」

「正是，有幾個京城捕快，可以壽終正寢的？你父親可以死在床上，可算是祖上大大積德！你看我，雖然我竭力退出江湖，遠離京城是非之地，到頭來，還不是死在這些仇家手裏？」

「仇家？什麼仇家？」寧志遠問。

「什麼仇家？我實在連自己也不大清楚了，當年我以『破空掌』名震京都，沒有人知道我眞正的名字，只知道我叫包破空，你便明白我在京城捕快中的地位！」

「是的，先父也常提及。」

「可是，樹大招風，我很早便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我盡快離開京城，隱居在西子河畔，可是，劫運始終是劫運，還是逃不了！」

包靈兒道：「我們離開了京城已有一段日子，他們爲何還要追來？」

「是的，有太多的人死在我破空掌之下，他們來報仇，也並不爲過！」

「什麼人來報仇？」靈兒問。

包破空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爲什麼？」

「冤冤相報何時了，我的破空掌也太霸道了，所以我不會傳授任何一個人！」

寧志遠道：「我父可懂一兩招！」

「啊，當年我們是好友，而且一同對付歹人，我們閒來也切磋一下，學懂我一兩招，也並不出奇，他老教了你？」

寧志遠道：「是的，不過，他也說過，這掌力掌法是非常霸道，不宜多學，更不宜多用！」

「是的，令尊之言極有道理！」說到這裏，包破空又再嗆咳起來。

這一咳倒有一盞茶的工夫，他臉色開始變得蒼白起來，並且喘着的氣息也越來越微弱。

包破空道：「我這一生……也算是沒有什麼遺憾，只擔心的是靈兒！」

靈兒道：「爹爹，我已長大成人，你不用擔心！」

「長大成人？你一天沒有找到如意郎君，也不算長大成人……」包破空忽然轉望寧志遠，道：「世兄可有家室？」

「當個小捕快，而且在京城不得意，那有本事置家！」

「你也當捕快？」

「是的，自小跟隨家父在京中走動，長大之後，不當捕快，當什麼？」

包破空道：「既是捕快，怎會南下？」

「說來話長，我算是被人陷害，南下出差！」

「被人陷害，那是當捕快的家常便飯！」

「以後有時間，還請世伯替我分析這事！」

「可惜，可惜我時日無多了，我捱過得今日，也過不了明日！」

包靈兒急道：「爹爹不要這樣說！」

包破空笑道：「死亡沒有什麼可怕，因爲我們一向在死亡面前討飯吃……我只放心不下……靈兒，靈兒，你先出去，我想跟這位世侄敘一下舊！」

包靈兒覺得奇怪，但見老父身體已是十分弱，也不想有所拂逆，道：「我出去看看火勢，不過，你們只談一會便好了！」

包靈兒去了外邊。

包破空道：「世侄，你覺得我的靈兒如何？」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既然是救命恩人，你是否想報恩？」

「是的，令嫒對我的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我不要你這感激之話。」

「那你要我怎樣？」

「娶我女兒！」

寧志遠聽了，大爲詫異。

包破空道：「你沒有意見？」

寧志遠實在不知如何答起。

包破空似乎也不想聽他多說話，道：「我有兩件事放心不下，第一件事是靈兒的終身大事，你答應了，那算是完了一件。」

他看着寧志遠，寧志遠無言。

包破空又道：「我沒有什麼要求，我只要你帶靈兒，到一個偏僻的地方，過隱居的生活，生兒育女，那便是我最大的願望！」

寧志遠道：「我只是個小捕快，怎有能力照顧令千金，更難以談到生兒育女！」

包破空道：「你當捕快，以後的日子仍然可以當捕快，不過，不是在京城當，而是在一些偏僻地方當，日子便會逍遙自在！」

寧志遠再沒有什麼話說。

包破空道：「你不說話，我當你是答應的了！」

寧志遠立時跪下，道：「岳丈大人！」

包破空十分高興，可是，因爲心情激動，又再嗆咳，靈兒在外面聽到，急忙跑了進來。

包破空休息了一會，氣順了，才道：「第二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

包靈兒道：「什麼事？爹爹！」

包破空道：「在我閉關的屋子之內，我還有一本『破空掌』，是我多年研習所得，我本來想把它毀了，可是，我一直捨不得，你們可要爲我把它毀了！」

寧志遠道：「爲什麼？你既然捨不得，何必毀了？」

「這本破空掌，是家師所傳，我却一邊學習，一邊加以修訂，即今已可成爲一本新的『破空掌』，比家師傳我之時，更進一大步……這套武功，既爲我帶來巨大名譽與財富，可是，同時也帶來我巨大災禍！」

寧志遠明白他所言。

「不過，這些財富名譽，都是鏡花水月，不能永享，反而是帶來的禍害天天向我壓迫而來！」

包靈兒道：「我們可再找個地方再避！」

「避得這一時，難保下一次，而且，我有預感，我不用再避了！」包破空的聲音顯得非常無奈，他頓了一頓，道：「志遠，你在我茅屋之中，找到一個鐵盒……鐵盒內的破空掌，應該是受不了高熱，早已毀了，但我仍放心不下，你把鐵盒打開，假若破空掌仍在，一定要把它毀了，那是我的心願，我不想再有人學破空掌了！」

寧志遠道：「我當盡力而爲。」

「好了，兩件事你都答應了，」包破空似乎是如釋重負，說話也轉爲暢快。

寧志遠道：「你放心！」

這時，包破空閉目，似是休息。

包靈兒爲他蓋了被鋪，然後拉了寧志遠行到屋外，問道：「你還答應他做另一件事？」

寧志遠點了點頭。

「什麼事？」

一時之間，寧志遠不知如何作答。

「你沒有聽令尊改口叫我志遠？」

包靈兒點了點頭。

「那便是了！」

包靈兒聽了，粉臉緋紅，低下頭來。

忽然，包破空在屋內用非常柔弱的聲音道：「靈兒，靈兒，你快來，我還沒有告訴你……」

靈兒與寧志遠一起入內，只見包破空臉色更爲蒼白，却是喜氣洋洋的道：「靈兒，我已把你許配給寧公了，你以後要好好……」

靈兒低下了頭。

可是，包破空却沒有再說下去。

寧志遠突然發覺，包破空再沒有氣息。

靈兒看着父親的屍體，有說不出的哀痛，寧志遠只好盡力安慰。

寧志遠在天亮以後，到外面巡視一番，只見到處是頹垣敗瓦，這一場火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小撮，但想不到經過一夜的燃燒，再沒有什麼剩下來。

他沿着小徑，來到包破空生前閉關的茅屋。

那裏也只是一片灰燼，根本看不到還有什麼東西剩下來，但寧志遠仍然小心的找尋。

他本來想叫包家的傭僕一起協助找尋，可是，叫了幾遍，也無人回應，看來包家的人，不是被火燒死了，便是因害怕這場災劫而逃跑了。

本是繁華的包家，一夜之間，便成了一個廢墟。

寧志遠慨嘆着，官場不易爲。

怪不得父親在彌留之際，亦再三吩咐，不要再戀棧京城，否則遲早會招殺身之禍。

他在灰燼之中，終於找到了包

破空所說的鐵盒，那鐵盒已被燒成彎彎曲曲，再不是一個盒子的模樣，當他把盒子打開，只見盒中所藏的「破空掌」，大部份都因受熱而變焦，只有中間部份，仍留了兩三頁。

寧志遠也沒有心情細看，爲了完成外父所托，他把這三頁破空掌揣入懷中。

他回到房舍那邊，靈兒已醒了過來，她默默的看着父親的屍體，她沒有再哭，可能她的眼淚已流乾了。

當她看到寧志遠回來，便像一隻驚慌的小鳥撲向他，滿身顫抖地道：「我很怕……」

寧志遠安慰道：「不用怕，待我葬了你父，我們便立刻離開此地！」

靈兒再沒有說話。

寧志遠先安置了靈兒在另一處沒有被燒的地方，然後買了副薄棺，把包破空葬了，再在莊園內尋了半天，結果什麼也沒有尋獲，他便帶着靈兒上路。

爲了減輕靈兒的哀傷，他們一直南下，江南天氣較佳，風景更是美麗，經過兩個月，他們才決定在石獅安定下來。

寧志遠從回憶中醒過來。

他非常後悔，爲什麼還要重覆老父的路，更重覆包破空的路，雖是當個小小的捕快，依然是逃不出這滅門慘禍的宿命？

獵犬終須山上喪，就是想當一條小小的獵犬也不可以嗎？

身陷囹圄　紅粉天降

忽然，有人敲門。

寧志遠覺得非常奇怪，只懶洋洋的問道：「誰？」

「是我……」

聲音有點熟悉，却並不知道是誰。

「誰？」寧志遠再問。

「施高壽！」

寧志遠急忙起來，施高壽施捕快怎麼這麼快找到自己？

寧志遠去開門，不過，在開門之前，他從一個小窗子往外望，只見幾個黑影在外面閃過，那些人都是穿着衙門捕快的服飾。

看來，他們是與施高壽同來，可是，他們又怎會這樣閃閃縮縮？

他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不過，施高壽又再拍門，他無法不硬着頭皮去開門。

門開了，只見施捕快是單身一人。

施捕快不讓他踏出一步，已一腳踏入了門內，滿臉笑容地道：「我帶來大老爺的慰問！」

「多謝施大人！」

施高壽入內，左顧右盼，假惺惺道：「你只是單身一人居住？」

「以前還有妻兒！」寧志遠哀傷地道，「不想，妻兒被殺害……」

「對不起，大老爺向你問好……」他說這話之時，完全沒有誠意，依然是左看右看。

寧志遠看見他的模樣，心裏有氣，可是，他到底是個來客，也沒有表示什麼，只道：「請！」

施高壽隨他入內。

家居不大，入了客廳之後，幾乎是一眼看盡。

施高壽突然厲聲道：「寧志遠，你被捕了！」

寧志遠非常愕然，他回過頭來，正想開口，但施高壽已一手伸出。

寧志遠自然的向後一退，並把手一圈，是一招極爲簡單的連消帶打。

施高壽高聲道：「你拒捕？」

寧志遠道：「你爲什麼拘捕我？」

「因你犯了販賣私鹽之罪！」

「販賣私鹽？你要誣告我，最好也找個更好的藉口！我與私鹽全無關係！」

「你要分辯，那麼你跟我回去，跟大老爺分辯好了！我只是負責執行命令！」

寧志遠有些猶豫。

施高壽看着他的臉色，見他神色不定，他似乎有點急不及待的，又再伸手，要抓寧志遠。

這再次出手，充滿勁力。

寧志遠雖未觸及他的手，已感到一股力量迫來，他再以一招連消帶打，迫施高壽縮回。

「你拒捕！」

這是第二次的高聲叫喊。

原來施高壽是想用速戰速決的手法，並且決心一定要把寧志遠抓回去似的。

寧志遠本來也不想與他爲難，他只是個執行命令的人，不過，他一連兩次的出手，並且高聲說自己拒捕，他實在有說不出的反感。

他想多問一句，可是，施高壽已然再次出手，而這次出手，一連兩招。

第一次向他雙目抓來，第二招是向他喉嚨抓來。

兩招都是致命的招式。

要拘捕一個拒捕的犯人，也不致要用如此狠辣的招式！寧志遠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憤怒。

寧志遠立時閃身，避開了襲眼的一招，左腿一踢，向施高壽下盤攻去。

施高壽本想快刀斬亂麻，而且並沒想到寧志遠還有力還擊，更沒防他向自己下盤攻擊，便硬接了他一腳。

這一腳使他痛入心脾。

他狂叫一聲，道：「來人！」

差不多有十個捕快，從四方八面進入了寧志遠的屋內，並且團團的圍住了寧志遠。

寧志遠心中怒極，一連出了幾招，十個捕快，但感他勁力十足，都不敢攻來。

施高壽已然跳出圈外，他見手下不敢下手，叫道：「快捕這要犯。」

「要犯？」寧志遠實在忍耐不住，他本想追問，但十個捕快，又相繼攻來。

寧志遠無法，只得見招拆招。

他知道，這樣死纏下去，自己也會力盡筋疲，他決定找出圍攻的捕快中較弱的幾個，猛下煞手。

那三個較弱的捕快，幾乎是一同中招，跌了開去。

施高壽見狀，立時又叫：「亮刀！」

衆捕快同時抽出了佩刀，刀光閃閃，而寧志遠當然沒有兵器在身。

但是他也不懼，他先露了個空門，施捕快追擊，然後一招「空手入白刃」，竟然一連奪了兩人之刀。

他有刀在手，自然更無可懼。

施高壽看了，也抽出佩刀，加入了戰圈，他招招狠毒，似乎非要殺了寧志遠不可。

寧志遠心中狐疑，「自己既非鹽犯，也與這位施捕快並無仇恨，爲何他竟對自己如斯狠辣？」

他知道一定是吩咐他的人下的命令，縣大老爺爲何又對自己有如此仇恨？

他實在不明白，有太多的事情，擺在他的眼前，都使他不明所以。

他本想衝出重圍，一走了之，不過，他心中却不安心，究竟是什麼人在利用施捕頭做一些什麼把戲？

他決心要弄清楚。

寧志遠晃着雙刀，叫道：「施捕頭，你目的是拘捕我，並不想殺我！」

施捕快聽了，道：「當然不是，不過，你武功高强，我們不能不先下手！」

「誰叫你拘捕我？」

「當然是本縣的大老爺！」

「既是如此，我跟你回去！」

施捕快感到有些意外，道：「你說眞的？」

「當然是！」

「好極，你先撤刀！」

寧志遠雙刀一晃，那些捕快閃開，寧志遠果然把雙刀拋下地上。

那些捕快本想一湧而上。

施捕頭喝令道：「不要再動手，把寧捕快上手銬腳鐐！」

寧志遠聽了，怒道：「咱們總算一場同事，爲何要這樣？」

施捕頭道：「也只是命令而已。」

寧志遠道：「你若想我跟你回去，你便要相信我，若要上手銬腳鐐，你這一輩子也抓不到我！」

施捕頭回心一想，寧志遠這一身武藝，也並非出言恐嚇，他的確有如此本領，於是，他叫道：「寧志遠，大丈夫一言……」

寧志遠道：「快馬一鞭！」

「好極！」施捕快示意衆人團團圍住寧志遠，似要用人牆圍住寧志遠。

寧志遠只發出冷笑。

要是他想逃，再多十個人，也圍不了他，不過，他實在想要弄出眞相。

而今是孑然一身了，還有什麼可以使他害怕？

最大不了的，便是自己的命也喪了，如今連死也不怕，他還會懼怕什麼？

* * *

可是，寧志遠也因此中了一個大大的奸計！

他隨着施高壽回到衙門，直入內衙，寧志遠以爲這一次縣大老爺會立刻接見他。

施高壽道：「你好好的等一下！」

寧志遠看看四周，這裏只是個普通的房間，也不是什麼牢獄，於是也十分放心。

不一會，竟有一個童僕，捧了一杯熱茶出來，恭恭敬敬的遞與寧志遠。

寧志遠接過，也沒有想什麼，一口氣便喝了下去，然而，不及半盞茶的工夫，他已感到昏昏欲睡，他已知道中了奸計，可是，一切都力不從心。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已處身在一個陰暗的牢獄之內，陣陣發霉的味道，中人欲嘔。

他伸了一下懶腰，頓時發現，手上腳上，都已上了長而堅固的鐵鍊，他稍爲一動，便發出「錚錚」的聲音。

他還以爲自己在夢中。

他猛力咬了嘴唇一下，鮮血立時淌下，他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夢境。

他已是身陷囹圄！

他感到非常憤怒，雙手亂舞，繼而是雙足亂踢，並發出憤怒的呼聲，可是，一切都沒有用，沒有人理會他，只有自己悽厲的聲音在房間之中迴響着。

他再不能按捺自己，猛然把頭撞向牆壁，他在這一刹那，實在想一死了之。

可是，牆壁是柔軟的，早已加上了厚厚的軟墊！

立心把他送往黑獄之中的人，早已估計了一切，他不會讓寧志遠死去，甚至是自殺也不可能。

這樣大叫吵鬧一番，他已感到筋疲力盡，只好呆坐在當中，喘氣頻頻。

寧志遠實在不明白，金捕頭與縣大老爺這一夥人，究竟是爲了什麼，把他囚禁下來。

如果他們認爲寧志遠知道太多有關私鹽的事的話，他們大可以把他處死，一死而了之，何必這麼小心地囚禁他？他越想越是不明白。

假如說是仇恨，那更是完全沒有可能之事，寧志遠千里迢迢而來，與這夥人根本全無瓜葛，那會有仇恨？

難道當一個小小的捕快，要在石獅歸根落葉，也是一種罪行？

他實在難以想像，也自然不得其解。

他不知道在這地方囚禁了多少時候，因爲四週都是黑暗，與外面完全隔絕，根本不知道，那一個時候是天亮，那一個時候是黑夜。

他只知道每一次送來的飯菜，便是一天的開始，或者是一天的結束。

本來他想問一問送飯來的人，就算是一個老僕，也可以在他口中打探一些消息。

但是，他連那個送飯前來的老僕，也沒有機會見面。每次，他聽到有人前來，撲到前面，就只見到地上放着一盤飯菜，却沒有送飯來的人影。

這時，他已習慣了獄中的黑暗，可以看到這黑獄的大概情形，牢獄外面，應該還有一道小門，因此，每次送飯來的人，把飯菜推了進來，再關上小門，這樣，他也沒有辦法跟送飯的人接觸。

飯菜倒是十分豐富，有菜有肉，還是熱騰騰的，看來囚禁寧志遠的人，並不是想他死去。

每天吃這一餐飯，已成爲了寧志遠人生的唯一希望。

＊　＊　＊

那日，寧志遠又嗅到一陣飯香。

這時，他似變成了一條狗一樣，嗅到飯香便立時來到前面。

前面一道小門開了，透入了一縷刺目的光線。

有人把飯菜盤子推了入來，接着，小門馬上再關上，那縷刺目的光線使寧志遠什麼也看不見，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又再是黑暗一片。

他已習慣了一切，他根本不用看已知道那飯菜盤子便在前面。

他伸手往拿。

突然，他觸到的，並不是那盤子，而是一隻手……

是的，是一隻手，一隻溫暖的手，一隻非常嫩滑的手！他還以爲自己在做夢。

他立刻把自己的手縮回，整個人戒備着。

「你不用害怕！」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寧志遠叫道：「你是誰？」

「你不用緊張！先吃了這飯菜！」

那女人已把飯菜的盤子推近寧志遠。

寧志遠小心的看，他看到一個人影，那是一個戴着斗篷的人，但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不過，那聲音已証明她是個女人。

「你是誰？」

「我們早見過面！」那女人道。

「以前？」

「是的。」

在石獅，寧志遠並沒有認識過新朋友，更沒有認識過女人！

那女人道：「記得那假山山下的山洞嗎？」

寧志遠忽然若有所悟，不過，他似乎被囚禁在這地方太久了，連腦筋也遲鈍下來，他只能想起，那一天，他的確在山洞之中見到了……他實在再無法想起。

那女人見他沉吟不語，又道：「記得你見過那些一包一包的私鹽嗎？」

「記得！」

「當你口呆目瞪的時候，豈不是見過我？」

這時，寧志遠才恍然而悟。

是的，他見過一張清秀的臉孔，不過，那女孩子並沒有說話，而且轉眼便消失。

「你是……」

「你不用理會我是誰！我只想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想出去嗎？」

「當然想。」

「進入這地方極難，出去更難！」那女人嘆道。

「那你怎進來？」

「我也是窺探了十天，才找到那個送飯菜的人，才有機會進來！」

「你現在便帶我出去？」

「不可能！」

寧志遠本來是滿心希望，立時又冷了下來。

「三天之後，他們會押你上京！」

「押我上京？」

「爲的是什麼？」

「說來話長，我這次冒險前來，只是想告訴你，你吃過這一餐

之後，接着來的三餐，你一口也不能吃！」

「爲什麼？」

「因爲他們知道你厲害，而他們押你上京的計劃，是不容有失的，因此，他們會在這三餐之內，加上迷藥，使你半癱瘓！」

「我會變成一個白痴？」

「並不完全，而是半白痴，而且手軟脚軟，完全不懂得反抗，而你會維持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他們爲什麼這樣做？」

「我救了你之後，會原原本本的告訴你，而今，我只能告訴你，不要吃這三餐，但你却要把食物倒掉，使他們不知道你沒有吃！」

寧志遠想再追問。

那女人却已轉身，又見一道刺目的光線，那道小門開了，而那女人也沒有了踪影。

寧志遠拚命抓頭，也想不出爲什麼他們要押自己上京，更想不出這個突然出現的女人，究竟是個什麼人！

擺在他面前的飯菜，仍有餘溫。

如果他相信這個女人的話，那麼，這一餐便是他離開這黑獄的最後一餐。

他當然要相信這女人，因爲她這樣冒險地進來，當然是眞心的救自己。

既是最後的一餐，他把最後一顆飯也吃了下去，並且把盤子舐得乾乾淨淨。

接着的三天，依然有飯菜送來，單憑氣味，寧志遠也可以知道，這些飯菜比平時更好。

不過，他一口也沒有吃過，把這些飯菜倒在房中一角，第一天，總算很容易的捱過。

沒有吃一天，他開始感到肌腸轆轆。

第二天，又再送來另一盤香噴噴的飯菜。

餓了二天，他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不過，他記起那女人的話了，他仍然忍受着，把盤子內的飯菜倒了。

而對着這些菜餚，雖是飢餓難忍，依然不能下嚥，那實在是一種折磨，一種非常難以忍受的折磨。

寧志遠依然捱了過去。

第三天，他剛醒的時候，便感到暈眩，並且感到腹中一陣一陣的痛楚。

他實在太餓了。

突然，他又嗅到一陣飯香飄來。

飯菜又再送來了，他把盤子拉了進來！抓了一把，便往口裏送。

可是，剛到唇邊，他還是停了下來。

他把那飯菜放了下來，自言自語的道：「不能吃，千萬不能吃！」

不過，他的手又碰到另一樣東西。

肥肥膩膩的，居然是隻鷄腿！

在這飢餓至無可忍受的當兒，居然有隻鷄腿，這叫寧志遠如何再忍下去。

他再沒有了控制能力，狠狠的咬了一口！

不過，他從來也沒有吃過鷄腿，爲什麼這一餐會有？很明顯，他們想自己一定會吃下去。

那女人的話並不是虛構的，他相信這隻鷄腿所下的迷藥會最爲厲害。

可是，他不能忍受那味道，那吸引的味道，他還是咬了兩口！

這兩口，相信是寧志遠一生人之中，最美味的兩口，不過，當他想嚥下的時候，他回復了理智。

他猛然把鷄肉吐了出來！

他不能在這時刻，功虧一簣！

他一手把盤子打翻了，然後走到另一個角落，遠離這些飯菜的味道！

他倒在地上，却是不知不覺的睡了，他不知睡了多久，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全身發軟。

這種發軟的感覺，並不是因爲身體不妥，而是似中了邪似的，立時，寧志遠知道，那女人說的話是千眞萬確的，他只咬了兩口鷄腿，還沒有吞下去，便有了這樣嚴重的後果，全身發軟！

假如自己眞的吃了那三餐飯菜，自己豈不是早已成了一個軟手軟脚的廢人？

他暗自慶幸。

而那些人下的藥也實在厲害，只是兩口鷄肉，已有這樣嚴重的後果。

不過，他很快便恢復了體力，然而，飢餓又再來折磨他，使他不禁發出呻吟的聲音。

就在這時，一道强光射入。

前面的監牢大門，都敞開了。

寧志遠緊閉眼睛，他什麼也無法看到，却聽得異常的清楚。

「快，快，快押他上車！」

「上手銬脚鐐！」

「看他全身發軟，不上也沒關係吧！」

「不，不，這人非常重要，不容有失！」

寧志遠放軟了手脚，任由他們把自己上手銬脚鐐。漸漸他已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形。

前來押他的，是一羣完全陌生的捕快。

連那在場指指點點的頭頭，寧志遠也沒有見過。

他被抬了出去，這時，他才發現，自己過去十多廿天所居的監牢，實在是堅固異常，到處都是鐵

欄鐵栅，沒有一個窗戶，幾乎連一隻蒼蠅也飛不進來。

那女人可以進來，她的本領可眞大！

門口已停了一輛馬車，六匹非常健碩神駿的馬拖着一輛篷車，寧志遠也看過不少押解犯人的囚車，却從來沒有見過用六匹馬去拉一輛篷車。

他被送上了篷車之內。

篷車分作兩格，當中有鐵栅分開。

寧志遠是被放在前面，單獨的扣押着，不一會，那些捕快都上了篷車，六個捕快，包括那個頭頭都在車上。

馬車已經開始移動。

那些捕快都沒有說什麼話，只是一臉嚴肅，看來對押解這一個囚犯，非常緊張似的。

寧志遠心中納罕：「自己又不是一個江洋大盜，也不是一個惡貫滿盈的悍匪，爲什麼他們會如此緊張？」

他們一直沒有說話，否則也可以從他們對話之中找到一些端倪。

寧志遠雖然看不見外面的情形，但可以感覺到馬車越跑越快，如果以這個速度，太陽還未下山，他們將會遠離石獅。

那個女人答應過救自己，她會來嗎？

他會不會錯過這篷車？

當他正在懷疑，突然，他聽外面傳來馬伕的叫聲，這叫聲本是想使馬匹慢下來。

可是，馬匹並沒有慢下來，而篷車却立時翻倒了！

車上捕快非常緊張，可是，他們身不由主的隨着篷車滾動，互相碰撞，六個人互相擁成一團。

而寧志遠是單獨的囚禁着，他有足夠的地方，他雙手握着那些鐵栅，雙腿也撐着車身！

外面傳來馬嘶的聲音。

突然，篷車停頓了，馬匹似乎不再牽引着篷車。

六個捕快爬了起來。

那捕頭叫道：「你們兩個看着那死囚！」其餘四個已跟着捕頭跳了下去。

兩個捕快手握鋼刀，站在鐵栅之前。

外面傳來兵器碰撞的聲音。

寧志遠看着兩個緊張的捕快，笑道：「我是個死囚？」他望着兩個捕快。

其中一個捕快道：「難道你不知道？」

寧志遠道：「你們的捕頭在說笑，我怎會是個死囚？」

另一個捕快道：「如果你不是個死囚，爲什麼我們要這麼多人，又用一輛馬車運你上京？」

寧志遠本來不相信自己是個死囚，可是，這兩句話却使他整個人從惡夢中驚醒。

是的，押解一個普通的囚犯，何來這麼大陣仗？

突然，外面的兵器聲音停了下來。

兩個捕快臉色驟變，却並不敢離開，他們注視着囚車的入口處。

等了一會，並沒有人闖進來，外面又是人聲寂寂。

兩個捕快十分驚惶，他們既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將會有什麼事情臨到自己的身上。

寧志遠也覺得有點緊張。

忽然，頭頂傳來「颼」的一聲，車篷頂已裂開了一個大口，强烈的光線照射下來。

寧志遠抬頭，只見篷車頂上站着一人，並正俯身伸手下來，叫道：「上來！」

那聲音正是那天晚上去牢房的女人，不過，這時她是全身黑色勁裝，連頭連臉的裹着，根本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那兩個捕快隔着鐵栅，無法阻止寧志遠。

寧志遠伸起雙手，那人拉着他，「颼！」的一聲，已把寧志遠整個人拽上了車頂！

兩個捕快大叫，却無能爲力，於是，兩人立即奔下囚車。

當他們下了篷車，兩人却一動也不動！

因爲他們同來的四個同僚已臥在地上，他們身上並沒有什麼刀傷，所以，看他們動也不動的情形，可以感覺得到他們已是離開人世！

連他們的捕頭，也死在刀下。

劫囚車的人並不多，只有站在車頂的一個人，一個人竟然可以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之內，殺死四個人，這人的武功實在不簡單。

兩人再抬頭。

那個黑衣人已站在他們的跟前。

兩人被嚇得魂飛魄散，便要轉身走。

「慢着！」那人叫道。

兩人趕忙回過身來。

那人道：「如要留下狗命，依我吩咐！」

兩人異口同聲道：「好漢饒命！」

「把你們同僚搬上篷車！」

兩個捕快依言，這時，他們才看見，這四個同僚咽喉之處，有一抹刀痕。

一刀抹過咽喉，並沒有多少血溢出，便可以置人於死地，這種刀法實在厲害。

寧志遠也躍了下來。

那黑衣人道：「這些差大哥重

視你啊！」她意思是指他手上脚上都是鎖鍊。

寧志遠道：「是的，我也不知我是如此重要！」

「兄台小心！」

那黑衣人刀一揮，扣在寧志遠手上的手銬已斷，她又一揮，脚銬亦已斷。

黑衣人這柄鋼刀，削鐵如泥，怪不得那幾個捕快，被刀捺過咽喉，便立時一命嗚呼！

那兩個捕快沒有看到黑衣人爲寧志遠斬去手脚銬，但却聽到那清晰可聞的削鐵聲音。

那黑衣人的刀法，那柄鋼刀的厲害，使兩人不寒而慄，其中一個竟立時雙腿發軟，仆倒在地。

黑衣人道：「快把他們搬上篷車！」

那捕快勉强再起，急忙把四條屍首搬了上篷車。

黑衣人道：「你們也不用下來！」

那兩個捕快想跳下來，不過，黑衣人鋼刀一揮，兩人感到那刺骨的寒氣，縮了回去。

「來！」黑衣人對寧志遠道：「這些日子，寧兄受苦了，我們全力推此篷車下那懸崖，好讓寧兄發發心中悶氣！」

寧志遠道：「好主意！」

兩個捕快聽到篷車要被推下懸崖，又再衝出來。

黑衣人鋼刀一揮，兩人只覺胸前一涼，便又縮回車廂之內。

黑衣人雙手推着篷車，向懸崖而去。

這女人不單刀法好，臂力也實在驚人，看來單是她一人，已有足夠的力量，把篷車推向山崖那邊。

寧志遠當然也不放過這洩一口氣的機會，他拚力把篷車推向山崖。

篷車內兩個還沒有死去的捕快，似在拚命掙扎，不過，他們再沒有辦法逃出。

因爲篷車已滾下懸崖。

篷車未至崖底，已然散開，相信那兩個未死的捕快，亦已追趕着他們的同伴，齊往黃泉路上。

寧志遠舒了一口氣，過了幾十天不見天日的日子，到了這時，才感到自己回復了生氣。

「想不到我這麼重要，我竟是個死囚！」寧志遠道。

「如果你不是死囚，他們豈會這樣護送？」

「你早知？」

「石獅城中，那個不知？」

寧志遠聽了，心中發毛，道：「多謝姑娘相救，否則我是被處決了，也不知原因！」

「不用客氣！」

「姑娘高姓？」

那女人並沒回答，笑道：「你也該回去吃些東西了！」

聽到了「吃」字，寧志遠才想起，三天已沒有吃過東西，立時，他全身發軟。

那女人道：「幸好我住處離此不遠，並且煮了很多東西，足足夠你大吃三天！」

她撮唇呼嘯，兩匹馬不知從那處跑了出來，她立刻上了馬，可是，寧志遠實在餓得全身無力。

她一手把寧志遠挽上了馬背，便催着那馬匹，揚長而去。

*　*　*

那位姑娘所住的地方，並不是豪門大宅，但却有足夠的食物，寧志遠足足吃了三天，才補足了他餓的那三天，當然，期間是吃吃睡睡，先使他恢復了元氣。

第四天，他眞正的恢復了體力，也恢復了正常的智力，原來飢餓可以使人遲鈍。

那位救他的姑娘也出現了。

寧志遠向她謝恩。

姑娘笑道：「我並不是白白的救你！」

寧志遠道：「只要姑娘吩咐，我寧志遠火裏火去，水裏水去！」

「你想清楚才好說！」姑娘笑道。

突然，寧志遠有點感觸起來，道：「我還有什麼好想？我什麼也沒有了，妻子孩子，甚至委屈的當這份公差也沒有了……」

姑娘道：「你不單沒有，而且成了一個通緝犯！」

「通緝犯？」

「是的，我今日回過石獅，看到貼上了黃榜，你而今已成爲一個通緝犯！」

「我犯了什麼罪？」

「販賣私鹽，草菅人命！」

「什麼？我販賣私鹽？我在石獅這麼久，連鹽也沒有去碰半顆！」

「你眞的不知道，他們這次押你上京，也是把你當作頭號私鹽犯子，上京斬首？」

「我是頭號私鹽犯子？」寧志遠實在是哭笑不得。

「是的，京城知道石獅販賣私鹽情況嚴重，早已下了聖旨，一定要抓到那些鹽梟，在京斬首示衆，以警戒那些私鹽鹽梟！」

「他們把我當作替死鬼？」

「是的！」

「這有什麼好處？」

「好處多極了！第一，他們可以滿足京城的要求，以秋後處決私鹽鹽梟，明告天下。第二，了却他們對你的不滿！」

「對我的不滿？」

「是的，難道你一直不知道，他們視你爲眼中釘？」

「怎會？我在石獅，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什麼事情也不理會！」

「不過，你曾進入假山下的石洞……」

「那次是誤闖！」

「沒有人理會你是怎樣闖進去的！」

「我已告訴了金捕頭！」

「告訴他什麼？」

「我不會理會私鹽的事，更不會插手！」

「這便是問題的關鍵，你拒絕了他，你以爲他會怎麼想？」

「他們認爲你根本上是京城派來的人！」

「我已表示絕不理會私鹽之事！」

「你越表示不理會，他們越是懷疑，有道是：千里爲官只爲財，你怎會不爲財？」

「我只想在石獅落葉歸根！」

「他們更以爲你以妻兒作爲掩飾，想把整個石獅的私鹽事業搗毀！」

「我眞的不想！」

「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也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另一種想法！」

「我只想……」

「我知道，你想在這小地方，做個小官差，好好活下半輩子！」

「是的！」

寧志遠怔怔的望着那位姑娘，道：「你爲什麼這麼淸楚……」

姑娘並沒有回答，只是微笑。

「你是……」

「我也是京城派來的，要把石獅的私鹽事業完全搗毀的人！」

「你是欽差大臣？」

「並不是——我只是奉皇上之命而來！」

「既是奉皇上之命——拜見欽差大臣！」

「你不用行禮，你也不用介意我是什麼身份，我只想你助我一臂之力！」

「破那些鹽梟？」

姑娘點了點頭，道：「你成爲了石獅最大的鹽梟這事，文件已到達了京城，也即到了我上司的手中，因此，假若你再在京城出現，他們便會立即抓你，並且會在來秋處決，我相信你再沒有申辯的機會！」

寧志遠感到一陣寒意來自心底。

姑娘續道：「你不用怕，這是一個大好機會，讓我們抓到眞正的鹽梟，帶上京去，那時你不只不用申辯，沉冤得雪，而且可以報却你殺妻殺子之仇！」

寧志遠感激道：「但聽欽差大臣之命！」

姑娘道：「我姓邵，邵嫣然！」

「邵大人！」

「不，你最好還是以邵姑娘或者……」

「邵姑娘！」

邵嫣然笑道：「你對於你自己而今的處境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如果我被押到京城，我一定會被處決，而今我再回石獅，也是一名通緝犯！」

「是的。」

「我唯一的生路，只靠邵姑娘！」

「不要這麼說，因爲這條面前的生路，也要靠你自己，才能打出新局面！」

「那我應該怎樣做？」

邵姑娘道：「如果我知道怎樣做，老實說，我也不會犯險找你！」

「爲什麼這麼說？」

「你記得我們在假山山洞下有一面之緣？」

「記得！」

「那次，其實是我偷進他們私鹽的倉庫，我幾乎被他們抓到，結果你替我擋了這一次厄運！」

「啊，原來如此——那次金捕頭把我帶進去，向我曉以利害，我表示沒有興趣！」

「那是禍根之源，他們認爲你是不單不領情，而且有意與他們爲難！」

「怪不得他們要如此對付我！」

寧志遠越想越是覺得這羣石獅的捕頭眞可惡，眞想立即走回石獅，與他們決一死戰！

邵嫣然道：「你見過那些私鹽？」

寧志遠點了點頭。

「那一袋一袋的痲包，運上了京城，或者再運入內陸，每一袋私鹽，都會變成了黃金，價值實在超乎你我之想像！」

「我聽過金捕頭說過。」

「因此，利之所在，他們是不擇手段的殺人放火，在他們認爲，只是小事而已！所以，當他們知道你不聽他們的話回京覆命，立下殺手殺死了你的妻兒。」

「我知道，從他們對付我的手法，早已知道他們爲求目的，不擇手段。」

「那你爲何又留在石獅？」

「因爲我要查明眞相。」

邵嫣然忽然改變了話題，問道：「你在石獅，上過石獅樓嗎？」

寧志遠道：「沒有，我知道石獅的夜晚，是鹽梟活動的時刻，我不想惹痲煩，因此完全沒有出過去。」

邵嫣然道：「那你錯過了眞正的石獅！」

「眞正的石獅？」

「是的，我們今次回石獅調

查，你一定要好好看看石獅的另一面！」

「好極，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今晚！」

＊　＊　＊

石獅的晚間世界，果然是另外一個世界。

邵嫣然與寧志遠已易裝，打扮成商人的模樣。

他們是入夜之時，進入石獅。

表面上，石獅仍是那麼純樸寂靜，但當他們來到了那間石獅樓，便發覺一切眞的不同了。

日間的石獅樓，只開了下面一層，招待過路的行人商旅，也沒有什麼高級茶式，更沒有什麼氣派可言。

可是，夜間的石獅樓，却是截然不同。

樓下並沒有開門營業，只是作爲一個接待客人的地方，而接待的客人，不再是那些邋遢的店小二，而是一些打扮得雍容華貴的高髻姑娘。

當寧志遠與邵嫣然一踏入石獅樓，便有三位姑娘趨前，笑意盈盈的招呼。

其中一位道：「兩位客官可有訂下雅座？」

邵嫣然把聲音壓低，道：「沒有……」

那姑娘似乎要收起她的笑容，不過，她隨即又再滿臉歡容的道：「不要緊，不要緊，請這邊來……」

當然，這些歡容不是白白而來的，而是因爲邵嫣然已把一錠黃金塞在那位姑娘的手中。

黃金換取美人笑，那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他們被帶到一間精緻的小房間。

原來石獅樓上，已隔成了一間一間的房間招呼貴賓，對這些貴賓來說，的確是方便。

一來他們可以好好的享受美食，二來也可以使他們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談大樁生意。

他們分別坐下。

不一會，又有另一批美女奉上香茗。

寧志遠呷了一口，只覺齒頰留香，忍不住道：「石獅原來有這麼好的茶葉！」

邵嫣然道：「難道你不知道，福建是產茶的地方？而石獅更把全福建最好的茶都買來了，這裏的茶連皇上也未必有機會品嚐呢！」

「那眞要多喝兩口了！」

不一會，又有一位姑娘進來，手奉茶譜，道：「客官，要些什麼茶式？」

邵嫣然道：「你們把最著名的茶式都拿來！」

「喝些什麼酒？」

「當然是石獅最著名的太白仙酒！」

「客官眞識貨，不過，請不要喝得太多，因爲一會的競投，醉了便錯過了！」

當那位姑娘出了外面，寧志遠立即問道：「那姑娘說什麼競投？」

「鹽的競投！這便是我們今晚來此最大的目的！」

「私鹽是要競投的？」

「以前不用，而今却是爲了公平起見，價高者得！」

「什麼人主持？」

「我也想知道！」

「他們當然是鹽梟中的鹽梟了！」

這時，姑娘已捧了一小瓶的美酒，接着，非常精緻的小菜也一一捧上。

寧志遠看了，道：「這麼一小碟？」

邵嫣然道：「你好好品嚐一下，所謂貴精不貴多！」

每一味果然都是山珍海味，有很多佐料，寧志遠根本連聽也沒有聽過，不過，味道實在好。

那「太白仙酒」更是美妙非凡。

只呷了一口，不單是齒頰留香，而且是通體舒泰！寧志遠也喝過不少酒，但從來沒有這樣的享受過。

邵嫣然道：「不要喝得太多，否則你錯失更多！」

寧志遠仍然忍不住，喝了幾口。

當他覺得有些醉意的時候，忽然，一聲鑼響，使他整個人回復了淸醒。

有兩位姑娘，把他們房間前面的一片牆壁推開，牆壁也可以推開，寧志遠還以爲自己眞的醉了。

原來那看似牆壁的，却原來是一片活動的屏風，一經推開，面前竟是一個燈光通明的大客廳。

他再向那邊望去，原來不單他們的房間內那片活動屏風被推開了，其他房間的屏風也推開了。

原來所有房間，都沿着大廳這面而建，圍着當中的大廳。

大廳中只有一張圓桌，桌上沒有放上什麼。

而圍着大廳的每一個廂座之內，都坐着一些衣飾華麗的人，一眼看去，便知他們都是富商巨賈。

寧志遠沒有想到會有此場面，一時之間，反而覺得自己有些自慚形穢的感受。

邵嫣然輕輕拍拍他的肩膊，似乎是安慰他。

忽然，銅鑼再響。

有三個人走了出來。

他們也都是衣着華麗，樣子十分精明，他們當中一個坐了下來，

其餘兩個站在一旁。

他們放下手中一些帳簿似的簿冊。

那坐下的人道：「競投開始。」

右邊站着的人道：「第一批貨重五千市擔，品質中下！」

左邊的那人叫道：「每一口價是百兩黃金，底價是五千兩。」

這時，已有人出價，道：「五千五百兩！」

這人居然第一口價便出了五百兩。

一個虬髯大漢叫道：「五千六百兩！」

最初的那一人，也不再考慮便道：「六千兩！」

全場之內，起了一些哄動。

那虬髯大漢道：「兄台，我知你是志在必得，但何必那麼猴急？」

那人並沒有理會。

虬髯大漢自討沒趣，只是自言自語道：「把價錢抬得那麼高，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競投的人又高聲叫道：「六千兩！」

會場內的人都靜了下來。

寧志遠看着那人，那人似乎是成竹在胸，他低聲對邵嫣然道：「此人出價如此快捷，看來定是賺定了！」

「未必！」

「還有什麼人會和他競爭？」

競投的人又再叫道：「六千兩第二次！」

那出價的人已站了起來。

整個會場都靜了下來。

忽然，有人叫道：「六千五百兩！」這聲音對一般人來說，非常刺耳，但對那競投的主持人來說，卻是一聲好聽的聲音。

「好，這位老爺出價六千五百兩！」

那最初出價的人，本以爲勝券在握，那知道又殺出一個程咬金。

寧志遠向整個會場看了又看，卻仍看不到新出價的人，便問邵嫣然道：「誰出價？」

「是著名的賈老爺！」

「賈老爺？他在那裏？」

邵嫣然指着那邊一張大枱，道：「那邊！」

只見那張大枱坐滿了大漢，那些人都是腰大十圍，虎背熊腰的人，單是坐着，便像一尊一尊的羅漢，可是，他卻仍然看不到出價的賈老爺！

「是身材最高大的那一位？」

「不……」邵嫣然望了望寧志遠，道：「你這邊看不到，你看，衆大漢之間是否有個空位？」

寧志遠道：「是的。」

「那裏並不是個空位，而是坐着賈老爺！」

寧志遠看了又看，仍然看不到那位賈老爺。

最初出價那人依然是心有不甘，又再出價，大聲叫道：「六千六百兩！」

競投的人道：「好，這位客官出六千六百兩！」

那尖銳的聲音又起，道：「這位仁兄剛才豪氣干雲，一出價便是五百兩，爲什麼而今只出價一百兩，那未免有點小家子！」

這時，寧志遠才可以看到，在衆大漢當中，有一個矮小而乾瘦的老人，在那看似空着的地方，突了頭出來，這人實在不似一位老爺。

但競投的人叫道：「請賈老爺出價。」

賈老爺站了起來。

寧志遠看着他，幾乎要笑了出來。

邵嫣然立時阻止他，低聲道：「這位賈爺，是鹽梟中的鹽梟，得罪了他的人，沒有一個有全屍的！」

這賈老爺雖是站了起來，但在衆大漢之中，他只像個瘦骨嶙峋的小孩子。

「那人不知道？」

「也許他是初來乍到的！」

那初來的人似乎又想開價，不過，他身旁已有人拉着他，並且在他身邊說話。

那人開始仍表不服氣，可是，他聽了兩個人的話，整個人便縮了下去。

競投的人道：「賈老爺七千兩！」

「七千兩第二次！」

再沒有人敢出價。

「七千兩第三次！」

銅鑼一響，那競投的人道：「賈老爺，多謝！」

那瘦小的賈老爺並沒有回答，坐了下來，他身材實在太瘦小，當他坐了下來，寧志遠又再無法看見他。

「這位賈老爺是什麼人？」寧志遠問。

邵嫣然道：「也許你很幸運，第一晚來這石獅樓，便看到這位鹽梟中的鹽梟，你看下去便知道！」

接着，那位負責競投的人，又再叫道：「而今是競投第二批，重一萬擔，品質中上！」

那主持競投的人，坐了下來，他身邊的一人道：「底價是一萬二千兩！」

右邊那人接口道：「每口價依然是一百兩！」

於是，有人出價：「一萬二千五百兩！」

又有人再出價：「一萬二千六百兩！」

「一萬二千七百兩！」

突然，賈老爺那古怪刺耳的聲音又起：「一萬五千兩！」

全場似有些哄動。

等了一會，再沒有人出價。

寧志遠問道：「爲什麼他們不再出價，不敢？」

「剛才一百兩一百兩的加上去，我看全是那姓賈的手下所出，目的是試一試再有沒有像剛才那個未知人家底細便出價的人！」

「那只是象徵式的出價？」

「是的，看來整個會場的人，都知道賈老爺的厲害，再沒有人敢出價了！」

「既沒有人與他爭，他肯定是賺大錢！」

邵嫣然笑道：「其實有沒有人與他爭，他也是賺大錢的！」

「怎麼會？」

「你看下去便知其計。」

這是第二次的競投，賈老爺便是以一萬五千兩奪得第二批鹽。

不一會，第三批鹽的競投又再開始。

這批鹽的品質較高，價錢也更貴，開始也是零星的出價，因爲價錢高，人們都似是十分謹愼。

拍賣者開出的底價是一萬六千兩，與會的人出了三口價，到了第四口價，賈老爺又再出價，「二萬兩！」

所有人都變得噤若寒蟬。

主持競投的人在敲了銅鑼之後，道：「多謝賈老爺出價，這批鹽的成交，我們也感滿意，希望你們也賺大錢！」

那些人退出了石獅樓。

「完了？」寧志遠道。

「不，眞正的鹽會，而今才開始！」

「什麼？競投已完了，還有什麼好說？」

邵嫣然道：「賈老爺自己拿了這麼多鹽，要批發出去，要運送到各地，人力、物力這麼多，他能賺什麼？」

寧志遠道：「我也是如此想，他出了這麼高價，還賺什麼？」

這時他們聽到有人道：「賈老爺這次不但大賺，而且是立即賺！」

寧志遠實在不明白。

這時會場是一片嘈吵，人們舉杯狂飲，十分熱鬧。

寧志遠聽到附近的人們在談論，都是談與鹽有關的事，他並不十分明白。

「今次賈爺全投了，不知他怎樣分配？」

「不用說價錢又抬高了！」

「高又怎樣，高買高賣而已！」

「對的，不過，只怕分配得的數量太少，任你開高價，也賺得不多！」

「不會的，賈爺也會照顧我們！」

「他也要吃飯的，你看，他手下那麼多人，要養這班人也不容易！」

忽然，又再有銅鑼一聲，與會的人都靜了下來。

有幾個大漢抬了一塊黑板出來。

寧志遠實在不明白，問道：「又再競投？」

「不，是批發！」

黑板之前，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粗壯大漢，另一個卻手持算盤，像個賬房。

那粗壯大漢在黑板之上寫了一些字：天一、地一、玄三、黃四……然後下面是寫着一個似是銀碼，但他卻看不懂的字。

寧志遠問道：「那是什麼字？」

「是他們之間的銀碼。」

「你懂？」

「只懂一些，你看，在三行字那邊，下面的那個銀碼是五千兩！」

那五千兩三個字，並不是大衆的字，與正常的字完全不相同。

在場的人們都在研究黑板上寫的東西。

邵嫣然道：「黑板上所寫的，是他們早已分配完的鹽，下面的定價也是他們所訂。」

「那麼，一切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怪不得人們說他們是賺定的了！」

「是的，到場的小鹽梟，他們會根據自己能力與自己所需，購下那些鹽。」

「他們要出如此高價，運入內陸，還有錢賺？」

「當然有，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是聽他們提過，不怕貨貴，只怕貨少！」

「怪不得內陸的鹽比黃金還貴！」

「經過一層一層的賺，價錢之貴確是難以想像！因此才會說人們爲這些東西，你爭我奪！」

忽然，整個石獅樓又靜了下來。

那粗壯漢子道：「各位，你們都看過貨及價目，看中的便出來付錢！」

他頓了一頓，對拿着算盤的賬房道：「開始！」

賬房點了點頭。

開始有人走出來，用粉筆劃去其中一些，而那賬房手指如飛的在算盤子上運算。

轉眼之間，整個黑板上的項目，全被人劃光了。

寧志遠道：「他們便是這樣訂貨的，何時付錢呢？」

「他們要立即付錢！」

這時，那個賬房身邊多了幾個人，他們都在收銀票，一叠一叠的，高高的叠在桌上。

寧志遠道：「賈老爺立即便有錢賺了？」

「是的。」

「賺多少？」

「我看這銀碼，與剛才他們投得的來比較，應該是賺了五倍以上！」

「五倍？有什麼生意會比這種生意更好，轉眼不及一個時辰，酒過三巡，便賺了這麼多！」

「當然，否則他們不會這樣狠狠的對付你！」

「對付我？」寧志遠道，這時，他開始明白自己的重要性。

邵嫣然道：「他們一定要找一個人，一個可以令皇帝也相信的人，承擔了所有罪行，上京受死，那麼，他們的生意便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寧志遠道：「我有這能力？」

「當然有，第一，你根本是個京官，你改變了你的初衷，只想當個小捕快，平淡渡日，這只是你自己的意願而已。第二，你已發現他們私鹽的秘密，他們一定要剷除你，這一招又可殺鷄儆猴，因此，你實在重要！」

「他們發現我逃了……」

「他們會不惜一切，找你回來，最好當然是活口，依然可以實現他們的計劃，如果是死的，他們只會覺得有些可惜！」

當他們說這番話的時候，已離開了石獅樓。

寧志遠道：「那我而今應該怎麼做？」

「看你自己！」

「怎樣看我自己？」

「如果你想報仇，就要想辦法去殺死那個大貪官縣老爺，還有那些爲虎作倀的捕快！」

「還有呢？」

「完成你最初的使命！」

「我最初的使命？」

「你根本便是由京城派下來剷除鹽梟、搗碎私鹽勾當的捕快！」

寧志遠心中一驚，道：「你怎知道的？」

「如果我不知道，我怎會找你！」邵嫣然反問。

寧志遠本想再加以追問，可是，他發覺周圍有些不對勁，他突然停了下來。

邵嫣然也有同樣的感覺，她也停了下來。

當他們想再說話的時候，他們的身邊已佈滿了黑影，並且越移越近。

一共有八個人。

因爲光線太暗，他們兩人都沒有辦法看到那些人的尊容，不過，他們都感到一股殺氣。

寧志遠知道，自己已經過化裝易容，這班人來圍攻自己，並不是因知道他是寧志遠。

他鎮定地道：「朋友，你們可能弄錯了！」

「弄錯什麼？」

「我們……我們只是小鹽商……」

「這點我們知道，你們面生，並且在石獅樓之內，只是指指點點，並沒出價！」

「貨物太貴，我們出不起……」

「廢話，你們既是第一次來石獅，沒有理由不出價，貴貨貴賣，怎會嫌貴？」

一時之間，寧志遠不知如何接上口。

邵嫣然道：「咱們初來乍到……」

突然，那面對寧志遠的一人，從懷中抽出了一柄柔軟的緬刀，刺向寧志遠。

緬刀十分柔軟，但非常鋒利，假若給刀鋒刺到，立時會皮開肉綻。

寧志遠自然而然的退開，並且作了一個架式。

那人看看寧志遠，叫道：「懂武功的！」

原來那人突然出刀，是試探寧志遠是否懂武功，這一招，果然令他原形畢露。

寧志遠已無法狡辯。

而那邊，邵嫣然也突然被另一柄緬刀砍下，破空的聲音，也使她無法再加以掩飾，她後退較慢，緬刀在她左邊刺下，竟然被削下了帽子。

邵嫣然也是化了妝的，但帽子一破，長髮立時散了下來。

那揮刀的人驚叫：「是個女娃子！」

邵嫣然更是分辯無從。

那些人更不給他們申辯的機會。

「殺！」

八個人已手握鋼刀，一齊攻上。

兩人來看這個石獅樓競投會，目的只是觀光一下，而且經過易容裝扮，身上當然沒帶兵器。

邵嫣然比較好一點，因爲她手上還有一柄摺扇，她以扇作兵器，暫時可以招架。

寧志遠被刀光迫向另一邊，他只能以跳躍閃避，勉强可以招架，不過，身上衣衫，却是無一完好。

兩人知道，再多纏一刻，受傷的機會便多些，無奈的是，他們無法衝出重圍。

那八個人，武功十分厲害，而且着着殺招，似乎想把二人立時解決。

在這酣鬥之中，突然又有人喝道：「住手！」

聲到人到，來者赫然是三個捕快。

爲首的捕頭，竟然是施高壽。

施捕頭喝道：「競投會之後，不平再私下以武力解決，難道你們不知規矩！」

那八個大漢，知道這捕頭在石獅中極有地位，因此也不多言，迅速的散開！

施捕頭道：「價錢不理想，或是投不到貨，也不用拚鬥，咱們石獅這地方，向來太平，否則怎會有這麼多人，身携萬兩黃金前來做生意！」

八個大漢，也沒有答話，紛紛散開。

施捕頭只帶領着兩個手下，如果說到力量，對八個大漢來說，並沒有什麼威脅，可是，他們並不敢稱威風，只是不斷的散開。

這時，寧志遠與邵嫣然也趁機散開，並且立時逃離了那街角。

施捕頭的威脅確是厲害，他見他們再沒有動手，似也不想把事情弄大，叫道：「還不走？」

八個大漢連忙向四方散去。

＊　＊　＊

寧志遠與邵嫣然已回到他們的居所。

兩人換過了衣服，邵嫣然換回女裝。

邵嫣然道：「你來了石獅，可曾看過這夜市？」

寧志遠搖了搖頭，道：「沒有，金捕頭曾對我說，日夜班捕快完全不同，他曾叫我選擇！」

「你當然是當了日班的捕快！」

「是的，但我從來也沒有想到，夜間的石獅竟然是另一個世界！」

「那是鹽梟的世界！」

「他們一擲萬金，毫不吝嗇！」

「他們是賺大錢的人，見慣了大場面，當然是面不改容！」

寧志遠道：「縣大老爺控制這個石獅，真有辦法，裏面是個小市鎮，內裏都是鹽梟世界！」

「是的，不要小覷這個縣大老爺，他的收益與皇帝老子不遑多讓！」

「要搗破他們，並不容易！」

「難，絕對的艱難，因爲已有八個被派下來的捕快，一入石獅，已無影無踪！」

「爲什麼？」

「有兩個可能，一是被他們招攬了，成爲了他們的一份子，另一個可能是他們已被毀屍滅跡！」

「那麼，我是一個奇跡？」

邵嫣然道：「是的，你本是第九個派下來的捕快，但想不到你在上任途中，竟發生了那段插曲，因此，你來到石獅，既沒有入了他們一伙，也沒有被毀屍滅跡！」

「其實，他們招攬過我！」

「我知道，他們早知你是人才，加上你誤打誤撞，看過他們的私鹽倉庫，你已死定了！」

「那假山下的鹽倉……」

「是的，他們在迫你入伙。」

寧志遠有些恍然而悟的感覺，半晌才道：「我妻兒被殺，庭園被毀，一切都是他們所爲？」

「是的。」

「爲什麼他們不把我毀屍滅跡？」

「因爲你的身份特殊，而且有利用價值。」

關於這一點，寧志遠早已知道。

忽然，面對着這邵嫣然，寧志遠心中有極大的疑惑，道：「那你究竟是誰？」

「我？我便是京城派來的第十個捕快！」

「你既然知道這麼多，你仍有膽前來？」

「我調查過被派來的捕快，因此，我才知道你的事情。現在看來，搗破這石獅鹽市，是絕對艱難的事——難！」她鄭重地道。

寧志遠道：「既然是難，你爲何仍來？」

「難，並不代表不能，難度越高，挑戰性也越强！」

「因此你來了！」

邵嫣然點了點頭，她眼中有堅決的神色，她頓了一頓，續道：「你是否助我一臂？」

寧志遠道：「對於搗破私鹽之事，我沒有什麼興趣，我只是爲我妻兒報仇！」

「是的，你要報仇，我要搗毀這私鹽，兩者根本是一爲二，二爲一之事！」

「你已有了全盤計劃？」

「是的，但我只是一個人，做不了多少！」

「你幫我報仇，我幫你搗毀鹽梟！」

「一言爲定！」

邵嫣然道：「我們最終的目標是縣大老爺！」

「他只是一個小官而已。」

「是的，一個小官，一個芝蔴綠豆這麼小的官，爲什麼有此力量，可以把石獅成爲一個私鹽競投中心，這縣大老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曾與他有過兩面之緣。」

「你上任之時？」

寧志遠點了點頭道：「第二次是勸我入伙。」

「有何印象？」

「只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看他臉無四両肉，也只是個文弱書生

而已！」

「外表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頭腦！」

「我們要殺他？」

「當然要殺他！殺了他，你的仇便可算報了。雖然他並不是下手殺你妻兒的人，但他一定是設計陷害你的主謀人。」

「是的，爲什麼我一直沒有想到！」

「因爲這事情使你傷心之極，使你無法想到整件事情的根源！」

「好，立刻去殺他！」

「唉！」邵嫣然居然嘆了口氣。

寧志遠覺得詫異，因爲邵嫣然一向樂觀，而且一切都極有信念，智珠在握。

邵嫣然道：「以我在他家當丫環時暗中調查所得，而今這位縣大老爺，身邊至少有六個一流高手保護着，是寸步不離身的保護着，幾乎連睡覺的時候，也在他的身旁！」

「六個一流高手？是江湖上有名有望的人？」

「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他們都是以前在江湖上非常出色的人物！」

「他怎能請到這些人？」

「財能通神！」

「那麼我們永遠無法接近他？」

「我正在想辦法！」

「有辦法了？」

「我們只得兩個人，一定要借助其他的東西，第一樣東西，火藥！」

「在石獅可找得到？」

「當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邵嫣然帶了寧志遠往海邊。

那海邊是岩石一片，並沒有什麼人煙，當中却有一座涼棚。

這涼棚是用竹來搭成，在外表看來，好像隨時都會被海風海浪所吹毀。

可是，當他們來到涼棚前，却覺得這涼棚非常堅固。

邵嫣然在門口叫道：「老伯！」

並沒有人應聲。

寧志遠覺得奇怪，輕聲道：「這地方怎會有火藥？」

「怎麼會沒有火藥？」這話並非出自邵嫣然的口中，而是來自涼棚之內。

這聲音聲若洪鐘。

邵嫣然立即入內，寧志遠緊跟其後。

涼棚之內，赫然有個老者。

邵嫣然提高了聲音，道：「我請你爲我預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沒有？」

那老者點了點頭。

看來那老者是個聾人，邵嫣然與他對話，也要極力提高語調，並且多次重覆。

寧志遠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他剛才在門外說的話，他又可以聽到？

那老者看着寧志遠，忽然笑了起來。

邵嫣然笑道：「寧兄，魚王在笑你！」

「笑我什麼？」

「笑你滿臉狐疑！」

「是嗎？我實在不明白，他怎能聽到我說的話？」

邵嫣然笑而不語。

寧志遠道：「他懂唇語？」

邵嫣然道：「不！」

「那……」

魚王道：「你不用再猜，再猜也猜不到，我雖然聽不到你說什麼，但我知道你一定是說：這地方怎會有火藥？對嗎？」

寧志遠點了點頭，道：「你怎知？」

「因爲每一個人初來此地，總是說這一句話！」

寧志遠笑道：「這地方怎會有火藥？」

魚王把一個黑色的木箱打開了，木箱之內，竟齊齊整整的放滿了一筒一筒的火藥。

魚王道：「我號稱魚王，用的便是這些魚炮，我把一般的煙花火藥改良後，雖在水中，仍可以爆炸，威力非凡！」

邵嫣然道：「我們便用這些魚炮，來對付這批可惡的鹽梟。」

魚王教授了他們使用魚炮的方法，並且挽留他們，煮了一頓豐富的海鮮給他們吃。

兩人合力把那魚炮帶回了住所。

邵嫣然道：「要離開石獅，通常要經過三處地方。」她拿出了紙筆，繪了一個簡單的地圖，然後續道：「照以往的習慣，大部份鹽梟，在競投了私鹽之後，會在石獅多逗留兩天，然後起程。」

「他們逗留在此，有什麼事可作？」

「第一天，算是慶功，及收貨，並加以整理，因爲他們把私鹽北運，也要一番工夫，第二天，他們便會帶着一車一車的私鹽上路。

「據我調查所得，這次最大的三個鹽梟，也打算在明天晚上離開，而他們爲了免張揚起見，分別從這三個地方離開……」她指着她所繪的地圖。

寧志遠道：「我們便把魚炮放在這三個他們必經之地？」

「對！」

「你的目的是……」

「這批傢伙，爲了保住這批私鹽北上，實現他們的發財美夢，他們會不擇手段，不知途中有多少人要受害，因此，他們死於魚炮之下，絕非無辜！」

「怎樣炸他們？我們只有兩人，就算我們各人往一處，還有一處……」

「我們不用看着他們……來，我們一邊埋炸藥，一邊向你解釋！」

邵嫣然坐言起行，她早已把魚炮分作三袋，乘了馬匹，來到第一個鹽梟必經之路處。

那地方是一個小峽谷，平日來往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在夜晚，根本上是人跡罕見。

峽谷最窄的地方，長滿了蔓草，邵嫣然下了馬，道：「先掘開這地方！」

寧志遠依言，掘開了一些土，邵嫣然把十來支魚炮均勻地埋藏在土下，並且在魚炮上面鋪上一看似是麻包的東西，然後再把泥土覆在上面，再把蔓草回復剛才的形狀。

「這樣便會自動爆炸？」

「是的，這塊麻包似的東西，其實是火藥的藥引？」

「沒有火，怎能爆炸？」

「本來沒有火是不能爆炸的，但經過很多人馬踏過，便會生熱，就像火焰祇經過磨擦之後便會生火一樣道理！」

「原來如此，不過，當他們人馬走過，已離開了炸藥範圍，爆炸也沒有用！」

「不，這事我想過了，他們人可以先過，但要運私鹽，這一大批相當重的貨物，會在峽谷口處逗留一段時間，而且私鹽過往，產生重大壓力，他們會在炸藥上面被炸死的！」

寧志遠對於邵嫣然這個佈置，感到既驚訝又佩服。

「還有，爲了必要讓他們全軍覆滅，連根拔起，我們在前面再多鋪一些魚炮，那麼，他們可以避過這些，也避不了那些！」

他們鋪好了這一處，又立即往另外一處。

第二處地方，雖然環境有些不同，他們把鋪埋魚炮的方法稍爲改正一下，也很快便順利完工。

當他們完成了第三處地方的工作之後，已是黎明。

寧志遠問道：「明晚他們便會在這些峽谷經過，我們往那一個峽谷去看？」

邵嫣然道：「不，我們一處也不去！」

「爲什麼？」

「因爲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

「什麼工作？」

「往縣衙！」

「縣衙？找那縣大老爺？」

「正是，他是石獅私鹽的主腦人物，只有剷除了他，這私鹽的生意，才可以終止！」

「爲什麼明晚便去？」

「到時你便明白！」

逃出地牢　完成使命

寧志遠與邵嫣然各自休息了一天。

在翌日入黑，他們便騎了馬入石獅城中。

表面上，石獅與其他日子一樣，一樣是那麼平靜，那麼悠閒。

不過，邵嫣然帶寧志遠去看過的幾處地方，都是鹽梟集中的地方，只見他們都是非常忙碌的在工作，準備上路。

然後，邵嫣然與寧志遠都騎了馬匹，來到縣衙。

邵嫣然對縣衙的一切來往通道，似乎比寧志遠還要熟悉，她帶了寧志遠到了那個假山。

他們一直沿着山洞入內。

寧志遠已來過這地方一次，那次雖是誤打誤撞，但印象却是十分深刻，因爲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那地方，儲有這麼多的私鹽。

他們一直入內，來到那本是儲私鹽的地方，却見那地方空空如也。

「怎麼……」

「所有私鹽都由鹽梟買了去，並且要運走了，所以，而今這地方却是最安全的了！」

「我們在這裏守候？」

邵嫣然點了點頭。

「守候什麼？」

「以我的估計，在亥時左右，三處峽谷處，便會爆炸，消息傳來縣衙，應該是子時左右！」

「那又如何？」

「你可知道，這個縣大老爺，有六個高手保護他？」

「你已說過！」

「因爲爆炸之事，非常嚴重，而在這個時候，縣大老爺可以調動的人並不多！」

「那六個保鏢！」

「正是，他不會這麼愚蠢，把六個保鏢都派了出去，大約會留下三個！」

「那時，我們才有機會？」

「是的，我沒有把握，不過，對付三個高手，你我二人，應該大有機會！」

至此，寧志遠這才明白邵嫣然的整個計劃。

在這個空了的鹽倉，他們感到陰風陣陣，他們找到了倉庫的出口，那裏有一個窗戶，正對縣大老爺所住的小樓，這鹽倉庫的設計，煞費心思，因爲縣大老爺在什麼時刻也可以監視這倉庫。

不過，相信這位縣大老爺今天晚上會放鬆一點。

他們在窗戶監視着。

那時是酉末戌初，小樓之內，仍然是燈火通明，看來他們可能仍在慶功。

到了戌時，燈火才滅。

兩人在洞中等待着，寧志遠心內是七上八落，不知道邵嫣然的計劃能否實現。

在等待之中，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

好不容易傳來初更敲梆聲。

寧志遠感到有些不安，道：「還沒有消息傳來？」

邵嫣然却一派悠然，滿有把握地道：「快來了！」

果然，過了一會，縣老爺的小樓亮了燈。

邵嫣然道：「來了！」

寧志遠也緊張起來。

「還不是我們出動的時候！」

他們等了一會，只見一個人影自小樓奔出，這人身穿夜行衣服，不能看到他是何人，不過，看他身手敏捷，轉眼消失在黑夜之中。

不久，另一個黑衣人又再出發。

再一會，第三個黑衣人亦出發。

邵嫣然道：「一切都如我們計劃之中，縣大老爺身邊六個保鏢，去了三個……咦，不止去了三個，還有一個，也出發了，他是去那裏，去作什麼？」

寧志遠道：「不用理會他，少一個更好，我們先攻陷小樓，擄了縣大老爺……」

邵嫣然已飛身出了外面，寧志遠亦步亦趨。

兩人迅速的上了小樓。

突然，本是亮着燈的小樓，燈光陡然熄滅，看來裏面的人已經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邵嫣然也不理會，飛身入了小樓，寧志遠隨着她的身影，兩人還未穩穩着地，已感到勁風陣陣。

兩人各自雙掌護身。

忽然，燈光又再亮起。

只見這小樓之內，前面的太師椅上，坐着三人，當中的一個，正是縣大老爺。

縣大老爺身邊，各自坐了一人，他們望着二人，樣子好整以暇，似乎並不把二人放在眼內。

縣大老爺叫道：「原來是寧捕快和邵捕快，難怪我家的凝翠丫環失踪了，你們爲什麼這個時候來找我？」

邵嫣然道：「你不用惺惺作態！來，你兩個先起來！」她指着大老爺身旁的兩個保鏢，態度非常傲慢。

縣大老爺道：「李二，收拾這女娃子！」

那叫李二的保鏢，慢慢的站了起來，然後道：「爲了省工夫，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邵嫣然與寧志遠已抽出了佩刀，兩人從左右攻上，那李二手中並無兵器，不過，他從容鎮定，全不害怕二人手中鋼刀。

李二似乎想在縣大老爺的眼前，顯一些顏色。

他一出手，便想立時奪去二人手中兵刃，這樣他既可以顯示自己威風，也可以把二人的氣焰壓了下來。

李二出手極快，同時左右手虛晃了一招，然後雙手手指箕張，便要抓着二人手腕。

寧志遠看他來勢，心中凜然，因爲李二所使的武功，赫然是江湖久未出現的「龍爪手」。

如果被這「龍爪手」抓個正着，不單是兵刃會立時被奪，而且手腕也立時會被抓碎。

邵嫣然同樣被李二這一招「龍爪手」進襲，她把刀猛的往上一撩，企圖用刀來對付他的龍爪手。

寧志遠迅速的反身躍開。

李二鞭長莫及，不過，他並沒有放棄，手臂突然暴長，手指依然猛力抓下，「嘶」的一聲，寧志遠的衣袖已被他的手指抓着，抓破了衣袖，但寧志遠迅速後退。

幸好邵嫣然的刀正改弦易轍的向上砍去，想以刀鋒砍李二的「龍爪手」。

李二既失去了寧志遠，就集中了精神在邵嫣然這一邊，他竟然不避她的刀鋒，依然向下一抓。

他抓着了邵嫣然的刀鋒。

邵嫣然連忙向後一拉，心想：「看你這血肉之軀，如何抵受這刀鋒！」

可是，邵嫣然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刀在李二的爪中，居然是拉不動。

李二微笑，暗中運勁，那刀鋒在他爪中，竟然立時成了廢鐵。

邵嫣然心中一驚，把刀棄了，她早已知道，縣大老爺身邊的六個保鏢，個個厲害，可是，想不到會是如此厲害，居然可以以手對刀，還可以立時把刀報廢！

縣大老爺笑道：「李二，你的龍爪手果然厲害，不過，你千萬不要把這兩人的頭抓碎，讓他們留下半條人命，再押上京，而今拿了這個女娃子，押得二人上京，我們更有說服力！」

李二笑道：「好的，就如大人吩咐！」

李二左爪立即使出，他抓向邵嫣然。邵嫣然這時心神未定，一時之間，進不能，退也不知如何是好。

寧志遠知道不能再猶豫，他欺身而進，以刀劈向李二正攻向邵嫣

然的手。

這一刀既狠且準。

李二也感到這刀風的勁力，不過，他似乎是藝高人膽大，竟然不用閃避，仍然去抓邵嫣然。

「轟！」的一聲，居然沒有砍下李二的手，反而使寧志遠虎口震裂！

李二竟然練成銅皮鐵骨，刀砍不入。

寧志遠正在詫異之際，李二已抓着了邵嫣然，邵嫣然手臂被抓，痛入心脾，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寧志遠一刀砍下無效，又再砍下。

這一次，他不再砍他手臂，而是向他的胸劈來。

李二退後，一手提着邵嫣然，一手擋向寧志遠的刀，這一擋，又是「轟！」的一聲。

不過，寧志遠再沒有慢下手來，一刀快似一刀劈向李二，李二以單臂迎接他的刀，居然游刃有餘。

寧志遠見邵嫣然在他手中，心中十分焦急，刀雖快，却越來越亂。

李二似乎看中了他這個弱點。

突然，他右手一提，把邵嫣然提上半空，然後以邵嫣然的身體迎向寧志遠的刀。

這時，寧志遠正一刀劈下。

這一刀用了全力，可是，邵嫣然的身體突被提高抵擋，眼看便要劈開邵嫣然的身體。

他當然不能劈下，但刀勢極勁，一時似無法改變，寧志遠在全無辦法之後，只有放手棄刀。

而邵嫣然已被李二全力推向寧志遠，二人碰在一起，只覺一陣暈眩，滿天星斗。

縣老爺笑道：「李二，以前人稱你爲『龍爪不破』，我明白龍爪二字，却不知『不破』二字，原來你有金剛不壞之身！」

李二笑道：「普通鋼刀，對我毫無作用！」

他正在非常得意，因爲受到大老爺的讚賞，似不提防倒在地上的邵嫣然，突然一躍而起。

李二反應也快，雙手張開，企圖擁邵嫣然入懷。

這正中了邵嫣然的心意，她突然叫道：「破空掌！」

寧志遠聽了，立時使出了他的「破空掌」。

這一掌打在李二的胸口。

「轟隆！」一聲，火光閃現，李二被這一招破空掌擊個正着，並且當堂爆炸！

爆炸？是的，是血肉橫飛的爆炸。

寧志遠想也沒有想過，自己的「破空掌」，其實只是剛踏入門的功夫，那有這樣的威力？

他正狐疑之際，只見站在大老爺身旁的另一個保鏢，飛身上前，向二人各用手指一戳。

寧志遠立時感到全身無力，呆立不動，他知道自己已被點穴。

邵嫣然也是呆立，她也是同時被點了穴道。

這保鏢的武功也異常的厲害。

他制伏了二人之後，上前去看李二的屍體。

縣大老爺道：「這姓寧的破空掌，竟有如此功力？沒有道理，沒有道理！」

那保鏢看了李二的屍體一會，然後用鼻子嗅了幾下，似是啞然失笑道：「好狡猾！好狡猾！」

「什麼？」縣大老爺問道。

這時，寧志遠與邵嫣然被點穴，身體雖不能動彈，但仍然可以聽到他們的說話。

「陳一，你笑什麼？」

「那是什麼破空掌？只是一筒炸藥在李二胸中爆炸了而已！」

「炸藥？怎會有炸藥？」

「我不知道——這炸藥可能來自這女娃兒，當她把炸藥塞向李二的胸口的時候，她叫了一聲破空掌，這姓寧的一掌打出，功力雖然未臻化境，但力道也不弱！」

縣大老爺道：「他的力道居然可以立時使炸藥爆炸？他的破空掌也不弱！」

「我是這樣估計，不知是否如此！」

「陳一，你在江湖日子不淺，看過這樣的破空掌嗎？」縣大老爺問。

陳一搖了搖頭，道：「沒有，破空掌厲害，只是道聽途說倒沒有見過！」

「而今見過了！」

「可憐李二身受其害！」

縣大老爺忽有所悟道：「今夜三處出現爆炸，而這女娃子身上有炸藥，看來這些佈置，都出自他們！」

陳一道：「看來一切都是他們所爲！那麼，我們如何處置這二人？殺了他們？」

「不，這姓寧的，我們早已報上了京城，一定要好好的送上京去，讓京官把他秋後處決，而這女娃子，我們再查一下她的來龍去脈，再作打算！」

「好極，我暫時把他們收監！」

縣大老爺怒道：「張三、黃四、何五與劉六，他們不知怎樣了？」

「不用擔心，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

「李二何嘗不是！」

突然，寧志遠與邵嫣然都感到眼前一黑，不知被帶到那裏去。

* * *

當寧志遠醒來的時候，他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全身疼痛，他想移動身體，却發現自己軟弱無力。

寧志遠忍不住的叫一聲，可是，却發覺喉嚨有點疼痛，却完全沒有聲音。

難道自己被他們毒啞了？甚至把身體也毒得殘廢了？

他越想越怕。

忽然，他聽到附近有「沙沙」的聲音，好像是有一些東西在地上磨擦。

寧志遠想叫，却依然叫不出來。

「寧大哥？」

是邵嫣然的聲音，寧志遠聽了之後，這下才稍覺安定下來，他想回答，却仍無法開腔。

「寧大哥，你不用害怕，我們只是被他們用重手點了穴，一時之間無法衝開穴道而已！」

寧志遠口中雖然沒法發出聲音，他却也利用身體磨擦地下，發出一些聲音作爲回應。

「寧大哥，你要首先收拾心神，然後意聚丹田……」

寧志遠依她所言。

接着，邵嫣然發出夢囈似的聲音：「收攝心神……抱殘守一……血脈凝聚……」

他的心開始平靜下來，意聚丹田……

然後，他腦海之中，一片清明，全身血脈開始暢通，他的身心也覺舒暢，他開始全力衝穴。

寧志遠只覺胸口翳悶全消，不由自主的「哼」的一聲叫了出來。

「成了，寧大哥！」

寧志遠從喉間發出了聲音，然後他接口道：「我……我沒事了……」

他可以再出聲，連他自己也感到一陣意外的喜悅。

邵嫣然道：「寧大哥，我們剛才都是被他們用重手法點穴，所以一時之間，全身好像失去自主似的！」

寧志遠慢慢的坐了起來，並且可以勉强的看到，邵嫣然其實離自己不遠。

「剛才我也是險些自身難保……幸好你自己也功力深厚，衝破穴道！」

「你懂得衝穴的功夫？」

「家嚴邵飛……」

「邵飛是你父親？」

「是的，你也聽過他的名字？」

「在京城當捕快的，那個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他是京城中最大的捕頭，怪不得你武功如此厲害！」

「不，我武功不及我父親十分之一，否則……也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那只是一時失手……對了，我們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在衙門內的黑牢！」

寧志遠嘆了口氣，道：「我們這次再度陷入他們魔掌之中，再無出生天之日！」

「寧大哥何必這麼氣餒，只要我們仍有性命，自然有出去的辦法！」

「你可樂觀！」

「家父向來樂觀，我也受他感染！」

「你對我說過，你是被派來剷除私鹽及鹽梟的捕快，你是邵飛之女兒，怎會派你當這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說來話長，我父因一時與杜公公口舌之爭……」

「杜公公？」

「是的，是幾乎可以代替聖上的杜公公！」

當時，朝政紊亂，私鹽猖獗，相信這位隻手幾乎可以遮天的杜公公有極其重大的責任。

「令尊與他爭的是什麼？」

「家父力主剷除鹽梟，並且揚言要自己親自來福建！」

「令尊親來？我相信憑他名氣，未來到福建，這些私鹽販子已鷄飛狗走！」

「是的，家父有如此信心，可是，人算却是不如天算，而且給了杜閹一個好機會！」

「什麼機會？」

「我父親想秘密南下，却突然中風……」

「中風？他老人家武功如此了得，怎會中風？」

「他早年練功，曾有過走火入魔，加上近年來，他很多時間都研究炸藥……」

「啊，怪不得你也對炸藥如此了解。」

邵嫣然續道：「加上他年紀已大，一時控制不了，竟然全身癱瘓了！」

「他現在有沒有事？」

「有，杜公公美其名曰要好好照顧我爹，其實是把他禁錮在宮中，作爲人質！」

「作爲人質？」

「是的，他强迫我南下，代替我父親，假若我不能把這些鹽梟剷除，他……他便名正言順的把我爹……」

「原來如此，那麼，你這一仗實不能輸！」

「是的，如果我一輸，我父親在京城中的一切功業，所有一切，都會被杜閹連根拔起！」

「私鹽與鹽梟如此猖獗，是否與這姓杜的有所關連？」

「我不知道，但有些懷疑！」

「那你代父南下，一定是胸有

成竹？」

「不，對付這些亡命之徒，怎會有什麼計劃，你看，我們預算用調虎離山之計，調去縣大老爺四個人之多，仍然被他們生擒下來！」

「這個叫陳一的人，武功實在厲害！那個叫李二的，則沒有這麼幸運！」

「這些武功厲害的人物，似乎在江湖上，沒有什麼名聲，單是說陳一這傢伙，在江湖上，他不單可以獨當一面，而且只要他稍露一手，便可以揚名立萬！」

「我相信他根本上是個江湖名人！在這位大老爺身邊的六個紅人，根本上是江湖上非常有頭有面的人，只是碍於……我不知他們怎麼會受到大老爺的牽制。你看，他們的名字那麼古怪……」

「是的，爲首的叫陳一，被炸死的叫李二，那是百家姓的陳李張黃何，而名字是簡單的一二三四……當然，這一切都是假的姓，假的名！」

「他們會是誰？」

邵嫣然道：「我懷疑他們是像你我一樣！」

「你我一樣？」

「是京中派來的捕快？」

「既是捕快，又怎會成了大老爺的保鏢？」

「其中當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看陳一，這一手點穴功夫，不是令人想起『一禪指』？那個李二，雖被我們用計把他炸死，但他的武功，也是非常厲害！」

「因此，我有這樣的推想——這幾年來派來剿私鹽、殺鹽梟的捕快，被大老爺收買了，於是改裝易容，化名化姓，再也不回京了！」

「大老爺怎能收買這麼多人？」

「假若收買不了的，當然是一殺了之。」

寧志遠忽然想起自己的遭遇，道：「對，他們爲了收買我，無所不用其極……害我，殺我妻兒……毀我家園……無所不用其極！」

「是的，本來你只要順從他們，你日子會好過得多，不會淪落至此。」

「不，我其實有些例外……」寧志遠回憶着，有點自言自語道：「我一露破空掌，命運立時完全改變，那是因爲……因爲……」

經邵嫣然的點醒，寧志遠覺得，以前有很多解決不了的疑難，都一一化解，而且非常清明。

這時，反而邵嫣然不明所以。

邵嫣然道：「你想到了些什麼？」

「我本來也是受他們收買，他們想先把我一切毀了，一切都連根拔起了，然後正式向我招攬，那時，我什麼牽掛也沒有，那麼，一切都會依他們所言，誓死效忠，正如陳一、李二……他們一樣！」

邵嫣然也開始明白，道：「當你露出你有破空掌的本領，他們立時改變了主意，他們把你當作一個鹽梟，其實是一個代罪羔羊……」

「京城只要有鹽梟押上，一切都可以交代，那麼，在石獅這班狗官與鹽梟，又有一段好日子過！」

「對了，對了，事情便是這樣！」

寧志遠嘆了口氣道：「我們知道這事又如何？」

一時之間，邵嫣然也是啞口無言。

忽然，他們都聽到了外面有脚步聲傳來，兩人立時伏下傾聽。

只聽到脚步聲停了，然後似是放下了一些東西，再等一會，脚步聲又起，這次是朝他們這一邊而來。

突然，「喀啦」一聲，一道强光射入，兩人久處黑暗，未能適應這强光，只能掩着眼睛。

當他們再張開眼睛，四周仍是漆黑一片。

不過，他們近門處，却多了一個盤子，盤上有兩大碗飯，一碟白菜。

看了這些飯菜，他們才覺得肚子非常餓。

邵嫣然道：「快些吃！」

寧志遠道：「有什麼好吃？」

「無論如何，先吃下去，我們先保持氣力，才有機會走出這黑牢！」

寧志遠覺得邵嫣然這話實在有理，並且深深佩服這位姑娘樂觀的一面。

她實在是個永遠不肯放棄的人。

比較起來，寧志遠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這位女嬌娃。

作爲京城第一捕頭邵飛的女兒，邵嫣然什麼美菜佳餚都嘗過，可是，她對着這些白飯白菜，仍似吃得津津有味。

寧志遠吃了幾口，已有不能下嚥的感覺。

邵嫣然忽然道：「寧大哥，你記得剛才送飯菜來的人的脚步聲？」

「有什麼特別？」

「那人似是在送給我們之前，曾停過下來，並且放下了一些東西，才再來我們這一邊！」

「是的。」

「那麼就是說，我們並不孤獨！」

「你的意思是……」

「我們的隔壁有人！」

「那又如何？」

「我們還有利用價值，他們才會把我們囚此黑牢，否則，一早便

把我們了斷，而我們隔壁那人，看來身份價值也不弱於我們！」

她放下了碗筷，往另一邊牆壁貼去。

她可能太興奮，沒有好好估計距離，「轟」的一聲，竟然撞在牆上。

她並不理會，伏耳於牆上。

「各！各！」

他們並沒有估計錯誤，隔壁果然有人，並傳來了放下碗筷的聲音。

邵嫣然叫道：「有人嗎？」

寧志遠也叫道：「你在隔壁？」

聲音在他們的黑牢中回響，隔壁並沒有反應。

他們又再叫了兩聲，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邵嫣然道：「我可以肯定，隔壁一定有人！」

「是的，我也有這個感覺，而且這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

邵嫣然忽然在房間中四處走動，並且用脚在地上不停的踏着，寧志遠也隨即會意，既然沒有牆壁可以通往隔壁，說不定會有地道！

她的估計顯然是沒錯！

她用力踏了兩下，對寧志遠道：「你聽！」

寧志遠側耳傾聽，果然，地下傳來一陣空洞的聲音，看來下面有通道。

「掘開！」寧志遠道。

「用什麼掘？」

寧志遠忽然想起剛那些盛飯菜的碗筷，可是，用這些碗筷作工具，相信掘兩三天也沒有什麼功效！

邵嫣然道：「用舊方法！」

「什麼舊方法？」

邵嫣然從她的短靴側處，抽出了兩片東西，道：「又要用你的破空掌！」

寧志遠道：「你身上還有炸藥？」

「是的，他們搜極也搜不盡的！」

邵嫣然把炸藥埋藏在泥土之下，道：「希望我沒有放錯地方！」

寧志遠道：「這兩片炸藥很有威力？」

「如果泥土只有一兩尺深，沒有問題，一定可以炸開，找到通道！」

寧志遠道：「好，讓我來試試！」

他運勁一掌打在炸藥之上。

他的掌力雄渾，立時，炸藥被壓，產生了熱力，使炸藥爆了起來。

因爲牢房是密封的，聲音無處宣洩，只是在房內廻響，使他耳朵感到十分不舒服。

兩人掩着耳朵，等了一會，當

塵埃落定，赫然發覺下面果然有一條地道。

寧志遠先下去，撥開了泥土，雖然是看不見什麼，但感覺到有風送來，他向下滑了少許，道：「我先滑下去看看！」

這條通道僅可以容一人，不過，通道却是十分光滑，他向下一用力，整個人便滑了下去。

這一滑，却是控制不住，一直往下滑去，「蓬！」的一聲，他跌在一堆禾桿草上面。

邵嫣然恐怕寧志遠有意外，沒有考慮什麼也下了通道，然後是滑了下來撞在寧志遠的身上。

寧志遠擁着邵嫣然，道：「你沒事？」

「沒事！」

忽然，一把乾澀的聲音道：「你們是誰？」

兩人抬頭一看，只見不遠之處有一雙脚！

脚怎麼會說話？他們定睛，才發覺那人是躺着，雙脚正向着他們。

兩人立時站了起來。

果然，那老人是躺在一張十分簡陋的床上，雙目是緊閉着，臉容十分乾枯。

「你們是誰！怎會進來？」

「我們是被囚的捕快，你呢？」

「我是縣大老爺宋祺！」

「宋大人？」兩人異口同聲地問。

「是的，我被他們禁錮在這裏，整個石獅，不知讓他們弄成什麼樣子了！」

「他們？他們是誰？」

宋祺道：「你們怎樣進來的？」

「我們被囚在隔壁，發現這裏有聲音，於是炸開了地道進來。」

「好極了，這裏地道極多，你們可以逃出去……快快快……他們可能發現了……假若讓他們知道你們逃走，下一次……下一次……你們再沒有這麼幸運了……」

寧志遠道：「怎麼逃？」

宋祺道：「房間左角地上，有一個石蓋，你試試打開！」

寧志遠依言，果然發現那處地上有一個用石做的蓋，蓋上並有兩處深洞，他用手指把石蓋拽了起來。

「宋大人，下面可通往那裏？」

「下面是一個水槽，水槽直通荷花池！」

寧志遠用耳聆聽，下面果然傳來陣陣水聲。

「你們走吧！」

「大人你不走？」

「我走不動了！而且，我雙目也盲了，什麼也看不見，走了出去也沒用！」

「你怎會變成這樣的？」邵嫣然問道。

宋大人嘆了一口氣。

寧志遠道：「不要多說了，我們一起走，出去之後，我們才細說！」

寧志遠走向宋祺，道：「大人，我背你出去，你可以閉氣一刻嗎？」

「還可以！」

寧志遠向邵嫣然道：「你先跳下去！」

邵嫣然道：「下面的水槽？」

宋祺道：「你只要閉着氣，跳了下去，泅過一處很短的距離，便可以上荷花池，不過，要小心一些，否則，會溺在其中！」

寧志遠道：「倒不如由我先下去！」

邵嫣然道：「不，你看着宋大人，由我先下去，我看沒有問題的。」

宋祺道：「沒有問題，只要閉氣一會，忍受了一下水的衝擊，什麼問題也沒有！」

邵嫣然道：「你怎知道？」

宋祺道：「我當然知道，這些設計，都是由我策劃所建的，我怎會不知？」

「你策劃建的？」

寧志遠已背起了宋祺，道：「不要再說，假若他們發現了，我們就逃不了了！」

邵嫣然走到那個洞口，慢慢的下了洞，然後，經過了幾次猶豫，才放開了手，讓身體沉下去。

寧志遠背着宋祺，擠身在洞口，下去有些困難，不過一過了洞口，放開雙手，整個人便往下沉，並且立即入了水中。

他閉了氣，再往下沉。

水槽之中，水力極猛，幾乎把他冲向石壁，幸好他有準備，直往下沉，沉了一會，水勢改變，一直把他與宋祺冲往另一邊。

寧志遠雖是閉着氣，但仍可以清晰的看見邵嫣然的身影，她也是不由自主的被水冲往那邊。

邵嫣然乘着水勢，一直向上掙扎。

寧志遠也隨着她，不一會，他們到了一處河內，兩人泅往河岸，避開了水勢。

當他們想站起來，竟發現上面佈滿了荷葉。

正如宋祺所言，這地方竟是個荷花池。

他們不敢貿然的站起來，不過，他們都伸出頭，在荷葉的遮蓋下，深呼吸了幾下。

荷葉之上，是萬里無雲的晴空，空中掛了一輪圓月，清暉照在荷塘之上，有說不出的美景。

宋祺道：「快上岸，然後朝東邊走，便可以離開衙門的範圍，那

邊……如果我們仍有幸運之神照顧，那處應該還有幾條小艇……」

寧志遠小心的背了宋祺上岸，邵嫣然也上了岸，她領着路，向東邊走，果然，這地方是衙門的後院，不過，這後院似已荒廢多年，根本沒有人跡。

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一片頹垣敗瓦，前面是一條小河。月色之下，果然有幾隻破艇。

邵嫣然道：「宋大人，我們仍有運氣。」

寧志遠把宋祺放下小艇之內，迅速的解開了纜索，又叫邵嫣然上了小艇，自己才把小艇拉往水中央，然後再上了小艇。

小艇在河中央，既不用划，也不用控制，便隨着水勢往下游行去。

宋祺雖然是看不見，却聽到水聲，也感覺得小艇正在放手中流，去如疾矢。

宋祺道：「想當年，我建這些囚牢，爲的是囚那些監犯，想不到囚不了他們，反而囚了自己，幸好，附近有縱橫的地下水道，而今我們才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寧志遠與邵嫣然各伏在小艇的兩側，也沒有答話，因爲他們實在太疲倦。

「你們兩個是捕快？」

寧志遠道：「是的！」

「怎麼捕快也會入了這些囚牢，這些囚牢是用來囚禁最重要的犯人！」

「我們本是捕快，爲了揭發私鹽的事，便成了囚犯，而且我早已被判決，成了送往京城的死囚！」

「他們實在目無法紀！」

「你是宋大人，又怎樣成爲囚犯？」邵嫣然反問。

宋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前面水勢已慢，遠處是否有一片密林？」

寧志遠抬頭，只見東邊岸上，果然是一片密林，便道：「是的！」

「我們上岸，密林之內，有小茅屋，屋內一應俱全，我們可以暫避一下，休生養息！」

寧志遠把小艇泊了岸，然後又再背起宋祺，入了密林，一切如宋祺所言，內有一間小茅屋。

小茅屋已荒廢一段日子，幸好推開門後，裏面依然十分潔淨，而且一切用品都有，甚至還有一些乾糧。

經過了一天的休息，寧志遠與邵嫣然已經恢復了正常，宋祺因爲久被囚禁，又受了水浸與風寒，因此身體仍然是欠佳，不過，他一直是非常清醒。

寧志遠一直十分好奇，當宋祺精神較好之後，他便問宋祺道：「宋大人，你怎會被人囚在密室之內？」宋祺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我本是石獅這地方的縣官，這裏近海，一向以來，都有很多人走私鹽，但以前却不成什麼氣候，可是，近年來私鹽有價，越來越多的人走私鹽，人一多，便有勢力形成，而且利害關係，更惹來很多江湖人物。

「身爲地方官，當然有責任要剷除這些作惡的人，可是我勢孤力弱，無法做些什麼，於是，我向京城請求派人協助，那知道，派來的捕快，助不了我，反而被收買，變成了鹽梟的爪牙。

「當時，我身邊有一個師爺，名叫宋萬鍾，他與我同姓，却無半點親戚關係，向來我對他十分信任，因此，他知道我要對付鹽梟，想不到他竟也被鹽梟收買，後來，我發現了，要把他拘禁。

「宋萬鍾先向我游說一番，並且用黃金利誘我，我拒絕了他，並且義正詞嚴的訓誨了他一頓，他老羞成怒，竟然把我囚禁起來！」

寧志遠道：「那麼而今在縣衙之內的宋大人，並不是眞正的縣大老爺，而是你以前的師爺？」

「正是，這宋萬鍾並不懂武功，但頭腦却是十分精明，口材也非常了得，他囚了我之後，索性自己稍爲改裝易容，冒充了我，並且與私鹽販子勾結，把石獅這地方，成爲了私鹽最大的集散地。」

邵嫣然道：「他怎有能力控制這些人？」

「他沒有武功，却有腦袋，京城上面，早在一兩年之前，已接到我求援的消息，並且派了很多個捕快下來協助，結果你們大概也知道了？」

「是的，我是去年派來的，」寧志遠道。

邵嫣然也道：「我相信我是最後一個了！」

「原來姑娘也是捕快！」宋祺有點出乎意料，並且回想起以前派來的捕快，感觸地道：「宋萬鍾很怕死，他爲了保護自己，也爲了有能力與鹽梟同流合污，而今他身邊六個保鏢，都是他收買的，其中有兩個是京城派來的捕快，變了節投向他，與他同流合污，另外四個，都是著名的江湖人物，他們也是利之所在，不理什麼名聲，只爲錢財！」

寧志遠道：「其他的捕快，我們沒有接觸過，但其中兩個，一個叫陳一，另一個叫李二，我們都已交過了手，而李二已被我們兩人合作炸死。」

邵嫣然插口道：「他們怎會有這古怪的名字？」

宋祺道：「當然這些一、二並非他們眞正的名字，而是爲了掩人耳目，用這些化名，那個陳一，是京城派來的捕快之一，姓陳名文法。」

寧志遠道：「陳文法？他可是有『鐵手快捕』的大名，怎麼會淪爲一個貪贓枉法的捕快？」

「千里爲官只爲財！另一個李二，你們合作炸死了他，對嗎？」

邵嫣然點了點頭，並向宋祺解釋她懂得火藥，並約略講述了她用火藥，打擊鹽梟的運鹽行動。

「啊！」宋祺大有感觸道：「莫非眞的是猛狗儘往山上喪？李二也是來自京城，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捕快，以前他靠一身好本領，在京城闖出了名頭，派來石獅，本也想助我剷除鹽梟，建功立業！」

寧志遠道：「爲什麼他又變節？」

「也是敵不過閃閃的黃金！你可知道，那李二，外號『銅皮鐵骨』，他的內功外功都非常厲害，早期在京師，多少江湖好漢都死在他手上，但結果……結果，他的銅皮鐵骨也敵不過你們的炸藥，炸得粉身碎骨！」

邵嫣然道：「我們能夠炸死他，算來也有些僥倖成份，如果不是寧大哥的破空掌厲害……」

「破空掌？」宋祺似乎對這掌法非常熟悉，道：「你姓寧，你父親是……」

「先父寧無缺。」

「啊，原來是世侄，我在京城時，與令尊……怎麼，他死了？」

「是的，我是遵他的意思，當了捕快！」

「寧無缺與他一位結拜兄弟……你的破空掌……」宋祺說到這裏，似乎有些亂了。

寧志遠却明白，因爲他父親與破空掌有些淵源，那是著名的包破空，他解釋道：「包破空是我父親拜把兄弟，因此，我也學過一些破空掌，不過，那只是學到一些皮毛，後來……」

「我聽說包破空因爲看不慣那些貪贓枉法的人，也看不慣宮中明爭暗鬥的事情，早已退隱！」

「是的，他也勸過我老父，但他並沒有與包破空共同進退，而包破空却隱居在西湖。」

「但命運安排，却十分巧妙，我接了王命來石獅，那是差不多兩年前的事，本來我應該早到石獅，幫助大人剷平鹽梟！」

「兩年前，那時我正需人手，對了，對了，他們派了寧……寧志遠來！」

「我便是寧志遠。」

「你怎麼沒有來？」

寧志遠簡單的叙述了他在西湖的遭遇，遇到了包破空，也遇到了包靈兒，以至他來了石獅，因爲無意之間捲入了鹽梟之中，湊巧那個假縣官宋萬鍾，要找一個代罪恙羊上京交代，他成了目標，以至家散人亡的經過。

邵嫣然對於寧志遠之事，約略知道一些，却從不知道其中有此曲折過程，聽了之後，也忍不住的潸然下淚。

宋祺聽了，慨歎道：「人生命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一切都不由你，寧世兄，也許這次正是你報家仇，爲國家立功的好機會！」

寧志遠道：「但願如此。」

宋祺道：「我想，當宋萬鍾發現你們逃了，更發現我也失去踪影，他會十分緊張，一定會來到此地，他身邊還有五個侍衞，可不容易對付！」

邵嫣然道：「那個爲首的陳一，不，是『鐵手快捕』陳文法，他的厲害，我們已略知一二。」

宋祺道：「『銅皮鐵骨』李成德，已被你們炸斃，可少了一層擔心，不過，另外的四人，也不是容易應付。」

「你可知那四人如何？」寧志遠問。

「我當然知道，第三個叫張三，眞姓名是張鼎，是個內功非常深厚的江湖人，他的外號是『力拔山河』，他這外號，並不是容易得來，他眞有本領，一掌可以擊斃一條水牛！」

邵嫣然道：「寧大哥，你的破空掌要好好對付這人！」

宋祺道：「第四個黃四，眞姓名是黃華豪，他練的是鐵頭功，據說，他用頭一撞，一座四合院，立時塌了！」

邵嫣然道：「誇張了一些吧？」

宋祺道：「也許是誇張了一點，不過，他的鐵頭功，實在厲害，他的外號叫『頭大如斗』！」

寧志遠笑了起來，道：「他有個大頭？」

「不，他的頭與常人無異！」

「那爲什麼叫『頭大如斗』？」

「因爲遇見他的人，一定會頭大如斗，從這外號，你也可知此人難以應付！」

寧志遠對這些保鏢，越來越感興趣，道：「第五、第六又如何！」

「第五，人人叫他何五，他的眞姓名是何足道！」

「是『金戈無影』何足道？」寧志遠道。

「正是此人，你可曾見過他？」

「沒有，不過，在江湖上，他名氣確大！」

「是的，他以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近年來，不知爲什麼，財迷心竅，竟然做了保鏢！這人看去毫不顯眼，而且有一足微跛！」

「是跛的？怎稱得上無影？」

「那要與他對敵才知了！」

「第六個又如何？」邵嫣然問。

「第六個史六，眞姓名是史火烈，人如其名，他性烈如火，據說內功已臻化境！他的外號『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

「是的，這正是他外號的來因，不要小覷這人，他武功厲害，不易應付！」

寧志遠聽了，道：「這五人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人物，怎會受制於宋萬鍾？」

「人爲財死！」

「黃金當然是一個問題……我想，他們要黃金，可以自己去找，打家劫倉，擄人勒索，他們都可以找到黃金，爲什麼要受制於宋萬鍾？」

宋祺道：「宋萬鍾自然有他的辦法，他用什麼方法控制這些江湖人，爲他效勞，我却無從得知！」

邵嫣然道：「這五個人，對宋萬鍾是忠心耿耿的，我們實應討論一些計劃，才可以把他們打倒！」

寧志遠點頭同意。

三人陷於沉默，寧志遠在室中踱來踱去。

忽然，他走至一個小窗前面，呆了一呆，轉身道：「不用再想了！」

邵嫣然道：「爲什麼？」

「你們來看！」

二人一齊湧到窗前。

從這窗口望去，他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小河，而這時，十多個穿着鮮明捕快裝束的人，正擁着一個身穿官服的大老爺，朝這茅屋而來！

宋祺道：「他們實在厲害，我以爲他們至少需要三天才可以找到這地方，想不到，第二天便找到了！」

邵嫣然道：「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遲早也要與他們決一死戰！」

寧志遠道：「是的，我寧願早殺這些人，早雪我心頭之恨！」

宋祺道：「他們並非你們想像中那麼易於應付，來了，他們來了……我只有一句話說，盡你們力量，與此五人相鬥，若情勢不對，要立刻回來！」

兩人互望一眼，同時點頭，然後一起出了茅屋。

五個保鏢，正簇擁着那假的縣大老爺宋萬鍾。

宋萬鍾道：「你們兩人實不簡單，竟然可以從密封的牢獄中逃出，不過，那是徒勞無功的！上……」

五個保鏢，一躍上前，並且立時團團的圍住了寧志遠及邵嫣然，兩人也不多言，亮出兵刃。

五人看着他們，露出不屑的神色。

當中的一個，頭大如斗——對，這人便是黃四，外號「頭大如斗」黃華豪。

他第一個出手。

他的雙手，分別左右而出，同時向二人攻來，他手中並沒有兵器，但來勢之勁，實在使二人有不知如何應付之感，可是，雙掌眨眼間而到。

兩人同時以刀砍向黃華豪的雙掌。

黃華豪似乎不害怕雙刀，難道他也是銅皮鐵骨？不過，當他差不多接近刀鋒，他的掌勢立時改了，先避過刀鋒，猛然一翻，雙手竟然同時來奪兩人的刀。

這一着實在使二人措手不及。本以爲用刀砍下，就算傷不到他，也可使他退避三舍，那知道他竟然反奪二人兵刃。

兩人想縮手，已來不及，只覺手腕極痛！

他們再無選擇，只能棄刀。棄了刀便可以暫時擺脫此人，不過，他們的估計又再一次錯誤，因爲黃華豪並沒有放緩攻勢，雙手依然猛抓二人手臂。

兩人左閃右避，依然是避不了，他們同時感到手臂劇痛，待要掙扎，只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們震上了半空，一切都是那麼不由自主。

黃華豪發出了一陣奸笑，道：「我看你這兩個小娃子，還有什麼招數！」

黃華豪果然人如其外號——「頭大如斗」，給他纏上的人，都會頭大如斗！

從他出招、奪刀、抓臂，上擲，一連串的招式，使兩人都難於應付，頭大如斗！

兩人眼看便要落下。

一陣洪亮的聲音叫道：「讓我來！」

說話的是張三，外號「力拔山河」的張鼎，只見他仰首望着二人，雙手垂下。

兩人終於落在張鼎跟前不遠之處。

人未穩身，却見張鼎兩隻手掌，同時向二人拍來，掌風凌厲，挾風雷之聲。

假若被他拍中，後果不堪設想。

二人剛落下，再無上竄的力量，只有作滾地葫蘆，張鼎見他們滾地，雙掌隨即拍出。

「隆隆」兩聲，果然是有力拔山河的氣勢，地上立時出現了兩個龜裂的洞。

幸好他們兩人身手快，避過了張鼎雙掌，不過，當他們回首看地

上兩個龜裂的洞，都知道自己剛剛從鬼門關來回了一遭！

兩人知道，無論如何，都不是他們的敵手，而今唯一的方法，便是走！

他們迅速回身後退。

他們的速度極快，可是，有一個人比他們更快。

那人站在他們跟前之時，左肩略爲傾斜，看來此人有些跛。

這人正是跛脚的何足道「金戈無影」。

何足道笑道：「你們還是好好投降，上京路途遙遠，身體受了重傷，滋味決不好受！」

原來他們仍有意把二人押回京師。

何足道左脚微跛，臉孔並沒有其他人那麼充滿殺氣，雖不是叫人有好感，最低限度也沒有立時使人產生惡感，而且他並無出手的意思。

寧志遠與邵嫣然同時覺得，這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這時，兩人似是心意相通似的，同時出手。

這人擋在面前，只要避開他，雖是佔不到什麼便宜，但也可趁機逃走。

他們出手極快，但何足道出手更快。

「劈」「啪」兩聲，二人同時感到，臉頰熱辣辣的，兩人已各吃了一個狠狠的耳光。

兩人當然不甘心，依然再進招。

又再是「劈」「啪」，兩人又再吃了第二個耳光。

這記耳光，打得他們滿天星斗。

何足道狂笑道：「欺我是個殘疾人？」

何足道外號是「金戈無影」，這時，他們才明白這「無影」二字，是形容他出招之快。

當兩人吃了第一記耳光之時，早已明白這人出手極快，早有準備，但依然避不過第二記耳光，由此可知，他出招實在快至無形！

邵嫣然與寧志遠各被摑了兩下，心中怒極，已不顧生死，在頭昏腦脹的情形下，務要討回一招。

邵嫣然已運集了全身勁力於右拳。

寧志遠也立時使出「破空掌」。

他們同時以豁了出去的心情出手，何足道似乎是明白他們心意，竟然不再出手，依然狂笑。

邵嫣然右拳打在何足道身上，只覺好像打在一片石牆之上！

寧志遠的「破空掌」比邵嫣然的拳更爲厲害，他只覺手掌打在一片銅牆之上！

兩人拳掌發熱，痛入心脾！

何足道笑道：「服了嗎？我叫『金戈無影』，我的無影掌你們嘗過，現在知道我爲什麼叫『金戈』了！」

原來「金戈」二字，是用來形容他身如金戈，不單打之不入，而且是越以猛力打之，受創越是厲害！

他們只與三個周旋，便已落敗得如此田地，再不走便立時肝腦塗地。

邵嫣然突然從襟前掏出了一些東西，立時向何足道撒去，一陣白沫在風中飛揚。

她立時一手拉了寧志遠入屋內。

衆人聞到一陣辛辣的味道，忍不住的嗆咳起來。

何足道怒道：「你這女娃子，用這下三濫手法……」

宋萬鍾站在最遠之處，並沒有受到粉末所侵，但也嗅到其中辛辣味道，咳了一聲，道：「把這茅屋剷平了！」

衆人立時應了。

拆這茅屋，對於這五位高手，實在易如反掌。

五人運掌如風，只見茅草飛揚，可是，屋並沒有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容易拆去。

茅草飛走，剩下的仍是間屋，暫時並沒有絲毫損毀！原來這茅屋，全用一條一條足有大腿那麼粗的杉木所造，外面的茅草只是用來掩飾。

當然，這杉木也不會難倒這五位高手。

「力拔山河」張鼎道：「先讓我來！」

只見他雙掌一出，左右兩邊十條杉木同時裂開，他這雙掌，眞眞正正有力拔山河之氣概。

其餘四人，各施各法，不及一盞茶工夫，整間屋子已經散了開來。

可是，屋中却沒有寧邵二人！更沒有那位眞正的大老爺宋祺！

難道他們有隱身之法？

＊　＊　＊

原來宋祺一直注視着外面的形勢，見二人出手與這五位對決，根本上是强弱懸殊太多。

他們二人不會立即被殺，只是他們仍有被押回京的利用價值，因此，他只盼二人迅速回來。

邵嫣然終於用撒粉末的方法，才可以及時逃了回來，兩人一入內，宋祺立即道：「跟我來！」

二人跟着宋祺入內，一直到了廚房，只見他挪起了那個大灶，灶內是一個大地洞，三人迅速的從地洞逸去，因此，當他們拆了屋子，却沒了三人踪影，因爲那灶下地洞十分隱蔽，他們一時之間，並沒有發現他們逃離之法。

不過，最後他們仍然找到三人隱入的地洞。

宋祺帶着二人走了一段短短的隧道，來到一個地下室。

寧志遠道：「怎會又另有地洞？」

宋祺道：「當年我築了那個密封的囚室，心中有些預感，會不會有一天自己被囚？如果被囚了又如何？於是我築了地道，可以讓我們逃到這茅屋。」

他頓了一頓，又道：「茅屋也不安全，於是，我又再築了這個地下室。」

「在這裏可以躲避多久？」邵嫣然問。

「十天八天沒有問題！」

寧志遠道：「過了十天八天又如何？」

一時之間，宋祺也沒有回答，因爲他實在不知如何作答，這個石室，已是最後的避難處，他再也沒有想到，他眞的有一天會避難至此。

宋祺道：「我們有路可以逃出，不過，而今稍有異動，他們在上面都會發現！」

「我們只好等！」

宋祺、寧志遠與邵嫣然都知道，上面的人並不會罷休，他們一定可以找到這個石室，可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宋祺嘆了口氣道：「我們與他們，力量實在懸殊，若被發現，只是死路一條！」

「你也看到了？」

宋祺點了點頭。

地下室內空氣並不十分流通，寧志遠感到非常悶熱，於是把衣襟敞了開來。

忽然，邵嫣然望着他的胸口，竟然笑了起來。

「什麼事？」寧志遠問，他也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的胸口，只見胸口之中，貼着幾幅好像圖畫的東西。

宋祺也看着他的胸口，可是，他並沒有發笑，反而是呆呆的，半晌才道：「這是破空掌？」

「破空掌？」寧志遠重覆了宋祺的說話，這時，他才省悟過來，當他與妻子包靈兒離開西湖家的時候，曾把燒剩幾頁武功典籍揣進懷中。

他一直把這幾頁書放在懷中，也沒有理會，而且已忘記了，如果不是悶熱脫了衣服，也不會發現身上還有這幾頁破空掌。

寧志遠從懷中把那幾頁拿了出來。

宋祺道：「給我看看！」

寧志遠也不介意，把那幾頁遞了過去，那幾頁其實已是快爛了，文字已十分模糊，只剩下幾幅圖畫。

宋祺道：「這是破空掌的精粹部份……」

「你怎知道？」

「我雖然武藝不佳，但閒來却十分喜歡研究武功的典籍，破空掌是包破空的獨門功夫，傳到他已經是第十代了，這門武功，需要講求內力，一定要有足夠的內家功夫，才可以發揚這門功夫的過人之處……你看……」

他指着其中一頁，圖文較爲清晰。

寧志遠看着，只見圖中描繪了幾個人，齊向前面一人猛掌攻擊，而那人也向敵人攻擊，那人騰空而起，借助了後面的人的力量，猛然出掌，發出無比的威力。

寧志遠道：「這是以力借力……以力使力……我學破空掌以來，都是全靠自己的力量，從來沒有學過可以借他人之力……」

「對，你所說的對極，你使出的破空掌，以你自己的內力爲據，那是說，你有多少內力，你使出的破空掌的力量便有多少，但你個人內力實在有限，因此，未能發揮破空掌的極限！」

「極限？什麼極限！」

「你看，這人劈出一掌，足以使對面山頭的幾頭牛倒下，也可以使巖石破碎！」

邵嫣然道：「學到了這招，便可以把他們打倒！」

寧志遠道：「學這一招倒不難，最難的是要幾個內力深厚的人幫手，我們只有三個人，宋大人身體荏弱，只剩下你，你可以助我多少？」

宋祺似乎在拚命思索着。

邵嫣然也明白他的話，她也在苦苦思索。

忽然，邵嫣然道：「我們沒有人，他們有！」

兩人望着她，不明白她在說些什麼。

邵嫣然道：「有道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而今我們最重要的敵人是宋萬鍾，如果可以把他打倒，餘下的人，並沒有什麼主意，那便容易辦了！」

這道理人人也能明白。

「假若你有機會向宋萬鍾全力攻擊，這班爪牙，會怎樣做？」

「他們當然是齊齊向我攻擊！」

「對了，他們齊向你發掌之時，你便可利用他們五人的力量，向宋萬鍾攻擊！」

「以力使力，以力借力！」宋祺道。

寧志遠想了一下，也明白他們二人的意思。

「不過，怎樣才能夠使他們齊向我攻擊，而我又有一個好機會，

向宋萬鍾攻擊？」

宋祺也道：「他們每人，自負武功極高，他們會救宋萬鍾，但並不一定會五人齊齊動手！」

「是的，他們不會齊齊動手，除非有一個特殊的情形，使他們無法不聯手！」

「什麼特殊情況？」宋祺問。

「在這時候，怎會有什麼特殊情況？你既然說是特殊情況，更非在我們能力控制之內！」

邵嫣然笑道：「我們不用等待一個特殊情況，而是去製造一個特殊情況！」

兩人聽了，並不明白。

邵嫣然道：「難道你們忘了，我懂得利用炸藥？」

「那又如何？」

「我身上還有一些火藥彈，如果我們把這些火藥彈擲向他們，使他們驚嚇，而你在這個時候，猛然向宋萬鍾攻去，你想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齊齊……」寧志遠沒有再說下去。

宋祺接口道：「好主意！」

這時，上面傳來「隆隆」的聲音，那是他們在找尋石洞的聲音。

邵嫣然從身上拿了十多顆像丹丸的東西出來，交給宋祺，道：「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寧志遠道：「是的，這是我我們把他們連根拔起的時候了！」

宋祺道：「那邊有出口！」

他帶了兩人，繞過了另一邊，只見有一個出口，出口其實在地下，上面是無法看見的。

他們走上去，只見上面鋪了很多蔓草，他們透過蔓草，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

宋萬鍾與他五個手下，正用腳向下踏，要找出下面是否有地洞。

邵嫣然道：「而今是個好機會！」她轉向宋祺，道：「大人，我們向四方八面擲出火藥彈，寧大哥你衝出去，向宋萬鍾攻去！」

寧志遠點了點頭。

於是，兩人各佔了一個好位置。

邵嫣然道：「擲！」

兩人向着衆人四周猛擲那些火藥彈，一時之間，爆炸之聲，不絕於耳。

寧志遠也趁此時刻，飛身上半空，然後似大鵬般攻向宋萬鍾。

宋萬鍾聽到四方八面的爆炸聲音，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而今見有人攻來，雖不知前面是什麼地方，只見有路便逃，一直向前奔。

寧志遠人未落地，又再發出雙掌。

這時，宋萬鍾的五個手下，看見老爺子便要死在寧志遠的手下，便也不理一切，齊齊施掌攻向寧志遠。

寧志遠只覺後面有如風雷湧動，五人的掌力如波濤洶湧，一浪接似一浪。

他立時使出他剛學到的以力借力，以力使力，猛然攻向宋萬鍾。

宋萬鍾倒是個老狐狸，他知道寧志遠破空掌厲害，倒地以求避開掌力。

「轟隆」一聲，前面地上碎石飛起，宋萬鍾雖然倒在地上，他並不是完全可以躲過，他的一雙腿已被寧志遠的掌力震得碎了。

那五人見了如狠似虎的撲來。

寧志遠立時退後，那五人聲勢洶洶，却並非朝寧志遠而來，只見五人圍着宋萬鍾。

就在此時，一個人影又在他們當中落下，並且一手搶去了他們五人正在搶奪的一個翠綠瓶子。

從天而降的正是邵嫣然，她一落下，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見他們正爭奪瓶子，她一手搶了過來，然後又飛身出了重圍。

那五個人立時迫向邵嫣然。

邵嫣然立時知道，她手中瓶子極爲重要，便手握瓶子，朗聲道：「你們再迫來，我便把瓶子拋向山崖！」

五人齊聲道：「千萬別把瓶子擲去，沒有了瓶中藥，我們五人會生不如死！」

邵嫣然立時明白，原來宋萬鍾有控制這五個高人的本領，全靠這個瓶子，瓶中自然是一些解藥……

邵嫣然道：「你們爲虎作倀……」

「不，」爲首的陳文法叫道：「我們並不想聽他的話，只不過我們服了他的毒藥，若沒有解藥，我們全身會腐爛而死！」

此時宋祺已出來，這五個保鏢，都知道宋祺才是眞正的縣大爺，齊聲道：「大老爺開恩！」

宋祺道：「你們要解藥也可以，但只要與我們上京，證實宋萬鍾陰謀控制石獅，拍賣私鹽之事，和供出所有鹽梟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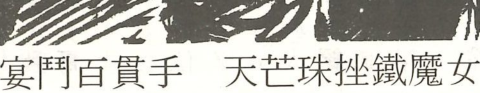
五人都俯首無言，只有點頭。

邵嫣然與寧志遠也回京覆命，這一次，兩人都爲朝廷立下了大功，可是，他們並沒有再當捕快，他們決定一起回到西湖包破空的山莊，並把包靈兒與兒子的屍骨葬在包破空的身旁。

邵嫣然也決定留下來，協助寧志遠重新把這個山莊建好，相信包破空與包靈兒在天之靈，也會爲他們祝福。(全文完)

湖海奇情恩怨錄／鐵馬‧文　可飛‧圖

鐵魔女



闖喜宴鬥百貫手　天芒珠挫鐵魔女

這是一個殘忍的時代，也是一個君權極盛的時代，自從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政權開始，他的殘殺朝臣是有名的。

據傳說，每天朝臣上朝之前，必先回家訣別，怕的是一去不再回來。

據傳說，大明皇帝的喜怒，是可以預測的，假使今天皇帝的玉帶是高高的聳起衣胸前，那麼，你們得小心了，皇帝大老官心情不好了，而挺杖、殺頭、鞭死……甚至於滅族、剝皮揎拳，各種刑罰將會降臨在朝臣的頭上。

不論功臣勳藩，不論皇親國戚，皇帝發現有人威脅他的皇朝時，他就會下旨，就會有人受到刑戮之待遇。

據說，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殺、殺、殺，是為了第二代的皇帝——他的孫子允炆。他太清楚他的孫子個性，柔和、仁慈，但是，在戰爭的歲月中成長的朱元璋，他明白，這樣仁慈的小皇帝是無法駕馭這些驕兵悍將的，為求小皇帝能平安無事渡過，他得代後代剷除這些功勳舊臣。

可惜，朱元璋阻止了驕兵悍將，卻無法制止親人的變亂。

洪武帝朱元璋駕崩了，皇太孫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才祇四年，他的皇叔奪了他的位，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靖難之役。

燕王朱棣趕走了侄兒，自己做了皇帝，是謂永樂，因為，他舉兵入京，遭遇到太多的阻難，也幾乎死於兵鋒之下，他的狂性、貪狠之念大發，明朝的官員簡直比狗還不如。

更由於宮中傳說，建文帝潛逃，永樂帝感到不太平，一面他不得不宣佈建文帝的死訊，以便自己繼位，而一面他分派了不少人馬，明查暗訪，追索建文帝的下落。

誰也料想不到，因為這一來，建文帝是消息杳然了，反而引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江湖風波，最後，這位自命為雄才偉略，功蓋日月的大皇帝，終於死在這個風波漩渦之中……

大內最具本領的太監鄭和，第三次奉旨下西洋，表面上是為了宣揚國威，其實，有不少人明白，他別有密命，希望在西洋各國，能發現潛龍之踪跡。

至於目前的大明朝，國勢卻似如日中天，屢敗外敵，降瓦剌大小諸王……

一直以來，中國的老百姓是最易統治的，祇求統一，祇求安居，祇求有口飯吃，他們就會歌頌太平，現在的大明朝，的確有着昇平盛世的氣概。

不過江湖依然是江湖，武林還是武林……

三丰眞人已創立了新的拳派——內家拳，到了現在，武當門已成為一時風尚。

原有的少林、崑崙、峨嵋、崆峒等，卻依然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

可是，還有不少門戶、流派的崛起，所謂江山人才輩出，在這個多姿多采的武林中，互逞雄長。

這兒是濟南府，一個大城市。

此地是嘯月居，有名的大酒樓。

今日是當地有名的老拳師，人稱笑面判官孟不凡在擺酒，本來，他大可以在自己的莊中設宴，祇因為嘯月居新來了一個京中名廚主政，為了令好友輩嚐一嚐名廚之手藝，所以，假座嘯月居宴客。

是彌月之慶，是孟老爺子的孫子滿月之期……

一來，孟老爺子英名在外，慕名而來的大不乏人，二來，誰不想嚐嚐名廚的獨特風味。

知賓是江湖有名的神眼計無逸，他是江湖上萬事通，交遊廣闊，更且武藝高强、人面寬、眼光亮……不論新舊老少，祇要你提出名來，他可是差不多都能說出個來龍去脈，有這樣個知賓，等閒之輩也就休想來鬧席、來挑衅，何況，計無逸的身後還有四大金剛在。

剛剛接進了一個少年鏢頭，此人乃是南京應天府的雙陽鏢局小鏢頭，乾坤雙掌伏君儀的公子，小狻猊伏慶入席，誰也知道，伏君儀乃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今日派了自己少君前來賀喜，這是給孟老爺子一個大面子，非但孟不凡十分客氣，也連素來眼高於頂的孟少爺孟鐵生，對伏慶也大為親熱。

他們還沒有客套完，外面卻傳來了吵鬧聲，一個聽來刺耳的語音，與神眼計無逸在爭執。

「這位姑娘，不是小老狂妄，實在是因令師門太陌生，還有……好像與敝友並無甚麼交情的……」

「我幾時與你們攀交論情的？我是來找人的……」

「老夫已說過，今日乃敝友之孫彌月之喜……」

「那麼，就算我是來道喜賀慶的……」

「姑娘無帖。」

「豈不聞來者是客……」

「主人不請，客人不進……」

「我非進不可……」

「那麼，你是故意鬧席……」

「就算我鬧席……」

「祇怕沒那麼容易……」

計無逸的話還沒有說完，耳邊已聽得「砰訇」之聲，顯然有人出手了，亦顯然有人摔翻在地，誰？八成是那個不知高低的姑娘……

思慮未完，衆人眼前已見一條人影閃進，仔細一看，一個面如冠玉，身穿鸚鵡綠海青的少年，滿臉含笑，風度翩翩的兀立當地，一雙俏眼睛，光芒如電射向那個小鏢頭伏慶身上。

伏慶一見那個女扮男裝的姑娘，臉色微變。孟鐵生雖說眼高於頂，卻也並不魯莽，一看如此情形，心情微動，隱隱然有了個預兆是，伏慶並不是專程來賀喜，而是別有隱衷。

不過，來者是客，又何況，今日自己也是主人，可不能容忍這個不知來歷的姑娘來擾亂。可是，孟鐵生還來不及有表現時，自己父親孟不凡已阻身在姑娘面前，有所詢問。

「這位姑娘貴姓芳名？」

「你是孟老爺子？」

看來少女還不算是蠻不講理，至少，對主人有着一份敬意，孟不凡算是有了一個下台階，所以他那特有的笑臉又再出現。

「老爺子，我可不是來找你，我是找他……」

姑娘用手一指，果然，她要找的是伏慶。

「哈哈，姑娘找這位小鏢頭？哈哈哈，那也不是件難事，不過，今日乃是小老家有喜事，這江湖糾紛，我看，吃了飯之後再談如何？」

孟不凡這番話，已表示了老人有意代他們和解，並且，更可看出來，他也有着請示之意，別打擾了他的彌月之宴，至於退席之後再作打算……照理，姑娘該見好即收，不料，姑娘臉色沒變，這語氣看來可就有了些不禮貌了，「老爺子，你家有喜事，可是，有多少人含辛茹苦，你為了小孫子擺酒，飲酒高慶，你可知道有人在忍辱含垢，過着豬狗不如之生活……」

姑娘是在教訓孟不凡了，試問，堂堂一個武林大豪，他幾時受過這些？而姑娘卻毫不在意，她還在侃侃而談，並且，這話愈來愈高昂，這語氣竟然對孟老拳師有着不忿之意，這就令在場賓客，實在忍不住了。

首先竄出兩個中年武師，正是孟不凡的徒弟，梁正、郭泰，為了不忿少女信口胡言，辱及師長，一伸右拳，一揚左掌，兩人出手，這是孟家祖傳的陰陽十三掌中的截手陰陽式，看來平平凡凡一招，其實，這一招已狠狠的扣住了少女左右半身的十三個大穴，少女無論如何，逃不出這個包圍！

果然，兩人的手掌全已按住了少女的肩頭，這就老實不客氣，各自變按為抓，抓住了一邊肩頭，喝聲與我滾「出去」兩字未出口，突然

雙雙喉間一窒，發覺運氣有阻之感，還想强運勁力，莫名其妙的眞氣一岔，好，「喀喀」兩聲，兩人的手腕骨一痛，分明手掌用力强摔了對方，而對方之力大過本身多多，逼使自己岔勁脫力，將手腕活生生的折斷了。

少女有多大的重量？兩個大漢會拿捏不住，反而折斷了自己的腕骨？

少女是妖怪不成？

梁正、郭泰是苦痛加上驚駭，而在場的人，有不少是武林前輩，目光如電，有幾個已叫出聲來：「寒鼎功！」

「寒鼎功」三字一出，全場哄然，甚麼？這少女難道是武林第一神詭莫測的煞星門下？

「姑娘與天寒老人是甚麼關係？」

「你問這個幹甚麼？」姑娘冷冷的看了孟不凡一眼，「我不與你攀甚麼親，論甚麼交，我祇是來找他！伏慶，還不跟我走？」

伏慶臉色大變道：「我與你素未謀面，我……甚麼地方得罪過你……」

「我幾時說過你我見過面？我又幾時說過你得罪過我？憑你這點微末道行想得罪我？你配嗎？」

「那麼！你爲何苦苦相迫，寸步的不放過我。」

「我看中了你身上的紅貨。」

全場哄然，甚麼？紅貨？伏家爲鏢行世家，以保鏢爲業，這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他保了些甚麼？還有，他根本不是有心前來賀喜，他分明是借地避禍，這就令孟家人士，有了些反感……

「這分明是胡言亂語！」伏慶怒聲回答：「我那來甚麼紅貨？我……乃趕來賀喜。」他邊說邊解去披風，卸下長衣，露出一身緊身勁裝，看來，他還想除下衣衫，證明他並沒有甚麼夾帶，在大庭廣衆之間，堂堂一個少年有名鏢頭，出到這一手，可就引起了在場人之竊竊私語了。

有的說伏慶太懦怯。

有的說少女太囂張了……

但是，少女臉色一變，語聲狠厲地道：「伏慶，好一個金蟬脫殼之計，你這樣作弄於我，嘿嘿，如果我叫你們有一個人脫出了手，我就不姓宮！」

語聲中，祇見姑娘一回身，向外就走。

但是，就在此時，計無逸卻滿臉怒色的阻住了少女道：「我能容得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雷賢侄，與我出手。」語聲中，他身後走出一個年才廿三四的英俊少年，一抖掌，平地捲起一陣勁風，向那少女環身捲到……

少女亦已一肚子的火，但是，她並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就因爲這樣，她明明是恨極了伏慶，她也不願在此出手，以免引起其他誤會，而今，自己想善罷甘休，反是計旡逸不肯放過自己過門，並且，這個少年出手，聲勢驚人，比起甚麼四大金剛來，分明高出多多，目下自己被逼無奈，一口怒氣，就此噴在這個少年的身上！

少年的出手又快又勁，可是少女的身法亦是駭人聽聞，祇見她身形一側一斜，就憑這一個側身，已將少年之出手來勁，卸了一大半了！

但是，少年也是個小輩奇才，他那大幻百貫手，變招奇快，而且疾如閃電！祇見他右手一個斜扣式，一股無形玄炁，就如同一個圓環似的，向少女奔來。

少女立即感到少年的掌力中，有着股無形壓束之力，她心中一凜，想不到，江湖上還有這種令人震驚的掌力，自己如果不是精於寒鼎鐵碑神功，那麼，勢必爲這一股勁力所牽制，然後陷入對方的無形炁環之中！

少女身形一整，微吸一口眞氣，九元寒鼎神功展開，少年如此凌厲的百貫勁力，竟然如蜻蜓撼石柱般，無法帶動少女！

少年一聲長嘯，身形突變，祇見一條白影環繞着少女，連發八掌！

少女心神俱震，因爲，少年的八掌，掌風熾熱，分明此人極擅六陽玄功，自己中掌必然不妙，即使爲掌風所爍，陰陽相軋，自己也難免不爲那少年的六陽玄炁挫損自己的寒鼎之力！

不敢托大，她祇能疾點八指，這麼一來，輪到少年心戰了，因爲，少女的目光準，手法更具神妙不可思議之處，看來疾點八指，其實每一指恰恰直透掌心，一個不好，少年勢必爲其點中掌心而身受重傷，那敢强打强掙，祇能脚步稍移，移位補宮，不料，就在自己稍有隙縫之際，立聽得少女一聲清叱道：「後會有期！」一股極强勁的外掙之力，奪破自己所佈的六陽神罡圈，眼前一花，少女那條俏生生的身形已向外掠去，一晃無踪，又是一陣輕笑聲傳來，餘音搖曳中，姑娘已遠走高飛了……

* * *

這是個小鎮集，時值正午，遠處傳來了一陣馬蹄聲，走得極急，兩條沙龍滾處，祇見兩個青衣大漢，胯下兩騎高頭大馬，疾馳而來。

兩人的騎術極佳，並且眼神更靈，來到了一個飯莊前，兩人中已有一個飛身下馬，另一個也扣住了馬匹，這就可以看出，這下馬的人之功力，跑得如此快的馬匹，也不知他用了甚麼手法，說停就停，而且他下得馬來，他走路，馬也踱着方步……

來到了飯莊前，是鄉村小集，雖然有店堂、有小二，也有客人在打尖，可是門口卻起了個熱灶，灶上有蒸籠，熱氣騰騰的，有着包子出賣。

此君卻拋下了一串制錢，然後伸手去取包子。

旁邊卻傳來了叫化子腔：「大爺行個好，施捨幾件寶。」

大漢循聲而視，祇見一老一小兩個乞兒，向他嘻嘴咧齒而笑，笑聲中不懷好意。

「是丐帮的兄弟？」

「大爺行個好！」

「唉！丐帮兄弟，幾時也變成了開山立寨的瓢把子了，也做起黑道上的買賣來了？」

「大爺，你說笑話啦，叫化子那有這個膽，那敢越了界，那能跨了關？」

「既然如此，就不該找上我們。」

「唉！我們沒有辦法，爲了救小帮主，我們不得不求你們施捨，將你們的紅貨交出來吧！」

甚麼？丐帮也看中了「紅貨」？這可以說是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

丐帮爲天下門規最嚴、清戒法例最多的門戶，別說打劫鏢行，那怕乞討不得其法，跡形訛詐、强化的，也有帮規處置，丐帮中的執法者，八四方廿八位，統管天下丐帮子弟，管束得他們誰也不敢稍有差錯。

今天，丐帮中人作截劫鏢行之事，這簡直可以說是荒天下之大謬！

「紅貨」，到底是甚麼「紅貨」？

「兩位，慢說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紅貨』，即使有，也不能交付與你們……」

「那麼，照這樣說，『紅貨』的確在你的身上了？」

「哼哼……」大漢再不作解釋，祇是抓了裝着包子的竹籃子，一騰身上了馬，他想走了。

可是，丐帮中的弟子也有着他們獨特的功夫，又何況，他們已相中了你，想走，那有這麼方便之理！你這裡才上了馬背，而老叫化子已一手扣住了馬嚼環。

大漢見老丐如此舉動，不由臉色一變地道：「是你進逼，我可不得不有所冒犯了。」聲出人動，一揚馬鞭，想來個强衝，不料一聲馬嘶，如此訓練有素，並且口勁極强的高頭大馬，非但沒有衝過，反而人立而起，前蹄亂踢，大漢看出老丐鬧鬼，更感到老丐之手力强極，自己極難騎馬硬衝而過，好個鏢行能手，他雙脚就勢一蹬，人在如此險境之地，脫身而下，並且，在離鞍之時，七點青光向老丐環身打到。

老丐乃是帮中長老，一身內外功夫，俱達上乘，爲了搶救小帮主，非財不行，因此，不得不向鏢行截鏢，不過，老丐也自知理虧，他根本不想將事鬧大，這才大顯神勇，阻馬前進，現在，鏢師如此出手陰狠，他可有些發火了，他不怪自己破規截鏢，反而怪鏢師不識好歹，竟然敢打出如此陰狠的暗器天罡釘來傷自己，老丐祇顧自己，怒嘯一聲，不知他怎麼一來，更不知他如何使勁分力，而這樣一匹高頭大馬，莫名其妙的一個彎身旋轉，又聞得慘然一聲長嘶，紅光迸現中，馬身上有七道血光激射而出，分明，馬已爲老丐用了手法，硬將馬匹當作了盾牌，受了那鏢師打出的七枚天罡釘！

鏢師已飛身着地，也看清了老丐的能耐，心一戰，而後一陣勁風掠來，他念頭尚未轉定，身子一緊，耳邊聽得同伴語聲：「走！」一定神，自己已爲同伴挾住，而一馬雙馱的向前飛馳而去。

奇怪，竟然無人追趕。

「劉三哥，你可見那個老叫化子……」

「五弟，別說話，走！」那個被稱爲劉三哥的，拚命催馬前進，一刹那，一馬雙馱的，已走出了小鎮集，面前是一片平陽地，看來，不見得有甚麼阻攔，兩個鏢師心神稍定，那個被稱爲五弟的，已開始吃包子了，並且，還餵了兩隻給催馬的劉三哥！

「唉！」一聲嘆息，那個五弟幾乎讓包子卡住了喉嚨，爲甚麼？因爲，他聽得清楚，這聲嘆息，似在身邊，他回頭一望，不錯，那個老丐已抓住了馬尾，身形騰空的跟在他身後……

那個五弟心中又驚又寒，分明，老叫化子在示威，當然，老叫化子有這好的輕功，說明了自己根本無法走得脫了。

「三哥，下馬吧！」這句話，聽來是滿含愁然之意。

「五弟，爲甚麼？」催馬者尚未明白其意思。

「咱們走不脫了，老叫化子在我們的身後面……」

兩個鏢師看清了形勢，也可以說領略了丐帮中人的能耐。

「前輩，我們服輸了。」

「劉靈羽，算你知機，好吧！拿出來吧！」

「前輩，我看，你們中了咱們小鏢頭的計了。」那個劉靈羽泰然

的說道：「其實，我們根本沒帶甚麼『紅貨』，不信，你大可以搜。」

老丐聞言，不禁臉色慘變，他看了劉靈羽一眼，又看了另一個鏢師賈志鳴一眼，而劉、賈兩人已開始脫衣卸服！

「且慢！」老叫化子沉聲喝道：「講，這『紅貨』在何人身上？」

「說句老實話，連我們也摸不清楚。」

是老江湖，全有顆玲瓏心，老叫化子鑒貌辨色，他相信這一單「紅貨」，風聞是價值連城，尤其是其中的那一對璧玉鏤金雙龍令，爲普天下第一件珍物，而爲當今第一大魔頭相中，就因爲雙龍令爲人重視，所以，這一單鏢由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伏家所承保，但是，消息卻在最近才傳出。

據聞，爲求掩人耳目，伏老竟然派七個小輩鏢師保走，這看來是險招，其實卻是個很高明的險中取勝的妙着，也因爲這個原故，由南京去到山東，進入濟南才稍有風聲外傳，即使如此，到現在依然無法捉得準「紅貨」究竟在何人身上。

劉靈羽、賈志鳴是透了底，說明了，即使是局中人，也不知「紅貨」究竟在何人手中！

自己看來是白費了心機，也中了計，因爲伏君儀是個狠人，他的手下也沒個撓種，有幾個是故佈疑陣，而有幾個是分明推波助瀾，他們在引人入彀，有的是將目標引到了遠方，而眞正携帶「紅貨」，說不定在走着他應該走的路。

老叫化子不禁臉現苦笑，說句實在話，在江湖上打滾，走了多年的道路，而今，依然中了別人的道兒，除了佩服伏君儀之能耐外，祇有自嘆失招，要再找眞主兒，要再奪雙龍令，簡直是不可能了，因爲，他們分明已爲伏君儀所愚而引至岔道了。

老叫化子寒着一張臉，看了劉靈羽和賈志鳴一眼，然後他走了，走得很落寞，走得挺肅然！

依然是一馬雙馱，這一對鏢師走了。

天色漸漸的轉向黃昏，這兒是一個破舊的祠堂，以前可能有過顯赫的一頁，現在，卻已步入衰敗，蛛網塵封，寒爐無烟，夕陽斜照之下，有兩條人影，被折光拉得長長的，雖然身影看來又長又魁梧，可惜，在四週的敗落蕭條之景況影襯下，看來有着一層悽然之感。

一個老叫化子的面前站着個看來挺精明的少年叫化子，老叫化子臉色嚴肅，一對看來精光四射的眼睛，透露出無比慈祥與沉痛之光芒！

「袁興根！」

「弟子在！」

「你不必難過，也不可難過，你師傅年老無用了！哈哈……」笑聲充滿了無限凄涼之意，「你師傅一生至唯謹愼，你師傅自命精明能幹，卻想不到今日竟然就落在伏君儀之圈套之中，小帮主危在旦夕，現在，僅仗十七粒元元丹苟延殘喘，如果天魔怪醫不能出手相救，小帮主必死無疑。

「老帮主七年前，爲幪面客所傷，迄今未能復原，小帮主爲我帮中特出之人才，雖然祇是二十二歲，已能通曉昊天神掌十七式中十五式，如果再有幾年苦功，依小帮主之悟性，定能參透十七全式，然後，由老帮主傳以屠龍神訣，雖不能天下無敵，但一定能完成前代師主遺命，想不到……」老叫化子眼中清淚盈眶，哽咽得無法再說下去。

至於那少年叫化子，早已跪在老叫化子面前，飲泣吞淚，而悲苦萬分了。

「興根，爲師有負委托，我……死有餘辜……」老叫化子說到這裡，突然向東跪在地上伏地叩首，口中唸唸有詞。

「弟子白雲教下士，忝屬東方九袋尊者侯三七，拜上教中列位先人賢士，弟子有負重托，處事乖張，百死莫贖，今日上稟天帝，下叩列代教長，恕弟子再無面目，再以餘力，以爲本教効勞，弟子死有餘辜，祈吾教宗，恕罪千分，恩寬不才，千辛萬辛……」

「師傅……不可……」

少年叫化子突然全身撲上，涕淚交迸之下，狠狠的扣住了侯三七的雙手……

侯三七，這位丐帮中之長老，他臉紅似火，雙目精光四射，沉聲道：「興根，興根，你敢阻我？」

「弟子萬死也不敢。」

「就該讓我去得安樂！」

「是弟子之錯。」

「胡說！」

「不……師傅，敬請弟子詳述所以……是弟子跟踪，是弟子掏聽看實，『紅貨』在這兩人身上，也因此而將師傅你引入歧途，該死的是我，師傅……」

「不！興根，此行乃我爲主，是我措置失當，是我大意疏忽，如果不是爲了搶救河口，我也不至於如此大意。」

「師傅，你爲了救人，你無法探查出眞正『紅貨』所在，你也不至於將弟子之僞訊信以爲眞，是弟子害了你，師傅，由弟子承担責任吧！」

「你想死？」

「弟子才是眞正的死有餘辜。」

「不，興根，你今年多大年紀？」

「二十歲整。」

「你師傅呢？唉！師傅今年六十有七了，哈哈哈，我尚有幾年可活？」

「師傅長命百歲！」

「就算如此，師傅也希望你長命百歲啊！你活一百歲，尚有整整八十年，我又如何？又何況，你天資、悟性均具上上之才，我能忍心看你夭折？你前途方興未艾，而你師傅死也無憾，至少我有個可傳衣缽的弟子在啊！如果你能記得起師傅，你能精習我的大殘手法，丐帮尚有一脈之面，就算金燕尊者處心積慮毀我丐帮，也是白費心機。唉！我已看了出來，他也會死的，而你不死，丐帮務必有中興之一日……興根，我在求你……別自毀，我在求你挑重担……」

「請問，你又如何？」

外邊突然傳來一聲清越語聲，侯三七與袁興根不禁大吃一驚，斂神循聲而視，祇見一個年約廿三四歲的白衣少年站在門前，滿臉笑容，看着這一老一少兩個乞丐。

「尊駕何人？」

「在下江湖末流，賤名不足掛齒。」

「你來作甚？」

「聽你說得凄慘，心有不忍，再說，你自己一死了之，將重担負托後輩，試問，公是不公？」

侯三七爲這少年弄了個莫名其妙，事實俱在，他關心丐帮事務，而小帮主莫名其妙受了陰傷，這位長老憂心如焚，再說小帮主之傷，普天之下，祇有天魔神醫能救，而天魔神醫是個愛寶如命成癖之人，聲言雙龍令如能交到他手中，無求不應，爲了這個原因，他甘心冒天下之大不韙，奪取「紅貨」，不想，伏君儀棋高一着，自己失着，小帮主之生命，已屈指可數，他自憤中計，他想死！當然，這未免是有逃避責任之嫌！

現在有人詢問其「死又如何」，侯三七不禁心頭大震，一個老江湖，那會不明白，那少年雖說來意未知，十有居九，不會別懷惡意，自己死了，也就了了，不過，少帮主之生死安危，依然無甚補助，這又難免死得太寃了，侯三七決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可是，爲了少帮主，他不到最後的地步，實在不能草率了事的。

「這位相公，尊姓大名？」

「在下姓雷，表字從雲。」

「啊！莫非山東雷門之士？」

「家父梅花島主雷天聞，常言道：子不言父名，請前輩恕之。」

侯三七心情激動，列位須知，他與山東梅花島，七十二島島主雷天聞，本是同門師兄弟，爲了一句戲言，侯三七在卅年前離開梅花島，本想獨自闖出個名堂來，至不濟也建立個基礎來，那料到下山不久，就幾乎死在太行七煞的七星曜光陣中。

全靠丐帮帮主崔起塵路過，夫妻倆出手相助，才算得脫大難，自己也從此與丐帮——白雲教結了交。愈來愈發現崔起塵胸襟磊落，愈來愈感到白雲教下不乏有志之士，他們全以解脫天下不幸爲己任，最後，侯三七放棄了獨自打天下的心意，一心一意助丐帮，奔走天下，解除天下人之不幸，侯三七終於成爲一方之主者。

他與崔起塵有獨特之交誼，所以，他十分關心崔氏一門的安危榮辱，七年前崔起塵爲幪面客暗算，破了崔老之功穴氣門，令崔老的功力大打折扣，這幾年來，丐帮有不少事，屈於下風！

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武功技藝，依然爲爭勝估理之主要憑仗，老帮主功力受挫，引使丐帮在不少大事前，畏首畏尾！

少帮主崔仁風，習功有成，令丐帮中人個個有了股振奮之心情，誰也相信，祇要少帮主功力練成，丐帮定可重振聲威。

那想到少帮主會莫名其妙爲江湖上神出鬼沒的金燕尊者所害……丐帮中人那個不明白，如果少帮主眞的有了甚麼不幸，那麼，丐帮至少有幾十年在江湖抬不起頭來，誰也明白，人才難求。

就因爲這個原故，丐帮中人是空羣而出，希望奪得「雙龍令」。

侯三七明明已扣住了「雙龍令」，爲了搶救河口之險，他稍有疏忽，便中了伏君儀的計中之計，使之逃出了他的監視，他眞的想死，想不到見到了三十年不願提起的梅花島上人，自己師兄……還有，他的小輩，試問，侯三七那會不感慨萬千？

「原來是雷英雄。」

「侯師叔，你即使不認家父，難道你對小侄也有成見，而不屑一顧嗎？」

「嗯！」老叫化子明白了，看來自己的老師兄已將自己之出身來歷全部道明了。他看了看雷從雲，年才二十三歲，自己離開梅花島，這孩子尚未出世，說句實在話，我那會如此的不近人情？

「師叔，小侄已打聽得這些鏢行中人的虛實，這『雙龍令』和其他三件珍寶，實在……」

「噤聲！」侯三七不愧爲老江湖，他立即阻止雷從雲之說話，他怕的是隔牆有耳，「賢侄，看來你是心中有數。」

「侄兒心中有數。」

「你有心助我？」

「全力而爲。」

「離此可遠？」

「半日之程。」

老叫化子心神大定，他萬分感激的對雷從雲道：「我該怎麼樣的謝你？」

「家父一直牽掛師叔，他老人家說，人的一生有幾個卅年？你們卅年不見了，他想得師叔你……好苦……」

侯三七心情激動中，苦笑着道：「賢侄，此地事了，我無論如何得去請罪。」

「師叔言重了。」

「走吧！」

三個人在興奮激動之中，走出祠堂，沒向暗處。

＊ ＊ ＊

這兒是招商客棧。

時間是三更，剛剛三更，因爲，樵樓上有板更聲，街巷也有更伕打更鑼！

四週黑沉沉，祇有此地一個大房間中，燈光澄亮，有兩個壯漢在閒談，語聲極低，臉色也頂鄭重。

有輕輕的擊掌聲，兩個壯漢聞聲一喜，看來，這正是他們聯絡的暗號。

好快的身法手法，燈光熄滅，而人影已越窗而出，人在屋脊，遠處又傳來一長兩短的擊掌聲！

「是向大哥！」

沒有回音，祇見前面不遠處有黑影晃動，兩人一看黑影，心中明白，看來事態嚴重，向老大也不敢太大意，祇能以身示意，兩人不敢多言詢問，跟在那黑影之後，飛也似的，亦步亦趨……

漸漸，來到了運河邊，有不少船舶停在河岸邊。

兩人祇見引路人站在河邊，看來，已到了目的地，並且，極可能是在船上……但是，四週黑沉沉，沒有一隻船上有燈光外映，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誰也怕黑，怕陌生，如果在這裡別有埋伏的話，後果又該如何？

又何況前面這位雖然身材、背影與向大哥相似，到底是不是向老大，依然是個謎，兩人是老江湖，不得不加上些小心！

「向老大，我們到底往哪裡去？」

「對，大哥，總得有個說明！」

「誰是你們的向老大？」後面傳來陰惻惻的語聲，這回兩個壯漢算是明白了，如此精明，結果還是中了計。

但是，前面那個極似向老大的又是誰？他又怎能取得了自己一行人的每人特別之聯繫訊號？這簡直不可思議，不，兩人不約而同的有了恍然之感，自己陷進了個極可怕的陷阱中了。

隱綽綽的，有不少人阻在了後面。

前面河岸叢草中，也現出了些人影，看來，兩個壯漢已被包圍了。

「哈哈……」兩個被包圍者，有一人長笑示意，表示了他的不在乎，「各位，請露出個相來，報個名來，看看雙陽鏢局究竟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好朋友！」

「田元順、黃源鑫，別與我們冒混子，充好漢，乾脆交出來吧。」

「閣下是哪一條路子上的當家？」

「你配問？」

「哈哈……不配問，好，來吧！」

「甚麼？田元順，想打架？」

「捨命陪君子。」

「有種，哼哼，老三，點亮子……」

語聲才畢，祇聽呼呼聲中，十幾支火把，發出了爍亮的光芒，現在，總算可以看清了這裡，人來了不少，並且，一色的黃蔴衣、蔴紮鞋。爲首一個，豹頭環目的老者，老者的身側，有幾個人不是他們一黨，因爲裝束不一樣，可是，那個田元順一見這幾個人，聲音大變道：「你們，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田元順，你看清了，還有，黃源鑫，此地也有你的女兒在，怎樣……」

兩壯漢——田元順、黃源鑫那會看不清這些？但是略一定神，田元順首先說道：「娘子、阿牛、小雲，你們聽着，或者是你爹沒用，也可能爲這江湖道義所限，我無法照顧你們了……」

田元順的話，衷氣充沛，雖說他的心情萬分苦痛，但是，他依然不失爲江湖人士的風範。

「各位當家，你們想利用這些來逼我就範，我眞代你們可惜……」

「田元順，你講不講，交不交？」

「講是不會講的了，交也交不出個所以然來。」

「哈哈哈，黃源鑫，你又如何？」

「多此一問！」

「你女兒花一般的年華，你就忍心不理？」

「當家的，就算我自己，又能活得多久？」

「啊！」老人不禁神情一怔。

「你我全是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朋友，臨難苟免，以損道義，活着何用？我們受人之託，不能忠人之事，活着何用？就算老兄你，有這麼的一天，受人所逼，你能出賣朋友，出賣江湖之義氣嗎？」

「好利口！」突然走出一個大漢來，一揚手，呼的一掌，就聽得一個少女的慘叫聲，黃源鑫立見自己的女兒，爲這大漢一掌擊中，鮮血似箭般噴出後，一跤跌翻在地上！

黃源鑫冷冷的看了可憐的女兒一眼，緩緩的又看着出手的人，「閣下尊姓大名？」

「你配問？」大漢話未畢，突見一條黑影竄來，而一股極勁極陰的勁風，向其當胸打到，黃源鑫拚了命，發了狠，他那家傳秘技，寒鐵指運全力直點向那大漢！

如果不是爲首老人全神戒備，出手得宜，這位老兄眞能爲黃源鑫一指過門。

黃源鑫挾憤而來，寒鐵指指力似劍，終算老人運掌一抵，指力一阻一折，黃源鑫不再怠慢，四十九手天罡手法展開，與老人拚上了。

但是，老人手下衆多，你才出手，老人已一聲令下，十三個彪形大漢，各執巨斧、短戟圍住了黃源鑫游鬥。

由此可見，老人們有備而來，黃源鑫擅長指法，而十三件重兵刃，就此令黃源鑫產生了應付之難，田元順看得明白，自己兩人極難討得了好，可是，拚還是得拚，鬥依然得鬥，並且要奪路而走，有機會總得走，因爲，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更重要的是報仇，人死了，那就全完了。

田元順身形才動，老人又說話了，「田元順，難道你就不理你的家人……這夫妻之情、父子之愛，你得想個清楚明白……」

「老當家，姓田的不想也清楚，愈想更明白，哈哈……老黃，我來也……」聲到人到，田元順那成名的兵刃仙人爪抖起一團黑影，向十三個殺手圍中撞了過來。

不想半空中射下三支勁箭，田、黃兩人稍爲一閃一避之時，鼻端祇聞得一陣蘭花香味，兩人全是久走江湖、饒有閱歷之人，無端端的射來之箭，而香味隨之而來，分明香中有毒……還想閉氣閃避，一陣頭暈，四肢突然失勁，眞氣受阻，人再也不能應付這十三件重兵刃的打擊了！

看來死期到矣！

但是，半昏半迷之間，兩人聞得咕嘀聲、呼喝聲、叫嚷聲，最後，遠遠傳來了一聲清脆的燕語聲，然後，全場轉爲平靜，這兩人也已跌翻在地了。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兩人漸漸的恢復了知覺，可是四週一片黑暗，兩人不約而同的想到了自己已步入幽冥境地了。

奇怪，鼻端又聞到了蘭花香味。

「田三哥，你怎麼樣？」

「我只覺得奇怪……此地是個什麼地方？是陰曹地府？可那來這股鬼香味兒，難道……」

「三哥，我看，此非善地，而我倆，不死也死了！」

「什麼叫不死也死了？」

黃源鑫的解釋是：自己親人被殺……唉，這心，早已死了啦，不過，死得值，至少，江湖人沒出賣了江湖道義。

「難道你們不覺得太傻！」

暗中傳來了一個人聲！

「你是誰？」

「就當我是女天魔——女夜叉……」

「此地是……」

「黑暗極樂世界！」

「陰曹地府？」

「差不多！」

「看來我們並沒有死！」

「與死也差不多！」

「你是放毒箭的人？妳有什麼用意？」

「哈哈哈，我想救你們，不過我救你們的代價是雙龍令，羊脂七寶瓶，碧玉雙珠鳳！」

四周又轉爲寂靜，靜得似死城。

＊ ＊ ＊

霞光萬道，突然將全城照耀得如同白日。

田、黃二人這才發現，自己安卧在一隻雕鏤精緻的胡楊上，在胡楊前三尺左右，有一張看來珠光寶氣的盤龍金椅上坐着個幪面人，可是那露着的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珠，發出無比威嚴的精芒！

金交椅之右側，有一張看來較小的，也是氣象萬千的鳳凰展翅寶座之上坐着一個女的，也是幪上了面。

而在寶座下，分列着左六右七十三張玉石座位，坐了十三個幪面人……看來，這形勢是萬分的玄妙深不可測。

但是，這氣氛中，有七分森嚴，三分富貴，更有着一種無形的殺氣，隱隱的籠罩整個空間。

兩人自然而然的爲這股肅殺氣勢所攝……兩人不約而同的起身下榻。

突然，左側之黃衣人起了身，沉聲問道：「田元順、黃源鑫，你們爲我教主所救，教主有事須要你倆相助，你等意下如何？」

此人說話，微有雌音，田黃二人心中一動，再聽到什麼教主的，不禁看了那金交椅上的人，田元順是素具應付之才，他十分恭敬的對那人作了一揖道：「聽聞閣下言中之意，我兄弟乃因教主慈悲，將我等救離險地，本來，再造之恩，沒齒難忘，若有所命，定當全力以赴，只因事處疑難，我倆又是身不由己，這就得請教主更賜格外之

德，但聞可言則言，可爲則爲，設有礙難，尚請勿罪！」

田元順不愧爲老江湖，說話中已明白表示，如果你們挾恩以臨，而要自己有違江湖道義，對不住，他們是不會也不能說出來，或者交出來。

「你二人性命在我手中。」此君有些火氣了。

「不可無禮！」是那個身坐金交椅的人發話了，只有四個字，並且，說得十分柔和，聲浪不高，但是，却已令此君肅然，只見他萬分恭謹地，轉身下跪：「遵法旨。」

「執刑使。」教主在傳召。

右面第四個座位上，站起了一個女子，是女扮男裝，不過，她也是十分恭敬的走出來，來到了教主座前跪下。叩首道：「右四執刑主者請法旨。」

「帶叛徒……」

教主令下，執刑使起身，向外用漫長的聲音叫着：「帶……叛……徒……」

鬨然聲中，四壁回應，而步聲中，一個年約三十七八的黑衣長身漢子，萬分斯文瀟洒的走進來，後面跟着兩個黃麻衣的中年人。再後面是幾十個服飾不一的男女老少——有幾個還是修道的出家人。

「白艮輔……」執刑使在叫！

田、黃二人一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此人就是成名江湖十來年，人稱萬里追魂的白艮輔？而白艮輔只不過是……這教主的下屬？如此，這個教主又是誰？爲什麼自己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黑衣人面色沉着的應了聲……兀立當地，誰也看不出他的心意如何。

「你可知罪？」

「唉！」白艮輔只是長長的嘆了一聲。

「我問你，可知罪否？」執刑使看來有些惱火了。

「執刑使，法王教主！」白艮輔突然朗聲道：「本來問是多此一問，白某是誤陷魔教。」

「白艮輔，你好大膽！」

「執刑使，白某是拚死無大難。」

「叛徒！」執刑使一聲怒叫中聲到人到，好快的手法，只見她玉手尖尖，五指微攏，一抖一彈。

那想到白艮輔是眞正的拚死而來，他一斜肩，一長身，左手一個迴旋，錚的一聲，各人眼前立見一道尺來長的青虹現處，田元順心中陡的一凜，「袖中刀」，他這裡尚未叫出口，而兩道青虹宛如交剪般，向執刑使掠到。

「膽敢犯上！」兩聲呼叫聲中，跟隨白艮輔進來的兩人，身形動，各展雙掌，一左一右的，各挾無比剛柔相合之勁炁而臨，白艮輔不愧爲一代怪傑，當袖中刀兩下快招無法對付執刑使時，而兩力士又各挾陰陽相輔之炁而來，他苦笑一聲，明知無法得手，一個也拚不了，好，求個自己了斷……口一張，預備咬斷舌根，但眼前黃影一晃，而胸前一悶，眞氣被束，他看清是教主出手，叫一聲苦，可憐，只覺得四肢有股極熾熱之力在游竄。他明白，中了教主的龍形北斗神炁了！

田、黃兩人只覺得一陣混亂，出手快，還招得更快，而教主是簡直如雷轟閃電般，一瞬即沒，可是，白艮輔已盤膝坐地，面色慘白，半晌，漸見汗珠滲出來了。

白艮輔是當今一代怪傑，有名殺手，死在他手上的成名之士，沒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可說令人談「白」色變，那想到今日，此地不知是朝是夜，出手人個個不輸於他，而教主更是對付白艮輔直如對付一個三歲小兒那般，他們是何等樣人？他們……

白艮輔越來越痛苦了，漸漸的他有點低聲的呻吟了。

「白艮輔，滋味如何？」執刑使卑夷地問着，看來，她是恨極了白艮輔的反擊！

「請成全我！」白艮輔的說話聲音，撕裂可怖，這可就說明了他目前之身受，簡直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苦痛，現在，他求死，他怕這個比死更難捱之折磨。

「你是本組織的佼佼者，你那會自絕於教，而陷身於叛途，講……」

「我…… 無 話…… 可 說，我……只是不忍，我悔恨，恨如此殘忍，如此無天理，滅人性，將鐵尚書滿門殘害……何罪之有？要他的妻女世代爲妓爲奴……爲……」

白艮輔越說越苦痛難受，越說越難支持，如此江湖有名的人物，他也難以支持，他坐不住了，他轉輾呻吟，簡直在慘號……

但是，誰也聽了出來，他不忍殘害鐵尚書。鐵尚書——鐵鉉，是建文帝的忠臣，可是，他却爲當今皇帝視爲眼中釘，據傳聞當今嗣位，捉住鐵鉉，將他活活烹死。

而他的妻女被發落教坊，作了軍妓，受盡了折磨，並且求死不能，天天得受軍卒的淫辱。

皇上聖諭：「着鐵氏母女，世代爲妓，生下男的，當龜奴龜孫，女的爲娼爲妓，欽哉！」

忠良之後，落得如此下場。

即使朱家爭權奪位，當忠臣的，始終是爲姓朱的效忠，有什麼過不去，是朱家門的事，當這樣的忠臣眞是有幸有不幸，也難怪白艮輔看不慣。

可惜，現在，白艮輔爲了一念

之仁，使他呻吟委頓，接受死亡。

鴉雀無聲，除了慘叫呻吟聲。

突然教主又微微叫了一聲：「第二批。」

在人羣中，突然被推出了四個人，一個是婦人，一個老者，一個和尚，一個道士。

執刑使一聲號令，軋軋聲中，地面突然出現了一支支鐵柱，每支相隔半尺，一共八十一枝，圍住四週，並且，正好將白艮輔與四個人圍在當中。這一來，當地無形中，多了一隻鐵籠似的。

教主的左側鳳凰寶座上的女人看了一眼，只見此人手一揚，一支血紅的長箭射出，往鐵欄的空隙射進去，那道士一見紅箭，一聲驚叫「蠻禽兇獸箭」，邊叫邊用掌風相阻，不料紅箭突然自己折斷，一縷極艷麗的彩烟起處，四週一陣蘭花香味四溢，田、黃兩人是被阻鐵籠外，根本莫名其妙，這是搞什麼鬼，想到籠中之形勢大變，而荷荷怪聲中，白艮輔突然一崩老高，而身法似風的一揚手，將個老婦抓住，看來老婦的功力不弱，可不知怎麼搞的，一個踉蹌，非但無法避過白艮輔這一抓，反而是像自己送上去那樣，跌入了白艮輔的懷中，白艮輔却一把抓住老婦，一張口向老婦頸上咬去。

老婦被咬中，可能是一吃痛，氣力大增，一聲怒吼，一推掌，將個白艮輔推開，却又莫明其妙的笑了，老婦一邊笑，一邊看着其餘三人，那個道士一聲慘號道：「教主，屬下知罪，請賜我速死，別讓我們變得如禽獸那樣你咬我嚼而死，如何？教主慈悲！」

誰也聽得出，這道士的話，恐懼中充滿了萬分哀苦求告之意，但是，誰也無法阻止這些，因爲，所謂教主者，他是除了用他的威嚴目光看視着籠中外，其他，根本無所表示。

道士一邊在走走避避，一邊在哀告，可惜，他只是聽到了一聲又一聲的慘嚎，他明白了，一個又一個的被咬中了，突然，他的後頸一熱，心中一涼，一陣極舒服的感受，由頸後傳來，他大叫：「我……」可憐他究竟想說些什麼，沒有人能知道，場外的人都看得清楚，他爲和尚所咬，而和尚是爲老婦所咬，然後，籠子中五個人已不是人了，本來，還有道士在哀叫求告，人們還可以聽見人的言語，現在，再沒有人說話了，有的只是嗬嗬的吼叫聲……

誰也看出來了，誰被咬中，誰就喪失了理性，人就變了野獸。

現在，五個人成了五隻野獸。

奇怪的是，本來，五個人誰也爲迷香所制，脚步浮浮，步伐無力，現在，却變得個個强而有力，行動若鬼若魅，有時簡直是似隻豹子，山貓般敏捷迅速——而且一撞上，一碰到，張口就咬，揚手就撕，一口就是一塊肉，一撕，衣衫被撕碎，然後，扭結在一起，可憐啊，你咬我，我撕你，叫聲、號叫……

五個人已成了血人，但是，還在咬、撕、叫、嚎……

是什麼道理？人，變成了野獸。

突然，在場人個個心驚肉跳，而對教主有了種更爲崇敬之意，誰也明白，如果稍有差池，那麼，自己也極有可能變作了籠中人。

從現在開始，這些人，誰也不敢有違令旨，他們怕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毒刑，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一聲聲的叫，一個又一個的死亡。

是的，變了野獸的人，在如此狠惡撕咬之下，總得死……當然，死得極慘，再沒有完整的衣衫，再也沒有完整的皮膚，血流滿了全身，而且有幾個是開了胸破了膛，腑臟外露。

最後一個是那個白艮輔，可憐他在喘氣，在絕望中的喘氣。

教主一聲龍吟！

執刑使是漫聲發話：「奉教主法天令諭，本座代爲傳訓，本組織是個嚴密、謹緊之組織，而參與我組織者，全是自願入門，而生死不渝，教主珍視組織，因此對組織中人，視之爲親人，待之如手足，也決不會坐視教中人反叛！

「教主前爲戚兄弟，萬里報仇，爲陸兄弟追殺七十餘口，而有功者，教主之賞賜無算，有勞者，教主之訓勉有加，然而號令如山，不允不從，賞罰分明，不容規避，白艮輔大逆不道，巨靈君挑撥離間，自行和尚心生怨望，青儀夫人密謀反叛，而洪天道長勾引外奸，如此昧艮，不降重刑，何以服衆，因此，特借今日一會，去奸除邪，凡我兄弟，務須鑒我教主之苦心。

「當然，士各有志，若有意見，請即提出，如欲退教，亦可以說明，來去光明，我不挽留，人各有志，焉能勉强，有意者，請出示明……」

執刑使說得冠冕堂皇，而在座人均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如此說來，你們心中明白。」

「我來說一說……」田元順突然出了聲。

「哈哈，田朋友，你不是我教中人，我們不想聽你的高見，因爲，目下我所談的是我教中事，以後，教事完畢，你我再作長談。」

田元順算是給執刑使阻住了，田元順也發覺自己本是教外人，實

在不便强作和解人，只能木然的站立一旁，看他們如何的發落。

但是，田元順心中却有着不安，自己既然是教外人，那麼，爲什麼讓自己看這一場驚心動魄的行刑大典？他吃準了，這是個大典，因爲，看得出，也聽得明，在場人有不少根本沒見過這樣慘事。

自己又該如何？

突然，四週又轉爲黑暗，田元順還有話想說明，一隻柔軟如綿的小手，已將他拖住了。

* * *

田元順莫名其妙，身不由己的，跟了此人就走，他明白，拖走他的人，是個女的。

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多少時候，四週祇是黑暗，他不明白，引他的人，那能走得如此的坦然！

軋軋聲中，眼前突然光明……看清了，自己在一個石窖中，而一扇石門剛開，當他走進石門之時，他才算看清，自己在一個地道中，旁邊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這少女是在向他笑，笑得如此輕俏，如此柔情似水。

「這位姑娘，尊姓大名？」

「還沒到互通姓名的時候。」少女說話，親切平易，並且，這聲音是十分的好聽。

行走又行走，出地道，來到了個佈置萬分精美的房間中，處處顯現出富貴氣氛。而黃源鑫也赫然在座，他已坐在一張太師椅中，面前是一席看來富麗名貴的酒筵，用的器皿，沒有一樣不是珍貴萬分。田元順越發猜不透，這位教主是何等樣人。

黃源鑫背後，也有一個少女，一手捧了個十分古拙的酒壺，如此美女，竟在侍酒。

田元順來到，自有隨侍少女招呼他坐下，黃源鑫不覺尷尬的笑了一笑，看來，他也沒弄清楚，自身算是客人還是主。

一陣笑聲，只見屏風後，走出個面目清秀的中年文士，一身玄青錦緞海青，帶着三分富貴世家之氣。

「啊呀呀，兩位請坐，請坐，既然來此，即我佳客，翠黛、綠篁，還不代我斟酒。」

原來兩個少女一個叫綠篁，一個叫翠黛。

田元順明知事必有因，若自己多問，反而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此君出現，一定會說出一個名堂來，所以，反倒心定了起來。

「兩位，我這兩個小丫環，尚算不壞吧！」

壞了，那會一說，說到了兩個少女身上？至於壞與不壞，這叫自己如何批評。

「兩位如若有意，我命兩女以侍箕帚，如何？」

越發荒唐了，自己是個走江湖的保鏢達官啊！那會一見面，就說這些。

「在下江湖末流，本不擬多事騷擾，實在，這一日來，我倆所見所遇，驚心動魄，並且，有不少事，簡直難以理解，又何況，自己尚有要事待辦。這些事，我等是……」

「什麼？小老如此抬擧，兩位如此的推搪，哼哼……」這中年文士是有了怒意。

田元順不禁長長的一嘆道：「我們早已將條命，不放在心上，更且看到過死亡，不，簡直比死亡更可怖、可慘之事，說句實在話，本就不希望能活着重見天日。」

「哈哈哈！」一陣狂笑，中年文士突的說變就變，對兩人深深一揖，道：「難怪法王看重，果然意志堅定不拔，是個好朋友，兩位請！」

田元順、黃源鑫二人可說是讓這文士弄得啼笑皆非，而莫明其意何在。

「小老桑靖，敢留兩位盤桓些時。」

桑靖？難道是名滿天下的六合一煞的桑靖？如果眞的是他，那麼，所謂法王、教主又是個何等樣人？還有，他手下到底有多少能人在……

「桑前輩，本來，我倆性命難保，也早已不打算重出生天，前輩相請，敢不從命，無奈，身有要事待辦。」

「爲了雙龍令？」

「這……」

桑靖哈哈一笑，道：「翠黛，取出來！」

翠黛奉命唯謹，一轉身即走。不多時，只見手上提了個小包袱。田、黃兩人一見包袱，不禁臉色大變，而翠黛是恭恭敬敬的將小包袱雙手奉上，桑靖沉聲道：「請打開詳細一看。」

田元順幾乎是顫抖了雙手，取來包袱，解開了……一看，一聲驚叫：「是紅貨！」

「可缺一件半樣否？」桑靖微笑着接口。

鏤金雙龍令、羊脂七寶塔，還有一對雙珠鳳……一顆霞光萬道的九曲頂珠，一樣不少，一件不缺，田元順又是個深具鑑賞能力的好手，他可說是眼判眞僞，毫釐不差，這幾件價值連城之寶物異珍，他是看得清楚明白，一件也不是僞裝，分明，這筆紅貨已經爲他們所奪去了。

這一來，雙陽鏢局算是倒了架子，試問，到那裡去找這幾件寶物來交差，傾家蕩產也賠不完啊！

「小老剛才要兩位收下兩個侍婢，兩位是鐵石心腸，見色不動心，小老十分佩服，而今，小老不得不實說，這幾件寶物，乃是她倆取來的。」

光棍玲瓏心，桑靖話已說明，田元順是老江湖，他是十分恭謹的向兩個少女打了一恭道：「田某家有糟糠，再說小廟中也藏不了大佛，可是，這批紅貨，是姑娘們所得，既已出示，想亦不想收爲己有，當然，爲奪搶這些東西，兩位一定花了很多心力，我，只能如此說，以後，但有所命，決不敢違。」

「君子一言！」翠黛沉聲接了口。

「駟馬難追。」

「好，兩位請收下了。」

田元順想不到如此順利，突然，他想到了以後，他當然明白，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可是，再想一想自己，一無所長，有的只不過是一條命，那怕是一家一姓……唉！身爲鏢師，就得代人賣命。

紅貨不保，非但有負東家，更且是爲天下江湖人恥笑，江湖朋友江湖義，寧死不可受辱，爲了這些，毀了全家也是値。

想到這兒，田元順是心平氣和了不少。

時光不早，該走了，至於這批紅貨，也得找到了自己人，詳問所以……不過……紅貨失手，可能，自己一行弟兄有了傷亡等情形，唉，走了再說。

「想走了，不太好吧！」桑靖面帶微笑，笑得兩人心頭發毛，而桑靖繼續的說道：「憑你們現在的本領，哼哼，你們能對付丐幫，你們能應付了沿途的能手，還有，新近崛起的江湖第一女殺手，鐵魔女宮飛霞？」

田元順與黃源鑫是聽得清楚，再一回想，他倆是當然明白，實在遍地荆棘，實在是殺機重重，自己……唉！自從從死到生，看到了如此幾幅之慘景，他倆是更進一步明白了自己的本領不濟，老實說，自己如與那些强手相會，非但不是對手，簡直是兇多吉少，既然如此，這條路，實在太難走了。

桑靖的話，大有玄奧，莫非……

「我不忍你倆去送死，再說兩位重信顧義，就憑這一點，你倆得我法王垂憐！

「我法王神目如電，無遠不照，爲了號令羣雄，這就得賞罰分明。

「對叛徒，痛恨如仇，對正直而臨難勿懼者，青眼有加，而你倆就因此而爲我法王垂青，命我傳你倆三頁眞經，一件寶物，小老之所以要你們倆盤桓些日，就是準備稍盡地主之誼，使你倆有所啓發而已，以後，憑仗法王所傳，如果你倆機智心領，深藏不露，臨危一擊，哼哼，我們相信，你倆可以就此完成任務。」

兩人不禁大爲感激，而對這個看來兇殘萬分的法王，也有着說不出的感恩圖報之心。

第二天的清晨，在一座看來氣象萬千的大宅前，有兩男兩女在叙談，正是田元順、黃源鑫與翠黛及綠篁。

「你倆也不必多說無謂之話，前途未卜，一切好自爲之，至於所習之離火七式，無論如何，不到最後，不可施用，我們只怕稍有洩露，以後，再有强敵出現，你們就難奏奇效了。」

「唉！姑娘之言，永銘不忘，妳我後會有期！」

「希望後會有期！」

「啊！這又爲什麼？」

「奉命不謹，對你們只有好處沒壞處，還有，不可對外稍有洩露，你我見面之情，更不准你倆再來此地。」

「對，其實你們再來，哼哼，也已面目全非了。」綠篁她是冷冷的說着話，而這句話，却令田、黃兩人心頭微震，一直以來，兩人就覺得這少女冷，冷得陰森可怖。

「伏慶在小靳山養傷，天芒珠須小心！」

田、黃二人聽到伏慶在小靳山莊，心中明白，伏慶已走到了絕境，而不得不請到了老鏢頭伏君儀的再三關照，不到萬分一，決不可去麻煩伏老心腹知交，天游劍客狄心書之莊中，他倆不想將這位前輩逼得再出江湖，所以應聲遵命，預備走！而兩少女已翻身入莊院。

田、黃兩人尚未說出些感恩之詞，隱隱聞得地底有着極悶的炸音……兩人不禁大感奇怪……突然，幾聲爆炸聲响，而這一所氣象萬千的大莊院，莫明其妙的爲雷火所吞。

這一來，兩人不禁陡然一凜，什麼，炸的是自己莊院？還有……兩人突有所悟地道：「難道這所莊院裡還有地道，他們一定有着另一個極隱蔽的總部，而桑靖又是個成了名又失踪的江湖前輩，他們不願爲外人知，他們寧願毀了這個基地……這是爲什麼？

田、黃二人是久走江湖的人物，他們絕不能是無經驗的，無閱歷的，但是，他們也難以推測出這個法王是何許人也？更想不出奪寶、還寶、傳藝、贈珠，其中有什麼關連？還有，爲什麼對自己兩人，如此青眼有加。

看重自己的人品？唉，臨難不

苟免的人大有人在，難道自己是適逢其會，別有陰謀。

陰謀！兩人不禁互相對視了一眼。

前面傳來了馬蹄聲，循聲注視，柳蔭深處有兩匹馬，正在迎風叫嘶，不是自己的馬啊！馬背上，却有着自己的行裝，還有兩柄自己慣用的兵刃。

另外，每匹馬上有個小錦囊，摸摸，分明是金珠貴重之物，兩人越來越感到玄不可測，這些人是好是壞？對自己到底是恩是怨……

於是兩人是跨馬上鞍，目下，他們不需趕到小靳山莊去，非但為了伏慶，更為了身上所帶的，莫名其妙得來的紅貨。

他們却想不到，在他們之身後，有着一個白衣客，年輕、英俊的白衣人，在緊緊的盯住了他倆。

在小靳山莊附近，有個楊家屯，而屯中有着一老一小兩個化子，正是丐幫中的東方長老侯三七與他的唯一傳人袁興根。

一騎馬飛來，正是那個白袍客，他就是侯三七的師侄，山東梅花島七十二島島主雷天聞的獨子雷從雲。

侯三七一見雷從雲，他是大為興奮，而雷從雲却是神色緊張道：「侯師叔，速隨我走！」

侯三七看出了苗頭，一言不發，帶了袁興根，跟在雷從雲之馬後，向屯外走去，不多久，他們已走入了山徑深處。

「師叔，看來此事更加棘手了！」

「怎見得？」

「伏君儀也已露了面。」

「啊！」侯三七不禁心情激動……哼哼，原來伏君儀非但聲東擊西，故佈疑陣，其實，這支鏢主保的依然是他自己。總以為他是吩咐手下七員大將得意心腹，用上各種掩藏、掉包、東移、西轉的掩人耳目手法，來與江湖上黑白兩道人物鬥法，那想到，這眞貨還在他自己手中。

他算是明白了，不料，雷從雲却對侯三七說出了更令其迷惑難明的實情來。

紅貨實實在在在伏慶這一行人身上，並且，已失了手，伏君儀一直在暗中監視着七人動靜，可是，依然慢了一步，為人捷足先登，搶奪了去。

誰？沒人知，那個出手？也是沒人知。

侯三七不禁瞠目結舌，無論如何想不到，這件事會變得如此波譎不明，撲朔迷離。

但是，雷從雲又再與侯三七一番耳語，侯三七簡直被人擲在五里雲霧之中，滿面迷惘之色。

「眞的？」

「不假！」

「你那會知道？」

「師叔忘了家父的手下，滿佈天下，尤其是山東地面的事，又誰能脫出家父之耳目。」

對，雷天聞的而且確有着這股神通。老叫化子心情萬分矛盾，因為，他發覺，到今天，也依然輸給了老師兄，但是，紅貨事大，他實在無法再計較這些。

＊　＊　＊

向小靳山莊進發。

小靳山莊却蒙在愁雲之中，伏慶傷勢危殆了！

伏君儀眼見愛子傷得如此沉重，饒是他年老深沉，却也禁不住心痛神傷。

伏慶尚算家傳武功根基極厚，這才能帶傷奪圍，與伏慶出來的六人，兩個失踪了，而四個死了，死的全是雙陽鏢局中的好手。伏君儀為每一個死難者感到苦痛，他曾經老淚縱橫的收殮了他們，而現在，他又要面對自己愛子的死亡了。

與伏君儀有過命交情的天游劍客狄心書，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勸慰之道，他明白了老朋友的心情，非但伏老得承擔喪子之痛，還得思慮如何賠還這批紅貨，還有，雙陽鏢局這面鏢旗，勢必因此而隨風而逝。

這對一個成名多年的江湖人物，是個不可言述的苦難，而這些苦難，全集在他一人的身上。

突然，奇蹟天降。

田元順、黃源鑫的出現，帶來了這一批價值連城的紅貨。

伏慶之所以奄奄一息，就是心如死灰，他為了這一批的紅貨失落，令他有自傷自毀之心，田、黃二人之來，紅貨失而復得，令其精神一振，再者，伏、狄兩老之交相運功催逼之下，他所受之九寒炁漸漸的被抽出來，即使短期內不能恢復痊癒，但是，終歸算是保住了命。

伏君儀激動了，他對田、黃兩人是大為感激，不過，老人不願吐露出自己的感情。何況，前途茫茫，困難重重，如要平安無事，將這批紅貨交付託家，看來，還得大費週章了。

漏夜，伏君儀與狄心書、田元順、黃源鑫密商對策，由狄心書提議，為求平安，不妨示弱，由狄心書的兒媳喬裝為鄉農夫婦，携寶出去，伏、狄兩老暗中監護，而田、黃二人作為照應。

分路進發，再用伏老先前的計，互為掉換位置，所謂聲東擊西，金蟬脫殼，交相運用，以求達到迷惑敵人耳目，而能闖出重圍。

「只怕未必成功。」密室外竟然有人發言，這就令狄心書大感不忿，想不到素來以天元纏度，陰陽奇正名世的小靳山莊，竟然給敵人輕輕易易深入堂奧，並在自以為密室之外發言示威，試問，這口氣又焉能嚥得下？還有，將自己一行人之密謀商計，聽了個清楚明白，這不是個極大之侮辱？

從來人之語聲聽來，還是個女的。

伏慶首先發現，來的是那個鐵魔女。

四人全是老江湖，眞的有敵人來臨，既然來人出聲示意，就不必再作小家氣之事，個個是坦然從容的走出密室，果然，前面天井中，站立一個廿出頭的美貌少女，鳳目蘊威，修眉懸鼻，不怒而威的看着這四個人。

田元順首先覺得奇怪，此女那會如此靈通消息，自己才脫身而來，她就後脚的趕到，追得又是如此的緊貼，還吃得如此的準確，這其中是難免別有蹊蹺。

可惜，他尚未想出個名堂來，少女已開了口，發了話，並且，話說得是十分的蠻橫。

「我正為你們走了不少寃枉路，並且半途中更莫名其妙的打了幾場寃枉架，不過，總算讓我想到了你，還有你。」少女點點頭，向田、黃二人道：「我已說過，你們一行七人，如果我叫你們有一人脫出了我的手下，我就不姓宮。」這少女也眞狠辣，話聲才畢，而一條青影閃處，田、黃兩人感到勁風飄然，向兩人中宮奪入，如果不是伏、狄兩老久經戰陣，多歷事故，這一下神出鬼沒，疾逾閃電的出手，就眞能令田、黃二人身受重傷，饒是如此，兩人胸口有着一陣重壓，幾乎喘不過氣來，兩人心中大駭，這個年輕少女那來這樣的邪？這樣狠的出手？

兩人再看伏、狄兩老與那少女交手，兩人不禁心神俱震，伏君儀的乾坤雙掌，神出鬼沒，剛勁駭人，而狄心書的天游劍法，神通八式，可說是集天下劍法之大成，名為八式，而每一式簡直是包羅萬有，包含了世間成名劍式之精華，可是，一個如此嚴謹綿密之掌法，一個則是以簡馭繁，以繁化簡之劍式，都毫不能阻住少女之出手、發話、發招，並且，少女之每一招、每一式，總是在狄、伏兩老之掌、劍中虛未續之際，少女之出手發招，可以說是看得準，認得狠，還有，擊得恰到好處。

田、黃兩人突然有了陣驚意，想到了桑靖之傳授，想到了天芒珠，而天芒珠，離火式……雖說不足以對付少女的天元寒鼐神功，可是，一個突襲，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神效，難道，桑靖要自己對付的就是她？

同仇敵愾，再想到自己同伴之死，田、黃二人不約而同的出了手，但是，二人是格遵前諾，他們只是用自己的仙人爪及寒鐵指法。

房中突然傳來伏慶的驚叫聲，而另一角却有人慘號一聲，狄心書已聽出是自己獨子狄伯鴻，他不禁一怔，而伏君儀也不免有些心亂，田、黃兩人擔心紅貨之被劫，不得不急叫：「此女交我，兩位速退。」

伏君儀還不想走，田元順却大叫道：「老東家，放心，我們別有取勝之道。」

伏君儀聽出田元順言中有意，再說紅貨事關重要，不得不咬牙退下，臨走時還招呼道：「兩位賢弟，記住，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言中之意，要兩人見機行事。

田、黃兩人目下是拚全力的纏住了鐵魔女，而鐵魔女是冷冷的一笑，道：「先殺了你倆再找他們算賬，哼哼，量他們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賊子，拿命來。」

鐵魔女的語聲越來越冷，而出手越來越沉，目下，她那獨門寒鼐神功已發揮到了極度，田、黃兩人之功力，本就不如鐵魔女，尚幸這三頁右眞經，別具妙用，即使兩人萬分狠狽，可是，在如岳重壓之下，他倆依然在互相呼應之間，苦苦的支撐着。

鐵魔女面色越來越寒，而看來是隨便一招一式，所挾之寒潮勁風，簡直會令人窒息。

田、黃二人是實在無法可以支持，而所習的離火式也已準備就緒。

鐵魔女宮飛霞的天元寒鼐炁，看來已籠罩住了田、黃二人，在她以為兩人之命已在其掌握之中，十三下殺手也已展開，不料，眼前一亮，鐵魔女明白了，兩人在無法可想之下，借暗器想闖出了重圍，哼哼，自己週身已為寒鼐神炁護身，什麼樣的暗器，也難傷其分毫，如果是越強越勁之暗器，寒鼐神炁却反而有卸彈之勁，要發暗器者自食其果。

她是毫不在意，不料，她錯了，天芒珠根本是一種極細極輕微的暗器，這一蓬細如牛毛的光炁，善於附上敵方之功炁之上，而借勢入侵，鐵魔女也是順風走得太久，根本想不到，有人積心處慮的在打她主意。

她的寒鼐神炁，乃天下奇門三大神功之一，如果與瀋陽六戊心法，太陰調元神譜會合，那麼，就可以令大天龍八部神通失色。

鐵魔女之年紀太輕，功力仍尚未爐火純青，但鐵魔女却具天賦，

必先解決了她，才可以令人人安心。

現在鐵魔女已墮入了奸計之中了。

天芒珠之寒碧光華透入，鐵魔女首先覺得週身一熱，這是個反常，鐵魔女大吃一驚，而眼前又見拳影紛飛之中，田、黃二人竟然在一種極詭異的身法下，奪圍而出，各擊出一掌，喝聲着……一擊左肩，一擊後背，鐵魔女因本身之寒鼎眞氣反激，心中驚疑之間，中了兩下離火掌，鐵魔女是有說不出之難過。

她是强爭一口眞氣，一個大旋轉，好身法，這一股殘餘之寒鼎力，依然令田、黃二人吃了一下狠的，無法追擊。

而鐵魔女則身法疾勁，早已越墻而去，一晃無踪。

可憐，田、黃二人却受傷不輕，只能眼看鐵魔女負傷而去。

鐵魔女脫身而出了小靳山莊，看來，她對奇門八卦之學，極具心得，輕快的走出生門，翻景門、由驚門，再走杜門而避過死門，重入生門，脫身而出。

但是，鐵魔女明白自己傷勢極重，她百思不得其解，這一股寒碧光華到底是什麼暗器，那會令她受到了這樣的重傷。

她得覓地藏身，她得重復眞元，但是，她想到了那些皇帝所虐的苦人，她眼淚滾了下來，唉，景大娘，看來你們還得受些危難！

小靳山莊又有三個人出來，一個是白袍客，一個是老化子，一個是小化子。

正是侯三七與袁興根，還有一個是梅花島主之子雷從雲。

「雷賢侄，我該怎麼樣謝你啊！」

「不必客氣，在江湖行走，所謂山不轉水轉，侄兒說不定那年那月，會求師叔之大力……」

「賢侄，別說這些了，你機智、靈敏、精武有爲，唉，老叫化子只能對你說，向我那老師兄帶個信，就說老叫化服了，永遠服了！」

「師叔，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父親他會明白，唉，賢侄，你我後會有期！」

「是，小侄前頭尚有要事辦……請……」

雷從雲說畢，雙手一拱，向前疾馳而去。

「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工夫。」侯三七感慨地說了一句。

「師父，你不覺得這件事太便當，而其中，難道沒有其他的古怪？」那個袁興根在提醒侯三七。

老叫化心中一動，但是，想到自己的小幫主，想到憑仗雙龍令，可以請得天魔神醫救得小幫主，他是什麼也不願意想下去，他只是覺得，天佑丐幫。但是，袁興根却是愁眉深鎖，看來他是別有心思。

小靳山莊是一片愁苦，伏慶病情又是再度反覆，因爲，他親眼看見一個叫化子取走了紅貨中的雙龍令，而他却無法阻攔。

狄心書的獨子狄伯鴻莫名其妙爲一白袍客所傷。

即使仗田、黃二人之力，趕走了那個姓宮的鐵魔女，但是，兩人之傷勢不輕，伏君儀並不能只失一件紅貨而心寬，相反，他感到自己在這大年紀，爲了一念報恩，結果，落了個如此的田地。

在小靳山莊外，却有着兩個幪面人，一個是目有威光，一個是女的。

「這一仗打得妙啊！」女的在開口，那個男的默不作聲。

「主公，你這是爲了什麼？宮飛霞到底爲你的天芒珠所毀，寒鼎功再不能發威！何況，有小雷示恩相報，嘻嘻嘻……」一陣極難聽的笑聲中，那個女還在繼續她的高見：「少女情懷，勢必會墮入了小雷的羅網中，宮飛霞陷入小雷之情網，也等如陷入了你的羅網中，如此，你少了個對頭，反添了個臂助，你還有什麼不高興的？」

「雷從雲有些本領。」

「他辦事得法啊！」

「妳以爲他定能成功？」

「至少，宮飛霞不至於將小雷視之爲仇敵了。」

「唉！」幪面人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不得不擔心雷從雲，此人太機靈善變，並且計智 深沉，是個可怕的人物，說實在話，我怕他。」

「你怕他？」

「他能忍人之不能忍，籌計後謀，天衣無縫，憑他一人，一個計較，已令丐幫中人，入其彀中而不覺，再借故親近宮飛霞，利用宮飛霞，取得寒鼎古訣，他非但掌握了丐幫、宮家的命脈，更且，要他們對其感恩圖報，試問，小輩中，又有誰比他陰沉多智？」

「看來，你想殺了他！」

「不到時候，我何必殺他，不過，得好好的防備！」

「你又如何的防備他？」

「用田、黃二人。」

「啊！」

「小琳啊，敎中事，越來越多變化，以後，妳得多多用心，我，該有些時候失踪了呢！」

夜深似水，但是，這個所謂敎主法王的說話，令人看到了，江湖上有着個大陰謀在醞釀中，而主要的陰謀者，是那個白袍客雷從雲，看來，好戲只掀開了一個序幕而已！

（完）

棒打江山

夜半追淫賊　誤會結樑子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出征歸來的陶克正回桐城和妻女相聚，豈料女兒小娟被採花賊姦殺，妻子也因悲傷過度病死，陶克有戰功，曾得統帶軍職，武功超著，誓要把採花賊抓到。葬了妻女之後，就去揭縣府捉拿淫賊的賞金告示，因爲得罪了公差，便要去找縣太爺秉公辦理，他和丁地保來到衙門前，被章捕頭截住不讓進去……

曹拓郎也叫陶克住手，道：「你是西北回來的軍官？」

陶克道：「官至統帶，官不大，却經常同造反的回子們玩命拚。」

曹拓郎對章捕頭叱叱：「這是英雄，沒把人弄清楚就胡亂抓人，太不禮貌了。」

他也不理章捕頭再解釋什麼，立刻又叫：「快呀，看座！」

這是請陶克坐了，這光景，陶克還能怎麼打？

陶克收起木棒，他對堂上抱抱拳，道：「縣太爺，你的寶座我不敢沾屁股，但有一句話上稟。」

他的話也算客氣了，只要不留難他，他還能眞的造反？

陶克根本就是個火爆性子，這種人順着來，要他的人頭也可以，如果拗上勁，誰怕誰？

聞得陶克有話要說，曹知縣笑容滿面，道：「好，好，有話你說當面。」

陶克道：「縣太爺，我女小娟死得慘，這件命案令我不愉快，爲什麼告示上賞金只有一百兩？」

曹知縣道：「那是誤會，只因爲一百兩是官家出的賞銀呀！」

陶克緊追問一句，道：「劉家莊多出四百兩，是嗎？」

曹知縣道：「對，對！」

陶克道：「四百兩爲什麼不另外寫在一邊，偏就加在一百兩上面，叫人看了厚此薄彼呀！」

說着，他掏出那張告示，又道：「殺我女兒的兇手就不用花公帑了，自有我去找那淫賊。」

他回身就往大堂外走，那章捕頭忙又道：「你老弟還不知道吧，聽說那淫賊會高來高去呀！」

陶克一聲冷笑，道：「你見過了？」

章捕頭道：「我若見過，他還跑得了？」

陶克嘆了一口氣，大踏步出了縣衙門，嚄，縣太爺這一回火大了。

曹拓郎坐在堂上開罵了。

「我把你們這一羣大飯桶，這麼多人竟然收拾不了他一個人，你們自己看看像什麼話！」

師爺王巴斗在縣太爺耳邊說：「大人，此時宜多加安慰，少苛責呀！」

曹知縣一瞪眼，把話到口邊的話又改變：「下去吧，受傷的去庫房領一兩銀子，退堂！」

在那個年代，公堂上的這種場面很平常，亂世嘛！

＊　＊

陶克出了衙門並未走遠，他繞道又奔到西城外的黃土坡前，兩堆新墳在那兒，他的臉上不見淚。

他坐在兩墳之間在發呆，偶爾

會自言自語着。

「桂花，妳地下有知，妳知道我多麼想妳呀！」

陶克這句話，至少會重複上百遍，然後……

然後又對另一墳自言自語。

「小娟，我的寶貝女兒呀，看妳死得那麼慘，爹的心肝裂了呀，爹在塞北殺回子，竟然忘了妳的安危，爹對不起妳，啊……我的小娟……」

陶克偶爾還會用雙手再把墳上的新土堆一堆，拍一拍，就彷彿他怕埋在地下的女兒妻子不安全。

抬頭看，明月當空，洒下一地銀白色，月光照在陶克的身上，那影子就好像一堆墳一樣，看得他一聲浩嘆，如果自己也在這兒長眠，一家人就團圓了。

他在墳前坐了兩個時辰，雙手抱頭拚命不把眼淚流出來，他太苦了，這種痛苦也只有他能忍受。

* * *

快四更天了吧！

陶克站起身來，又對新墳自語：「桂花、小娟，我走了，我會常來看妳們的，我會回來一家人團聚的，妳們等着我，我一定會回來的。」

陶克走着又回頭，然後又走又回頭，然後又自言自語的道：「夜裡鬼魂會出現的，可是，可是妳們爲什麼不出來看看我，我等了那麼久……我會再來……」

原來他想在這時會一會他的妻女。

* * *

陶克轉身疾走，他奔往縣城，也許他的桂花與小娟會在她們住的小屋內出現。

有人說，人死魂回家，四十九天會出現。

陶克往縣城奔去，他一心就是想看看她們妻女二人的靈魂出現，也許就會指示他一條去找兇手的引路。

陶克還沒進城，突然間有條人影自西城牆上閃出來，月光之下看得清，竟然是兩個人。

前面的那影子躍下來，後面的人影追得緊，這二人好像手上握着刀。

陶克立刻往路邊草叢矮下身，卻發現兩條人影正一前一後的過來了。

便在這時候，後面追的人開了腔：「老大，別跑了，那小子追不上了。」

前面的人立刻緩下來，道：「他媽的，那裡冒出兩個小狗操的，差一點栽在屋頂上。」

後面的人已追上前面的人，他開口也是罵：「今晚遇上鬼了，奶奶的，我才剛站在床邊上……媽的……」

就在這時陶克已是咬牙切齒的要衝出來了。

不料却聞得一聲冷笑，道：「我看你們往那兒逃？」

就在這聲喝叱中，一團人影已撲過來了，這人的身材不高，矮矮胖胖的像個冬瓜。

這個人一出現，陶克立刻又躲起來了。

他要聽一聽這是什麼回事。

* * *

果然，矮胖子只一出現，那兩個人也火了。

其中一人忿怒的吼道：「他奶奶的，你小子別以爲爺們怕你，你可以打聽一下，『丹江雙義』可曾怕過誰？」

另一人也罵：「娘的，阻爺們財路，斷爺們生計，看老子怎麼收拾你！」

矮冬瓜似的漢子看不出有多大年紀，他嘿嘿笑笑，道：「喂，什麼叫『丹江雙義』？我看你們是兩匹狠，大色狠，官家出了賞銀，我在這裡找你們，可好，老子總算遇上了，想逃哇！」

那個壯漢大聲吼：「你放屁，誰是大色狠？」

矮冬瓜漢子道：「不是色狠？娘的，半夜摸進人家女人的大床邊，你還嘴硬？」

另一大漢怒道：「水青，咱們合力幹掉他。」

那叫水青的壯漢只一聲吼，舉刀就往矮子殺過去。

他邊殺邊道：「大川兄，咱們齊殺！」

兩個人的身法也夠快，一前一後的幹上了。

那矮子揮刀迎上去，一路刀法使出來，總算是勉强把兩人的攻勢阻住，却也有些陷於力拙的樣子。

月光下，陶克可就吃一驚，矮子的刀法很眼熟，這人怎麼也會我的刀法？

他只看了一下，那矮子已是攻少守多樣子。

叫大川的漢子嘿嘿笑了。

「兄弟，使把勁，這小子就那麼一套刀法，已經用第二遍了。」

「大哥，你兜住他退路，兄弟三招之內叫他躺下。」

陶克便在這時走出來了。

三人拚得凶，沒看見來了陶克這個人。

「兩個打一個不太好，留下一個叫我也熱熱身。」

他這麼一開口，三個人這才看見草叢內走出一個瘦個子來！

「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兩人分別退守一邊，那洪大川雙目直視陶克，道：「你是誰？」

陶克冷冷道：「等你們躺下去

以後，我再告訴你們！」

白水青冷哼一聲，道：「說大話也不怕閃了舌頭！」

那矮胖子已跳到陶克面前，他指着「丹江雙義」對陶克道：「朋友，我從三江口一直暗中追踪這兩匹色狠，哈，果然被我抓到了！」

洪大川咬牙叱道：「他媽的，你小子認定爺們是大色狠呀，可惡！」

矮子冷笑道：「半夜摸進姑娘的房中，幹甚麼？不是想姦人家姑娘還有甚麼企圖？」

他這麼一吼，正撩撥起陶克的滿腔怒火！

陶克的木棒一指，沉聲道：「上！」

他只吼了一個「上」字，手中的棒子已往洪大川的頭上疾敲去，手法很特別，因爲當洪大川把頭往後仰躲的時候，陶克的木棒發出「彭」的一聲，却見白水青已把個流血的頭直往手臂上貼，其實他是以手臂去護頭！

陶克出手不留情，一肚皮怨氣帶仇恨，他在聽得矮胖的話以後，便認定他們是採花賊了！

洪大川見白水青挨一棒，打得滿面鮮血流，大吼一聲揮刀就殺，出刀完全不要命一樣！

陶克舉棒攔迎，五七回合之後，他突然一棒敲在洪大川的脖根上！

洪大川打了個跟蹌沒倒地，另一邊，矮子已哈哈笑着把白水青逼在一棵大樹邊只有招架之力！

白水青流了不少血，那一棒沒躺下，可也打得他七葷八素難認方向！

雙方勝負就要分出來了，不料斜刺裡一聲尖吼：「你們都住手！」

突如其來的女子喝叱，四個人立刻往外閃，只見林子裡走出一位麗人來！

月光之下這女子的模樣好美，淡綠水裙大紅衣，頭上挽的是公主髻，一支翠玉簪垂着金總子，左手反提着一個刀鞘，當然裡面是插的刀！

這女子走路的姿態似柳搖，那腰肢實在細又軟，悄無聲的已經到了四人面前！

這女子雙目十分亮，俏生生的面對矮胖之人道：「你看到他們站在大床前，是嗎？」

矮胖子頭，道：「一點也不錯！」

女子嘴角一撩，道：「我也看到了！」

矮胖子撫掌笑道：「噢，原來妳姑娘家也在抓淫賊呀，看吧，我沒寃枉你們！」

女子却又道：「因爲我就是睡在床上的女子！」

她此言一出，矮胖子一怔，張大了嘴巴不說話！

陶克却沉聲道：「姑娘，他二人對妳不存好心，妳一邊站着，容陶某拿下他二人！」

不料女的却冷笑，道：「何必狗拿耗子！」

陶克聞言也楞然！

「妳說甚麼？」

女的冷沉道：「想再聽一遍？我說你們多事！」

「怎麼說？」

女的有些不屑的道：「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們這些愛管閒事的，未免也太囂張了，竟然傷了我們的兄弟！」

只這幾句話，矮胖子與陶克兩人已墜入五里霧中，不知這事有多窩囊！

女的已走近白水青，以手帕爲白水青的傷處紮起來！

洪大川已對陶克，道：「眞看不出你的棒子功力如此紮實，朋友，留下你的大名！」

陶克道：「我叫陶克，倒是想知道，你們爲甚麼會如此擺譜，目的是……」

女的尖叱道：「走開，我們擺甚麼譜，要你囉嗦，豈有此理！」

矮胖子忽然一拍腦袋，道：「喲，我想起來了，妳大概就是江湖上傳說的『漢水一隻鳳』，對不對！」

女的忽然冷笑不已！

她也款款的往矮胖子身邊走去，這光景當然是不懷善意，而且……她的左手後肘的刀鞘反往她的腰帶上插去，她的紅衣已把刀鞘遮住，她……

「矮胖子醜八怪，腦袋瓜子會使壞！」

只這兩句話，她的手上又各抖出一把尖尖的利刄，直往矮胖子的胸前刺去！

矮子的刀雙手揮，就像撥弄近身的飛蝗似的邊撥邊退，然後一聲低吼，標着鮮血地滾出三丈外。

女的不放鬆，雙尖刀一路仍然疾刺不捨！

於是，陶克出手了！

木棒斜攔又旋，一招之間接下十一刀快殺！

女子一見陶克出手，側身又是二十七刀罩過去，她出刀就是要命招式！

陶克的木棒右手擋，然後再傳左手打，三招之間便把女的一路刀法封住！

便在這時候，女的突然自下盤暴踹一腿，那一腿也是要人命的，因爲她踢的是陶克「三岔口」地帶。

一聲冷哼，陶克木棒下點……

他不及回棒，而以棒尾變前回抽。

「彭！」

「啊！」

眞準，棒尾點在女的脚背上，痛得她單足往後彈又跳！

陶克並不追擊，他忿怒的站在當場不動！

他以爲這女的心腸太狠毒，怎麼招招都想叫人死！

矮胖子的雙臂內側在流血，還眞的流了不少鮮血！

洪大川正自爲白水青治傷，如今發現女的受傷，情急之下就要揮刀再殺，却被女的喝住了！

＊　＊　＊

陶克仍然未動，他甚至有些迷惘！

這是幹甚麼的？他們怎麼已變成一家人了！

想着妻女的慘死，陶克不由嘆口氣，他轉而走向受傷的矮胖子！

他本來是要離去的，他的痛苦已經夠多了，又何必再去找痲煩爲自己增加痛苦！

然而，當他想着這矮胖子剛才的一路刀法，便慢慢的移近矮胖子！

「朋友，你的傷……」

「我還不要緊，倒是這女人眞毒辣，一心想我死，她爲甚麼要這樣？我是行俠仗義，她應該謝我才是，我又與她無怨無仇……」

陶克看過去，只見洪大川正以雙手在爲那女的搓揉着足面！

女的低聲雪雪呼痛，那雙目的怨毒光芒，看得陶克也不舒服！

頭上纏條毛巾的白水青却咬牙走近陶克，他怒視着陶克的全身上下，就好像要把陶克的每一寸樣子全部記在他的心裡面似的！

他也確是這個目的！

趁着月色，白水青嘿嘿冷笑，道：「朋友，你如果是個人物，娘的，你報個名字出來！」

陶克猛一挺身，木棒橫在身前，道：「幹甚麼？」

白水青道：「老子也好把你的大名聽在耳裡記在心上，山不轉路轉，早晚咱們還會碰上面，朋友，丹江雙義的血豈是白流的！」

陶克心裡不自在，他並非是怕事，他實在心中很悲哀，只不過他只一想到妻女二人慘死，便也火了。

「娘的，找我報仇？」

「血債血還。」

「那麼，現在如何？」

「別得意，是老子一時大意，你應該明白，眼前我們三人還能出手一搏。」

「那麼，你還等什麼？」

白水青仰天大笑，道：「說來說去，你個王八蛋仍然不敢報上名來呀……嘿……」

陶克大怒，道：「你聽着，老子的名字叫陶克。」

白水青又是一怔再冷笑。

他逼上一步又道：「你叫什麼？盜寇還是刀客？」

陶克咬着牙，道：「陶淵明的陶，克服困難的克，這個解釋夠淸楚吧？」

白水青重重的點着頭，道：「老子永遠記在心裡，直到看着你死絕。」

他回頭就走，洪大川已扶起女子站起來。

女的手指陶克，狠狠的留下一句狠話：「小子，我會派人追殺你，直到我看到你的人頭。」

陶克大怒，他提棒就要揍人。

他心中比誰都苦，如今還得受這樣的威脅。

不料這矮胖子却又拉着他，低聲的道：「老兄，我想起來了。」

陶克見男女三人走了，他又被矮胖子拉住，便忿然的對矮胖子道：「你想起什麼了？」

矮胖子道：「他們一定是三水幫的人，那個女的說不定就是『漢水一隻鳳』錢丹鳳。」

「你怎麼忽然會想起他們是誰來了？」

矮胖子道：「因爲『丹江雙義』是三水幫殺手，那女的必然也是三水幫的殺手，唉，我們惹上三水幫了。」

陶克道：「已經惹上了，朋友，你還怕什麼？」

矮胖子忽的吼道：「我怕他個鳥，眞要動傢伙，奶奶的，不就是命一條。」

他好像也是孤家寡人一個。

陶克笑笑，道：「朋友，剛才我見你那一路刀法很惹眼，你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矮胖子愣然一笑，道：「不上枱面的功夫，你老兄千萬別耻笑。」

陶克道：「老兄，我提個人，不知你可認識？」

矮胖子很有興趣的道：「誰呀？」

「了無和尚。」

「啊，你說大和尚了無呀，唉，實不相瞞，我的刀法就是他老人家教的，可惜他不收我做徒弟。」

陶克笑道：「這件事有多久了？」

「三年了，啊……三年半了。」

陶克道：「你的大名是？」

「人家叫我冬瓜唐，老兄，剛才聽你說，你的名字叫陶克，是嗎？」

「不錯，冬瓜唐，借你的刀一用。」

「幹什麼？」

「証明我也跟了無大和尚學過刀法。」

冬瓜唐笑呵呵的把單刀交在陶克手上。

三尺木棒擱一邊，陶克握刀舞了起來。

冬瓜唐看得直點頭，他在陶克收起架式時候，拍手大笑道：「我們應是師兄弟呀，你……幾歲了？」

陶克道：「我今年快三十二，我十五歲那年在鷄公山遇到了無，他傳我刀法與氣功，唔，快十七春了。」

他把刀交在冬瓜唐手上，拾起木棒，突然發現冬瓜唐衝着自己雙膝跪下，道：「師兄吶，我冬瓜唐今年二十一，自小流浪在三江，我是在江邊拾小魚，才遇上了無大和尚，他教了我的刀法有七個半月，臨去叫我練輕功，他說我身子胖又矮，要我跑得比人快，今夜得遇師兄你，咱們誰也不孤單了。」

陶克拉起冬瓜唐，道：「好，好，我長你幾歲，就當你師兄吧，師弟，咱們找地方先歇着，我有滿腹苦水呀，你知道吧，我……唉……」

冬瓜唐道：「師兄，你休痛苦，也莫悲傷，甚麼事情你慢慢的講。」

陶克道：「師弟，我老實對你講，我在西北打回子，小小的幹上統帶，可是我受不了窩囊氣，棄官回家來，準備帶着妻女在雞公山過日子，那裡想得到我女兒才十四歲還不到，就被淫賊姦殺了，我妻受不了打擊，見我一面就死了，官家的告示不公平，我這是在桐城地界找那千刀殺的淫賊，今夜却遇上師弟你。」

陶克把事情說一遍，嚄，氣得冬瓜唐臉焦黃。

他一蹦三尺高，指着老天罵爹娘：「操你老祖宗，那裡的淫賊喪天艮，害我師兄一家人好悲傷，奶奶的，等我冬瓜唐抓到你個王八的，非剝皮抽筋不可。」

他一邊罵一邊跳，陶克的眼淚幾乎流下來。

他一把拉住冬瓜唐，道：「兄弟，別罵了，找個地方去睡一覺，咱們想法子把淫賊找出來。」

冬瓜唐不叫了，他拍拍陶克，道：「師兄，咱們這就往那兒去？」

他想了一下，又道：「師兄……」

陶克道：「兄弟，我以爲咱們不宜稱師兄……」

「爲什麼？」

「因爲咱們雖然是了無和尚傳授功夫，但了無和尚並沒收徒弟，我以爲了無和尚必有苦衷，咱們不如兄弟相稱，免得以後有人問起我們的師承，咱們無話可說。」

冬瓜唐點頭，道：「行，大哥說得有道理，咱們以後就兄弟相稱。」

冬瓜唐頓了一下，又道：「原來城門口的告示是大哥撕去了，我還以爲自己大賺一百兩銀子吶。」

陶克道：「兄弟，你爲生活抓兇徒呀？」

冬瓜唐道：「有時候也靠賞金過日子。」

他忽然對陶克點點頭，道：「大哥，我們去劉家莊。」

「劉家莊？」

「是呀，劉家莊的姑娘被人姦殺，這件事全桐城的人都知道，咱們去到劉家莊，也許可能問出一些名堂。」

陶克想了一下，道：「去劉家莊也得等到天亮以後，先找地方歇息吧！」

冬瓜唐陪着陶克，二人找了個看守瓜田的小草屋，就在草堆上湊和着睡着了。

＊　＊　＊

說來也眞巧，桐城附近有幾座這樣的草棚子，六月西瓜冬瓜熟，這兒就會有人住，爲的是看瓜田。

就在天亮不久，附近一座較大的草棚中，走出三個人來了，這三人剛在草棚外站定，陶克與冬瓜唐便也自另一草棚中走出來了。

這才不到兩個時辰，仇人又再見面了。

仇人見面，當然是份外眼紅。

矮冬瓜雙臂纏着布，但他仍然想拔刀。

那面，洪大川與白水青冷哼着，那女的以木棍拄地，一瘸一瘸的走在前面。

她的脚背挨一棒，好像被打腫了。

陶克却淡淡的往大路上走着。

「站住！」那女的吼叫聲如鷹嗥。

陶克回頭，道：「叫誰站住？」

女子叱道：「當然是叫你！」

陶克道：「幹甚麼？」

「你叫陶克？」

「不錯！」

「我叫錢丹鳳！」

「我並未問妳叫甚麼。」

「可是，我要告訴你，因爲我要你知道，你的狗命已經是我的了！」

陶克面無表情的道：「妳好囂張，竟敢在此時此地，對妳十分不利的時刻向我說狠話，妳以爲我不敢在此時殺了妳？」

錢丹鳳厲聲道：「三水幫絕不會放過你！」

陶克忿怒的道：「至少妳已看不到了！」他拔出木棒，這光景就要出手了！

洪大川提刀橫身攔，他吼道：「姓陶的，錢水龍的大名你聽過

嗎？」

陶克怔怔的沒開口，身後的冬瓜唐大聲道：「噢，就是在漢江面上當水寇的錢水龍呀，當然聽說過！」

洪大川道：「錢姑娘的爹就是錢水龍，你敢傷了她，我勸你們，漢江地界就別再去了！」

陶克聞言更火，他抖一抖手上木棒，道：「娘的，老子吃糧當軍受閒氣，回到家鄉又遇上你，不就是比一比誰的胳臂腿粗嗎，來吧，今天老子就殺人！」

他舉着木棒就要打上去了！

洪大川一見，只得舉刀迎上去！

這兩人只一交上手，却變成不要命的角色了！

那冬瓜唐這一回看得清，大哥的棒法中套刀法，那身手之俐落眞叫人沒話說！

就在冷芒棒影中，突然聽得「彭彭彭」連三响，洪大川已發出「哎唷」聲！

他的肩頭上挨了三棒子，也眞難爲他，陶克的棒子是往他的頭上敲，還是被他閃開了！

躲了頭躲不了肩頭，肩頭上挨棒也照樣叫他吃不消！

只不過洪大川的皮粗肉厚刀法狠，仍然在力拚！

這時候，白水青出刀了！

就在洪大川挨棒時候，他就拔刀欲撲了！

冬瓜唐橫身猛一擋，沉聲道：「手癢不是，來來來，咱冬瓜唐陪你過過招！」

白水青的頭上受了傷，但冬瓜唐的雙臂也挨了刀，兩個人這麼一遇上，嗄，冬瓜唐不要命的幹上了！

一邊的錢丹鳳眞急，只因爲她的一隻脚背已腫，痛得實在難忍受！

雖然如此，但她仍然手握一把尖尖的刀，準備抽冷子撲上去了！

＊　＊　＊

陶克當然看得明白，他却故意的把身形往錢丹鳳身邊移，就好像他是個糊塗蛋，替敵人製造機會！

錢丹鳳就心中在冷笑！

錢丹鳳心中打定主意，只一出手，我把刀子送進姓陶的肚子裡！

這個女人心眞狠，出刀就想殺死人！

洪大川也看出機會來了，他揮刀狂殺十七刀，硬生生要把陶克逼得往後躲！

當然陶克只有往錢丹鳳身前退，因爲十七道冷電激流，先把三個退路封死……

陶克只有後退！

「殺！」

這一聲尖叫乃出自錢丹鳳之口，她的尖刀已到陶克背上三寸之地了！

陶克就好像身後有眼睛，他的身形忽然一個大翻身，錢丹鳳的尖刀就貼着他的背、他的屁股，然後刺了一個空，他的人已站在錢丹鳳的身後面！

好一招「悟空觔斗」，便也聽得「砰」的一聲响！

錢丹鳳大叫一聲往前撲倒，正趴在殺過來的洪大川身前面兩尺遠！

錢丹鳳的頭上挨一棒，她昏死過去了！

洪大川一見吃一驚，低頭抱起錢丹鳳，大聲叫：「咱們走！」

正同冬瓜唐殺在一起的白水青，聞得洪大川的叫，立刻暴斬七刀，拔身就跑！

冬瓜唐就要追殺，却又被陶克攔住！

冬瓜唐發覺陶克的臉上十分痛苦的樣子，他走過去，道：「大哥，怎麼不把他們收拾了，也免得後患無窮！」

陶克道：「我這是頭一回被逼出手對付一個女子，唉，想起我的妻女，我……好痛苦！」

冬瓜唐道：「女人有善有惡的，就像咱們男人一樣，有好也有壞的，大哥，你若把女人一視同仁，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拍拍陶克，又道：「這錢丹鳳，他爹叫錢水龍，我曾到過漢江，江面上誰不知道他是個大惡霸！」

陶克道：「我們管不了，兄弟，我只想把害死我女兒的眞兇找出來！」

冬瓜唐道：「大哥，眞是沒來由，大清早就同他們打一架，我也餓了！」

陶克道：「進城去先吃個飽！」

冬瓜唐道：「對，吃過了我們就去劉家莊！」

於是，這二人一路往桐城走去！

＊　＊　＊

日頭今天特別紅，照得東邊天空像染了紅顏料似的，有幾隻烏鴉飛得高，呱呱叫着往西飛去了！

大清早碰見這扁毛畜牲，有人以爲不吉利！

陶克却不以爲，因爲他已經楣倒到家鄉了，就算再霉，還能怎麼樣！

他看看一邊的唐兄弟，只見冬瓜唐抬頭看天空！

天空上幾隻烏鴉已不見了，冬瓜唐才開口罵：「娘的，打那兒冒出來的畜牲，那叫聲就像孝子哭墓！」

陶克淡淡的道：「把天下所有的倒楣事都拿來吧，我陶克還怕

誰？」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已經同三水幫結了樑子，以後眞得多加小心了！」

陶克不說話了，他還能說甚麼？

＊　＊　＊

前面就是桐城南門！

那個告示牌仍然豎立在城門口，也仍然有守城的站在那裡，陶克抬頭看告示牌，上面只有一張告示在貼着，那正是捉拿淫賊的告示，上面的賞金五百兩！

陶克打從鼻孔哼一聲，便大步往城中走去！

冬瓜唐走在一邊低聲道：「大哥，那個守城的，好像對你不懷好意呀！」

陶克道：「我知道！」

於是，陶克又走進那家飯館裡了！

這一回陶克才看清這家飯舖的招牌：「快活居」！

這算甚麼飯館招子？

陶克並不在意，他是來吃飯的，身後的冬瓜唐也看見招子的名稱了！

「大哥，這家飯館有名堂！」

陶克道：「不就是個飯館，還會有甚麼名堂！」

冬瓜唐道：「似這樣名字的飯館，裡面就會有大煙館，大哥，從外洋進來的大煙吶！」

陶克不知道這些，實則自從道光鴉片戰爭之後，大煙館便在江南先流行起來了，有時候官家也會抓，但有時候又很鬆弛，這家飯館的後院還眞有煙攤子！

陶克立刻想到伙計曾對他說過，後院就沒有蚊子臭虫跳蚤，原來後院是抽大煙的，難怪陶克不懂伙計說的雙關語！

＊　＊　＊

陶克與冬瓜唐兩人並肩走進去，迎面又碰上那小二走過來了！

伙計心中在罵，操，小子怎麼又來了！

但他的臉上還是笑，笑的樣子十分熱誠，就好像眞的在歡迎他的衣食父母一樣！

「嗨，爺又上門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變成朋友了，坐坐坐，爺還帶有朋友呀！」

陶克不開口，拉把椅子坐下來！

冬瓜唐就坐在陶克的對面，只見那伙計把手一搓便對陶克道：「就來！就來！」

他也夠快的了，利那間一盤花捲送上桌，燒酒四兩外帶兩隻小酒杯，青菜豆腐湯是現成的，他端上一大碗，搓着雙手一邊侍候，道：「爺，是不是還要點別的呀？」

冬瓜唐就快發火罵人了！

陶克指着桌面上，道：「這是誰叫你送來的？」

伙計一怔，笑道：「爺，你來過兩次都是叫這些，所以……嗨，我都背熟了！」

陶克心中眞不是滋味，過去他省吃儉用，爲的是省些花用，留下來的銀子還得同桂花母女三人過日子用的，如今她母女兩人去了，陶克已成了孤家寡人，他還在爲何人省着花？

他心中在發火，對面的冬瓜唐就開口罵人了！

「你娘的，青菜豆腐湯湊花捲，你把爺們看扁了不是？」

陶克却突然對冬瓜唐搖搖手，道：「兄弟，別罵人，這兒是有王法的地方，官家正在抓淫賊吶！」

冬瓜唐當然不明白這幾句話，但那伙計知道！

伙計幾乎大吃一驚：「爺，自從你從衙門走出來以後，小子才知道你是打回子的英雄，小子我是有眼無珠，冒犯了爺的虎威，好，小子再給爺賠個不是！」

他抱拳又作揖，然後去端桌上東西，又道：「我這就去叫灶上給爺來四個熱炒，你看可好？」

冬瓜唐已吼道：「還杵着幹甚麼，快去！」

伙計拔腿就往後面跑，只因爲他發現冬瓜唐的腰上插着一把鋼刀，這是江湖人，惹不得！

掌櫃的聽說陶克又來了，不敢怠慢，忙着出來打招呼，這家「快活居」飯館的後院，還眞的被冬瓜唐說對了，因爲後院的房間十八間，每一間都不大，一張錦被大床上支的是個朱漆方木盤子，拳大的油燈一盞，上面套着燈罩，兩支煙槍與牛角盒，大煙膏子裝得滿滿的，人只往床上躺下去，自己調自己抽，過足了煙癮有精神！

如果要人侍候，有，姑娘就有四五個，姑娘往對面一躺，纖纖十指就替客人調煙侍候，完了還有一碗甜點心！多半是桂花餡湯圓來上四個！

「快活居」前面是飯館，掌櫃是很少管，掌櫃只在後院忙，因爲後院的銀子多！

陶克見大掌櫃走來，便對掌櫃的道：「掌櫃的，可有地方睡覺？」

「有，有，後院現成的！」

「那好，我二人睡一間，吃完你帶我們去！」

「行，上酒菜！」

伙計便在這時把一應吃的端上來了！

冬瓜唐立刻先給陶克斟滿一杯酒：「大哥，我敬你！」

陶克舉杯一嘆，道：「兄弟，咱們隨意，吃完了先睡一覺，養足精神再計較！」（未完・二）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上文提要：楊開心終於在井中找到躲着的蘇老丐，他原名葉家盛，當年是胡樹華祖父的藥童。他之所以藏起，便是因爲他知道强姦淸音的不是胡樹華，而是另有其人，至於是誰，他却寧死不說。楊開心遂根據案情的逐漸明朗化，推測胡樹華有一個孿生兄弟，而作案的即是此人，但胡樹華的未亡人劉英玲却認爲胡樹華沒有孿生兄弟……

眞相大白恩怨消　聊盡父職慶團圓

「他簡直是個混蛋！害人害己，當日他若把實情公告武林，又怎會生出這許多事來？」劉英玲神情十分激動。「他有親生兄弟，這種大事也瞞住我，眞是混蛋！我對他失望極了！」

楊開心輕嘆道：「不管如何，這宗案子，經過幾個月之努力，終於弄出眉目來了，剩下來之工作，只是如何擒拿暴徒而已！」

劉英玲收淚抬頭問道：「這次你又有何計謀？」

楊開心道：「目前尚未有，不過辦法總會想出來！先吃飯再說！」

當下衆人坐下吃飯，楊慧把褚南邨喚來。吃飯時，陸鹿齡才斷斷續續地將楊開心之推論，以及葉家盛之表現說了一遍。

褚南邨道：「楊開心之推論十分嚴密，褚某完全同意，葉家盛雖然不明說，但情況已昭然若揭！」

楊慧忽道：「少爺，剛才婢子去客棧，却不見楊智，不知他去了何處，有沒有危險？」

「哦？稍候再去找他！」

駱雪道：「案子基本上查清楚了，楊開心，你該承認殺錯了人吧？你說過要給咱們一個交代，不知何時實行，如何交代？」

「在下說過的話，絕不食言，不過目前沒擒到眞兇，還得稍待，楊某如何交代，屆時你自知道！」

楊慧冷哼一聲：「駱姑娘，這事可不能怪咱家少爺，誰知道胡掌門會有位這樣的兄弟，又有誰事先能料到，他爲了保住兄弟，置自己性命及妻子不顧？」

「不管如何，迫死家師的，還是他！這個你不能否認吧，他若非在那個場合出面，家師也用不着自殺！」

劉英玲意興闌珊地揮揮手。「雪兒，你們不要爭了，待擒到眞兇再說！」

楊開心忽然問道：「若擒到眞兇，在下殺死他，夫人可否會相怪？他若眞的是胡掌門的兄弟，則胡家一脈只剩他一人，延續香火，殺了他，你不怕有人怪你做得太絕？」

劉英玲呆了一呆，半晌道：「楊壯士你照武林規矩辦就行，害人者有理由逍遙法外麼？」

「好，我明白了，有你這句話，在下便放心了！如今先不要再討論，讓葉家盛吃了飯再說！」楊開心言畢便拍開其穴道，把飯遞給他。「請將就一下。」

葉家盛不吭一聲，接過來，低頭便吃，狠吞虎嚥，吃得好不狠狽。陸鹿齡道：「他這個乞丐，看來沒曾餓過肚子！」

「嘿嘿，說不定做叫化子，志

在隱瞞眞相，不是爲了謀生！」楊開心問道：「葉老，你說我猜得對不對？胡樹華肯定會給你銀子！」

葉家盛一口氣把肚子塡飽，又喝了一碗水，然後搓搓肚皮，道：「最好讓老夫先上一趟茅厠，再封住我穴道！」

楊開心道：「有理，我陪你去！」

葉家盛小解倒也簡單，來到庭院中之樹下，便解開褲子撒了起來。「老葉，胡樹華之孿生兄弟，對你很好，難道胡樹華對你便不好？」

葉家盛不吭一聲紮好褲頭，道：「咱們回去吧，你重新封住老夫暈穴！」他大踏步回到後院，一副視死如歸之模樣。

楊開心跟他進後院，輕嘆道：「長期被人封住穴道，可不太好，只要你肯……」

「各爲其主，你不必多說了，」葉家盛往地上躺下，慨然道：「快動手吧，你們還得辦正事哩！」

楊開心又封住其穴道，然後道：「夫人請在此看守，待在下與陸兄一起下井，仔細再查一查！」

＊　＊　＊

井中地道，曲曲折折，難怪異常黑暗，幸好此時陸鹿齡及楊開心一個提着燒着火的椅脚，一個拿着火摺子，是以看得十分清楚。

地道潮濕，根本不能住人，而且除了地道之外，並無其他設施，亦無暗室之類的東西，最後走至盡頭，此處比較寬敞，亦即是楊開心與葉家盛惡鬥之所。

兩人仔細看了一下，楊開心首先發現頭頂上有一塊石頭，色澤比較奇怪，仍踮脚推了一下，「呼」地一聲，石頭竟向左溜了進去，露出一個黑乎乎的洞來，洞頂有一塊圓形的鐵板。

陸鹿齡蹲下身，道：「老弟，你站在我肩膊上，仔細看其出口是在何處？」

楊開心依言站在其肩膊上，他雙掌向上一推，鐵板竟被他推開，一道天光立即自洞口射了進來，「請陸兄站起來。」

楊開心雙掌抓住洞緣，微微使力，引體上升，只見上面四周都是樹木，甚是茂盛，他爬了上去，匆匆在外面看了幾眼，原來已在城郊。這個出口選地十分恰當，既不在城內，又非遠離城市，便於出入。

楊開心又跳回地道，當然不忘把洞口「關好」，然後將情況告知陸鹿齡。「咱們回去吧！」

兩人返回地面，告之實情。陸鹿齡又提出一個煩人之問題：下一步如何展開？

楊開心輕嘆一聲，「下一步之目的，是引胡掌門之兄弟現身，然後設法擒拿之！」

駱雪冷笑道：「說得輕鬆，如何擒拿到他？他若不現身，你去何處找他！」

「要迫他現身，全在葉家盛身上。」

陸鹿齡目光一亮，問道：「你想利用葉家盛引他現身？好計，但那廝若是位冷血無情的人，他根本不會爲了葉家盛，而使自己出來冒險！」

楊開心輕嘆一聲：「因難也就在這裡，小弟一時還沒想到什麼辦法！」

楊慧道：「此處已不值得留，不如都回客棧，再慢慢商量吧！」

楊開心道：「也好，咱們解開老葉之穴道，讓他自己走動，咱們都圍着他走，相信一個時辰之後，商丘城內之武林中人，便都知道葉家盛已落在咱們手中，甚至會傳到那廝耳中！」

這倒不失是個辦法，當下立即行動，拍開葉家盛穴道，道：「老葉，你跟咱們到客棧去住吧，如此要安排你之食宿也比較方便。」

「老夫什麼話也不會說，你們還扣住我，目的何在？」

「怕你落在別人手中！可知商丘城內，如今有多少人要找你！咱們可是爲你好！走吧，不必多說，咱們不會虧待你。」

當下一行數人，挾住葉家盛，浩浩蕩蕩走出胡家廢宅，施施然而行，果然引得路人注目。楊開心暗中留意，發現沈孔明、江帆、岑維義、傅玄德、符輔富、傅三陽及那一老一少的神秘客，亦在人叢中。陸鹿齡還發現有幾個熟識的面孔，都是道上人物。

有的來此是因爲好奇，有的是爲了弄清眞相，有的是看熱鬧，也有的是在等機會，若這當中有利可圖，便隨時出手，加入逐鹿行列。因此來的人雖不少，但絕大部份並沒現身，只在暗中注視。

楊開心安排葉家盛跟他和陸鹿齡睡一個房間，還特地叫小二送熱水，讓他好好洗了個澡。葉家盛洗了個澡，長長一嘆。「眞舒服！老夫已半個多月沒洗過澡了，對我來說，最需要的不是吃飯，是好好地洗個熱水澡！」

「當然啦，叫化子老上澡堂不好說話，若在胡家廢宅裡弄個大澡盆，洗熱水澡，讓人知道，也不太好說！至於吃飯嘛……」楊開心故意逗他。「只要有錢就行，誰知道你的錢是胡家給的，還是行乞得來的？反正銀子沒有記號！」

陸鹿齡接問：「不錯，那廝給你不少銀子吧？」

楊開心道：「不，依小弟推

測，給錢的應該是胡樹華，那廝才不會給哩！」

葉家盛登時閉上嘴，半晌方道：「老夫累了，想睡一會兒，不跟你們說廢話！」

陸鹿齡伸手一攔，冷笑道：「老人家跟晚輩開玩笑？你已睡了半天，怎會累？」

葉家盛看他一眼，道：「老夫即使不累，也不會跟你胡說八道！」

楊開心揮揮手，道：「算啦，他要睡讓他睡吧！」剛說畢房門忽被敲響，楊開心只道是小二來收洗澡盆，却料不到，敲門的是楊慧。

「少爺，楊智至今未回來，不知去了何處！」

楊開心眉頭一皺，問道：「問過客棧否？」

「問過了，他們說他一早出去，至今不見回來！少爺，你看他會不會出問題？」

商丘城如今藏龍臥虎，出意外也不奇怪，但楊開心爲安慰她，却道：「放心吧，他這個人精靈得很，就算有意外，也能處理！」

楊慧壓低聲音問道：「少爺，我一個人睡，你……」

楊開心心頭一蕩，見走廊上無人，便在她臉上輕輕擰了一下，「你小心點，回家饒不了你！還是辦正事要緊，若有消息，隨時來告。」他關上門之後，見葉家盛躺在自己床上，便跟陸鹿齡坐在一起。

「小楊，那廝此時應該在商丘城內！」

「不一定在城內，但必在附近！而且他必定知道葉家盛落在咱們手中，是故這一兩天，他便會出現！老葉啊，咱們能否抓到暴徒，就全靠你了！」

葉家盛身子動了一下，似沒有聽見，雙眼仍然閉緊。

「屆時，你千萬別怪咱們利用你，各爲其主嘛！」陸鹿齡道：「你已在耳順之年，應知是非對錯，雖說他們是兄弟，但總該幫好人吧？」

葉家盛雙眼仍然閉着，冷冷地道：「老夫覺得很好笑，你們疏忽了一件事，胡樹華已死，另一個如果也死了，胡家不是斷後麼？我是胡春的藥童，不是胡樹華的家丁，你倆明不明白？」

陸鹿齡怔了一怔，這件事，他的確沒有想過，說到底葉家盛比誰都清楚，只是不願見到胡家絕後而已。

忽聽楊開心哈哈笑道：「其實疏忽的是你，不是咱們！那廝强姦清音，已生下一個兒子，換而言之，胡家早已有香燈延續了！」

葉家盛身子再一震，不再言話，楊開心笑問道：「你心中還有什麼顧慮？」

陸鹿齡一拍大腿，脫口道：「不錯，我怎地忘記了那個孽種，老葉，如今看你了！你維護那暴徒，於人於己已無好處，而且我相信胡樹華待你，比他待你好，你總得說句公道話！」

葉家盛轉了一個身，以背向着他們，雖然看不到他的臉孔，但楊開心估計他內心正在掙扎，就在此刻，房門又被人敲響，楊開心下床，打開房門，只見楊慧手中拿着一封信，遞給他。「少爺，有人寄來給你！」

只見信封上寫着「煩呈楊開心收」，他未打開信之前，先問道：「此信從何而來？」

「由店小二轉上來的，小婢聽見有人在拍楊智的門，是以出來代收，却原來是給你的，小婢也代你問過了，送信來的是位小乞丐。少爺，先拆信看了再說吧！」

楊開心依言拆展閱之。手諭楊開心鑒：見信後請即放葉家盛（蘇老丐），否則殺了楊智。放人之後，保証一個時辰之內，某亦放回楊智，切切，幸勿存僥倖之心，而傷了貴价之性命。知名不具，即日。

「好大的膽子！」楊開心看過，進房遞與陸鹿齡看。陸鹿齡看後又遞給葉家盛看。「老葉，別裝蒜了，你的救星來了，快看！」楊開心着小二把洗澡盆拎出去。

葉家盛慢吞吞地坐了起來，看了一陣，忽然道：「是他寫的，他本叫胡郎生，後來胡掌門告訴他，胡儒郎早爲他起了個名，叫胡樹英，但他不要，仍叫原名！」說至此，他又不說了，把信遞回給楊開心。

楊開心邊接信邊道：「請繼續說下去，咱們都在洗耳恭聽。」

葉家盛輕笑一聲。「你知他爲何要拿貴价跟老夫交換？因爲他怕老夫說出眞相！你說老夫該不該說？我可不是嫌命長，還想安穩地過他幾年！」頓了一頓續道：「老夫相信你們一定會見到他，屆時再親自問他，不是更清楚？何必來煩我這叫化子！」

楊開心再問：「你說我該不該放你？」

葉家盛苦笑道：「關鍵在你，而不在老夫！看你重不重視貴价性命！老夫留在此處却安穩得很！」

「在下不是這個意思！此人看來不好說話，我放你回去，也許他更不放過你！他憑什麼相信你沒有說出其底蘊？但是若不放你，我家老僕便可能要遭毒手了，教我好生爲難！」

葉家盛想了很久才道：「我看

你還是重視貴价的性命，那就放吧，他那人脾氣不好又殘酷！」

「問題是放了你之後，他若不出現，我去那裡找他？」

「你推測得很準，此時他確在商丘城附近，至於他的落脚點，準確地址老夫也不知道，一向以來都是他找我，不是老夫找他。」

說至此，房門又被人敲響，楊開心不耐煩地道：「誰？有什麼事？」

外面傳來楊慧的聲音：「少爺，傅三陽傳大俠有事要找你！」

楊開心示意陸鹿齡看住葉家盛，自己去開門，隨楊慧去到楊智房內，果見傅三陽、傅玄德及符輔富都在房內，他微微一怔，抱拳道：「不知三位大俠來訪，請恕失迎之罪。」

那三人亦忙抱拳回禮，傅三陽道：「楊兄這樣說，便教咱們汗顏了，事實上是咱們冒昧！有關楊兄之大名及事跡，咱們耳聞已久，最是佩服楊兄之爲人，是以有今日之到訪！」

「不敢當，三位有話但說不妨。」

傅三陽待他在床緣坐下方道：「敢問胡樹華强姦清音一案，實情到底如何，是否已弄清楚？未知楊兄可否告知一二？」

楊開心乃耐心地將調查經過一一告知他們，符輔富突然開腔道：「峨嵋女弟子口中的姓傅的青年，應該是指在下，因爲清音年紀比小弟大了幾個月，一直視我爲弟，並以阿富相稱，她們不知內情，以爲叫阿傅，故壯士誤認爲清音所識之人是傅三陽或傅玄德兩位大俠！」

傅玄德道：「不過，如今基本上已水落石出，証明此案。咱們三人毫無關係，而咱們三人亦毫不知情，賢弟無須解釋！」

楊開心問道：「請問少俠可知助清音出錢，僱在下殺胡樹華的神秘客是誰麼？」

「小弟跟清音雖然說得來，但在江湖上前後才見過兩次面，相處時間不長，後來在下又回師門服侍家師，是以未曾聽她提及，還有那位相交較深的高人！」

傅三陽則道：「如今所說的均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胡樹華之兄弟，那個叫胡郎生的惡魔引出來，再合力將之擒殺！」

楊開心輕嘆一聲：「在下一位僕人還在其手中哩，他持此作人質，要跟咱們交換葉家盛！」言畢將胡郎生之信，遞給他們看。

傅玄德看後問道：「不知楊壯士有何應付之策？」

「在下計已窮，心已亂，正想請教賢明，何況連葉家盛也不知道那廝準確之住所，似乎再無辦法可以圓滿解決？」

房內四人均陷於沉思中，忽然符輔富叫了起來，「諸位兄台，可有留意這幾天，商丘城內有一老一少兩位男人，臉上均塗着易容藥？」

傅三陽道：「這種事在江湖上屢見不鮮，有何奇怪之處？」

「那少的似乎是女扮男裝，小弟懷疑她是清音所扮！」

傅玄德反問：「賢弟憑何根據？」

「因爲熟識，是故雖然換了外形、裝束，但一些小動作，小弟老覺得十分眼熟。剛才聽楊壯士描述她在駐馬店失踪，而當時又有人在門外發言將他及陸大俠引開，此人很可能就是那位神秘客……」

楊開心興奮地道：「不錯！他倆關係不比一般，神秘客照顧清音有一段時間，兩人走在一起，絕不奇怪！」

傅三陽又問：「即使如此，這跟引胡郎生現身，又有何關係？你以爲那廝對清音會念舊情？即使他還想在她身上逞獸慾，此時此地，料他還沒這個膽量！」

「非也，請大俠聽小弟說，胡郎生當然不會對清音念舊情，但不要忘記，清音所生的孽種，是他的根！我想他對自己兒子，應該會有感情，所謂虎毒不食兒……」

其他三人心情均十分興奮，楊開心皺眉問道：「難道咱們拿那個小孩的性命威脅胡郎生現身？若這樣做，咱們跟那惡魔之行徑，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符輔富沉吟道：「詳細計劃小弟想不出來，不過咱們當然不能學胡郎生那樣……也許大家商量一下，能想出一套好計劃……」

傅玄德道：「依在下之見是先把那兩人找來，曉以道理，若清音臨時改變主意，一切計劃都成泡影！」

傅三陽脫口道：「有理！不過，清音恨之入骨，又怎會改變主意？」

「女人的心很難說，說不定她不想兒子沒有父親哩！」傅玄德已長身而起，「不管如何，先行動再說，晚上咱們再在此碰頭！」

楊開心道：「在下尚要留在此處『保護』葉家盛，提防那廝來殺人滅口，此事只好仰仗諸位大力了！」三人離開之後，楊開心立即呼楊慧進來，把符輔富之主意告訴她。「你請劉英玲她們三人陪你一起找吧！」

楊慧道：「彭冲在商丘城有不可估計之潛勢力，何不叫陸大哥請他幫個忙，則不怕找不到那兩個人矣！」

楊開心頷首道：「好主意，你們先行動，我這就去請老陸！」他回房之後，將傅三陽三人來訪之情況及商量過程說了一遍。

陸鹿齡聽後立即長身道：「愚兄這就跑一趟，此處交給你了！」

陸鹿齡去後，楊開心對葉家盛道：「老葉，不是在下信不過你，實在此時此刻，不能有半點失誤，請你再委屈一次！」他再封了其暈穴，然後抱起將之塞進床底下，自己則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

* * *

窗外門外，寂靜如死，楊開心一顆心却難以安定，時間一點點消逝，外面天色已黑，幸好陸鹿齡已先趕回來，他劈頭一句便問：「陸兄，有否好消息？」

「還不知道，愚兄在劉府等了一陣，恐此處不安穩，是以先趕回來，你這邊沒有動靜吧？咦，老葉呢？」

楊開心搖搖頭，又指床底下，「小弟怕那廝會來，是以將他藏起來。」

「辛苦了幾個月，終於有了結果！」陸鹿齡忽然長長一嘆，欲言又止。

楊開心忙問：「陸兄何事嘆息？」

「事實已証明你及清音冤枉了胡掌門，但清音又是被蒙蔽的，即使能抓到胡郎生，不知華山派弟子，還會不會捐棄前嫌？」

楊開心哈哈笑道：「我還以爲是什麼大事！這事小弟自會跟華山派解決，大不了一命換一命！目前最重要的是把胡郎生抓出來，否則小弟死不瞑目！」

楊開心如此豁達，是非分明，恩怨清楚，陸鹿齡不由對他另眼相看，暗下決心，屆時幫他一把。

過了一陣，房門被敲響，只見楊慧興奮地道：「少爺，清音及那神秘客找到了！」

楊開心自床上一躍而下，問道：「人在那裡？」

「清音已來了，神秘客他說稍後會自己來！」

楊開心邊走邊道：「眞是混蛋，如果他不來呢，那裡找他？」

「符少俠說清音保証他會回來！」

說着兩人已至楊智的住房，果見那位神秘的青年俊客在此，只見他怯生生地道：「楊大俠，對不起……也辛苦你了……」

「你已知道詳情？」

「阿富已經把情況告訴小妹了，我一時不察，連累了你！」

楊開心嘆息道：「這可怪不了你！你相信咱們之分析？」

「這許多高人都相信你，何獨苦命人乎？何況大俠所分析，合情合理。」

楊開心結結巴巴地道：「不知符少俠是否已將咱們之計劃告訴了你？嗯……咱們想利用令郎……把那惡魔引出來……假如最後要動武……若在下控制不了局面……殺、殺死了他，你會反對麼？」

范懷峨(清音)嘆息道：「他這個人本就該死，苦命人又怎會怪你……他還害死了胡掌門……苦命人知道內情之後，內心一直很不安……由於我的魯莽害了胡夫人，也連累了大俠！他……由你處理，苦命人絕對不會反對！至於小兒……你們準備如何利用他引他出來？」

傅三陽道：「咱們料他此時必匿在商丘城內，只要放出消息，估計他會現身交換人質！」

范懷峨道：「苦命人只有一個要求，那廝雖然該死，但小子無罪，千萬不能害了他的性命……不管他該不該降生，但也是我身上的一塊肉。」

楊開心忙安慰她。「你放心，在下知道分寸，會盡量保住令郎之性命！」

「如此苦命人便再無擔憂之理了！其實咱們是次來商丘，也是爲了調查眞相，目的跟諸位一般……」

傅三陽問道：「令郎如今在何處？」

「在城內一個安全的地方。」

楊開心則問：「神秘客到底是誰？他在何處？」

「他是誰，等他來了，由他告訴諸位比較穩妥，他如今去抱犬子。」

楊開心探頭對外面呼道：「小慧，吩咐小二把飯菜送上來！」言畢長身而起，返回自己之客房，把情況告知陸鹿齡。

吃晚飯時，那神秘客抱着一個小孩來了，那孩子十分精靈，長相與胡樹華一般無二，劉英玲看了，想起丈夫，淚便淌了下來。

范懷峨赧然道：「夫人，苦命人該死，不知內情便……苦了夫人，實在對不起！」

劉英玲輕嘆一聲。「內情如此複雜，我是他夫人都不知道，還能怪你麼？妹妹，可否讓我抱抱孩子？」

范懷峨毫無戒心地把孩子給她，說也奇怪，孩子在她懷裡十分高興，手舞足蹈，伸手摸乳，就像是到了親人懷抱中般，引得劉英玲眼淚漫漫淌下嗚咽地叫聲：「我的兒，俯首在他小臉上親個不停，那小子在懷內格格的笑。

衆人看後，都不無感觸，神秘客道：「夫人如此喜歡他，不如收他爲義子吧？日後懷峨也可與你住

在一起，她母子有人照應，老夫也可重過閑雲野鶴的生活，唉，此事說起來老夫還是罪魁禍首哩，若非老夫強出頭，楊開心也不會在武當山上……」

楊開心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神秘客伸手一揭，露出一張熟悉的臉孔來，他脫口道：「你便是藍孟南？」

「不錯，當日在武當紫霄宮外，便與你同室而居！」

傅三陽冷冷地道：「武林中並無藍孟南此人，你臉上還有一張人皮面具，爲何不取下來，還想隱瞞什麼？」

「慢慢來！」藍孟南伸手再在臉上一抹，相貌又變了，却是一張清癯的臉孔，看年紀已逾花甲，但精神極佳。楊開心覺得陌生，乃問：「你眞實身份到底是誰，何不痛快一點！」

傅玄德忽道：「在下知道，他是崆峒派的棄徒趙峻嶺，是犯了色戒被逐出師門的！」

「不錯！但武林中知道梅嶺生、梁展南的人可能更多！」

此言一出，衆人皆啊地叫了一聲，原來梅嶺生有隴西大俠之稱，梁展南則有黃河大俠之佳譽，但此兩人均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聞其名的不少，却鮮有人見到其眞人。想不到他居然是崆峒派的棄徒！

符輔富忍不住問道：「傅兄爲何能認出他來？」

「因爲家父是崆峒派弟子，乃其師兄，他被逐出師門之後，崛峒派廣發其畫像，嚴令門下弟子與其來往，傅某在家曾看過其畫像，是以認得！」

楊開心道：「難怪他一直不敢以眞正之身份示人，也難怪他如此神秘！只是你錢從何來？」

趙峻嶺輕嘆一聲：「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夫的事，日後自會交代，目前還是先解決此事才是正理！」

傅玄德道：「放心，咱們已通知好管閑事的岑維義了，他們三人會找人把消息放出去，相信過不了多久，便會傳到胡郎生耳中。」

傅三陽訝然問道：「你一直坐在房內，幾時知道他的？」

傅玄德指指窗欞上的白毛巾，道：「咱們在街上碰到他們，他們東問西問，傅某便把情況扼要地告訴他們，並訂好暗號，這塊毛巾是通知他們小孩已在咱們手中。」

陸鹿齡道：「待我走一趟彭府，順便把情況告訴他們，並請他徒弟代勞放出消息！」

楊開心道：「多番麻煩了他，待此間事了，非去拜訪他一下不可！」

當下解開葉家盛的暈穴，讓他吃飯。葉家盛見房內坐滿了人，一聲不吭，默默地吃飯，待他吃飽了飯才問道：「你們的人質放了沒有？」

楊開心搖搖頭，道：「不打緊，他兒子在咱們手中，不敢輕舉妄動。」他頓了一頓，續道：「大家先回房休息吧，估計那廝今晚便會有消息！」

當下衆人都回去了，只剩下楊慧一人陪他，過了半個時辰，陸鹿齡回來了，楊慧才回房休息，葉家盛道：「你們休息吧，最好只封住老夫之痲穴，萬一有人來，老夫也可以呼喊。你們放心，老夫不會跑，說眞的，你們此時放了我，我還害怕那廝會殺人滅口哩！」

陸鹿齡及楊開心兩人依然盤膝運功調息，時間一點點流逝，但胡郎生仍然沒有動靜，遠處已傳來三更之梆子聲，楊開心心頭煩躁起來：「那廝會否因不在城內而聽不到消息，又見咱們沒有行動，把楊智殺了？」

陸鹿齡笑道：「他叫咱們放葉家盛，若他在城外，又如何知道？」

「他根本不管咱們放不放人，那廝喪心病狂，先殺了人再說，你說有沒有可能？」

「不管有沒有可能，擔心都沒有用處，你說是否？」

葉家盛忽然開腔：「那廝會在城內，不過你們不要問我他躲在何處，免得弄巧成拙，殺了楊智，那罪名老夫擔當不起！」

楊開心誠懇地問道：「老葉，在下問你一句話，萬一那廝毫無親情，更不念父子之情，完全不理會咱們，你還會不會告訴咱們？須知假如他一直易容，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找到他！」

葉家盛臉色一變，沉吟道：「果眞如此，老夫便帶你們去找他！」

楊開心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他的事解決之後，你也不必再當乞丐了，當個草藥郎中，也可糊口。」

葉家盛眨眨眼睛，問道：「你怎知老夫是爲了他倆兄弟才當乞丐的？」

「想當然耳！你有一技之長，何須當乞丐？既然當了乞丐，必定有原因，對啦，你頭頂上的傷疤是怎樣得來的，我要聽眞話！」

「當時老夫喜歡城內一家大戶的丫頭，不料主人也看上她，不答應這項婚事，最後找人打了咱們一頓，老夫爲免那女的受苦，是以悄然離開。」

陸鹿齡接腔問道：「原來你不是被胡春趕走的！那個女的呢？」

「後來嫁給別人了，聽說她主人看出蹊蹺，便作主將她嫁出去，她鬱鬱寡歡，三十歲便死了！」

「後來你怎又會回來？」

「後來是我行醫到南陽，無意中遇到胡儒郎少爺，承他信任，把情況相告，並要我暗中留意胡郎生。他偷偷讓我看了胡樹華幾眼，那時他在睡覺，完全不知道！他倆兄弟長得眞是一模一樣！」

楊開心道：「事情已發展到如此地步！你應無顧無忌，可否告訴咱們，爲何孿生兄弟會拆散？是胡儒郎養不起兩個兒子麼？」

「天下間恐怕沒有這等狠心之父母，那怕養不起也得盡力而爲，豈有一出生便不要的呢？」葉家盛傷感地道：「實是因爲胡家一直有位仇家，姓葛的，叫葛雙雄，當時他找上門去，剛好胡夫人產下樹英，他鬥不過胡儒郎，便把孩子抱走了，少爺是郎中，自脈象中早已知道愛妻腹中有兩個胎兒，樹英被抱走，因夫人還在產第二胎，是故只追了一會兒，心懸愛妻安危，只好回家，少夫人果然又產下一子，便是樹華！可惜流血過多，又躭擱了不少工夫，醫治無效，就這樣死了！」

楊開心道：「原來如此，咱還在奇怪，爲何他是著名的郎中，却連愛妻產子也照顧不起！」

陸鹿齡道：「如此說來，那厮反而是老大了！」

「不錯！此事對少爺打擊極大，是故他一直沒有告訴兒子，還有這麼一個兄弟，直至臨死前才告以實情，並交代他好好照顧兄長，稍贖其失職之責！」

陸鹿齡再問：「葛雙雄此名十分陌生，他跟胡家是如何結仇的？」

「胡葛兩家是世仇，已糾纏了數代，分不出誰是誰非，而兩家的子孫，武學天賦都不高，一代不如一代，傳至今，只懂得些三脚貓的功夫，兩位未聞其名，毫不奇怪！」

「你又是怎樣找到胡樹英的？」

「老夫離開南陽之後，每到一處，必然暗中留意當地之孩子，有一次到了四家庵行醫，在街頭上見到一位青年被人圍攻，打得鼻青臉腫的，老夫一看其人之相貌便知找到了人，於是便出手解圍……」

說至此，他喘了一口氣，方續道：「老夫沒出手時，只知那孩子行爲不正，調戲了人家的妹妹，方被人飽以老拳，不過我受胡家恩惠不淺，又受少爺所託，不管如何也得救他一命！」

楊開心道：「那厮會相信你的話麼？」

「相信！因爲葛雙雄臨死之前，良心發現，把實情告訴他，而在此之前，他故意寵壞他，他要什麼給什麼，他喜歡跟外面那些小混混來往，也從不打罵之。直至葛雙雄臨死之前告之實情，胡樹英才恍然大悟。葛家的人將他趕出門去，可憐他由天堂跌落地獄，怎樣過活？無非是偷、騙、搶！

「如此混了幾年，胡樹英已不可救藥了，又不能吃苦，是以到處流浪，到那裡便混到那裡，不過他人却極之聰明。我告訴他要帶他去南陽找他親生父親，他一口答應，可惜未進南陽城時，便在郊外看到胡少爺的墳墓以及胡樹華！」

楊開心問道：「胡樹華得知實情之後，便來此授他武藝？」

「胡樹華當時問他要如何幫助他，胡樹英說這些年來，吃盡苦頭，因此要求進華山學藝，但胡樹華念這位哥哥桀驁不馴，去華山會出事，影響自己掌門弟子的地位，是故不許，只允給他錢。不料胡樹英亦不允，最後胡樹華方答應哥哥，暗中教他武功，但不許他恃强凌弱，胡樹英也一口答應。

「後來，胡樹華給了咱倆幾十兩銀子，要老夫帶他到老家等他，起初說等他孝期屆滿，但胡樹英不允，並威脅乃弟，上華山找人理論，最後胡樹華只好答應他，尾隨我倆，三日後到商丘相會。

「老夫爲了掩人耳目，是故扮成乞丐住在老家，而他則住在城外。三日之後，胡樹華果然來了，教些基本武功，一個月後才離開。不久之後又來，每次均停留二三十天，直至孝期屆滿，方改爲一兩年來一次。

「那胡樹英練武十分勤快，如飢似渴地學着、練着，至如今，他的武功已不在胡樹華之下……」

葉家盛話未說畢，已聽屋頂上有人喝道：「不許跑！你們快來！」楊開心反應極快，震開窗櫺，一躍而出，循聲追去。

楊開心抬頭一望，只見屋頂上有幾條人影在跳躍，耳畔又聞傅玄德叫道：「楊壯士，有人飛刀留柬，那厮正往你斜前方小巷奔去，身穿墨綠色的袍子！」

楊開心拚盡全力，幾個起落，已射出大街，略一辨認方向，便又竄入斜對面的小巷，但見一道人影向左一閃即逝。

沈孔明叫道：「楊壯士，那厮進了一棟平房！」原來他也看到了，居高臨下看得格外清楚，楊開心奔至盡頭，但見那房子的門關着，他把寶刀抽了出來，飛起一脚，將門踢開！

木門應聲而倒，風聲急響，楊開心揮舞着寶刀，「噹噹」兩聲，磕

飛了兩柄飛刀。他藝高膽大，大踏步而進。與此同時，窗櫺碎裂，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不要放走那厮！」

楊開心大呼道：「胡樹英，你有種的便出來跟我決一死戰！」話音剛落，人聲吵雜，看來傅三陽、陸鹿齡、劉英玲他們都趕來了！他對後面道：「亮火摺子！」

火光一起，只見小廳裡無人，廂房房門緊閉。傅三陽高聲道：「胡樹英，你快出來吧，四周已被咱們包圍住了！」

左首那廂房之門忽被人拉開，一條漢子推着一個人走出來。前面那人正是楊智，後面那人滿臉于思，一副猛張飛的模樣。楊開心冷笑一聲：「咱們早已知道你之身份，還易什麼容！」

那漢子邊舉袖拭去臉上之易容藥，邊道：「你們把人帶來了沒有？」

楊開心反問：「你要咱們帶什麼人來？一命換一命，你總不能叫咱們以二換一吧？」

這時候，岑維義、傅三陽、陸鹿齡等人全已到了天井。

那厮抹掉易容藥，現出本來之面目，果然看似胡樹華，難怪清音當時會認錯了人。「哈哈！你們今夜想倚多爲勝？老子拚了命可也不怕！」

楊開心道：「不管你是請將還是激將，楊某都可老實地告訴你，今夜只我一人鬥你！我誤會令弟是暴徒，使他清譽玷污，唯有由我出手解決。胡樹英，你還不放人？做人要做得光棍一點！」

「放人？那有這般容易的？你說得好聽，誰知道他們會不會跟你一般心思，不把話說清楚，休想老子放人！」

「你要如何說清楚？」

「我兒子在何處，你小子先讓我看一眼！」

陸鹿齡抱着他的孽種，踏前兩步道：「你看清楚，這便是你的孽種！」

胡樹英雙眼神光立即柔和起來，深深地看了兒子幾眼，抬頭問道：「那小尼姑呢？他母親！」

陸鹿齡道：「咱們將她押在一個地方，你若光棍，咱們也不會爲難她！」

胡樹英把楊智向前一推，道：「請你把孩子交給她撫養，老子雖然對不起她，但內心很感激她，死後必保佑她母子平安！」言畢將劍抽了出來，厲聲道：「只是他們還沒答應老子，是否袖手旁觀！若老子殺了楊開心，你們會否讓路！」

羣豪面面相覷，過了半晌，傅三陽方道：「好，咱們依諾袖手旁

觀，任你離開商丘城！」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老子且信你們一次！老子命不值錢，你們若不怕死的，儘管出手攔阻！」

岑維義雙眼噴火，低聲道：「楊開心，今日一戰端視你的能耐！你若讓他走出此門，日後也不必再在江湖混了！」

「且慢，我還有話問他！」楊開心道：「你强姦清音，乃因品質不好，此可理解，但你與令弟無仇，且他有恩於你，爲何做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還要嫁禍於他？」

「嫁禍於樹華那小子？嘿嘿，老子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只是想混上華山，看看他敎我之梅花劍法是否留了一手。老子蹩了好久，正好那小尼姑長得可愛，便讓她也享受一下人生之快樂，哈哈……想不到她還有能耐，替我留了條根，眞是不賴！早知老子便該帶她回來！」

「難道你不知道冒名混上華山，一旦被人發現對乃弟會有多大之影響？」

「哼，說得好聽他是老子小弟，但他自幼得天獨厚，老子則受盡白眼，吃盡苦頭，他爲我犧牲一點，又算得了什麼？」

傅玄德罵道：「簡直是喪心病狂！他爲你沒了命，才算犧牲一點？」

胡樹英冷冷地道：「誰叫他傻？誰叫他自殺？像他這種人留在世上也沒有多大好處！」

這幾句話，激起了衆憤，羣豪都忍不住，七嘴八舌地怒罵起來，胡樹英不爲所動地道：「你們鬼嚎什麼？大不了老子賠他一條命就是！還有什麼廢話要問？」

楊開心也覺得沒有必要再問他，是以怒道：「沒有了，出手吧！請諸位好友讓開一點，今日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他話剛說畢，胡樹英長劍已如毒蛇出洞般刺出！楊開心叫了一聲好，提刀一架，再順着劍脊劈下去！不料那廝反應極快，手腕一圈，使了招「梅花三弄」，竟把楊開心的單刀震了開去。

兩人一來一往，均是以快鬥快，打得十分凶險激烈，那胡樹英悍不畏死，楊開心則彆了一腔怒火，加上爲了挽回聲譽，亦全力施爲，不顧危險，是以比之在武當山與胡樹華那一戰，還精采、激烈幾分！

楊慧緊張得掌心直冒冷汗，五指揑得緊緊的，羣豪亦看得目不轉睛，只有陸鹿齡手掌落在腰際，隨時準備出手救人。

眨眼間已鬥了百來招，楊開心心中暗暗驚奇：「這廝怎地好像比胡樹華還厲害？」

原來胡樹英學得比較快，他既學過葛家的家傳劍法，又跟葛家的護院學過其他武功，是故其劍法難免滲入其他路數，招式便比胡樹華的詭異多變，並不全按梅花劍法來使，楊開心苦思破「梅花劍法」的招式，使來都有點藥不對症之感！

忽然胡樹英身子暴長，長劍急刺楊開心之左肩，這正是「梅花劍法」絕招之一，「橫枝綻蕾」，楊開心不假思索，單刀一圈，向長劍捲去！按他所知，梅花三弄是有去無回，全力施爲之勢，但這一招却不同，他居然能展新猷，但見長劍一沉，竟在極短之時間內，化爲「落英點點」。

楊開心一刀落空，暗叫不妙，忙不迭向後一跳閃避，可惜已慢了半步，左腿上連中兩劍，鮮血立即染紅了褲管。

楊慧更是緊張得失聲驚呼，忙摸出幾枝銅錢在手。「少爺小心一點，你一定能打贏他！」

陸鹿齡急勸道：「別開腔影響他！」

好個楊開心，果然是位老江湖，遇過不少風浪及生死，受傷之後更加鎮定，出手也更冷靜，每暗留後勁，以防不測。

兩人又再鬥了四十招，猛聽楊開心輕喝一聲，也在胡樹英左臂上劃了一刀！那廝冷笑道：「可惜老子不是胡樹華，手臂尚在我身上！」這句話說得不帶半點情感，敎人聽後心底發毛。

小廳裡突然響起一陣急如炒豆之刀劍碰撞聲，一連十七招之後，兩人各自後退一步，只見衣衫破裂處，不下五六道，可見戰情如何激烈，雙方仍然沒分勝負！

楊開心之武功造詣，羣豪就算未曾目睹，也有個耳聞，但對於胡樹英之能耐都大感意外，心中均暗問：若自己下場，是否有把握取勝？

心念未了，兩人又再近身搏鬥，只見胡樹英右手長劍使了一招「百蕾齊綻」，左掌却迅速無比地印向楊開心之胸膛。

楊開心左掌斜飛，迎向長劍，右手單刀疾如星火地向下一揮：「卡察」一聲，胡樹英的左掌已掉落地上，手腕傷口處，鮮血狂噴！

楊開心向後退了一步，臉上戒備之色絲毫未減，雙眼緊緊盯着對方。胡樹英眉頭皺也不皺一下，低聲問道：「你怎知那一劍是虛招？」

楊開心冷冷地道：「是令弟亡魂顯靈告訴楊某的！」

胡樹英臉色一變，倏地翻腕猛地大喝一聲，長劍一出即廻，切向自己之脖子！「噹」地又一聲響，長劍落地！原來楊開心單刀將其長劍

磕飛！

胡樹英臉色已十分蒼白，仍硬撑着。「你知我想自殺？」

「這也是令弟亡魂告訴在下！」

胡樹英怪叫一聲，舉起手掌便向自己之天靈蓋拍下去！楊開心出刀之快，果然名不虛傳，手臂暴長，胡樹英手腕便被刀背所阻，差一寸才達頭頂！他怒極反笑，「難道老子連死之自由也沒有？」

「因爲在下尚未跟有關人等交代清楚！說不定在下必須親手殺你才能夠交代！」

「且慢！」忽然門外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接着走進一個少婦來，可不正是范懷峨？

胡樹英神色一呆，低聲問道：「你，你是誰？」

楊開心冷笑道：「她便是當年被你糟塌的女尼，今日已還俗，叫范懷峨。」

范懷峨道：「楊壯士，苦命人向你求個人情如何？」

楊開心訝然問道：「你要保住其性命？」

「不錯！苦命人不想孩子沒有爹！而且我自信有辦法不讓他再作惡！」

傅三陽道：「此人心術不正，而且桀驁不馴，你有何把握擔保他不再作惡？」

「苦命人自然有辦法！」范懷峨忽然轉頭對着胡樹英道：「你還要不要孩子？」

胡樹英再一怔，呆呆地問道：「你難道肯原諒我？」

「剛才我說的話，相信你已聽清楚，不過你日後不能再作惡！有妻有子，你也該滿足了！武林也好、江湖也好，盡是些仇殺、爭奪的生涯，還有什麼值得棧戀？你已斷了一掌，今生已不能稱雄武林，還不醒悟？」

胡樹英道：「若你眞的能原諒我，跟我過日子，老子便聽你的，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隱居，只是其他人未必肯放過我！」

「賤妾自然會代你央求他們，若不想跟你過，賤妾又何須還俗？」范懷峨慢慢走過去，低聲道：「你流血太多了，快止血吧，我替你包紮！」

胡樹英這才舉指封住傷口穴道，范懷峨先在傷口上灑下止血散，再用布條包紮起來，邊道：「希望諸位大俠壯士，放愚夫婦一條生路！」她說得誠懇無比，目光充滿了期待。

胡樹英雖然鐵石心腸，胸腹之間亦不禁升起一股暖流。說時遲，那時快，忽覺後腰痲穴一痛，登時不能動彈，胡樹英叫道：「你們到底講不講信用？」

范懷峨立即轉到其身後，邊說邊向羣豪打眼色。「諸位放過他吧！」

楊開心道：「就這樣放過他，咱們不放心！」

傅三陽冷冷地接道：「不錯，如此華山派弟子如何能服？」

他話剛說畢，范懷峨輕輕一轉身，又一指戳在胡樹英的暈穴上，楊開心見自始至終都是她一個人在搗鬼，不知她葫蘆裡賣什麼藥，乃問道：「范姑娘，你要親手殺死他？」

「不，苦命人眞的要留下他一條性命！」范懷峨抽出劍來，輕輕切掉右手小指，再灑藥包紮。「他少了一隻手指，握刀難穩，將來他若再作惡，恐怕諸位都不必擔心無人能制得住他了！」說着她清淚已淌了下來。

傅三陽道：「此事只怕還得徵求劉英玲夫人意見，咱們可作不得主！」

劉英玲自門外閃入，道：「算啦，未亡人認爲這未嘗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拙夫爲他而自殺，便是希望保住他的命，今日若殺了他，拙夫豈非白死？」

楊智道：「這可不公平，他不用死，咱們少爺却要給你們華山派一個交代，這交代兩字對我家少爺來說，便是他的一條命！」

劉英玲嘆一聲：「未亡人如今已全不怪他了，還要他的命作甚？此間事了，未亡人便上華山向同門說清楚，楊壯士不必擔心，其實你之作風，很值得敬佩！」

楊智、楊慧及陸鹿齡這才噓了一口氣，不料楊開心竟然道：「夫人雖不再怪我，但在下的確魯莽，否則胡掌門也不會死在武當山上，不管如何，在下也得給你一個交代……」

劉英玲急道：「楊壯士若自殘身體，未亡人便陪你！」說着取出一把匕首來，楊開心那把刀停在半空，再也斬不下去。

陸鹿齡忙勸解他，劉英玲又道：「最好的辦法是多殺些奸惡的小人，拙夫在天之靈，必得安慰！」傅三陽等人亦勸解他。

楊開心道：「那在下便隨夫人上華山，若掌門不能諒解，在下隨時給他們一個交代！」

「唉！此事這般複雜，連我都被蒙在鼓內，何況是你？」

范懷峨道：「不錯，若要交代，第一個要交代的便是苦命人，一切均由我而起！」

符輔富道：「此話有錯，應說一切均由胡樹英而起才對！」

傅玄德道：「胡樹英爲人十分可怕，在下老替你擔心，他雖少了一根指頭，但武功還在你之上……」

只見大門外又走進一個人來。「你們都把老夫給忘記了！」却是趙峻嶺。「老夫會在她身邊，順便監督胡樹英，如此諸位便可放心了。」

范懷峨道：「乾爹，你這又何必？人生苦短，你大可以過過閑雲野鶴的日子，不必受累。」

「孩子，你怎還叫我乾爹？老夫不是你乾爹，是你親生爹爹！」

此言一出，羣豪齊愕，范懷峨更是激動：「你……你怎會是我親爹？我這玉墜上明明刻着一個姓：范，難道你眞正的姓是姓范？」

「那是你娘親的姓！也是我造的孽！老夫是崆峒道家弟子，本就不能過俗人生活，偏偏會看上你娘——范榕，她是南海水月庵了願神尼之弟子，一道一佛，怎能結合……」

他話未說畢，范懷峨已搶着問道：「我娘與你相愛？」

「當然，你以爲爲父是什麼人？當時我倆決定還俗成親，但深知雙方師長十分固執，必不允許，便私訂終生，過着夫妻般之生活，未幾，你娘便夢熊有兆了，於是我悄悄回師門，向師父央求讓老夫還俗，因家師不允，老夫只好和盤托出，不料家師更怒，斷然逐我出門牆……」

范懷峨淚流滿臉，「爹……那娘爲何不是跟你在一起？」

「爲父下山之後，便到水月庵找她，不料她亦被逐出師門，斯時，爲父像發瘋般到處找她，跑了半年，毫無頭緒，最後想起爲父與你娘是在黃河畔邂逅，在黃河畔定情的，便趕回黃河，可是爲父足足等了兩年仍無消息，於是再度南下找她！」

范懷峨道：「至今尚未有娘之消息？」

趙峻嶺嘆了一口氣，續道：「你娘有一對玉墜，是家傳之寶，由於沒有兄弟姐妹，是故她父母臨終之前留給她，她給了我一件作爲定情信物……」說着自懷內取出一塊玉墜來，給范懷峨看。「孩子，你仔細看看，是否一樣？」

范懷峨默默接了過去，趙峻嶺稍停一下又道：「爲父每隔一年必南下找尋令母，那天路過樹林，見你臨產，因痛苦用力掙扎，致使玉墜甩出衣領外，因此知道你必與我有關，是故一直照顧你……」

楊開心開腔道：「難怪！咱們都奇怪，天下間那有這樣的人，無緣無故一直照顧一個不相干的人！」

「後來老夫旁敲側擊，又知此玉墜自小便在你身上。便料你是老夫女兒，再証之日後你所講述之身世，更加明瞭，你是你娘范榕與爲父之親生女兒，可惜二十多年來，爲父尚未見到你母！」

陸鹿齡嘆息道：「眞是世事滄桑，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此事是老夫之錯，故老夫至今不但沒再娶，且沒沾過第二個女人！」

楊開心道：「男女相悅，怎可說你犯錯？」

「若當年老夫不是怕師長反對，而採取『先斬後奏』之辦法，使范榕懷孕，便不致於弄得她下落不明，亦不會令小女吃盡苦頭！更料不到，她遭到如此不幸，老夫唯有盡力照顧她母子，以稍盡父職！」

范懷峨忽然抬頭道：「爹，請恕女兒再問一句，你眞的至今沒找到娘？你眞的已盡了一切能力找她？」

趙峻嶺不假思索地道：「這種話那能假？爲父三下水月庵，走遍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均未獲芳踪，我怕她將你送入峨嵋後，不是覓地清修，便是自己尋短見了！」

陸鹿齡道：「也許她也到處找你，只是大家碰不上而已！」

「但願如此！老夫亦希望日後能見到她，但這只能看彼此有沒有緣份了！」

傅玄德道：「難怪你有黃河大俠之稱，原來是爲了找范姑娘，常在黃河附近走動！」

「老夫之事已交代完畢，我且去僱輛馬車，天一亮便接愛女及小婿離開。」趙峻嶺言畢便出門了。

劉英玲自范懷峨手中接過侄兒，在他臉上親了幾口。「乾娘日後恐怕見不到你了！」

范懷峨道：「咱們找到好地方後，便着人送信到華山通知你，歡迎夫人有空常來看犬子！」

劉英玲道：「此間事已了，未亡人得回華山交代，後會有期，雪兒咱們走吧！」

楊開心及陸鹿齡齊聲道：「在下也去！」

劉英玲看了愛徒一眼，頷首道：「也好！」

楊開心回首對楊智及楊慧道：「你倆先去襄陽，帶楊勇他們回家，我辦了事便回去！」他向羣豪拱拱手，便隨劉英玲出門去了。

天際已現出魚肚白，羣豪亦紛紛離開，一場複雜之恩怨竟得圓滿結果。

（全文完）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上文提要：在蘇夢枕、白愁飛命喪風雨樓的當晚，王小石在風雨雨中當上了幫派首領，這首領的確不同象鼻塔時，是把風雨樓也統一起來，得到擁立爲京城的特大幫派。目前的要旨是如何拯救方恨少和唐寶牛，如果出兵救人會不會壞了大事，王小石委決不下，問計於楊無邪，他提議先去請出花枯發，再找溫夢成等協助……

監斬派高手　奸相防劫囚

蔡京笑了。

他一笑，葉博識只覺不寒而慄，身子也顫驚起來。

「後來的下文還精采吧！」他轉過頭去問多指頭陀，「你說說。」

「是！」多指頭陀恭聲道：「兩個時辰前，『神侯府』裡傳出王小石刺殺諸葛先生的消息，聽說還劫走了『射日神弩』和三支神箭。」

葉博識張大了口，震詫莫已，事情發展，完全不在他意料之中。

蔡京悠悠地笑了，他悠悠的問：「諸葛先生好像不是第一次遭人刺殺了。」

多指頭陀道：「上次他堅稱爲人刺殺，面奏聖上，誣栽是相爺指使。」

蔡京悠悠地道：「王小石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刺殺人了。」

多指頭陀道：「上次他恰好據說也是刺殺諸葛先生，結果死的是傳宗書。」

蔡京彈指、掀盅，呷了一口茶，「眞正的聰明人是一計不用二遭的。」

多指頭陀道：「不過，這次諸葛先生和王小石好像舊策重用。」

蔡京放下了茶盅，「所以，就算是舊酒新瓶，箇中也必有新意。」

多指頭陀道：「諸葛多詐，唯相爺料敵機先。」

蔡京漫然側首問：「倏兒。」

蔡倏連忙應道：「父親。」

蔡京道：「說說看原本今天諸葛神侯應該在那裡？」

蔡倏忙道：「諸葛小花今天原要侍同聖上到太廟祭祀上香的。」

蔡京「嗯」了一聲，睨了葉博識一眼：「可知道聖上身邊高手如雲，爲何偏選諸葛正我侍行太廟？」

葉博識茫然。

多指頭陀忙稽首道：「太師神機，願聞妙意。」

蔡京淡淡地道：「是我向聖上一再保奏，近日京師不太平靖，聖上若要移駕太廟，應召京內第一高手諸葛侍奉，這才安全。」

蔡倏在旁，把話題接了下來：「萬歲爺聽了，還大讚爹爹相忍爲國，相重爲君，了無私心，果是廟堂大器呢！」

蔡京白了蔡倏一眼。

蔡倏馬上不敢再說話。

蔡京反而問：「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蔡倏張口結舌了一會兒，「這我就不懂了。諸葛正我，其實何能何德？他能保得住聖上，不是全仗爹您。」

多指頭陀則說：「天資愚鈍，不敢亂猜。」

蔡京笑了起來，「你這一說，

就是心裏有了個譜兒了，且說來聽聽。」

多指頭陀這才抬頭，雙目神光一厲，「今天京師武林有大事，諸葛越是遠離京師，越難調度。」

蔡京輕輕瞄了他一眼，只說了一個字：

「對。」

然後又吩咐：

「說下去。」

多指頭陀略作猶豫：「這個……」

蔡京不耐煩的道：「你盡說無妨。」

多指頭陀這才領命的說：「諸葛若不去，那是抗旨，重可致罪問斬；要是他遭狙襲，大可稱負傷不能侍聖，則仍能留在京師，幕後操縱一切。」

蔡京哈哈一笑，得意地道：「諸葛小花這隻老狐狸，眞是愈老愈精明了。」

然後，他望向任怨。

任怨這時才說：「一個時辰之前，諸葛先生身上敷着傷裹，通過一爺，進入宮裏，只待聖上醒後，即行求面聖稟告遇刺之事。」

蔡京哈哈大笑，狀甚得意，「這老不死可愈來愈會做戲了。」

他猜中估着，因爲對手是如此高人，也不由得他不興奮起來，倒一時忘了他剛才說過不在背後罵人綽號的事了。

葉博識則自這時候起，直至散會，都不敢再抬起頭來。

蔡京笑容一斂，向多指頭陀道：「今天的事，仍交由你來打點。我們要在一天之內，瓦解武林中與我爲敵的敗類逆賊！」

多指頭陀精神抖擻：「遵命。」

蔡京遊目又問：「『有橋集團』那兒有什麼風吹草動麼？」

這一句，誰也沒答。

誰也答不出來。

只有任怨開了聲：「以卑職觀察所得：他們行踪詭秘，但肯定必十分注意今天事態的發展。」

「這個當然了。」蔡京哼聲道：「老的少的，等這一天，都等好久嘍。」

他瞇着眼像困住眼裏兩條劍龍，「反正，今天刑場，就由老的少的來監斬。」

任怨忽道：「卑職還有一個想法。」

蔡京無疑十分器重任怨，即問：「盡說無礙。」

他喜歡找一些人來，聽聽（但未必採納）他們的意見（和讚美），然後順此觀察身邊所用的人，是否忠心、能否付予重任、是不是要立即剷除……

對他而言，會議的結果不一定很重要（他往往已早有定案），但過程卻很好玩、很刺激、很有意思。

任怨這才說出意見：「我看，『八大刀王』對方侯爺十分唯命是從，只怕對相爺您的效忠之心……」

他沒說下去。

蔡京當然聽得懂。

有些話是不必明說的。

有些話也不是光用耳朵聽的。

在這些人裏，任怨的話一向說得很少，但所說的都非常重要。另外，一個人幾乎完全不說話，那就是天下第七。無論他說不說話，他在那兒，他站在那一邊，都有擧足輕重的份量。

「知道了。」蔡京聽了，不動聲色，只吩咐道：「咱們今天先回『別野別墅』。」

忽然，他好像特別關注慰藉的垂詢葉博識：「聽說，你的叔父是葉雲滅嗎？」

葉博識身腰一顫，跪了下來，搗蒜泥似的猛叩頭，「相爺降罪，相爺恕罪，葉神油確是小人叔父，但多年沒相處交往，小人一時忘了向相爺稟報，疏忽大意，確屬無心，求相爺大人大量……」

蔡京笑了，叫左右扶住了幾乎失了常態的葉博識，含笑溫和的說：「你慌什麼？我又沒怪你，我只要你即傳他來……也許，今日京師多事，他武功高强，若論拳法，當世難有匹比，除非是李沈丹翻生，或可較量他，正可助我一把，說不定……」

葉博識的冷汗熱汗，這才開始掛落下來。

「霧眞大呢……」

蔡京負手望窗。

很得意。

看來，他又想吟一首詩，作一幅畫，或寫一手快意酣暢的好字……

＊　＊　＊

或許，有時候，上天既交給你一張白紙，你就得以你最喜歡和最能代表你的字或畫，去塡好它，而且，除非你要故意留白，否則便應當珍惜每一空間，浪費了是對自己作孽。

蔡京就是這樣。

他是這樣的人。

殺人寫好詩。

流血如畫畫。

今日、今晨、京華果眞霧濃。

霧重。

霧大。

一切都看不分明。

城中，只怕許多人猶未睡醒，猶在夢中吧？

只是而今夢醒未？

＊　＊　＊

晨。

有霧。

老公公一直在剝花生、嚼花生。

「卜」的一聲，那種像咬碎生命的聲音，他極喜歡聽到，而且還是來自他嘴裏、齒間。

雖然，他知道吃花生會帶來壞運氣的，縱不然，嘴角腮邊也會長痘瘡；可是他就是喜歡吃，戒不了。

到後來，既然戒不了，他也就不戒了。

正如喝酒一樣。

醉是一種好的感覺。

「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他甚至希望能有不醒之醉。

由於戒不了花生和酒，他索性用他——貫用的觀察力，去「發明」了一套理論：

許多喝酒、醉酒的人，會早死、暴斃，但滴酒不沾的人，也一樣有暴歿、早夭，所以，身體好不好，不關飲酒的事。

所以，他爲何不飲酒？今朝有酒今朝醉，他是個太監，已失去了有花當擷直須擷的機會了，難道連喝幾杯水酒也要强加節制不成？

不。

人只有一生。

他這一生可不是只在受苦受過受罪中渡過的。

今晨，他穿上內監的官服，戴冠披紗，更顯得他濃眉白髮、紅臉白髯，不怒而威，長相莊嚴。

今天是重要的日子。

但他仍喝酒。

依然吃花生。

因爲他心裏有一團火。

一團澆不熄的火。

世上很少人能澆熄他心中這團火。

很少。

但不是沒有。

方應看——方小侯爺就是一個。

今天他也要來。

他是非來不可。

因爲蔡京向天子請命，下詔要他和方小侯爺監斬方恨少、唐寶牛——唐、方二人是江湖中人，而自己和方侯爺也是武林出身，正好「以武林制武林」、「以江湖治江湖」，合乎身份法理。

嘿。

蔡京是要我們當惡人。

而且還是得罪天下雄豪的大惡人！

萬一出了箇什麼事？這黑鍋還得全背上身！

幸好掮此黑鍋的不止他一個！

還有方應看！

方應看果然來了。

奇怪的是，他今回不穿他慣穿的白色袍子，而換上一身絢艷奪目驚麗眩人的紅袍，用黑色的布帶圍腰繫緊。

他也是今天菜市口的副監斬官。

雖然，他們兩人都知道，另有其人正虎視眈眈的監視着他們的監斬。

「另有其人」。

「咱們做場猴戲給人看吧，」方應看譏刺的說，「昨夜風風雨雨，風雨樓裏無一人好過，不過，今天咱們也好過不了那兒去！」

米蒼穹有點奇怪。

他覺得方應看今天的眉宇神色間很有點焦燥，頗不似往常的氣定神閒。

「這時分難得有這種大霧。」老公公帶笑捋髯道：「只怕今天城裏手頭上有勢力的人物，誰也不閒着。」

方應看瞟了米公公一眼，沒說什麼，只向他敬酒。

米有橋當然喝酒。

就算沒人敬他，他也會找機會喝酒。

他奇怪的是：方應看也仰脖子乾盡了杯中酒，還用紅色袖袍抹嘴邊的殘沫。

這都不大像他平時的作風。

所以他問：「你……沒有事吧？」

「沒有。」

方應看回答得飛快。

然而，米公公他仍不是正常人。他是個「不可干預朝政」的內監。他頂多只能做個公公頭子。可是，他又不是一般的太監……

這種種的「不用」，使他「異乎常人」，更加寂寞、苦痛。

更使他心中有一團火。

更使他心裏孕育了一頭獸。

烈火與獸。

在這早上、清晨，他只對着紅衫的方小侯爺，吃着花生、飲着烈酒，去面對這一天的濃霧。

＊　＊　＊

「吁……呼……」

唐寶牛在伸懶腰。

他伸腰擴胸，拳頭更幾乎擂在方恨少纖瘦的胸膛上。

方恨少白了他一眼。

唐寶牛居然又打起噴嚏來。

「哈啾！哈啾！」

他打得難免有些不知顧忌，鼻涕沫子有些濺到方恨少衣襟上。

方恨少向來有潔癖。

他只覺得厭煩。

「你不覺得你連伸懶腰、打噴嚏也誇張過人嗎？」方恨少沒好氣的說，「你知道你像什麼？」

「我早上鼻子敏感，尤其是對驟寒驟暖、大霧天氣……」唐寶牛前半句說得得意洋洋，後半段卻較爲好奇：「我像什麼？大人物？大

象？老虎？豹子？還是蕭秋水、燕狂徒、柳隨風？姬搖花？諸葛小花？」

「我呸！」方恨少啐道：「你只像……」

「什麼？」

唐寶牛探着頭探聽似的探問。

「你像……」方恨少悠然淡定的下了結語：「蟑螂。」

「蟑螂？」

唐寶牛一時沒會過意來。

「蟑螂也不懂。」方恨少唯恐他沒聽懂，補充、解說、引申和註釋：「我是說你就像蟑螂一般可厭可憎、礙手礙脚。」

唐寶牛居然沒有生氣。

他摸着下巴，喃喃說了一句話。「沒什麼。」

「什麼？」

方恨少問。

唐寶牛又喃喃說了幾句。

方恨少更好奇。

人就是這樣，越是聽不清楚的越要聽清楚，一開始就聽清楚的他反而沒興趣。

方恨少更加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抗議：「你要說什麼，給我說清楚，別在背後吱吱喳喳的咒罵人，那是無知婦人所爲！」

唐寶牛傻呼呼的笑了，張着大嘴說，「我是說：謝謝你的讚美。」

方恨少不信地道：「眞的？」

唐寶牛道：「眞的。」

方恨少狐疑的道：「你眞的那樣說？」

唐寶牛傻呼呼的道：「我眞的是這樣說，騙你作甚？」

方恨少楞了一陣子，嘴兒一扁，幾乎要哭出來了：「你爲何要這樣說？」

唐寶牛搔着腮幫子：「什麼？」

方恨少跺着脚道：「你平時不是這樣子的嘛！你平常非要跟我抬槓，一定要跟我罵生罵死不可的啊！你爲什麼不罵？難道眼看我們快要死了，你卻來遷就我？我可不要你的遷就！」

唐寶牛長嘆道：「我了解，你心情不好，眼下你就要死了，而又一夜沒睡，自然脾氣暴躁，心情不好了。做兄弟的，平時打罵無妨，這時不妨讓你一讓！」

「我才不要你忍讓！」方恨少不甘心的說，「爲什麼今天我們就要問斬了，你昨夜還可以抱頭大睡，還打了一夜的呼拉鼾？」

「爲什麼今天我們就要死，你昨夜却還一晚不睡？」唐寶牛也不明所以，莫名其妙，「既然快要死了，還不好好睡一晚，實在太化不來了。」

「我才不捨得睡。」方恨少道：「快要死了，還只知睡，我利用這一夜想了好多事情呢！」

「想很多事情，到頭來還不是一樣是死。」唐寶牛傻楞楞的說，「我不想，也一樣死，但死得精神爽俐，神定氣足些。」

「你眞冷血、無情！」方恨少譏嘲的說，「眞是頭大沒腦、腦大生草呢！」

「你這是讚美吧？」唐寶牛今天不知怎的，就不肯跟方恨少鬥嘴，「冷血，無情，可是名動天下的四大名捕哩！」

方恨少恨得呀嘶嘶的，恨不得唐寶牛就像平時一樣，好好跟他罵個七、八場，「你說，我們這種死法，到底是古人稱作：輕若鴻毛呢？還是重逾泰山？」

「我們打過狗宰相、豬皇帝，」唐寶牛偏着頭想了一想，「但也無端端的就斷送了大好頭顱……看來，是比泰山輕好多，但比鴻毛嘛……也重不少……我覺得，就跟咱們的體重對稱，不重也不輕，只是有點胡裡胡塗。」

方恨少瞧瞧他的身形，道：「這樣說來，豈不是在份量上，你比我重很多？」

唐寶牛居然「直認不諱」：「這個嘛……自然難免了。」

他們兩人昨天給任勞任怨封盡了要穴，欲死不能，任怨正欲施「十六鈣」的毒刑，但爲舒無戲阻止。

舒無戲趕走「鶴立霜田竹葉三」任怨和「鹿行雪地梅花王」任勞，但也絕對無法救走方恨少、唐寶牛二人。

他只能解開二人穴道，並以蟻語傳音說，「你們萬勿妄想逃走，這兒裡裡外外都有高手看守，你們逃不出去的。」

他又告誡二人：「你們也不要妄想求死。」

唐寶牛瞪目反詰：「爲何不能求死？與其給奸人所殺，我們寧可自殺，有何不可？」

舒無戲道：「因爲你們的兄弟手足們，明天必然會想盡辦法劫法場救人。」

方恨少道：「我們就是不要連累他們，所以先此了斷，省得他們犧牲。」

舒無戲截然道：「錯了。」

唐寶牛傻呼呼的反問：「怎麼錯了？難道要他們爲我們送命才是對？再說，奸相必有準備，他們也未必救得了我們，枉自送命而已！」

舒無戲啐道：「他奶奶的，你們要是死了，你們以爲他們就會張揚？他們會照樣把你們屍首押送刑場，那時候，你們的兄弟朋友不知就裏，照樣前仆後赴，不是死得更冤！」

唐寶牛和方恨少這下省覺，驚

出了一身冷汗。

舒無戲嘿聲笑道：「人生在世，可不是要死就死的，要死得其所，死得當死——你們這樣一死，只是逃避，不負責任，害人不淺！」

唐寶牛額上的汗，涔涔而下，方恨少略加思慮，即說，「要是我們死了，只要把消息傳出去，就可消彌掉一場連累兄弟手足們的禍事了。」

舒無戲反問：「怎麼傳出去？」

方恨少不答，只看看他。

舒無戲一笑，坦然道：「俺？俺一進來這兒之後，已給監視住了。你們明早沒人頭落地之前，俺是不能私自離去的，否則，只怕俺比你們更早一步身首異處。說實話，俺也想替你們傳訊，無奈俺就算說這一番話，也給竊聽了。」

唐寶牛憂心的道：「那麼，要緊嗎？他們不拿這個來整治你嗎？」

「不整治才怪呢！」舒無戲哈哈大笑，「不過，老子在官場混慣了，倒不懼這個，俺只勸你們別死，不是正合『上頭』的心意嗎？要加我罪，何愁沒有！這還不算什麼！」

然後他向二人語重深長的說：「俺解了你們穴道，只要你們好好睡一覺，好好過今箇兒晚上——人未到死路，還是不要死的好，就算走的是絕路，別忘了絕處亦可逢生。」

他走前還說了一句：「好自爲之吧，兄弟，不要使關心你們安危而奮不顧身的同道們大失所望！」

是以，方恨少和唐寶牛二人，得以解掉穴道，好好的過了這一晚。

只是唐寶牛能睡。

方恨少却不能。

對他們而言，這一天晚上，他們最不願見到天亮。

這一次睡眠，他們最不願醒。

因爲醒來後就得要面對一場「不醒之眠」：斬首！

* * *

「這一夜我沒睡，我想了許多，」方恨少悠悠嘆道，「我想起了許多人，許多事。我始終沒替沈老大好好的出過力，幫過忙，連王小石我也沒爲他做過什麼事，我很遺憾。」

然後他的語音愈說愈是低沉：「我也想起明珠，她……」

唐寶牛眨了眨大眼睛，忽似病了。

「我好好的睡了一覺，什麼都沒想起……」他心痛的說，「可是，你這樣一說，倒使我想起了朱小腰……」

「小腰她……」說到這裡，偌大的猛漢唐寶牛先生居然哽咽了，「我還沒追到這女子……」

然後他竟忍不住嚎啕大哭、搶天呼地、搥心掏肺、哭濕了他襟裏那條艷麗的手絹：「小腰，小腰，我們永別了……」

這哭聲反而震住了方恨少的憂思和幽情。他瞠目了一會，才悻悻的啐道：「這頭牛！連哭也濫情過人！」

這時候，匙聲響起。

門開了。

時辰到了。

門開了之後，人未進來，清晨的霧氣已先行湧了過來。

* * *

霧不散，霧瀰漫。

這天早上，整衣出發的軍士都覺得霧濃霜重，料峭春寒。

他們都有上戰場的感覺。

雖然他們只是押着犯人上刑場。

* * *

一般而言，重犯都是在午時抄斬的。

選在午時，尤其在菜市口，正是人多，特別收儆尤之效。

但今天比較特別。

他們隊伍在卯初已然押着犯人步向菜市口。

他們都知道，今天是一次特別的「斬首示衆」。

因爲將給處決的人很特別。

押這對將給處斬的人也很特別。

眞正的軍士衙役，只二十二人，其他的，大多是高官、大內高手、武林人物。

這等陣仗自是非同小可。

軍士捕役心中暗暗叫苦，知道這一趟行刑不好走，說不好，自己這些人只是給擺上了道，可能要比問斬的人還早一步人頭落地哩。

他們都好奇，也都不敢好奇——你就別說軍人只聽命令，不惹事不好奇，其實，他們解決好奇的方法往往是用刀劍槍箭（武器）去問清楚（而不是用語言）而已！

他們不敢好奇的原因是：

因爲今天「主事」的，肯定不是他們。

連同監軍涂競和劊子手老李，今天只怕都不算。

今天主事的是騎在馬上紫冠蟒袍的老太監，聽說他在朝在野，多叫他爲「米公公」，很多高官、權貴和將士、江湖人物，都跟他結交往來。

監斬的是在隊伍之後，坐在轎子裡那不露面，長相俊俏的年輕人。

聽說他就是「方小侯爺」。

聽說他才是「有橋集團」裏的「

寶」，比起來，米蒼穹只不過就像是藏寶的匣子。

除了這一老一少，還有許多人，是他們完全不認識的。

但這些人給他們的感覺卻都一樣：

殺氣。

騰騰的煞氣。

要是只殺兩個人，殺氣不可能如許之盛，盛得使這些兵士捕役們走在清晨的霜田地，雙脚不由得都有點打顫。

他們除了有點擔憂害怕，還有百般不解。

初時，他們奉命集合的時候，他們這一隊人，總共有四十五人，而今，在出發的時候，却只剩下了二十二人——其他廿三人去了那兒？

＊　＊　＊

其實這疑惑完全是不必要的。

因爲這一組才離開「八爺莊」不久，另一隊人又自「深記洞窟」那兒展開陣勢，整然步出，那一隊人，主領的是龍八，押後的是多指頭陀，而且，隊伍明顯的雜有更多的武林好手、大內高手，隊伍中也押着兩架囚車！

他們的取向，是往「破板門」那一帶去。

那兒，是除了瓦子巷底街市口外，另有一處繁華要塞。

＊　＊　＊

劊子手老李砍人的頭，砍得手都老了，臉皮老了，歲月也老了，但從不似今天那麼特別，那麼緊張。

從來，只有犯人驚怕，而不是他。

砍人頭的永遠不必怕，怕的只是那些要給砍頭的。

可是今天却不一樣。

他看得出情勢非同尋常：這押死囚的隊伍每走一段路，彷彿隨時已準備好，隨時都要跟劫囚的強敵血濺長街似的。

他臨出「八爺莊」前，還不知會發現到了那一隊伍(他比其他軍役們「好」一些，在出發前一陣子總算知道分有「前後兩隊」的事)，任勞卻過來跟他擠一隻眼睛，跟他約賭道：

「看你今天斬得了囚犯的首級？還是由我們兩人來下手？或者你給人砍了頭！你猜猜看？」

劊子李可不敢猜。砍了多年多少英雄好漢流氓領袖的頭了，他自然知道，有些事雖然很想知道，但還是不知道比知道的好。

這些年來，他當上了劊子手後，就連扒飯的時候，都會感到一股血腥味徐徐咽下般，就連洗澡的時候，他從井裏打出來的水照頭淋下，閉眼的一刹，彷彿也覺得自己是淋在艷幽幽血水中。

他的頭也常常疼。

裂骨蝕髓似的疼。

他常常認定這是一種報應。

他每次斷送別人美好腦袋的同時，他也在斷送自己的福蔭。

自從他跟他的老爹，入了這一「行」，雖是無人敬之，但亦無人敢不畏之。

因爲刀在他手裡。

頭在別人頭上。

生殺大權也在自己手裏。

就算上妓院嫖，細皮白肉的騷娘們也不一定敢問他要錢，就算到街市買半斤豬肉，那臉肉橫生的傢伙也不敢少給他八兩，有時還多添一兩兩當是「賣個交情」。

這年頭，誰也不知有一天會落在誰的刀口上。

要是落在他的刀下，可一切聽己由命了。

他下刀是要「斷送」生命，但要如何斷送法，則由他控制、隨意，如何下刀，也由他決定。

有時候，一刀死不了，頭沒斷落，人一直在喊，血一直在流，監斬官沒下令，他也抱刀旁觀，只乾耗着等血流盡人才死。

有時，一刀(可能故意)砍歪了，先斷一根琵琶骨，或削去一隻耳朶，夠犯人痛入心脾，也夠他受的了。因而，有的犯人是嚇死的、痛死的。

也有腰斬的，他斬過一刀兩斷(段)，但人却不死，對着下半截肢體，喃喃自語近一個時辰，血給晒得凝固了，這才嚥了氣。

有次他故意一刀一刀的砍一個才十七、八的小夥子，一手把他一口飯一口飯養大的爹、媽、公、婆，瞪着眼捂着心一刀一刀的心痛，那一回他可得心軟手不軟——因爲誰叫這小伙兒的家人曾經得罪了監斬的涂競！

他曾一刀下去，腦袋瓜子去了半爿，腦子東一片、西一塊，溢了滿地，那人氣可足的，居然不死，趴在地上，寫了許多個「苦」字「慘」字，但字字都沒了頭，可能失去了上半爿頭顱，寫字也就寫不全了吧？

所以許多人都怕他，待斬囚犯的家屬，諸多討好他。有送銀子的，也有請吃酒的，甚至也有女子來獻身的，只求他快刀利鋒，一刀斷頭，還要留一層皮，好讓其家人得以「全屍」收殮，討個「吉利」。

要不然，他老李有一次虛火冒着，一刀下去，身首異處，滑漉漉的頭一路滾了出去，隨着血印子，像貓脚沾過了血水到處亂溜，但尋了箇半天，却遍找不到那一顆人頭。

到而今，那個人頭也始終沒找

着，不知到那兒去了，這遭殃的家人也只好收葬他那沒頭的屍體，他的寡母娘也哭天搶地，只悔沒事先答允給他李二舒服一個晚上。

但今天，他可威風不來了。

囚車裏的，一點都沒有求情的意思。

甚至對他連瞧都沒瞧得上眼。

而別人對他的眼色，他意會得出來：

砍吧，你砍吧，這一刀下去，兩刀之後，你每個晚上不必睡了，白天都不必上街了！

整個江湖的漢子，都等着剜你的心來送酒呢！

這囚犯也沒有哭哭啼啼的親人來送行，但他又偏生覺得：濃霧中，有的是牛頭馬臉，三山五嶽，誰送誰先上路，現在還難說得很！

當然他也不敢得罪任勞任怨這種人。

他知道，他手上砍的不少冤得六月下雪的漢子，其中有不少都是因爲不小心或太大意招致這「兩任」不悅，以致從此腦袋分家，有冤沒路訴。

他現在已沒了辦法。

頭是要砍的。

他只好見一步走一步。

他相信監斬官涂競跟他的處境很相近。

向來，寡婦美孀、黃金白銀，他索取得遠比自己多，誰教他官比自己高？

但都一樣，在心情上，今天只要過了這一關，以後再遇砍頭，監斬的事，却是寧可掛冠而去，落荒而逃了！

＊　＊　＊

隊伍到了菜市口，霧很大，連牌坊橫着「國泰民安」的四個大字，也看不清楚。

這時分，主婦們都該起身到街市買菜的買菜，購物的購物，好命的，大可以叫婢女老媽子什麼的代辦代勞，代走這一趟。

奇怪的是，今天的人似乎特別少。

特別冷清。

這天早晨的霧，冷灰色，聚散就如靈魂一般輕柔。

雪，始終沒有下，或者早在前幾天的幾場猛雪裡早已下完了，而今只剩下神出鬼沒要命的霧和霜。

問斬的時辰要到了。

但什麼都沒有發生。

米蒼穹捫捫鬢角，看着自己白花花的翹髯，他覺得自己像霜，方應看就像霧。

霜是寒的。

霧是摸不到的。

想到這兒，一口濃痰忽然毫無來由的湧上了喉頭，他不禁激烈的咳嗽了起來。

耐心的聽他嗆咳了一陣，方應看微湊身過去，問：「要不要喝點酒？」

米蒼穹抹去了鬚髯間沾着的唾沫子，「這時候能喝酒嗎？」

方應看依然問：「要不要吃點花生？」

米蒼穹一聽花生，彷彿已聽到齒間「卜」的一聲嚼碎這相思豆的清脆聲響，於是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

方應看居然就眞的遞過來一大把花生，於是，在這氣氛凝縮，霧影詭秘的問斬場裏，就隱約聽到卜卜有聲，細碎間雜的聲響，那是米有橋口裏咀嚼發出的聲。

米公公很享受花生的味道——也許，他更享受這咀嚼的聲響：因爲，不住的、不斷的、不停的，有事物在他已老邁齒縫裏給崩碎且研成粉末了，他覺得那是很有「成就」的一件事。

方應看也許是因爲本來就打算問，也許是知道他吃花生時心情特別好(但吃了之後可能運氣特別壞)而故意問：

「公公，你說他們會不會來？」

「很難說，『七大寇』沈虎禪他們在千里之遠，來不及聽到消息；『桃花社』賴笑娥等也斷趕不及入京。要救，就只有『象鼻塔』、『發夢二黨』和『金風細雨樓』這些人，但以王小石的智慧，且有諸葛這個老狐狸，沒道理看不出這是個『局』的。」

方應看發現這老人的眼神也是冷灰色的……就跟今天的天氣一樣。

「所以公公認爲王小石這些人不會來？」

「剛好相反，他們明知道是局，早知道是計，卻還是一樣可能會來。聰明人常常會做糊塗事。他們自稱是『俠』，一個人一旦給套上了『俠名』，翻身難矣，餘不足觀，余亦不忍觀之矣！」

然後他反問：「你說他會不會來？」

方應看的回答只一個字：

「來。」

他的眉宇眼神，又掠過一陣少見的浮躁之色。

他甚至按捺不住猝然地用手比劃了兩下，削削有聲，霍霍生風。

米蒼穹側視着這一切，第一次，眼裡有了躭憂之色。

＊　＊　＊

任勞的臉色就像是任怨的服色也就像是這天色和米公公的眼色：

冷灰色。

他顯然有點擔心。

所以他等了一會，「正法」的時辰將屆未屆的時候，他忍不住向任怨問了一個問題。(未完・二)

上文提要：于阿坤去白大娘的香香館打傷了不少人，還弄了不少銀子，把剛從惡水灘回來的白大娘氣壞了，決定找于阿坤算賬……于阿坤被師父梵各找到，並命他要苦練擲飛刀。于阿坤看着王家姑娘給他縫的衣裳，想起王家的安危，便乘梵各不在連夜去探視，不想，王家店鋪的小二告訴他王姑娘已被白大少擄去，今夜入洞房……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中毒落水逃夭夭　水中溺斃白大少

于阿坤胸一挺，道：「我是小，但我要那婆娘叫我幾聲小祖宗，不信妳看吧！」

小白兔嘆了口氣，道：「我看什麼？」

「看我整死白大娘，妳也好回故鄉！」

「故鄉沒有爹和娘，回去找誰？」

一楞之間，于阿坤笑笑，道：「沒關係，我會替妳找個好地方！」

小白兔道：「你若眞能整倒白大娘，我就跟你身邊侍候你！」

于阿坤道：「這麼辦，你等我暗中離開之後，快去告訴白大娘，就說我往西南跑去了！」

小白兔道：「西南方七里處，有條長清河，我曾去過那兒！」

于阿坤笑道：「好，我就在長清河邊會一會這凶殘的惡婆娘！」

小白兔卻又關懷備至的道：「小老鄉，你可千萬多加小心哪！」

于阿坤一笑而起，大搖大擺的往城南走。

小白兔這才站起身，急急的往對面火場奔！

她一面奔一面叫：「大奶奶，大奶奶……」

斜刺裡衝出一個人。

正是歐太北與白艮二人各提著鋼刀繞過圍牆走來！

「小白兔，妳叫什麼？」白艮叱道。

小白兔攏著半亂的秀髮，手指南街叫道：「我看見那小搗蛋了，他剛剛往南街走了！」

歐太北掄刀就要追。

白艮抓住他的手不放，道：「二當家，你幹什麼？」

歐太北吼道：「宰那小子去！」

白艮搖道：「那小子的本事大，除了我娘，我倆追去怕是討不到便宜，沒得又被小子敲銀子！」

歐太北這才想著自己身上的傷還在痛！

於是，白艮扶著歐太北的肩，道：「你慢慢追上去，我去找我娘！」

那天，歐太北同于阿坤二人動上刀子幹，歐太北頭上挨一刀，便褲襠也被挑一刀，算他幸運，一刀未把那根子割掉，只在旁邊劃一刀！

如今傷好一半，聞得白艮的話，便咬著牙關往南趕，他眞的恨透了于阿坤！

白大娘還在圍牆附近找于阿坤……這時候整個香香館一片火海，于阿坤再搗蛋也不敢留在火堆裡！

白大娘剛又躍上牆，忽見兒子白艮跑過來！

「可曾看到那小王八蛋？」

白艮點點頭，道：「娘，是小白兔看見了！」

白大娘一把抓緊兒子手，道：「在那兒？」

白艮道：「小白兔說，那小子往南走了！」

白大娘一聲怪吼，道：「好小子，他走不了的！」

白大娘展開身法追向南街，快到南街的時候，已發現前面有人在緊著走，她一聲吼便追了過去，卻發覺是歐太北在跑！

歐太北見白大娘追上來，立刻指向前面，叫道：「當家的，那小子就在前面跑，剛出街頭！」

白大娘呼呼出氣有聲，道：「你快回去吧，那小子由我收拾！」

歐太北道：「不，當家的，香香館完了，我非追上去宰這小子不可，妳千萬別攔我！」

不旋踵間，白艮也追了上來！

白大娘一看，冷冷道：「你二人慢慢趕，我先上前攔住他！」

白大娘拔腿又追，刹那追出小鎭到郊外！

果然，前面有條小人影。

白大娘邊追邊大聲吼叫：「喂，小雜種，你別跑，跑也跑不掉了！」

前面的小人影不但不停下來，而且跑得更加快。

白大娘又叫起來，道：「好小子，你跑到天邊也要把你拖回來，你小子今夜死定了！」

白大娘邊跑邊叫，前面的人影宛似沒聽見，只是一個勁的往前趕！

二人就在野地跑。

刹時間到前面一條河！

前面的小影子順著河邊跑！

白大娘邊追著邊叫：「我看你還往那兒逃！」

忽然，河邊的小影子不跑了，不丁不八的站在河邊上！

白大娘比個大男人還兇悍。

她肩頭上扛著一把大砍刀，一步一個足印的逼近那小黑影！

「喂，老太婆，你追我幹嗎？」

白大娘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叫于阿坤？」

那黑影仰頭看看天上的月亮，冷冷的道：「本小祖宗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于阿坤我就是你小祖宗的名！」

嘿嘿怪笑，白大娘道：「小雜種，你可知道我是誰？」

于阿坤「啊！」了一聲，道：「說眞的，妳是老鳥還是老蛋呀！」

「放屁！」白大娘橫身擋住于阿坤，惡狠狠的道：「小雜種，我白大娘與你何仇何恨，你爲什麼一而再的挑我的香香館，打傷我的人不算，還弄走我那麼多銀子！」

于阿坤道：「你一定很心痛！」

白大娘咆哮道：「老娘心痛你燒了我的香香館，小鱉娃，便把你剁碎也難消我心中恨！」

于阿坤道：「白大娘，妳沒知識，一家烤肉萬家香都不懂！」

白大娘怒叱道：「死在眼前還貧嘴！」

于阿坤道：「白大娘我還未感覺到有死的味道，大概我離死還遠吧！」

白大娘怒罵道：「那裡冒出你這小鬼頭，看老娘如何生啖你！」

白大娘大砍刀指在左下方，上身打橫便往于阿坤欺過去，宛似一頭壯大的母獅！

于阿坤忽然舉起右掌來，牛耳尖刀在掌中旋，月光之下發出溜溜碎芒。

白大娘忽然睜大眼。

她沙啞著聲音停下來，道：「小子，這把刀……這刀你是怎麼弄來的？」

于阿坤想起大山腳，張八的老婆白二娘不正是白大娘的妹子嗎？

哈哈一聲笑，于阿坤道：「白大娘，妳很想知道這把刀的來歷？」

「快說，你從那兒弄來的？」

于阿坤道：「前面有個大山腳，我的老岳母在那兒開黑店，阿足是我老婆，我從那兒弄來的，白大娘，這把刀有妙用，專是剝人皮吶！」

白大娘忽然怔住了！

她張口結舌的道：「你胡說……難道，那白二娘……會是你丈母娘？」

于阿坤立刻發誓，道：「騙你一句天打雷劈！」

于阿坤發的是重誓，白大娘已信了一大半，道：「于小子，難道白二娘沒告訴你，我是她的親姐姐？」

于阿坤道：「沒有呀！你眞是白二娘我的丈母娘的親姐姐？哎呀！不好了，大水沖到龍王廟，自己人幹起來了！」

白大娘怒道：「張八混蛋，你丈母娘更混蛋！」

白二娘與張八也曾是于阿坤的泰山泰水，只是並不久長！

白大娘那裡會知道？

于阿坤道：「他們兩個是混蛋，白大娘，他們不但混蛋，而且是混蛋到了家！」

白大娘一瞪眼，道：「你怎可罵你的丈母娘？」

于阿坤淡淡的道：「我不但罵他們，而且……喂，你聽了一定會高興，我把他們全殺了！」

白大娘全身大震，一半罵一半氣的吼道：「我把你這小妖怪投胎的怪種，你竟然殺了我妹子一家人！」

于阿坤道：「殺得不過癮，所以，我又找上你的香香館，白大娘，如今話已明，該怎麼辦你就放馬過來吧！」

特號大砍刀自下上劈如電，「咻！」聲挾著呼轟聲，白大娘刀出身體躍起，那股子兇悍，宛似灰熊吃人，只一招間便涵蓋了方圓三丈地！

于阿坤反方向轉旋，口中大叫道：「厲害，我不打了！」

于阿坤話聲猶在，人已順著河邊往下游跑！

白大娘一招劈空，見于阿坤拔腿而逃，一聲怪叱，道：「你小子走不了啦！」

前面跑的于阿坤不聽嚷嚷，發足狂奔！

後面的白大娘，淌著河水猛力追！

于阿坤心中琢磨，好歹先跑上一陣子，我看你這胖女人能跑多遠！

白大娘比白二娘還要高又壯，論力氣當然比于阿坤大得多，但跑起來可就不一定了！

于阿坤跑了十里路，才回頭，他眞的吃一驚！

白大娘就在他身後十幾丈！

于阿坤邊跑邊在想，他忽然恍然大悟，白大娘幹過强盜婆，腿上的功夫必高人一等，上高山下平地，像是比官兵跑得快，否則早被官兵捉去了！

想起爺爺于玄當太爺的時候，惡水灘去捉「翻天手」鐵成金與「巧巧刀」李三娘，若非李三娘身懷有孕，怕是很難抓到他夫妻！

眼前……

于阿坤又回頭看，隱隱約約看到白大娘在喘氣，雖然距離還差十幾丈，但有這種成績也不錯了！

于阿坤繞向大山邊，順著山路他又回頭跑。

後面，白大娘邊跑邊叫罵：「小雜種，跑上天老娘追到南天門，入了地老娘追你到森羅殿！」

于阿坤高聲道：「白大娘，你有種放馬過來，小祖宗我可不含糊你！」

白大娘氣得翻白眼，月光已在山頭上了！

又是半個時辰猛跑，剛到一座山坡上，于阿坤忽然笑起來，道：「哎，他娘的又回到老地方了！」

不錯，前面一道河，當然是小白兔告訴他的長清河！

于阿坤跑到河邊上，他先用河水洗了個臉，雙手更捧起河水，「咕嘟」就是三大口喝下肚！

「眞爽快！」于阿坤鬆散一下兩條腿，他便很快的把長衫前襬掖在腰帶上，露出一條鹿皮帶！

便在這時候，後面追趕的白大娘也趕到了！

于阿坤大加激賞的拍拍手，笑道：「讚！你老人家能這麼一口氣跑了二十里不崩屁不喘氣，倒是爾輩中很難找出第二人！」

白大娘並不開口。

她把砍刀豎在地上，面色寒寒的道：「小雜種，你不跑了吧？」

于阿坤道：「那可不一定，如果我發現殺你不過，當然要跑，不跑等著挨刀呀！」

白大娘冷哼一聲，道：「怕是你沒機會再跑了！」

于阿坤道：「要不要打個賭？妳可否能再跑五十里？」

白大娘眼一瞪，叱道：「狗操的，我還同你打的什麼賭？你拿命來吧！」

大砍刀平舉，白大娘雙臂平張，三丈之地她全涵蓋了！

于阿坤背對河面上，他急急的搖手道：「白大娘，你等等，同我動手過招得了解行情！」

「什麼行情？」

于阿坤道：「同我玩命，我都立下兩個規矩！」

「老娘宰了你，甚麼規矩也免了！」

于阿坤淡淡的道：「妳若有本事宰了我，當然也就一了百了，否則你該怎麼說？」

白大娘道：「小雜種，你的名堂眞不少！」

于阿坤道：「我是爲妳老著想，妳一定得聽一聽！」

白大娘一步步的逼近于阿坤，敢情是怕他再跑了！

她聞言再沉聲道：「說！」

于阿坤道：「妳老殺敗我于阿坤，那是妳的本事大，否則栽到我手裡，便只有兩條路可行！」

白大娘心中暗罵：不知死活的小東西！表面上冷冷的望向于阿坤，道：「是那條可行的路哇？」

于阿坤道：「一條路是死，另一條路是拿銀子買命，白大娘，一旦動上傢伙，妳大概只有這兩條路可行了！」

白大娘的飛撲幾乎與不動毫無分別，在人們尚未及眨眼的工夫，她的身體已到了于阿坤的頭頂。

她大砍刀出手便是十七刀，金鐵在瞬息間擊出，于阿坤擧刀的手臂痳上了肩，牛耳尖刀幾乎脫手飛去。

刀雖未脫手，他的人卻打横被震出十一步！

白大娘一聲桀桀怪笑，大砍刀洒出一片光芒，猛往于阿坤罩過去！

刀身發出的勁氣如嘯，極光洒落一片光芒，猛古丁便往于阿坤罩過去！

這時候，于阿坤才發覺白大娘

的厲害來！

于阿坤甩甩發痳的右臂，立刻翩然騰挪，牛耳尖刀暴起寒星飛濺，毫不含糊的衝上去。

他口中厲吼，道：「老鷹抓小雞！」

夜空中响起小鞭炮也似的聲音，只見兩團一大一小的人影，倏忽間掠開來！

白大娘驚呼道：「飛龍掌！」

于阿坤穿梭大砍刀的刃芒中，卯上命的一陣殺，忽聽白大娘說什麼「飛龍掌」，不由冷沉的道：「白大娘，妳怕了？」

白大娘齜牙咧嘴的騰身而上，刀芒已在她的身前堆成了網狀也似的一座刀山，猛往于阿坤推過去！

于阿坤怪吼一聲，道：「母雞護小雞！」

眞玄，一片星海中，于阿坤把他的身體四週佈滿了星芒一大片，於是空中發出一陣刺耳的撞擊聲，便也濺出大片碎芒點點！

閃掠在兩丈外，白大娘驚怒交加的道：「好小子，這是少林的伏虎拳，唔，難怪連歐太北也吃了你小子的虧！」

于阿坤收起牛耳尖刀在掌中旋，得意洋洋的道：「白大娘，妳看我這幾手還值幾個銀子吧！」

白大娘嘿嘿笑道：「嗯，你小子的話對，是值幾個小銅子兒！」

于阿坤道：「只值幾個銅子兒？」

白大娘看似雙手抱刀，她忽然左右平斬而上，口中厲吼如獅般，道：「老娘眼中你只夠在廟會上拉拉場子！」

她吼聲中，猛往于阿坤平斬過去！

于阿坤可不敢大意，他見敵人大砍刀左右暴斬，立刻躍起兩丈高下！

於是，白大娘嘿嘿笑了……

于阿坤終究對敵經驗不夠，他那會想到，大砍刀已平左平右的揮向空中的于阿坤。

便在牛耳尖刀疾點的刹那間，白大娘突然側身迎上來，一把灰慘慘的狀物罩上了于阿坤的頭！

于阿坤張口還要叫，他發覺有股怪味道，急忙閉嘴巴又閉鼻子的落在地面上！

白大娘業已落在地上嘿嘿笑，敢情等于阿坤往地上倒了！

于阿坤像個蚱蜢般的雙腳一落地，立刻彈往河面上，他是拚了最後一點力氣往河裡跳的！

「噗通」一聲掉到水當中，昏頭昏腦的便在水底往下游漂去！

白大娘破口大駡，道：「好小子，你還想逃？」

白大娘往水中追，才追了五七丈，河水已到她脖子上，這時候她才知道不對勁，自己不會游水怎麼追？

于阿坤迷糊在河水裡，翻翻滾滾的往下游漂。

河岸上，白大娘順著河邊追，就等于阿坤逃到岸上來了！

便在這時候，遠處兩條人影，光景白艮與歐太北二人喘著大氣，臉色灰青的追來了！

白艮一見老娘全身濕淋淋，急問道：「娘，你怎麼了？那小子呢？」

白大娘指著河中央，道：「你們看，那小子就在河中央，他中了老娘的迷魂散，逃不了的！」

後面，歐太北道：「下河去捉他呀！」

她看了兒子一眼，又道：「你們誰會游水？」

歐太北喘息的道：「當家的，屬下原會一些水上功夫，可是我身上有傷，又跑了這些冤枉路……」

白艮道：「我雖水下功夫不精，下水去拖個昏死的人上岸，還是能湊和……」

白大娘道：「快往下游跑，迎頭下手攔截！」

白艮猛吸口氣，拔腿又往下游跑。

半里遠處，他便脫下外衫，噗通一聲跳下河！

黑夜裡，月光下，河水泛著銀灰色，只見河中央一個黑影在移動！

于阿坤漂在河面上，忽沉忽浮。

他已昏去醒來兩三次，每次醒來，他便自己在內心怒吼掙扎，我不能死，我于阿坤不能死！

只要醒轉來，他便會努力的掙扎。

他那堅强的意志，支持他時而醒轉來，但隨之又昏沉下去，人也跟著往下面沉……沉……

就在河水的推送下，于阿坤忽然撞上河底的大石頭，沒有「咚」聲，但他的頭卻撞了個洞。

一股鮮血流了出來，便也染紅一片河水！

于阿坤的牛耳尖刀已失，雙手剛自水底猛推，身子便箭一般的浮上水面來！

長清河河水深逾丈五，中間水流甚急。

于阿坤雖然頭破血流，卻也被撞得清醒過來了！

他人剛在水面露個頭，忽見右前方水面游來一個人，月光之下仔細看，于阿坤不由得咬牙冷冷笑。

要知于阿坤自小不好好讀書，盡在外面遊蕩。

可是遊蕩也有其一定的好處，熱天就在大皇莊附近的小河上游水戲逗。

那青田莊小胖包太乾就常在水中被他拉在水底喝涼水，想不到這時候連游水也派上了大用場！

于阿坤快要漂到白艮身旁的時候，他突然沉入水中不見了。

這時候他也顧不得頭上冒血，只要不要命，先整人再說！

白艮業已發現于阿坤頭上冒血，他心中大喜，伸手一把未抓住，正在四下看，突然褲襠一緊，下體好一陣錐心痛，便不由得在水面一彎腰！

白艮這一彎腰，正好把右足送上水中的于阿坤手中，于阿坤眞不客氣，他拖住白艮的腳便往水底潛！

白艮還未叫出口，「咕嘟！」就是一口水，人也跟著到了水底下！

于阿坤彆著一口氣，雙手緊拉白艮的腳，伸出左腿狠狠的頂上白艮胯中央，只頂得白艮在水中一陣掙扎！

白艮與歐太北跑了這麼多山跑，此刻力氣早已放盡。

在岸上原是要下水拖起昏死的于阿坤，那裡想得到于阿坤雖然中了迷魂散，可是他一跳入水中便沖去一大半。

白大娘的迷魂散在道上原是一霸，想也想不到于阿坤會往水裡跳！

現在的白艮可眞慘，水底下又不能叫，雙手拚命抓又抱，于阿坤卻用雙腳盡在白艮的肚皮上踢！

在河邊跑的白大娘與歐太北二人，半天不見白艮露出水面來，白大娘楞然的道：「歐太北，情形有些不太對！」

歐太北道：「難道河裡有水鬼？」

白大娘沉聲道：「咱們是幹甚麼的？」

歐太北道：「咱們是生意人，殺人放火也能幹！」

白大娘道：「你說得不夠明白！」

她一頓又道：「我們專門製造鬼，一刀出手便是個厲鬼，歐太北，你想想，鬼是我們製造的，還怕的什麼鬼？」

歐太北道：「大當家的話入木三分！」

白大娘道：「你同意我的話了？」

「同意！非常同意！」

白大娘指著河中央，道：「下水去看看，到底他在水中幹什麼，這麼久不上來！」

歐太北一怔，心中不是滋味，便脫下外衣又脫靴，道：「當家的，我這就往河中央！」

歐太北往河中走。

白大娘「咦！」了一聲，道：「怎麼只有一個人在河面漂，那會是誰？」

歐太北看了又看，道：「看不清楚！」

白大娘道：「去看哪！」

歐太北忍著傷痛，齜牙咧嘴的下河中。

長清河的水並不寬，頂多不過十來丈！

歐太北游到那團黑影前，眞輕鬆，他只一伸手便把黑影拉住！

月光之下他仔細看，不由大吃一驚的厲吼一聲，道：「不好了，大少爺淹死了！」

河岸邊跑的白大娘聞言，淒厲的長嗥道：「快快把艮兒拖上來呀！」

歐太北用力拖著白艮的屍體，等到他游上岸，已經往下游漂了半里遠！

不等歐太北拉著白艮的屍體到岸邊，白大娘已迎上前伸手一把抱起來！

月光下她只看了一眼，立刻把白艮的屍體放下來，低頭貼在白艮的胸前，半晌，白大娘忽然大聲尖號起來道：「兒呀，我可憐的兒呀，你死得好慘哪……」

歐太北頓著雙足罵：「這個小王八蛋太可惡了，他竟然在水中還施詐！」

白大娘一生強悍，今夜卻變了個人兒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淚，擰著鼻涕甩頭髮，那種尖號聲，半夜聽來眞是嚇人！

一旁，歐太北勸道：「當家的，收起傷感，找那小王八蛋報仇是眞！」

白大娘哭泣道：「小雜種可惡呀，他絕了我的後，斷了我白家的種，我白忙這幾十年了呀！」

歐太北道：「當家的，妳節哀順變，還是先回上元鎭去，再商議捉拿那小東西！」

白大娘忽然站起身來，咬牙切齒的道：「歐太北！」

歐太北忙應道：「屬下在！」

白大娘道：「我們仔細看，那小子一定還在河中間，今夜不殺這小東西，我二人三餐也難下嚥！」

歐太北道：「月亮就快落山，河面上更難看清楚，不如先回去再說！」

白大娘道：「我的香香館完了，三院大房一間不剩，姑娘們全跑了，找誰去？」

歐太北道：「當家的，我們的弟兄還在，兄弟們就住在王家飯館裡，等著香香館重新開張！」

白大娘臉色一沉，道：「歐太北，你也是當年跟我在惡水灘混生活的人，難道你不懷念往日那段騎馬山水間，高歌荒林中的日子？」

歐太北道：「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兄弟們落草惡水灘，日

子過得蠻自在，可是……」

白大娘道：「可是什麼？這次陶大哥重建惡水灘，我這次就是應邀重回舊地，如今上元鎭的香香館完了，我準備重回惡水灘，歐太北，你走不走？」

歐太北道：「可是我們不能輕易放過那姓于的小雜種，總得收拾以後再走！」

白大娘冷冷的直視河面，道：「老娘饒不了這小雜種，你等著瞧！」

歐太北道：「也不能放過上元鎭的王家父女！」

白大娘道：「也好，我在此地把兒子找地方掩埋，你回上元鎭去殺人，並多帶些吃的來，我們過午便往寨子趕，只須一下午，便會趕到惡水灘！」

歐太北點點頭，道：「好，屬下準在午時趕回來，說不定還弄上兩匹馬！」

白大娘點頭嘉許的道：「歐太北，幹什麼吆喝什麼，過去開的是香香館，見人就得客客氣氣的笑哈哈，如今經這姓于的小雜種一折騰，我們被逼得又幹起老本行，這次回去上元鎭，你就拿出當年的威風來，該燒的燒，該殺的殺，你一個也不饒！」

歐太北一聲大笑，道：「當家的，殺人放火我在行，乾脆香香館也不要了，去他娘的窰子店人肉攤！」

歐太北大步往上元鎭去行凶。河岸邊，白大娘又抱住白艮大哭起來……

便在這時候，河對岸的草叢裡，于阿坤已把頭上的傷包紮好。

他低頭看看王家姑娘給自己做的新衣衫，不由得罵道：「眞他娘的活見鬼，才穿上身的新衣衫，被水弄得走了樣！」

遙望著河對岸，于阿坤心中想：「這婆娘眞厲害，武功高之外，還用毒害人，自己若非見機得早，反應快，又是身在河岸邊，乖乖孫，只怕今夜完蛋翹！」

月亮不見了，背後的大山影罩過來，大地便宛似蒙上一層黑布罩！

于阿坤辨了一下方向，他得趕緊往破廟趕！

原來于阿坤想起飯桶和尚叔叔，他答應不亂跑，要在破廟練飛刀，如果被和尚叔叔發現自己跑了，不定他又會生出什麼怪招整人！

于阿坤忍著頭上的傷痛，心中十分煩惱！

這萬一和尚叔叔問起來，自己怎麼說？

伸手摸摸頭，于阿坤又想起上元鎭的王家大姑娘，不知她父女是否找地方躲起來了沒有？

于阿坤心中琢磨，原是要折騰白大娘的，都是自己一時大意，才吃了她的虧，著了她的道！

哼，下次再遇上，出手就給她一招龍捲風！

于阿坤繞過河彎到了大山邊，他在黑暗中又認了一下方向，便洒開大步往山裡趕，上元鎭距離山中破廟三十里地，他不得不拔腿跑起來！

天亮了，于阿坤也看到了坡前的破廟，四下裡十分靜，靜得便連鳥叫聲也沒有！

于阿坤那管這些，他喘了一口大氣，繞過幾株被他用石頭砸得樹幹面目全非的老松樹，這才登上廟前的台階上。

他才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便在這時候，廟內一聲厲吼，道：「進來！」

于阿坤驚得一哆嗦，伸手推開廟門走進去。

可不正是和尚叔叔坐在供桌前！

于阿坤笑笑，忙上前道：「叔叔，你回來了？」

廟裡面正是梵各和尚。

他冷冷的怒視著于阿坤，道：「你去上元鎭了？」

「是的，叔叔！」

「去幹什麼？」

「我不去就糟了！」于阿坤走近梵各和尚，又道：「叔叔，你知道嗎，白大娘的寶貝兒子要同王家姑娘入洞房，姑娘的爹也病在床上，我及時的把他們救了！」

梵各一瞪眼，道：「白大娘豈容你張狂？她絕不會輕易放過你！」

于阿坤點點頭，道：「叔叔說得不錯，白大娘是很厲害，她的刀法也很凶殘！」

梵各和尚道：「你同那野婆娘對上了？」

于阿坤道：「叔叔，我是先救王家姑娘要緊！」

「怎麼救法？」

于阿坤得意的笑道：「我先向火星眞君借來三把火，頭一把燒的中間大廳，第二把燒她住的後大院，哈哈，第三把火就燒了香香館的前面樓！」

梵各和尚一怔，道：「三把火不是把香香館燒光了？」

點點頭，于阿坤道：「所以白大娘就拚命的追趕我，叔叔，那白大娘眞本領，一口氣跑了二十里，她還是沒有放過我！」

梵各突然拉過于阿坤，道：「你的衣衫濕了，你的頭……頭怎麼流了許多血？」

梵各突然流露出關懷的樣子，把于阿坤拉坐在身邊，伸手去摸于

阿坤的傷，道：「孩子，你眞是個令人擔心的小搗蛋，剛才沒看到你，我一直放心不下，見你回來，心中又是安慰又是生氣……孩子……」

于阿坤笑道：「這點傷不怎麼樣，倒是我在水裡弄死了白大娘的寶貝兒子，才眞過癮！」

梵各驚異道：「有陸戰還有水戰？」

于阿坤道：「叔叔呀，原是在河岸邊廝殺，可是我中了白大娘的毒粉，著了她的道了！」

梵各幾乎驚得跳起來，道：「那婆娘對你小孩也用毒物？」

于阿坤道：「打到要緊所在白大娘突然撒來一把灰慘慘的粉，弄得我一頭盡是粉，叔叔，這仗怎麼打？我便猛力一個大觔斗，下河逃他娘的了！」

梵各道：「中毒還能逃？」

于阿坤道：「跳到河裡我糊塗了，有時昏死過去，可是又活過來，直到……直到……」

于阿坤摸摸頭上傷口，又道：「直到頭上破了個洞，流了許多血，我才清醒過來……」

梵各搖搖頭，道：「你很走運！」

于阿坤道：「不料河中出現白艮，他向我抓來，於是，我就等他的手來抓，弄了個身法便把那小子拖下水底了，哈……」

聞聽于阿坤在長清河中弄死白大娘的兒子白艮，梵各和尚緊皺眉頭，道：「從此以後，你可得特別的當心，白大娘與惡水灘那幫人是不會饒過你了！」

于阿坤見梵各提起惡水灘，便立刻問道：「叔叔，惡水灘如今怎麼樣了？那玩把戲的陶津一夥人又回惡水灘了沒有？」

梵各和尚無奈的點點頭，道：「早回去了！」

于阿坤神色一楞，道：「我早就應該猜到陶津那帮人，他們在燒了大皇莊，殺了我爹娘之後，一定又會回惡水灘重操舊業，幹那沒本生意的！」

梵各和尚道：「這件事我本想早告訴你的，可是……」

于阿坤道：「可是叔叔怕我不顧一切的找他們拚命？」

梵各點點頭，道：「不錯，當初就憑你學的那點本事，一旦遇上陶津，無異如卵擊石！」

于阿坤冷沉的道：「正面搏殺也許不行，比動心眼我還不差！」

梵各臉色一寒，道：「別忘了，薑是老的辣，你該明白，陶津那夥人能在江湖上一混數十年，什麼樣的鬼名堂歪腦筋不會動？就憑你這小蘿蔔頭，省省吧，沒得倒白白送條小命！」

于阿坤仍然不服輸，鼓著腮幫不開口！

梵各又道：「所以我一再叫你苦練功，不准你隨便離去，就是怕你吃虧上當，如今你只遇上個白大娘，幾乎就栽在她手底，于阿坤，你要反省哪！」

于阿坤道：「好嘛，我一定把功夫練紮實再離開！」

梵各道：「這回是你對我第三次許諾了，看你會不會再溜掉！」

于阿坤坐下來，他累了一夜想歇息，梵各和尚升起一把火來替于阿坤烘衣衫，又取出些吃的來！

摸摸于阿坤頭上的傷，梵各取出一包藥末子撒在傷口，道：「吃飽了睡一覺，等你的傷好了再練飛刀！」

于阿坤忽然拉住梵各和尚，道：「叔叔，你走一趟上元鎭，好嗎？」

梵各道：「什麼事？」

于阿坤道：「叔叔，等我睡足了起來練飛刀，你替我走一趟上元鎭，行嗎？」

梵各道：「吃的還有，去上元鎭等兩天後！」

于阿坤道：「叔叔，我是救人救到底，送佛要送上天，我擔心白大娘不放過王家父女二人，叔叔，你也是個出家人，就算你不插手管，便去看看也無妨！」

想了一下，梵各點點頭，道：「我若不答應，你是不會安心練功的，好吧，我走一趟上元鎭。」

于阿坤看看新衣衫已烤乾，忙穿上身。

他對梵各笑道：「這是王家姑娘趕夜工替我做的，叔叔，你看如何？」

他還轉了兩個圈！

梵各冷冷道：「一件新衣衫，你就爲人家去拚命，划得來嗎？」

于阿坤道：「就算不爲王家父女，我還是要找白大娘的，因爲……」

「因爲你要從白大娘那兒問出惡水灘，是嗎？」

于阿坤點點頭，道：「我急於報仇！」

梵各道：「在尼姑庵那夜我不告而別，就是去打探陶津那批人的下落，你卻不等我回來便溜了！」

于阿坤道：「還以爲叔叔不管我便獨自走了！」

梵各重重的道：「既然知道我們是一家人，我與你關奶奶會袖手旁觀嗎？」

于阿坤精神一振，道：「原來你們……」

梵各伸手一攔，道：「不要再說了，我替你去一趟上元鎭，你歇著吧！」

梵各走出廟外，回身關上破廟

門。

于阿坤突然追出來，道：「叔叔，等等！」

梵各和尚道：「你還有什麼事？」

于阿坤道：「那日我曾交給王掌櫃一千兩銀票，叔叔，你若見了他父女，叫他們遷地爲良，別再住上元鎭！」

梵各道：「你出手可眞大方，千兩銀票，隨手便送了人，也難怪我數一數你交給我的銀票少了一千兩！」

于阿坤笑笑，道：「交給叔叔保管的是三萬五千兩！」

他一頓，又道：「眞擔心，王家父女會遭殃！」

梵各道：「你打不過白大娘，才擔心王家父女，可是我與你關奶奶卻替你捏一把冷汗！」

尷尬的一笑，于阿坤道：「見了王家父女，就說那一千兩銀票送給他們，我不要了！」

梵各重重點點頭，道：「好吧，銀子是你的，你有權去支配！」

望著梵各走去，于阿坤心中在嘀咕，如果白大娘回到上元鎭，會不會找上王家飯館？

萬一眞的找上王家，這父女二人眞的完了！

梵各和尚走入上元鎭的時候，已經是快近午了！

南街頭上正有一堆人議論紛紛！

梵各走過這堆人羣，忽見南街一端不對勁，似乎少了什麼似的！於是，他左右看了一下，又往前走了十幾丈。

忽然發現少了王家飯館，卻見原來地方房塌樑倒正冒黑煙，原來王家飯館被人放火燒了！

梵各心中暗吃一驚，眞擔心王家父女也遭毒手，急忙往附近一家客棧走過去！

便在這時候，走出個棧房伙計。

梵各稽首道：「阿彌陀佛……」

他話未說完，那伙計已重重的道：「窮和尚，別阿彌陀佛了，我們這兒出了強盜了！」

梵各道：「施主你……」

伙計已走出三五丈，回頭又道：「我去請大夫，馬廐的伙計被人殺傷在地上，便槽上的馬也被人騎走兩匹！」

梵各忙問道：「那面王家小飯館又是怎麼一回事？」

伙計高聲道：「大早就被人一把火燒了！」

梵各道：「人呢？」

伙計已往街上走去，沒有回答梵各的話！

梵各和尚踏上棧房門前的台階，走到大門邊，裡面的伙計迎上來，道：「大和尚，給你三個銅錢，走吧！」

梵各搖搖頭，道：「貧僧不要錢！」

伙計道：「今天棧房出了事，素菜沒做，煮了一頓火鍋菜，裡面有肉，你不能吃！」

梵各一笑，道：「貧僧不化吃的！」

一怔，伙計道：「你化什麼緣？」

梵各道：「只問幾句話！」

伙計笑笑，道：「還有和尚化幾句話的？新鮮！」

梵各道：「王家飯館被人放火燒了，貧僧有一小友，關心王家父女安危，不知他父女怎麼樣了？」

伙計一怔，又驚楞的道：「你說的小友可是這麼高，這麼粗，臉上還有些像三太子哪吒！」

伙計邊比劃著！

梵各點點頭，道：「不錯！」

伙計伸頭向外面看了一陣，招招手，道：「大和尚，你跟我來！」

梵各道：「遊方和尚不進宅，施主有話直說！」

伙計道：「不是我有話對你說，而是別人要對你說，進來吧！」

梵各仍然不動，道：「那位施主要對貧僧說？」

伙計道：「你大和尚進來又何妨？」

梵各道：「施主在擔心什麼了？」

伙計道：「不錯，大和尚，你若想知道王家父女的情況，就快跟我進來！」

梵各和尚低首垂目，道：「阿彌陀佛，施主請帶路！」

伙計前面走，梵各進棧房仍然低著頭，穿過一道大院，又走過一道長廊，後面好大的一個後院，便在後院的左邊一排廂房最裡一間，伙計停下腳步，道：「大和尚，你眞是那位小祖宗的朋友？」

梵各點點頭，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伙計點點頭，道：「好，我信你一次！」

伙計伸手拍門，道：「王掌櫃，有人來看你呀！」

房裡面傳來蒼老的聲音，道：「那一位？」

伙計道：「一位大和尚！」

房門開了，是位姑娘拉開的！

梵各立刻知道這位姑娘必是于阿坤說的人，便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父女平安無恙，貧僧也就放心了！」

那姑娘，不錯，正是王家大姑娘王人美！

（未完‧十一）

一代天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扮隱士誘敵入島　巧易容混入敵羣



上文提要： 三聖會主腦終於出動了，飛雲子首先發現了混在武士羣中的南宮秋月，天衣大師、白翎等人商量後，決定還是誘使他們進入湖島，方能引致三聖會與湖島上的神秘人之間的火併。爲了在這次搏鬥中作好充份準備，白翎向鐵龍飛借用七個精幹男女青年，四男由江豪指揮，三女與方秀媚由白翎指揮……

天衣大師微微一笑，道：「姑娘吩咐，老衲一定遵行。」心中却是暗暗忖道：自相處以來，我和尚處處對她遷就，縱有不滿，也都隱忍不發，這番話是勸勉和尚呢，還是弦外有因？

江豪微微一笑，突然接道：「多謝姑娘指點，江三明白了。」

「我先走一步，」白翎道：「咱們在湖島再見。」帶着方秀媚、綠雲和另兩位姑娘走了。

鐵飛龍望着五人離去的背影，笑道：「兩位姑娘的父親也是洞庭盟中人，兩個丫頭一個叫楊玲，一個叫陳珊，不如綠雲活潑、精明，但却多了綠雲一份沉穩。」

江豪點點頭，目光轉注到四個年輕的男子身上，道：「你們自己報上姓名吧！」

四個人早已得鐵飛龍指點，江三公子可能是未來接掌洞庭盟的第一人選，也早是四人心中少主人，由左至右，第一個躬身抱拳，道：「從屬左歡，善打火弓彈。」

江豪心中忖道：火弓彈，是一種可以發火的暗器了。心中忖思，却未說出口，點點頭，目光轉到第二人的身上。

「從屬石當，雙手能發連環子母鏢。」

雙手能發連環鏢，倒不稀奇，但能發連環子母鏢，倒是下過一番工夫才行，鏢發連環，子母之間，如何變化，江豪還未曾見過。

第三個不待江豪問話，已搶先答道：「從屬顏玉，剛剛練成五劍齊飛，還望少主指點。」

江豪心中忖思：五劍齊飛是父親絕技之一，我還沒有練過，他倒練成了，不禁多看了顏玉兩眼。

此人名叫顏玉，倒也生得十分英俊。

第四個躬身說道：「從屬馬勇，修習浴血八刀，還未登堂入室。」

「浴血八刀，」江豪一皺眉頭，道：「兇厲無匹，傷人亦傷己，非面臨生死危境，不得施用，家父怎會傳你這套刀法？」

「馬勇人如其名，勇冠羣倫，」鐵飛龍道：「刀是人人能學的武功，如不讓這套刀法失傳，馬勇是最適合承繼這套刀法的人了。」

江豪搖搖頭，目注馬勇，道：「給我記着，非到生死對決的局面，不得施出這套刀法。」

「是！馬勇銘記於心。」

鐵飛龍吁口氣，道：「三哥，六弟，咱們走吧！也好讓少主和大師、道長心無旁騖，專心對敵。」

「對！這種江湖上一流高手的對陣，我們確實幫不上忙，」張鳳樓道：「勉强參與，反而會累人分心，掃蕩三聖會的武士，才是我們的任務，走！把人隱蔽好，不要捲入這場搏殺中。」

鐵飛龍、席一山點點頭，跟在張鳳樓身後走了。

左歡、石當送出門外，再回到客廳中，衣着已變，左歡是一身三聖會的黑衣武士裝，石當却穿了一身軍士的裝束。

敢情這些人，不但藝有專精，也學過易容、改裝、假冒、詐騙的江湖技倆。

「篷車已到門外，由在下扮作駛車的車夫，」石當道：「有各種備換的衣服，三少如何調配，請登車後，再依敵情變化決定。」

大門外，果然停了一輛四匹健馬拖拉的大篷車，車上也準備了各種衣服，兵刃。

車中議定，江豪和飛雲子扮作三聖會的武士，先行混入武士羣中，再看情形接近或混入三位會主的近衛隊中，至少也要接近核心，以便能入湖島。

現身誘敵的由天衣大師擔任，大和尚改扮得確怪，一襲灰衣，白髮披垂，戒刀深藏，手提齊眉棍，腰中又懸長劍，一身打扮得四不像。

事實上，天衣大師也沒有改扮的對象，也許武林中根本沒有這號人物，但不要緊，時間累積了數十年，誰又會記得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這身衣着輕鬆舒適，不影響他技藝的發揮。

這是一次非常艱苦、兇險的任務，可能會遭到三位會主的攻襲合擊，也可能被必死殺手的毒火攻擊，當然，也可能遇上神女峯明月觀中的金牌劍手和術法高手的合攻。

飛雲子和江豪雖然已和天衣大師約定了接應的訊號，但他們在那裏？隱在數百位黑衣武士中，他們怎能一定看到告急訊號？

所以，大和尚的盤算是靠自己，但不能太過爭强好勝，意氣用事，最大的心願是把他們引入湖島上那座石屋中，本身的技術造詣，才是保命的依靠。

一羣黑衣武士迎面而來，行動迅快的分列兩側，目光盯注篷車察看。

這一隊黑衣武士個個精神飽滿，目中精芒如電，似是來自三聖會的精銳。

果然，飛雲子透過篷車的幕布，看到了慕容長青，一襲青衫，腰佩古型劍，長髯垂胸，衣袂飄風，頗有一派仙風道骨的氣派，飛雲子突然心頭一動，忖道：這把劍形式古雅，不是慕容長青過去的佩劍，難道是一把寶刃？

他是施劍的大行家，一眼就看出此劍與衆不同，不禁爲天衣大師擔起心來。

慕容長青的精絕技藝，再加上一把寶刃，大和尚一個人罩得住麼？

這件事一定要告訴和尚一聲，讓他心中先有一個譜。

飛雲子作了決定，一回頭，竟已不見了江豪，同時，失踪的還有左歡、顏玉。

三個人走得謹慎小心，連飛雲子都沒聽出一點聲息。

馬勇已經換穿了黑色勁裝，身佩雙刀，完成了隨時混潛下篷車的準備。

原來，慕容長青帶這一批近衛中，有的佩長劍，也有一批佩帶雙刀的人。

飛雲子暗暗吁一口氣，道：「大師，慕容長青身佩的長劍，可能是一把寶刃，看劍型的古雅，頗似傳言的神兵利器，大和尚你要小心了。」

這番話施展了傳音之術，馬勇就在身側，却是一字未聞。

天衣大師笑一笑，笑得一臉莊嚴，飛雲子竟無法分辨那是視死如歸的豪壯，還是無可奈何的苦澀。

三人同行，要大和尚一人誘敵涉險，是有些不太公平，但飛雲子也沒有取代大和尚的勇氣，倒不是害怕血濺五步的死亡，而是心中明白，禪心定力、技藝造詣，都還和大和尚有點距離，不能毛遂自薦。

心中縱然有萬千關懷，但已無法再表達什麼。

這時，篷車已越過慕容長青排列於大街兩邊的從衛、武士，轉入了另一條街道上。

石當對金陵的地形十分熟悉，也很會利用地形地物。

所以，車子轉過一條街，來到一條很幽靜的街道，飛雲子和馬勇也藉機下了篷車，隱起身形，準備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機，混入三聖會的武士羣中。

篷車上人去車空，只餘下天衣大師一個人。

「石當，找一個僻靜的地方，讓我下車，」天衣大師道：「你把篷車駛回……」

「不用那麼費事，這幾條街上都有我們的人，」石當道：「把篷車交給他們就行，在下要如何行動，還請大師指點。」

「跟着道長去吧！」天衣大師道：「和馬勇走在一起，也好有個照應，記着，飛雲子不但劍術精湛，刀法拳掌，都有過人之處，他要傳出一招一式，一定要苦心思索，必然受用不盡。」

「多謝大師指點。」不聞天衣回答之言，石當忍不住揭開垂簾看去。

車中那還有天衣大師的人？

原來，大和尚已利用和石當交談的機會，下車而去。

此刻，大和尚正衣袂飄飄的行走在另一條大街上。

三聖會的武士大舉出動，攪亂了金陵的買賣市場，就算開了門的生意，不敢再關門停業，但也是門可羅雀，人們不敢出門哪，佩刀掛劍的人滿城遊走，也沒個法律約束，誰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一個鬧不好，給你一刀，那可比害眼病厲害，輕則受傷流血，重一點可能會要了老命，所以，大部份的街道很幽靜，行人稀少。

誰敢拿性命開玩笑啊！

但這條街上人很多，不過，十之七八都是佩刀帶劍的黑衣武士。

而且是兩頭堵，每一頭有五六十個人，兩頭逼過來，可說是前進無路，後退無門。

當然，可以往街兩邊店面跑，但那會拖累無辜，也非大和尚的用心。

大和尚的用心就是要引人注意，而且，要引來三聖會的重要人物。

所以，他走路的姿勢很奇怪，像脚下裝了風火輪，在大街上馭風滑行。

事實上是大和尚雙脚未動，甩動兩隻大袍袖，扇起了兩片風，人就被那兩股風帶着奔行。

這情景看得店面裏伙計們發楞，當然，也驚動了黑衣武士。

大和尚除了腰中佩劍之外，手中還提着一根齊眉棍，現在，和尚把齊眉棍背在肩上，眼看兩頭的黑衣武士堵過來，和尚乾脆停下來，取下背在肩上的齊眉棍，站着等候，兩面武士來得快，一接近就把和尚圍起來。

所謂圍起來，就是把兩側空着，通向店面的去路，也補上了人。

現在，大和尚被圍在一個四面是人的圓圈中。

輪聲轆轆傳過來，圍守的武士向兩邊分列，一輛篷車出現人牆內。

車簾啟動，先跳下兩個佩劍的青衣女婢，伸手扶下來南宮秋月。

南宮秋月也佩帶着兵刃，不是長劍，是她名動天下的彎月刀。

傳說彎月刀有着很特殊的施展手法，十丈內取人首級，有如探囊取物，那是說刀會飛，而且飛得詭異又靈巧。

「好像聽人說過你這身怪異裝束，」南宮秋月雙目盯注在天衣大師身上打量，道：「金陵城龍盤虎踞，息隱了一些前輩奇人，你閣下想必是其中之一了？」

天衣大師心中忖道：「見你的大頭鬼呀！我和尚這身打扮是誰，連我都不知道，你怎麼會聽人說過？」

心中念轉，人却仰天打個哈哈，道：「老夫四十年未離蝸居，怎麼世道全變了，妳又是什麼人？看樣子，架式不小啊？」

「十年滄海變桑田，就別說四十年了，多少梨花開又落，幾度人事創新，」南宮秋月道：「你老是前輩英雄，可否賜告大名？」

天衣大師忖道：「人可以裝瘋賣傻，衣服可以胡亂穿戴，名字就不能亂說了，名動江湖的武林前輩，又有幾個人活到現在？」

「既聽過老夫這身裝扮，自當知老夫是誰了！」天衣大師道：「倒是妳這個後生晚輩，却出生在老夫歸隱之後……」

「晚輩麼？復姓南宮，雙名秋月……」

「南宮世家中人，你們一向在江北活動，怎會忽然跑到江南來了？」

天衣大師裝得很像，話也說得很技巧，狡猾的南宮秋月竟是全無懷疑，笑一笑，道：「老前輩遁踪不出四十年，江湖局面幾番新，變化大呀！」

「老夫已退出江湖，唉！江湖一事，不問也罷！」天衣大師轉身而行，一面吟道：「王圖霸業有何用？一列青塚，榮華富貴，玉貌花容，轉眼空，盡屬幻夢。」

大和尚悲天憫人，希望在最後關頭，以偈語禪機點醒南宮秋月，放下屠刀。

可惜，大和尚的心願落空了，一排人攔住了大和尚的去路，左右各二，正面三人，七個人佈成了一個口袋形陣勢，刀已在手，劍也出鞘，就等着大和尚進入陣中了。

原來，這七個人用的不同兵刃，四個用劍，三個用刀。

但佈守在四外的大批黑衣武士却已退出了老遠，表示這個陣勢一旦發動，會十分惡毒，自己人也怕受到傷害。

大概是遇上了三聖會的毒火陣了，天衣大師心中忖思，目光也四方轉動，希望找出一個退路。

「老前輩的武功沒有放下吧？」南宮秋月道：「經過這數十年閉關靜修，可能已達功力通玄的境界，難得有此機緣，還望老前輩點撥點撥。」

話是說得客氣，但却說明了不放人的心意，要走嗎？可以，不過，得施展身手打出去。

這是出人意料的順利。大和尚一開始就希望遇上南宮秋月，其次是慕容長青，最壞的是遇上散花仙子。

如是同時遇上了三聖會三位首腦，那就是一場搏命的遊戲了，別說他一個人，逃走的機會不大，就是道士和江豪一起出手，三對三的惡戰，加上對方藥物控制的殺手助戰，制勝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如若再算上明月觀金牌劍手，那就全無勝算了。

天衣大師的運氣不錯，遇上了他最想遇上的南宮秋月。

大和尚心中盤算着這個仗如何的打法，不能拖延太久，以免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趕到，不能出手太强，太過引人注目，也不能示弱，免得這些武士糾纏不休。

最好的方式，表現出的武功，讓南宮秋月有制勝的信心，才會親自出手，那將可引她追上湖島，就順利很多了。

迅快的把處境想了一遍，決定對敵策略，大和尚立刻拉下了臉，冷冷說道：「聽口氣，想阻止老夫了，哈哈，四十年來，從無人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那是因爲你潛隱不出，」南宮秋月一點也沒把這個重現江湖的高手放在心上，淡淡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舊人，你該有八九十歲吧？太老啦，既已息隱了，爲什麼又出現在江湖上呢？」

說完話，舉手一揮，七個包圍天衣的武士有如七支離弦之箭，三把刀、四柄劍，一齊疾射而到，攻勢快速，南宮秋月的近身武士和三聖會一般武士大不相同。

齊眉棍嘯風而起，忽然間湧現出一片棍影，天衣大師這一瞬間的決定，是全力求勝，用足了七成眞力。

但聞一陣波波之聲，四柄劍、三把刀，全都脫手飛出。

這是震字訣，技藝中很難練成的一種奇巧內力，也是仝大夫傳授武功中四大眞訣之一，天衣大師原本內功就是十分深厚，一種很難練成的技藝，在他却很快入了門，而且有了很大的成就。

七個人手中兵刃全被一震脫手，可是江湖上很少見的一流技藝，七個人全呆住了。

天衣大師要殺人，這是個很好機會，但殺人之後，必會激起對方拚命之心，就不是大和尚的心願了，他也狠不下這個心，因爲，這是屠戮心志渙散、毫無抗拒能力的人，大和尚作不出來，仰天哈哈一笑，道：「年輕人夜郎自大，就憑這點技藝，也敢攔阻老夫去路？」

大和尚沒有殺人，南宮秋月也沒被引動殺機，笑一笑道：「很好，老當益壯啊！晚輩親自來領教幾招？」

她近來進境日速，技藝也日漸博雜，要對付一個近百老人，充滿着信心。

固所願也，不便請爾，大和尚心中高興，人却裝出一副不屑的神色，仰臉望天，既不答話，也不望南宮秋月一眼。

這就激起了南宮秋月的怒火，一刀直劈過來。

彎刀出手，天衣才看出來刀法的詭異、厲害，明明是一刀直劈，但刀光閃動，天衣竟然看不出眞正落刀的方位，不禁吃了一驚，齊眉棍一招「百花齊放」，在身前湧現出一片棍影。

南宮秋月淡淡一笑，突然收刀，但很快又攻出一刀。

一連八刀，迫得天衣無暇還擊，只有招架的份。

南宮秋月的信心更强了，笑道：「這叫天外八刀，刀刀獨立，老前輩似是應付得很吃力呀！」

「老夫四十年沒有掄刀舞棒，技藝變化有些生疏了，」天衣大師道：「小丫頭利口傷人，也接老夫三招試試。」

說打就打，一棒橫掃而出。

談不上招術精奇，只是掃出這一棍的力量奇大，一股强厲的棍風呼嘯而至。

南宮秋月也不敢硬接棍勢，那股排山倒海的勁道實非小可，只可一提氣，飄退了八九尺遠，脫出棍風之外。

但一退即上，齊眉棍橫掃而過，南宮秋月又站回了原處，看上去，就像她沒有移動過。

天衣大師心中忖道：好高明的輕功，沒習練仝大夫的四大眞訣之前，恐難是這個丫頭的敵手。

原來，仝大夫傳給他們的秘笈，不是一般的武功拳掌劍法，而是把武功分成四大要訣，傳的技巧法則，至於能體會多少，就全憑個人的悟性、造詣了。

但這四大眞訣有一個特色，愈用愈熟，愈練愈精，用一次有一次的進境，它是天下武學的總綱，也是技藝登峯造極的變化精要。

天衣第二棍迴蕩掃來，又迫得南宮秋月閃避開去。

一連三棍，同樣的橫掃出手，全無變化，亦無奇幻之處，但却深得力、快二字，南宮秋月除了閃避之外，竟也想不出破解之法。

不待大和尚第四棍橫掃而出，南宮秋月已搶了主動，飛身而起，人在空中展開攻擊，刀法如雪花飄落，密密層層而下。

大和尚接了數招，竟被彎刀劃破了右臂衣袖，事機來得很快，大和尚轉身就跑，直奔玄武湖。

「老前輩，不要跑啊！南宮世家很需要老前輩這樣一位護法，留在南宮世家，我付你月薪黃金百兩，外加衣、食、住、行，各種供應。」

聲音就在大和尚的頭上飄落，敢情南宮秋月一直在空中飛行。

天衣大大的吃了一驚，忖道：這等一面說話，一面懸空飛行的技藝，大和尚自知目下還難辦到，南宮秋月是如何辦到的？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這一看，使得大和尚放心不少。

原來南宮秋月伸張的雙臂之間，有一道相連薄膜，不知是何物作成，但張開成一大片可借用風力的大翼，只要用力煽動，就可借風力之助，在空中飛行，這就至非難事。

大和尚突然加快了速度，一條灰影快如流矢，疾奔而去。

南宮秋月雖然能飛，但却不能太快，只好落着實地，全力追趕，亦是奔速驚人。

大和尚心有成算，故意讓南宮秋月看到一點形跡，登上一艘快舟，駛入湖中。

南宮秋月追到湖邊，停了下來，一則是近岸無船，另一個原因是南宮秋月不會水，生長在中原的女孩子，很少有近水的環境，站在岸上看，看他登上湖島。

兩人的輕功高明，南宮秋月的從衞，如何追趕得上？直到快舟靠上湖島，大批黑衣武士才趕了過來。

南宮秋月目光轉動，發覺玄武湖靠南邊大半水面，不見一隻船。

當然，這不是自然形成，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南宮秋月也沒有渡湖登島的打算。

她估算過敵我形勢，就以那灰衣老人而言，手中的齊眉棍，就算不如自己手中的彎月刀，也差距有限，何況，他腰中佩劍，那自然不是爲了佩着好看，而是有用的兵刃，島上一排很長的石屋中，已有人影出現。

看上去，那裏似住有不少的人，南宮秋月才不願一個人孤身涉險，下令趕到湖邊的武士，在湖岸佈成陣勢，準備迎敵，另派出一批人手，去尋覓船隻。

但南宮秋月眞正的用意是在等，等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趕來。

渡過這片湖水，情勢未可預測，那裏息隱了不少武林中前輩高手，但息隱的究竟是什麼人？却是未知訊息，他們的武功深淺、技藝特色，更是全無所知，就以剛才和那灰衣人動手而論，南宮秋月自信可以對付，但如遇上了更高一層的人，南宮秋月就全無把握了。

但最使人驚駭的消息，是茅山妖人龜長齡，也在金陵出現過，這個身兼奇技和邪法之長，被當年在武林中最負盛名的八大劍道高手合力圍殺，都未能把他消滅，而由他從容逃走。

如若龜長齡眞在金陵，三聖會三位首腦合起來，也未必就是他的敵手，就別說自己一個人了。

所以，南宮秋月不願冒險。

隱隱間，也可以看到島上人也在準備，人影閃動，似乎是相當多的人在活動，不過，他們一直在那高可及屋圍牆之內忙碌，偶而躍上屋面，也不知他們在佈置些什麼。

南宮秋月暗暗忖道：難道他們把決戰就安排那圍牆之內？地方狹小，如何能施展開手脚。

忖思間，三聖會的主力和大批援手都已趕到，慕容長青帶着從沒露過面的四大金剛，和三輛寬大的篷車。

南宮秋月心中明白，篷車中，都是藥物控制的死士、殺手。

散花仙子也帶着十二金釵，只是金釵飄零，花葉散落，十二人中，少了三姑娘、六姑娘、和七姑娘、十二釵變作了九朵鮮花。

不過，散花仙子的身後多了七位金牌劍手，幾乎是明月觀中一半主力。

除了曾飛燕之外，還有兩個習劍的人，餘下四個，都是精通術法的一級高手。

把這些精銳高手和弟子們集中運用，散花仙子似也改變了戰法，要集中全力，尋找出敵人的重要所在，一擊中的。

但也要在一戰中分出勝負。江湖中事，牽葛攀藤，不用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很難弄出個結果，斬枝斷葉，都無法使大局平定，只有集中力量，一鼓擊平敵人的主力要害，才能使局面穩定，敵人潰散。

散花仙子也發覺了江湖上潛隱了很多可怕的人物，他們散居各地，平常不喜歡露面，也不管閑事，但江湖上一旦遇上了大變故，這些人就會挺身而出，對抗强敵。

散花仙子沒有發覺的是，這些人是否已串連在一起，如若行動起來，合而共一，那就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了，必須要集中三聖會的主力，把他們個個擊破，心中盤算，口中却說道：「島上地方不算很大，不適合我們動用大批人手四下圍攻。」

「仙子的意思是……」慕容長青道：「先派遣高手登島……」

「我們三個都上去，我帶着四位金牌劍手，」散花仙子道：「慕容兄帶着你的四大金剛，南宮妹子也帶上妳的四大飛劍女婢。」

慕容長青花費五年訓練出來的四大金剛，今日方出現。雖是初見，總算露了面，但南宮秋月的四大飛劍女婢，一直隱在暗中，不知道散花仙子何以知曉的清清楚楚。

「咱們親身登島，看看隱藏的什麼怪人高手，」散花仙子不容別人接口，又自接道：「能對付我們就盡出所能，一舉殲滅，目前情勢，已容不得我們再有任何一點失誤。」

慕容長青道：「只知道他們是隱居的武林前輩，還不知他們是何許人物，這一點，是否要先弄清楚呢？」

「絕對不是朋友，慕容世家在江湖道上，成名了數十年，他們如有結交之心，早就和你們聯絡了，」散花仙子道：「數十年按兵不動，息隱不出，豈會安下好心？」

慕容長青沒有回答，但臉上却微現羞愧之色。

散花仙子這番話直來直往，不留餘地，說得也是太重了一些。

南宮秋月道：「這批人活過百歲不死，聽說是借重了一些神奇的藥物。」

「朱元璋利用了江湖人，也搜羅了江湖上很多珍品，密藏於金陵，這些人隱於金陵，可能和這批武林寶藏有關。」散花仙子道：「當然，如此一批人物，不會賭運氣，茫無頭緒的打爛仗，隱居於此，必定找出了一些線索，也可能有很多收穫，他們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一擊不成，他們就會有所準備，一個是互通聲息，結合一處，全力抗拒我們，第二個辦法是借機遠颺，再想找他們，勢必比登天還難了。」

「對！這麼些一批高手，在暗中和我們搗蛋作對，」南宮秋月道：「那眞是防不勝防了。」

慕容長春道：「兩位高見甚是，如若遇上强勁高手，似也用不着和他們硬拚，調一批施放毒火的武士，先把他們困住，待天色入夜，再動員殺手，和我們主力配合，一舉消滅他們。」

「但願有這麼一個機會。」散花仙子道：「怕之怕，我們沒有機會等到天色入夜……」

目光一掃南宮秋月，道：「能夠純熟施放毒火的殺手，有幾組人手？」

「一面訓練，一面淘汰，一共練成了十二組，」南宮秋月道：「一組七個人，合共八十四人，不過，這次隨來金陵的，只有半數，六組人手。」

散花仙子道：「他們可能是唯一阻止强敵的主力，六組人手少了一些，但也無可奈何了，六組一起出動，可佈成一片火海，再配合精銳武士，三人一組，合成十二組，保護他們，盡量不讓他們受到傷害，我們再各帶四人，上島查看。」

慕容長青雖然是大會主的身份，但遇上大事的人手調度，大都由散花仙子作主。

飛雲子和江豪都已混入南宮秋月的衞隊中，聽說要選出十二組人手，三十六個人登島對敵，兩人盡量擠在前面，表現出一副十分勇敢的氣勢，大部份人不願去，兩人却是爭先要去，所以，兩個人全都成了入選的登島武士。

散花仙子門下有將無兵，十二組武士全由慕容、南宮門下選出，每組三人，各選六組。

他們是負責保護施展毒火的武士。

敵人如若殺近施放毒火的武士，他們就先行出手拒敵，拚命，以保護施展毒火人的安全，保護攻擊力量。

江豪和飛雲子分入一組，這也正合兩人心意。

領導南宮門下的六組領隊，是南宮秋月親信之一，也是近衞的領隊副使，只覺得這兩個人很陌生，完全沒有印象，但兩人既經藥物易容，又裝出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情，南宮秋月的衞隊又選入了不少新人，毒火殺手中，又有不少來自慕容世家，所以，他雖身爲副領隊指揮使，也無法認得清楚，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好好保護施展毒火的殺手，不許他們受到傷害，以發揮出毒火的威力，你們才有活命的機會。」

「是！多謝副使指教！」江豪答應得十分恭敬。

原來，慕容、南宮兩大世家，一直無法完全彼此信任，眞正的精銳屬下，都潛入近身衞隊之中，所以，人數非常的壯大，身爲副使，負有指揮衞隊的重任，但仍也無法認清楚所有的屬下。

這時，三聖會的武士們已找來了數艘快船，這些船都泊在湖的北岸，被三聖會的武士們解開繩索，撐了過來。

慕容長青首先率領四大金剛躍登船上，散花仙子、南宮秋月各率劍手、劍婢亦各自搶登一舟。

六組毒火殺手和十二組護從人員，也搶登上船，開上湖島。

玄武湖本是遊人如鯽的所在，但三聖會武士們大舉進島的行動，早已驚得遊人離散。

六組施放毒火的殺手，很快選擇了六處適合的地方。

十二組護從大員，分守在毒火殺手的前後兩側。

三聖會規令森嚴，沒有人敢打命令的折扣，十二組黑衣武士奉命護人，全都擺出了拚命的架式。

石屋中的人實在沉得住氣，整個石屋都被包圍了，仍然是一片沉寂，聽不到任何動作的聲息。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燕子飛中了血手印，危在旦夕，突然石貴妃的宮女如意出現，提出用寒蟬救治，但此物已落在小洋芳子手中，準備護送回扶桑，因這次雙方劇鬥，小洋芳子也受重傷，護送寒蟬之事就落在如意身上，故如意抓住此機會，提出救治辦法和條件：要燕子飛隨她到扶桑才肯治療，附帶條件是柳青青不能隨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挾持東渡扶桑　平息刺殺風波

燕子飛的身上熱氣騰騰，乾裂的嘴唇已略見好轉，掌印也不像先前那般火紅了，呼吸均勻，脈息平穩，總算從死神的手裡拉回來半條命。

柳青青道：「如意，還有沒有？」

如意道：「有，第五：從此刻起，妳必須離開他，離得越遠越好，不得再相見，不准再愛他，就當不會愛過一樣，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要妳撕破自己的臉。」

陶濤一聽如意要柳青青毀容，勃然大怒道：「如意，妳的心也未免太狠毒了，這種話也說得出口？」

如意道：「她可以拒絕。」

「就算青姐答應，我陶濤也不答應。」

「這可由不得你。」

「如意，我告訴妳，燕大哥與青姐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海可枯，石可爛，此情不逾，青姐即使斷了胳臂缺了腿，燕大哥也不會移情別戀。」

「這可不一定，男女之間的事千變萬化，微妙得很。」

「哼！妳想得倒美，燕大哥為人一向坦蕩磊落，光明正大，最瞧不起奸佞小人，他要是曉得妳如此對待青姐，不恨妳一輩子才怪。」

「他現在神智渾沌，意識全無，根本聽不見我們的談話。」

「醒來以後自會有人告訴他。」

「不可能！」

「為甚麼？」

「因為，第六：任何人皆不得將本姑娘所提條件的事洩漏給燕子飛。」

陶濤氣得捶胸頓足，咬牙切齒的破口大罵道：「妳……簡直毒如蛇蠍，沒有人性，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如意報以一聲冷笑，沒再理會陶濤，轉對柳青青道：「怎麼樣？柳姑娘，小妹在等妳履行條件。」

這丫頭狠得可以，毒得夠味，從靴子裡摸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來，單手遞過去，笑道：「這把刀很快，妳不會覺得痛，假如需要幫忙，如意樂意效勞。」

柳青青一瞬不瞬地望着燕子飛，目蘊淚光，神情默然，聞言朗聲道：「不勞姑娘費心，柳青青會自行解決！」

右手五指箕張，朝着自己的臉孔用力抓下去。

張鐵虎等人睹狀大驚，想阻止已經來不及。

那個姑娘不愛俏？

美色，是女人最大的本錢。

柳青青本錢十足，是武林中公認的第一美人。

現在居然要自毀容顏，這需要

超乎常人的勇氣。

她做到了！

因為她太愛燕子飛了！愛他，比愛她自己更甚！

為了救他，她情願犧牲自己！

驀然，如意出招如電，强行將柳青青的右手捉住，移開五寸，額頭上留下五個明顯的指痕，並未眞的抓下去。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事情峯廻路轉，看得大夥兒目瞪口呆，弄不懂如意葫蘆裡又在賣甚麼藥？

柳青青一臉冷霜的道：「如意，妳這是甚麼意思？」

「我臨時改變主意了。」

「難不成是要我的命？」

「柳姑娘言重了，第五條決定撤銷。」

「這是為何？」

「很簡單，將來萬一燕子飛得知此事，他非但不會愛我，反而會恨我入骨，權衡利害得失，我不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賠本買賣。」

如意撤銷原議，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柳青青道：「如意，妳到底還有多少條件，就一下子全部提出來吧，別再浪費時間。」

「沒有了，就這麼多，但盼各位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能恪守承諾，別明知故犯，食言而肥就好了。」

「妳放心，天朝子民個個重信守諾，一言九鼎，答應的事絕不反悔。」

「但願如此，我要告辭了。」

取回寒蟬，納入懷中，轉身就往外走。

陶濤臉色一沉，跨步堵在門口，吼道：「妳這女人怎麼出爾反爾，說話不算話，不把寒蟬留下，休想離開！」

如意笑道：「楞小子，你發甚麼火，這個寶貝本姑娘負責護送回國，上船的時候務必要帶在身上，否則，被頂頭上司發現，如意固然罪不在輕，燕子飛也沒救啦。你們一上船，就馬上送過來，放一百二十個心。」

陶濤本欲再和她爭論，柳青青道：「小陶，讓她走，她說的也是實情，但盼上船之後能火速送達，別設詞拖延。」

如意頷首稱善，前脚甫出房門，正巧與嚴元伯擦肩而過，柳青青劈面就問：「怎麼樣？嚴總，找到幾個位子？」

嚴元伯道：「託天之幸，老哥把縣太爺搬出來，跟船家行旅打商量，付出一大筆銀子，總算勉强讓出四個空位來。至於由那些人隨船照料，則請柳姑娘全權作主好了。」

柳青青略作沉吟，道：「孫大人戎馬倥傯，又有刀傷在身，自然無法東渡，張總公務繁忙，也不便隨行，算來算去祇有偏勞嚴老哥、張朋友與小陶了。當然，大內的安危十分重要，盼孫大人、張總能多費心力，別讓倭寇有可乘之機。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嚴元伯道：「咱們眼前祇有這幾個人，也祇好如此，孫大人、張捕頭回京之後務請面奏皇上，稟明一切。」

孫、張滿口允諾，柳青青道：「此去扶桑，曠日持久，花費必多，這可如何是好？」

嚴元伯老謀深算，拍一下搭在肩上的錢袋道：「這事老哥考慮到了，已從縣庫內借到不少金銀，這筆帳天津衙門自會找朝廷去算，咱們別管。倒是張總應即護送玉璽與孫大人回京，順便把大牛也帶回去，以免夜長夢多，橫生枝節。」

* * *

這是一條雙桅大客船，船下面的三等艙裡，靠船舷兩旁，擺着兩排木床，一共二十張。

床是雙層的，四十個舖位全部有人。

燕子飛就躺在船尾最後一張床的下舖。

他的嘴唇又開始乾裂，傷處一片火紅，夢囈似的嚷着：「熱！熱！熱！水！水！水！」

忽見一位長着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在黝黑的皮膚襯托下，牙齒顯得特別白的大姑娘，提着一壺水走過來，圍在床前的陶濤、張一夫如獲至寶，齊聲道：「姑娘，對不起，向妳討一杯水好嗎？」

黑臉姑娘的目光從燕子飛身上掃過，落在嚴元伯臉上，道：「老先生，你大概就是那位由縣太爺陪着，去找我爹商量讓位子的嚴大人吧？」

嚴元伯道：「老夫正是嚴元伯。」

「你們一共有四個人，還有那兩位？」

嚴元伯見問，立將陶濤、張一夫以及床上的燕子飛介紹一下，最後指着黑臉姑娘道：「這位是船家的閨女，全憑她奔走說項，我們才能順利的弄到四個位子。」

張一夫客客氣氣的道：「謝謝姑娘的大力幫忙。」

船家女將茶壺、茶杯放在兩張床鋪中間的小桌上，道：「那裡，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們在海上討生活的人最講究同甘苦，共患難，相互幫助。」

見陶濤動作笨拙，餵一杯水一大半灑到外面去，又道：「你們男人呀，笨手笨脚的，一離開女人就沒轍了，餵一杯水都不會，讓我來。」

船家女熱心透頂，說做就做，

將燕子飛的上半身扶起來，小心謹愼的餵了他一杯水。

陶濤再三稱謝，道：「等一下可否再麻煩姑娘打一盆涼水來？」

「好，小事情，等一下我就端過來，但不知你們的鋪位找到沒有？」

「找是找到了，只是太分散，照顧起病人來多有不便。」

「這好辦，我跟他們商量一下，換一換。」

漂洋過海，沒人願意跟生命垂危的人擠在一起，燕子飛的上鋪，及對面的上鋪，憑着船家女的三寸不爛之舌，立即如願換過來。可是，對面下鋪的一位紅光滿面，鬚髮盡白，年約七旬以上的老者却不賣帳。

船家女不死心，道：「老先生，同船共渡是五百年修來的緣，你就行個方便，換個位子吧。」

白髮老者歪人有歪理，「既然是五百年修來的緣份，那我老人家自當格外珍惜，怎可違背天意換位子。」

「然而，這位燕爺病重，免不了會拉屎拉尿，是爲老先生好。」

「他拉他的，我睡我的，干老夫屁事。」

「那個位子也是下鋪，你並不吃虧呀。」

「我老人家偏偏喜歡這裡。」

「老先生，你知道這位嚴大人是誰嗎？」

「大家都是花錢坐船，管他是誰。」

「他是禁總教頭嚴元伯嚴大人。」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原以爲打出總教頭的旗號，定可使老者改變主意，孰料，白髮老頭竟連正眼都沒瞧嚴元伯一下，冷笑道：「老夫一不作奸，二不犯科，管他甚麼小人大人。」

嚴元伯苦笑道：「姑娘不必再說了，人家願意換是人情，不願意換是本份，不要强人所難。」

老者道：「嗯，這還像句人話。」

船家女道：「嚴大人還有何吩咐？」

「嚴某想知道，底艙的人上來否？」

「還沒有。」

「幾時開船？」

「底艙的客人一到就開。」

「謝謝，姑娘請便。」

陶濤望着船家女離去的背影，道：「這位姑娘眞熱心，應該給人家一點賞金才對。」

嚴元伯笑道：「早就給過了，不然這丫頭和咱們非親非故的，怎會這樣無微不至。」

「如意怎麼還沒來，會不會變卦？沒有寒蟬，燕大哥他……」

「小陶，別急，如意要送寒蟬回扶桑，她非坐這條船不可。」

嚴元伯欲語未語，宮女如意已出現在扶梯口上，身後又陸續走下十一個人，其中二人嚴元伯認得是曾經跟他交過手的九段高手，另外九人雖不識，但個個虎背熊腰，慓悍威猛，顯係一流高手無疑。

如意朝這邊瞄了一眼，領着大家步下底艙去。

船家女端着一盆冷水，姍姍而至，笑盈盈地道：「水來啦，是要洗臉？還是擦身？」

長島一夫道：「都不是，要敷傷口。」

「好，我來，這種事你們男人一定做不好。」

船家女不但熱心，而且很細心，甚至充滿愛心，浸濕一塊布，小心謹愼的敷在傷口上。

一忽兒餵水，一忽兒換布，古道熱腸，周到已極。

燕子飛依舊雙目緊閉，昏睡不醒，氣息十分微弱。

陶濤年輕氣盛，性子又急，道：「如意怎麼還不來，眞急死人，我到下面找她去。」

嚴元伯伸手一攔，道：「別去，如果老哥的判斷不錯，她送寒蟬上來，一定得瞞住其他的人，你下去成事不足，說不定還會把事情弄糟。」

「那我們該怎麼辦？」

「等！」

等，只此一途，別無良策。

所幸，等沒多久，如意便出現了，一眼瞧見燕子飛的身邊有一個女人，花容驟變，醋性大發，一把將船家女推開好幾尺。

當她看清楚是一個黑臉布衣，其貌不揚的女子時，激憤的情緒隨即緩和下來，道：「妳是幹甚麼的？」

船家女嚇得直打哆嗦，結結巴巴的道：「奴家是船家的女兒。」

「既是船家女，跑到這兒來作甚？」

「幫忙照顧病人。」

「妳去吧，現在用不到妳啦。」

「是！是！」

船家女掉頭就走，如意忽又將她叫住，道：「我買了許多人參與黃蓮，已經交給妳爹，等一下熬一碗黃蓮湯上來。」

「好。」

「還有，我看妳做事挺認眞，沒事的時候就麻煩妳來幫忙照顧一下，賞金不會少給妳的。」

「謝謝。」

「順便跟令尊說一聲，叫他馬上開船。」

「船已經開了。」

「咦，本姑娘怎麼沒有感覺

出？」

「我們的船大嘛，當然感覺不到。」

船家女去後，如意坐在床邊，取出寒蟬，放進燕子飛口中。

寒蟬的療效的確神奇無比，入口不久，燕子飛的傷勢便穩定下來，非但不再惡化，而且漸有起色。

憑天地良心，如意對燕子飛確確實實是眞心的，餵水敷布，敷布餵水，剛剛拭去額頭的汗珠，又在他胸部傷處塗抹消腫驅熱的藥水，全心全意，無微不至，打從現身到現在，就一直不停的在忙，連對她恨意最深的陶濤都深受感動，忍不住說道：「如意，回底艙去歇會兒吧，我替妳。」

如意疲憊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道：「我還挺得住，不累，倒是你們該好好睡一覺，養足了精神也好應付突發的變故。」

嚴元伯錯愕一下，道：「姑娘是說妳手下的人可能會採取行動？」

「不，我已下令，不准他們離開底艙，諒他們也不敢抗命。」

「據嚴某觀察，跟隨妳來的人當中，有不少是黑龍會的人，姑娘能駕馭得了？」

「嚴總多慮了，如意若是駕馭不了，上面怎會將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別瞎操心，睡覺吧。」

「可是，如果黑龍會的人數超過靑龍會，尤其妳替子飛療傷的事被他們得知，姑娘的處境可能就大大的不妙了。」

如意冰雪聰明，儘管嚴元伯的話很委婉含蓄，她依然聽得出有探詢她的身份來歷，甚至離間的意味在，當下冷然一哂，道：「嚴總，我相信你是君子，咱們早先的約定盼能嚴格遵守，至於黑龍會的事可安心，他們只有四個人，發生不了作用，不可能知曉我拿寒蟬來給子飛療傷的事，甚至連與你們同船共渡的事也不知。」

「如此說來，姑娘是擔心石大勇那一夥人了？」

「是啊，石大勇丟官之事，他認爲是燕大俠在從中作梗，亟思報復，不能不防。」

「石大勇曉得嚴某等人在船上？」

「東渡扶桑，又不是三天五日可到，就算現在不曉得，遲早還是會曉得的。」

嚴元伯的心情不由的爲之一沉，道：「嗯，姑娘言之有理，石大勇心胸狹窄，居心叵測，一旦讓他得知子飛躺在這裡，可眞是防不勝防。」

忽然目注船艙口，驚呼道：「糟了，姓錢的下來啦。」

果然，錢通出現在扶梯上，神秘兮兮的朝這邊瞄了一眼，如鬼魅一般，閃身潛入底艙。

底艙口有人把守，是黑龍會的一名八段高手，見是錢通，似頗欣喜，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啊，是錢總管，幸會。」

錢通伸長脖子，鬼頭鬼腦的向船上船下望一望，小聲道：「錢通有機密大事，特來和三木兄商量。」

三木一聽有機密大事，神情陡變，上前三步，聲音壓得更低：「有何機密大事？」

「此非談話之所，咱們到上面去說。」

「不行，如意三令五申，不許擅離底艙。」

「沒有關係，你偸偸的去，她怎會知曉。」

「這個娘們一向心狠手辣，兇得很，和我們櫻櫻會長的關係又不太好，萬一借題發揮，拿我開刀就慘啦。」

錢通一晃提在手中的布包，故意打開一個角，讓他瞧見裡面全是黃澄澄的金元寶，道：「三木兄，這可是個發財的好機會，錯過了實在太可惜。」

三木見錢眼開，流露出一臉貪婪之色，苦笑道：「很不巧，小弟正在當值守夜，這可如何是好？」

「守甚麼夜，你們人多勢衆，誰敢到底艙來觸霉頭，放心的跟我上去吧。」

禁不住錢通的慫慂，更禁不起金元寶的誘惑，三木終於一口答應下來，跟着錢通上了船面，來到船尾堆放纜繩的一個角落裡。

三木急急追問道：「老錢，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錢通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得到消息，燕子飛也在這條船上。」

「在那兒？有多少人？」

「就在下面的三等艙內，只有嚴元伯、陶濤與張一夫三人隨行。」

「錢總管的意思是……」

「老太師想借重貴會的大力，把他們給做了。」

「嚴元伯功力深厚，陶濤、張一夫亦非庸手，憑小弟一人之力恐怕辦不到。」

「你可以聯合本會的另外三個人。」

「這可能行不通，如意她對我們的行動限制很嚴，沒有她的許可，皆不得任意走動。」

錢通打開布包，將兩個金元寶往三木面前一放，道：「老太師懸下重賞，誰殺死燕子飛就賞黃金百兩。」

三木瞧着眼前的金元寶，道

：「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那個王八蛋不愛黃澄澄的金子，可是，要殺燕子飛絕非一二人便可得手，必須從長計議。」

「可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採取偷襲暗算的手法。」

「眞正的高手，隨時都在高度戒備中，一個不小心，就 會把命也賠進去。」

「依三木兄之見，該當如何？」

「不如將一切向如意說明白，請她領頭來幹。」

「不可以，如意那丫頭對燕子飛似是動了眞情，我們非但不能靠她來辦事，還是設法避着她，這就是錢某爲何要找咱們黑龍會的人，而不去找青龍會的原因。」

三木略一沉吟，道：「其實，錢總管，我倒覺得老太師大可不必捨近求遠，交給中州四煞去辦不就結了？」

「三木兄有所不知，自從陳恭、柯友德在太師府被劫走之後，老太師不敢再對中州四煞寄以厚望，所以才想到請黑龍幫會助一臂之力。」

「我看事到如今，還非得與中州四煞聯手方可圓滿達成任務。」

「也好，我去上覆老太師，由三木兄與四煞携手合作，應可穩操勝券。」

主意一定，錢通立即去稟明石太師，請來四煞，三木死盯着那兩錠金元寶，道：「幾時下手？」

錢通看着海上的沉沉夜色，道：「現在最好。」

「幾時領賞？」

「得手後馬上給賞。」

「好，你等着，我馬上去提燕子飛的人頭來。」

此人急功好利，話一出口，便一馬當先下艙去。

中州四煞也是一樣的心意，緊隨左右，寸步不離。

一行五人，步下艙來，直往船尾闖，錢通則隱身梯口，目不稍瞬。

而嚴元伯與陶濤，鼾聲大作，好夢正酣。

如意實在太累了，也低首昏昏睡去。

張一夫在另外一張床上，同樣睡得香香甜甜。

三木像一隻狡猾而又靈巧的狐狸，東瞧瞧，西看看，輕手輕脚，很快便潛行至兩張床鋪的中間，右手用足了十成十的掌力，對準了燕子飛的心窩要害。

與此同時，逍遙客單挑嚴元伯，白頭翁對上陶濤，鐵大錘面向如意，都找到對象，也都做好了出手的準備，只有駱飛絮尚未尋着張一夫的鋪位。

鐵大錘緊握雙錘，一個對着如意，一個瞄準燕子飛，此人力大如牛，錘大如頭，又附有鋼牙芒刺，一錘砸下，怕不頭碎腦溢才怪。

他們面對的乃第一流的絕頂高手，儘管均在熟睡中，仍然只有出手一次的機會，一擊不中，可能就會功敗垂成，甚至把命賠進去，是以格外小心，決定採取一致行動，彼此互望一眼，在心中喊了一聲：「殺！」

四個人一齊動手，擊出石破天驚般的雷霆一擊！

「住手！」

艙尾小廚房內突然傳出一聲嬌叱，船家女幽靈鬼魅似的電縱而出，手中長鞭宛若出洞靈蛇，三木、鐵大錘招出一半，便被船家女的長鞭將雙手纏住，動彈不得。

嚴元伯、陶濤亦已驚醒，完全基於習武之人的一種本能反應，舉臂格開來招，翻身落在床下，發掌還擊。

逍遙客、白頭翁沒料到煮熟的鴨子會飛，驚駭之餘，連退三步。嚴元伯、陶濤與聞驚趕到的長島一夫，顧不得和四煞計較，忙在燕子飛身邊攞下一條肉屏風，以策安全。

如意醒得最早，呼地一躍而起，殺機滿臉的吼道：「三木，你好大的膽子！」揚掌就要劈過去。

船家女撤回長鞭，欺身而上，伸手欲將鐵大錘推開，詎料，鐵大錘彷佛着了魔，中了邪，落地生根，杵在那裡，一動不動。

不單是鐵大錘，三木也一樣，雙眼發直，一臉迷惘，似在夢中，更像失去魂魄，高舉的手臂仍舊停留在半空中，僵僵硬硬的，跟死人一般無二。

陶濤驚極而呼道：「這是怎麼搞的？」

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以及躲在扶梯口的錢通，睹狀皆心驚肉跳，莫名所以。

顯然，就在剛才那千鈞一髮的一瞬間，有人動了手脚，甚或施了魔術，然而，這三等艙之內總共不過才四十個人，多數均在熟睡之中，燕子飛對面的白髮老者，船一開便進入夢鄉，一直「呼嚕呼嚕」的鼾聲不息，附近幾個驚醒的商旅，早已嚇作一團，正躲在被窩裡發抖，環目四顧，根本不知是何人的傑作。

小小一條客船，會有高人潛伏，是敵？是友？目的何在？究竟用的是甚麼功夫？弄得大家百思不解，滿頭霧水。

忽聞三木驚叫一聲，如夢初醒般道：「剛才是怎麼回事？腦子裡空空洞洞的，好像中了邪似的。」

如意冷哼一聲，道：「你遇見鬼了！我問你，未得我的許可，你

跑到這裡來幹甚麼？」

三木望了錢通一眼，道：「屬下是奉了老太師之命……」

「三木，給我把話說清楚，你是聽命於本姑娘，還是石太師？」

「當然是聽妳的，不過……」

「沒有不過。」

「可是……」

「也沒有可是！按照你們黑龍會的規矩，違抗命令，擅離職守，該當何罪？」

「死！」

「好，那就馬上死給我看！」

頃刻之間，如意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目泛殺機，一臉寒霜，伸手打開船邊小窗，以命令的口脗道：「你自己跳吧。」

船已行至大海，窗外波濤洶湧，跳下去那還有命在，三木當然不肯就此認命，一再苦苦哀求饒命，怎奈如意替燕子飛療傷之事已被他識破，勢必得殺人滅口，絕無改變可能，三木絕望之餘，猛然暴喝一聲：「我跟妳拚了！」

說幹就幹，不顧一切的攻出致命一擊。

如意的身手的確高人一籌，三木的招式才遞出一半，香風一掠，已閃到他身後，只聽她嬌叱一聲：「放肆！」揪住三木的褲腰帶扔到窗外去。

力道好大，彷若一條大鯊魚，射出去三四丈遠，連一聲喊叫都來不及，便一頭栽進海水裡，被惡浪吞噬了。

把中州四煞給嚇傻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夾着尾巴就溜。

錢通溜得更快，一見苗頭不對，早已消失不見。

船家女衝着他們的背影吆喝道：「現在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人，最好放老實點，別亂來，要是把船弄翻了，誰也活不成。」

言畢，舞着鞭子，正欲返回船尾，如意猝然出手，將皮鞭奪過來，聲冷色厲道：「妳是甚麼人？」

「船家女呀。」

「船家女怎麼會武功？」

「在海上討生活，危機四伏，沒有點眞本事，早就餵王八了。」

「希望妳說的是實話。」

「彼此萍水相逢，有騙人的必要嗎？」

「大家有約在先，最好沒有人從中搗鬼。」

「搗鬼？我聽不懂。」

「聽不懂最好，妳的功夫倒是不賴。」

「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姑娘過獎了。」

「定身術、攝魂大法可不是雕蟲小技。」

「我也正在爲此納悶，船家女可沒有這麼深的道行！」

「如此說來，船上莫非另有高人？」

「不是可能，而是事實，好在此人對咱們似無惡意，大家不必過慮。」

如意一度曾懷疑船家女係柳青青喬裝改扮，或者三木與鐵大錘呆呆傻傻的那模樣，也是她動了手脚，聞言細一審視一下船家女的皮鞭，只是一條生牛筋與猪毛編織而成的普通鞭子，長度尚不足柳青青所用蛟皮鞭的一半，懸在心裡一塊石頭這才放下來。

當下臉色一整，目注全艙，朗聲道：「朋友，不管閣下是誰，也不問尊駕目的何在，總而言之一句話，禁軍總教頭嚴元伯與我如意，在此謝了。」

船外惡浪滔天，船內沉寂如死，但聞鼾聲四起，無一答話之人。

嚴元伯見她辛苦了大半夜，疲態畢露，道：「如意，妳也該下艙去歇着了，這裡由老夫來照顧。」

燕子飛臉色蒼白，仍然昏迷不醒，如意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忍不住心頭一陣酸楚，差點要掉下淚來，强自打起精神道：「嚴總，你睡吧，我還撐得住，看他這個樣子，我怎麼睡得着。」

船家女有感而發道：「姑娘，這位燕爺想必是妳的愛人吧？」

如意幽幽怨怨的回說：「是我一個人的愛人就好啦，事實上在他的心中我只有很小很小的一個位子。」

「妳是說燕爺心裡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可以這樣說。」

「是那位？」

「她叫柳青青。」

「柳青青爲甚麼不來照顧，這太不公平了。」

「唉！天下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憑妳這一身本事，應該有更美好的前程，何至於終年漂泊，長伴大海藍天。」

「唉！」

不知爲何，船家女也跟着她長嘆一聲。

燕子飛的身子輕微的動了一下，發出一陣夢囈般的聲音：「青青，青青，水，水，如意，水！」

果然輕重有別，叫了二聲青青，一聲如意，船家女笑笑，如意却發出一聲喟嘆，端起一杯水來，準備餵燕子飛，孰料，船家女又去而復返，從小廚房裡捧出一隻瓷碗來，道：「我剛剛燉好一碗人參湯，不冷不熱正好喝。」

本待親手去餵，被如意接了過去，餵了大半後，笑道：「這位船家姐姐，難得妳這麼熱心，謝謝！」（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丁氏姐妹想去幫玄小龍，却在半路遇到丘占魁、伍百萬等人要去殺玄小龍，丘占魁遇見丁氏姐妹與金玉金石昆仲，便欲搶走兩姐妹，四人不敵丘占魁等人，危急之際，彩雲出現，救了他們並廢了伍百萬的武功。此時，玄小龍等人正欲前往高郵湖找以前的副幫主「賽張飛」……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浴血梅家莊 相思夢難圓

屁。」石敢當哈哈笑，道：「你懂個

石敢當就是個粗枝大葉不拘小節的粗人，只不過黃忠看得出來，石敢當要走了。

* * *

那麼漂亮的一條小船，還有些像畫舫，石敢當把小船又靠在馬寡婦門口對的河岸邊，拴好了繩子他不下船，他站在船上喊。

「喂，馬二姐，我又來了。」

「呀！」的一聲門未開，大窗開一邊，果然是白淨淨的馬寡婦又把一張俏臉伸出來。

「又來幹什麼？剛才……」她看到玄小龍三人，立刻臉上一紅，不好意思。

石敢當仰天哈哈笑，道：「你們看，你們看，馬二姐不好意思臉紅了，哈……」

黃忠道：「副座，你光棍一輩子了，她又是獨身寡居，何不娶過來，老來有個熱被窩呀。」

石敢當臉皮一緊，叱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呀，我是個大老粗呀，操……」

林能道：「可是你却很喜歡她呀！」

石敢當道：「我當然打從心眼裡喜歡，喜歡是不犯法的，所以我在離開這高郵以前，我把我的這條小船送給馬二姐。」

他提高聲音，又道：「馬二姐，這條小船我送給妳了，船上所有的也是你的了，便是幾十兩銀子我全不要了。」

他伸手招呼一條小渡船，抓過他的丈八長矛槍跳過去，對玄小龍三人又道：「走，咱們去大船上，再重新幹他娘的偉大的事業去，哈……」

他毫不珍惜的走了，玄小龍心中熱呼呼的，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人物。

馬寡婦忽的奔出來了。

「石敢當，你別走。」

石敢當遠處回應，道：「找個好人家再嫁吧。」

「石敢當，我一輩子等……你……」馬寡婦拭淚了。

這光景林能就看見了。

玄小龍道：「石大叔，等咱們把大龍幫再奪回來，我來爲媒，把馬家姑姑娶給你。」

「哈……」石敢當大笑。

* * *

「賽張飛」石敢當與玄小龍、黃忠、林能，四人乘小船回到淮河岸的大船上，這兒就有幾十個好漢仍然認得石敢當，他們聽說幾年前憤而脫離大龍幫的石副幫主又重回來，立刻奔來玄小龍的小船上。

賽張飛石敢當見了這些同仁的

哥兒們，心中高興，大笑不止，那玄小龍當衆就要把船隊的指揮權交在石敢當的手中，却遭石敢當拒絕。

石敢當對玄小龍說得明白，當年他在大龍幫中，只負責各陸上分舵，水面上的則是玄劫作主，二人分工合作，但大權却由幫主擔綱執行。

玄小龍仍然堅持，他以年紀小，經驗少爲理由，最後還是由大伙決定，共同研商，只要奪回大龍幫，什麼事情也無需計較了。

* * *

兩條大船在調頭，另一條大船剛解纜，便在這時侯，自高郵湖飛一般駛來一條快船，船上已有人揚手高聲在呼叫。

「喂，你們是上海來的船嗎？」

距快船最近的一條是馬超人的船，馬超人站在船頭上吼道：「幹什麼的？」

快船立刻駛上來了，只見是三個年輕人，他們把船拴在大船邊，有個年輕人指着四條大船，道：「見這四條大船紅桅杆，藍船身，咱們才迎過來了。」

馬超人聽得奇怪，道：「你們是誰？」

三個青年道：「我們要找你們當家的，大叔，還請快告訴我們。」

馬超人似乎覺得事情緊急，便指着正要離岸的大船，道：「咱們少幫主就在那一條船上，如有要事，可以前去見我們少幫主。」

三個年輕人道了一聲「謝」，也不再多說，立刻發動快船迎向另一大船。

玄小龍與石敢當在船上也看到了，直待快船貼過來，三個年輕人便躍上大船，又是那粗壯的青年道：「請問那一位是少幫主？」

玄小龍道：「在下玄小龍。」

三個年輕人立刻把玄小龍圍上了。

忽聽一邊的石敢當道：「你們三人我好面善。」

三個年輕人回頭看，想不起這石敢當是誰。

那粗壯的青年道：「少幫主，咱們有急事在此等候大駕已多日了。」

玄小龍奇怪的道：「你們怎知我這船會……」

那青年人道：「是這樣的，我們認識一位在鎮江的船把頭，他如今改行趕大車，姓張。」

玄小龍道：「張發旺？」

「對，是他，上個月他由此經過，我們在河面上遇見他，是他說的，少幫主的大船已改扮成這種樣，所以我們才出面攔。」

玄小龍急於知道老爹玄劫的近況，忙道：「張發旺提到我爹嗎？」

青年三人齊搖頭。

壯健的青年人道：「他從不多說別的就走了。」

玄小龍道：「你們找我是……」

壯漢憤憤然的道：「少幫主呀，我不說明白，你們當然不知道。」

他指着一個瘦高青年道：「他姓龍，他老爹叫龍虎，大龍幫的老把頭，也是大龍幫忠心耿耿之士呀。」

他又指着另一壯健青年道：「我兄弟姓趙，趙起山是我們爹，只因爲他二老看不慣大龍幫姓丘的，他們不幹了，又聽得海盜劫殺十一條大海船，他們有許多兄弟好友在裡面，二老商量，派人去海上，他們專門同海盜作對，爲的是替好友們報仇雪仇，唉，眞凄慘呀！」

玄小龍聽過，他也在海上同二老幹過，當時他也是聽對方提及大龍幫之事，才放二老一馬！

那黃忠已落淚，道：「眞是我的好兄弟，龍哥、起山，你們已夠意思了。」

石敢當性子急，忙問道：「發生什麼凄慘事了？」

那青年人道：「他們海上被兩艘大船挾殺，一戰下來，船上兄弟們死傷六七個，便是二老也受了重傷，聽說那一戰殺得慘烈，船也不能再行駛了，我爹他們在三門灣上了岸，被人施救躲起來了，至今尚未有進一步消息。」

另一壯健青年道：「我們很想去，但我爹有交代，生與死不在乎，因爲咱們趙龍二家已有後，二老不許我們去插手，少幫主，事到如今，我們找來了。」

玄小龍一聽，心中又急又怒。

玄小龍這是率船隊去淮上，準備與那丘泰來決一死戰，奪回大龍幫的，但如今又聽得這件事，他的心中當然憤怒，不知如何才是。

那黃忠抹淚，道：「眞是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立刻趕去三門灣同他二人在一起。」

石敢當重重的道：「事有輕重緩急，人有先來後到，既然知道趙龍兩位老把頭又逃在三門灣，一時之間應該不會有問題，且等咱們奪回總舵，再派大船去接他們，唉，那才是大龍幫忠義之士呀！」

石敢當又對三個青年道：「你們老爹與我共事二十年，我脫離大龍幫已有七八年之久，所以你們不認識我！」

那健壯青年道：「我叫趙大壯，我兄弟叫趙大風，他乃是我龍大叔的獨子叫龍上天。」

石敢當道：「你們三人可願隨大船去淮上？」

三人立刻點頭，那趙大壯道

：「我爹與龍大叔常年在船上，他們臂力大，使的是鐵杵，我三人也習了老人家的功夫，如經收留，願效犬馬！」

那趙大風道：「哥，咱們應去三門灣呀！」

玄小龍的心中一緊，他咬咬牙，對石敢當道：「石大叔，我有意見！」

石敢當一怔，道：「到了這時候，你只有勇往直前。」

玄小龍道：「石大叔，我不會後退的！」

他看看上來的兄弟，又道：「你們知道，三門灣有海盜的分堂在，他們二老有危險，我怎能不管。」

石敢當道：「你要怎麼管？」

玄小龍道：「趙龍二老與兄弟們可以爲大龍幫拚命，這就是義氣，我玄小龍不能不管。」

他上前拉住石敢當，又道：「石大叔，咱們必將與大海盜們在海上大戰，而眼前，咱們也要同姓丘的幹，你老說，對不對？」

石敢當道：「嗨……這還用問！」

玄小龍道：「那麼，我們必須事先多加操練，船在水面不能沒有訓練，所以，我斗膽請石大叔把咱們這批船暗中在這高郵湖上勤加操演，務必純熟戰技！」

石敢當道：「少幫主，你呢？」

玄小龍道：「我與他們三人，快馬加鞭前往三門灣，我要把二老人家先救回來。」

他的心中有愧感，上一回在大海上幾乎親手殺了兩位忠義老人家。

黃忠一邊對趙大壯道：「你們跟在少幫主身邊，一切多加小心，只不過我以爲騎馬已是不及，不如乘快船順流而下，過杭州灣便是三門鎮了。」

石敢當道：「少幫主，你能爲屬下們披星戴月前往援手，我石敢當還有什麼好說的，只不過以我看來，船去太慢，快馬方便。」

他指着高郵鎮又道：「在高郵也有騾馬棧呀，僱上幾匹快馬，你看怎麼樣？」

玄小龍想了一下，道：「還是乘船，因爲咱是去接他二位，想來他二人必然身受重傷，在船上也好休養。」

大伙一聽，沒人再有異議，玄小龍乘的快船由那朱光遠當把頭，朱光遠原是上海分舵的舵主，被降爲副的，他一氣之下與酒賭爲伍了！

此刻他十分高興，雙桅快船也是上海分舵的，他與五名漢子，再加上玄小龍等四人，算一算十個人立刻又往長江駛來。

那石敢當便把四條大海船與四條雙桅快船，每天就在這高郵湖中操練，準備大幹一場了。

* * *

玄小龍的雙桅快船還加槳，五天水程走了三天半，這一天雙桅快船進了三門灣，遠遠望去有兩條大船在灣內的岸邊停靠着。

玄小龍猛的一瞪眼，這幾個月來，他由一個純樸的青年，漸漸變了，他變成一個强者，也可以說變成一個能屈能伸的强者，而當玄小龍想到大龍幫的一切變化，他不只是爲自己的家人，便是大龍幫所有忠義之士，都已與他合而爲一體了。

玄小龍此刻就心中激動，因爲他發覺那兩條大海船正是來自「閩浙海運總棧」的船，只要看到船頭繪的兩隻巨大的眼睛與船上漢子們黑巾包頭青衫罩，便知道那正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大海船。

玄小龍不露行藏的坐在船中不出來，船上的朱光遠與另外的人在船上工作着只裝不認識。

於是，雙桅快船匆匆的自兩條大船邊駛向三門灣，那是過了石堤往西南內河行駛的水路。

玄小龍把朱光遠找到艙門附近，他低聲的道：「朱叔呀，剛才的大船正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

朱光遠道：「他們船上有許多人。」

玄小龍道：「你看到什麼人了？」

便在這時候，朱光遠忽的一聲低呼，道：「唷，有個女子她威風，身後跟了十幾個男人。」

玄小龍立刻伸頭看上岸，又立刻把頭縮回來。

「是她，金申如玉。」

朱光遠身子堵住艙門，道：「這個妖女也來了。」

玄小龍道：「且等咱們船停好，快去梅家莊把趙龍兩位大叔接回來，咱們不在此地多事，淮上才是咱們應該做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奇怪的是他們怎麼在這兒集結，難道海上又發生什麼事了？」

朱光遠道：「這個不難，且等派個人前去打聽一下，也就知道了。」

於是有個漢子在船頭上指住岸邊，道：「那兒有空位，可以靠過去！」

掌舵的來一個左偏十五度，雙桅快船落大帆，忽的，石堤後面奔出兩個頭上包布的漢子來，這是兩個受了傷的瘦漢，到了船邊就開口。

「老鄉，聽你們的口音是來自淮河吧！」

船上的龍上天吃一驚，道：「

怎麼的，你們也是兩淮的人了？」

兩個人直點頭，還伸手，道：「兩天未吃東西了，咱們是自海上游回來檢拾一條命的呀！」

朱光遠過來了，他一聽之下便命人端出兩碗飯，兩個人接過飯來立刻往嘴裡扒。

朱光遠道：「兄弟，你們是……」

「操他娘！」一人開口罵道：「咱們在海上同海盜們拚命，雖然殺了些海盜，可是……」

趙大壯急問：「喂，問個人你們知不知道？」

兩個披髮瘦漢摸着頭上傷口，其中一人，道「你們要問什麼？」

「趙起山，龍虎二位老人家。」

兩個大漢猛一驚道：「知道，這幾個月我們就在一起呀，半個月前二老又受了傷，可是二位不在乎，傷稍稍好便又出海去了，眞可恨，這一回船也沉了。」

龍上天急得快落淚，道：「我爹他們呢？」

那人道：「我們有人在湖上被漁舟救回來，一大早，有人傳言大海盜們要攻打梅花山莊，就有人前往梅花山莊了，只要是海盜，陸上海上一樣殺。」

朱光遠急問：「趙龍二位也去了梅花山莊？」

那人道：「只要沒死在海上，都會去。」

朱光遠道：「你二人怎麼沒去？」

「受了刀傷呀，只不過如今我二人好多了，我二人眼前就去梅花山莊。」

玄小龍走出來，他發現這一段石堤較荒涼，附近無閒人，再看遠處，大船就在兩里外。

玄小龍向那兩個漢子道：「你們怎麼認識梅花山莊的人？」

那人咬咬牙，道：「上一回咱們有人受了傷，趙把頭與龍把頭也挨了刀，船回三門遇上幾位公子，其中有個姓花的，聽說咱們同海盜們卯上，便資助了我們，才知他們常在梅花山莊聚會，這一回也正是咱們回報的好機會。」

玄小龍道：「花滿天啊花滿天，你還在梅花山莊呀。」

朱光遠道：「少幫主，好像咱們正趕上一場熱鬧盛會，便不參加也不行了。」

玄小龍道：「我擔心的是兩位那麼忠心耿耿的把頭，他們人老了，但他們却把命交付上天，一心要同海盜們週旋到底，我以爲那只有到死方休。」

他聳動一下鼻子，有些嗚咽的道：「江湖上似這樣的人物，才是眞英雄啊！」

這是個清朗的夜晚，碧空如洗，海面平靜，繁星無數如鑽，輕風徐徐中却傳出呼呼嚕嚕聲！

聲音來自風林中，仔細看，鬼影兒幢幢，很難估計有多少人在黑暗中奔行！

偶爾有銀芒閃現，那是星光與刀光互映而發出來的，顯然，這些人的手上拿着殺人的傢伙！

這些人的手中不只是拿了殺人利器，有人還背了弓箭與引火種子！

沿着一條河岸邊，在澄清的河水反映中，人們也只能看到這些人的穿着與半幪頭的黑巾！

其實，這些人一共來自兩個方向，而在這河邊會合在一起！

就在雙方人馬剛到齊，才聽得一人沉吼着濃重的浙東口音，道：「操那娘的，都到齊了嗎？」

有個怒漢迎上前，重重一禮，道：「大公子，屬下把咱們三門鎮的兄弟們帶來二十個供大公子派遣！」

這人不是別人，乃「閩浙海運總棧三門分棧」的堂主蘇來是也！

那位大公子正是來自上島的金申蛟！

不但金申蛟來了，便是那金申虎與金申豹也一齊來了！

金申如玉沒有前來，金申如玉已經多天未走出她的暖春樓了！

金申如玉甚至也不向他老爹問一聲安，這是以往少有的事情，當然，她也不見那最關心她的三個老哥！

金申如玉想的事情，也是她必要做到的，那便是她恨透了花滿天，恨透了「浙東四君子」，如果不是花滿天逃掉，玄小龍怎麼會知道她要世上最好的男子？

其實，玄小龍在上島的時候，漸漸覺得自己有受人看不起的味道，但當花滿天在三門鎮外與玄小龍一戰之後，她的企圖被花滿天大爲羞辱，便也羞辱了玄小龍！

金申如玉不但要花滿天死，她也要再把玄小龍弄上手來，因爲這次海戰歸來，她以爲玄小龍才是她心中最愛！

有了這個想法，金申如玉茶飯不思。

於是，她的三個兄長可急了，便在金申虎與金申豹兩人的傷剛剛痊癒，便配合老大金申蛟一同爲他們的寶貝大妹子找來三門鎮七里外的梅家山莊！

金申蛟等決心血洗梅家山莊，而且就在今夜三更天……

金申蛟對一邊的兩個兄弟道：「老二、老三，按咱們在船上的計劃進行，目的是花滿天的項上人頭，咱們把花滿天人頭裝袋打包，送給大妹子，她一瞧也就釋然了，你們還有甚麼意見？」

金申虎與金申豹，兩人聽了齊點頭！

那一邊的蘇來開口道：「三位公子爺，上一回是我不察，也是上了那玄小子的當，才被他把分堂的糧秣被服之類弄去，老爺子沒有怪罪下來，令蘇來大爲感動，這一回蘇來請纓打頭陣，非割下花滿天的人頭不可！」

金申蛟冷冷一笑，道：「不是老爺子不怪罪你，而是騙去那些東西的人不是外人了，玄小龍那小子智勇雙全，便老爺子也有收他爲金龜婿之意，女婿騙些東西，老爺子當然不在乎，你便也無罪了！」

蘇來道：「屬下仍願打頭陣！」

金申蛟道：「你要打頭陣，我就答應你，正面攻堅就由你們堂口的人擔綱了！」

蘇來精神一振，道：「屬下絕不叫大公子失望！」

金申蛟再看看身後來自島上的五十幾名殺手，他把手一招，只見有個漢子奔到他的面前來！

金申蛟指着梅家山莊道：「去，該怎麼說，你已經知道了，咱們等你回來一報！」

那漢子把頭巾猛一按，拔腿就往一片林子裡奔去！

這時候二更天剛到，梅家山莊上一片寧靜！

說是寧靜，却仍然有兩個漢子守在莊門外的草棚中，那是因爲自從花滿天與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鬧翻之後，梅家山莊的梅冬陽爲了義字，便也同海盜們卯上了！

梅冬陽不能不有所防備，他開始每晚派人在莊門外把守着！

草棚中兩個漢子對坐着吃酒，有兩條土狗一邊臥，別以爲土狗，鼻子尖，耳朵長，老鼠出洞也警覺！

現在，從大道上走來一個人，那人的手上拿了刀，他大搖大擺的過來了！

草棚中先是奔出兩條狗，後面又跟上兩個人，「咻」的便把那人圍上了，若非那人手中掄着刀，兩條狗就會把他咬死。

兩個漢子一人拉住一條狗，其中一人叱道：「喂，你想幹甚麼，手中拿着刀！」

那人先是咧咧嘴巴，雙目一瞪道：「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丘大炮是也！」

兩人聽了一怔，又聽這丘大炮道：「老子是來傳個信的，叫你們莊主梅冬陽快快交出花滿天，若有一個不字，爺們殺進莊去，雞犬不留！」

他說到雞犬不留，還用手中刀指向那兩條土狗！

兩個漢子抬頭看向黑暗中，未發現甚麼動靜，有個漢子冷笑道：「你們的人呢？」

那位丘大炮冷笑道：「娘的，你們是肉眼凡胎，當然看不見！」

一個漢子叱道：「你神經病呀！」

丘大炮冷笑道：「且叫你們知道厲害！」

他張口正欲大叫，遠處已傳來足音轟轟不斷！

兩個漢子拔腿往莊內奔，兩人也齊聲喊叫！

「海盜來了，海盜們來了！」

這兩人一跑，兩條狗也跟着跑，一路奔回莊內，噗通通先把莊門緊關上！

正在大廳內說今道古的梅冬陽、藍天虹、桂秋風與花滿天四人，一聽海盜上門，那梅冬陽道：「操那娘的，他們終於還是來了！」

他長身而起到廳門下，又吼叫：「鳴鑼，抄傢伙，這一天咱們等到了！」

原來梅冬陽知道海盜有天會上門來，他把婦人娃兒早遣走，莊上留着大男人，等着一場拚了！

這時候，梅家莊上三十七個男子漢，又是刀來又是槍，一窩蜂似的到了莊門口，迎面正遇上二十名半幪面的大漢們迎過來！

那年頭當海盜的是雙面人，白天走在大街上，他們比良民還良民，到夜來，提刀半幪面，立刻變成大天二，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了！

梅冬陽走到莊門後，他厲聲道：「開門！」

「嘩」的一聲莊門拉開了，抬頭看，莊門前的大道上來了二十一個人！

梅冬陽冷叱道：「甚麼人，也不打聽一下，膽敢擅擾梅家莊！」

半幪面的一個大漢嘿嘿冷笑，道：「姓梅的，別在爺們面前人模人樣的，識相的，快把花滿天交出來，我保證不動你梅家莊一草一木，如若不然，嘿……」

梅冬陽叱道：「又怎樣？」

那人刀指莊內，道：「殺進莊去，雞犬不留！」

梅冬陽不示弱的道：「操那娘的老皮，聽你這口氣，一副吃定我梅冬陽的架式，多大能耐你便出來！」

梅冬陽是個矮胖子，浙東羅漢劍客就是他！

「嗆」的一聲他拔出長劍來，但他的一邊有人攔住了！

那人正是花滿天，他把砍刀平胸前，道：「梅兄，先問清楚再幹！」

花滿天走到那半幪面漢子前，他冷笑一聲，道：「金申如玉沒來？」

幪面漢搖搖頭，花滿天冷笑了！

「你老兄也絕不是大海盜三個惡犬之一，對不對？」

幪面人就要出招了，忽聽花滿天冷冷的道：「你何必幪面呢？花大爺聽出你是誰了，花大爺在海盜窩住了一年多，我會不知道是蘇來？」

花滿天道出蘇來的名字，那幪面漢立刻舉刀砍！

「娘的，你更不能活了，殺！」

他喊殺的聲音大，身後二十人舉刀便撲上，梅家莊三十多人不稍退，立刻與來人幹上了！

雙方在梅家莊大門外幹得凶，梅冬陽還以爲就這麼些海盜吶！

他也不想想，海盜何許人也，金申父子會是這麼的糊塗蛋，前來打這無把握的仗？若是如此，「閩浙海運總棧」早就關門大吉了！

蘇來果然是誘餌，梅家莊的人力全部出來了！

就在雙方殺得呼吼連聲，金鐵撞擊得刺耳欲聾中，忽的梅家莊內火光衝天而起，隨之又聽得轟通聲不斷，一彪人馬自莊內往外殺到！

那是一批不保留的海盜，他們未幪面！

這批人往莊外衝，沿莊外圍牆又兵分兩路地繞過來，立刻間，把梅冬陽這些人圍在人叢中！

來的三批人正是金申蛟、金申虎、金申豹，這三兄弟各率二十四名上島殺手圍過來！

金申蛟的大槊打橫掃，三個梅家莊的漢子，立刻被他掃打得吐血倒在地上！

於是，一杆銀槍迎過來，是的，藍天虹來了！

「賽羅成」藍天虹厲叱一聲：「我打死你這凶殘的大海盜！」

「噹」聲陡起，火花四濺，大鐵槊阻住藍天虹的一槍扎，兩個人立刻狠幹起來！

花滿天揮刀往對方撲殺，刀芒乍現，已有兩個黑巾包頭漢子倒在血泊中了！

倒地的漢子一聲嗥，引來金申虎哇哇怪叫：「個王八蛋吃軟飯的花滿天，我看你今天往那兒跑！」

金申虎的長把砍刀舞得急，一片刀光中便把敵人圈進他的刃焰中！

金申虎當然明白花滿天的武功，如果花滿天好對付，他們的那位大妹子金申如玉也不會把花滿天留在身邊一年有餘，直到來了個玄小龍！

初上來，看似金申虎的功架足，刀聲急，但花滿天却也不含糊，舞起他的花家祖傳刀法來也是凶狠有餘！

這兩人就在莊門前殺得便口沫也濺出來了！

梅冬陽攔住了舞動板斧的金申豹，兩個人邊罵邊殺！

梅冬陽罵金申豹强盜，早晚死在半道上！

金申豹也回罵，他罵梅冬陽是頭豬，管他大妹子的閒汚事，更厲叱着今夜是來血洗梅家莊！

那桂秋風與蘇來幹了，兩個人就在一棵樹下殺，那蘇來力求表現，一上來出刀似砍柴，恨不得三五刀把桂秋風分屍！

只不過桂秋風比之蘇來的功夫高明多了！

桂秋風右手一把尖刀，左掌上扣了一把飛刀，他還不時的揚左手，口中冷聲：「接刀！」

「浙東四君子」中，桂秋風的飛刀江湖馳名，他只要左手高舉，蘇來便全身一緊，舞刀封緊門戶，反而令桂秋風哈哈一笑！

就在這時候，忽的梅莊內火光突起，劈啪之聲大作，竟然無人救火！

梅家莊的人們全部被堵在門口，想突圍也困難！

梅冬陽見這光景，他刷刷刷三劍逼退金申豹，厲吼如虎的道：「梅家莊兄弟們，給我宰啊！」

他狂叫似瘋，平掃長劍，黑暗中聽得幾聲淒叫，三個漢子往地上倒去！

金申豹反手三斧頭，把個梅家莊漢子活活劈死在他面前，那鮮血濺了他滿臉！

金申豹也發了狂，他拋下梅冬陽，一路衝入梅家莊那些漢子中狂幹起來！

火光更亮，火焰更高，照得滿山遍野一片赤紅，雙方死傷慘烈中，忽聽那金申蛟厲叱：「殺光他們吶！」

「賽羅成」藍天虹奮起神威，一連就是十七槍狂刺，那金申蛟凶殘地彎臂便去抓木槍，右手單推大鐵槊，直往藍天虹的胸前剁去！

就聽「咻！」聲起處，先是金申蛟抖着血掌粗聲罵，鮮血他往嘴巴擦！

「操那娘的，金申大爺要你死！」

原來他一抓未抓牢，槍尖自他的手掌滑過，便也割得他鮮血冒出來了！

藍天虹的右肩上也冒出鮮血來，衣衫破了個大洞，痛得他口中發出狂叫！

花滿天心中痛苦，梅家莊爲了他在拚命，在流血，梅冬陽的莊子也起了火，而梅冬陽便是眉頭也不皺一下！

朋友到了這種地步，那比之親兄弟還令他感動！

花滿天抖刀與金申虎狠幹中，

他大叫：「梅兄，是小弟拖累梅家莊了！」

梅冬陽有回應，他的回應是一聲哈哈狂笑！

那笑聲十分厲烈，那也比說甚麼話都令人心動！

梅家莊上火已滅，莊門口地上已躺了二十多個流血掉肉的漢子，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喊殺聲，只見兩個灰蒼蒼的老者，舉着大鐵杵一路狂奔而來，二老人的身後面也跟了七個赤足怒漢！

這九個人尚未到，聽得金申豹厲聲叫！

「蘇堂主，咱們又來了甚麼人？快叫他們進莊去，加把火狠燒！」

那蘇來的肩窩與大腿上各中一飛刀，但他咬牙苦撐不稍退的道：「三公子，咱們沒有人呀！」

金申蛟一聽，立刻大叫：「快撥去幾人，問一問甚麼人敢來淌渾水！」

有五個漢子是蘇來的分堂人馬，立刻迎上前去！

來的兩個老者見了這幾個人，開口大罵：「老夫砸死你們這批大海盜！」

「彭」聲傳來，隨之有人「唬叱」一聲死在地上，兩個老人在火光照射下分得清也看得明，認準了頭紮黑巾身穿藍衫的漢子便一路狂打，這九個人宛如生龍活虎一般，刹時間把梅家莊這面不利的形勢穩住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灰髮老者衝近梅冬陽附近，他大叫：「梅莊主，咱們又回來了！」

梅冬陽正與幾個海盜狠幹，聽得老人的話，他幾乎落淚，道：「是你們吶，原來你們還沒走遠呀！」

那老者大鐵杵狂打中，回應道：「咱們本來是繞道走的，見梅家莊火光起，咱們能走嗎？這些日子同海盜們在大海上拚搏，船沉了，人也不到十個了，承你梅莊主的協助，咱們沒餓肚子，找機會仍然要多殺幾個海盜，咱們已把命豁上了！」

「轟」的一聲，大鐵杵搗得一個漢子口吐鮮血貼上牆邊半天未倒下！

原來這二老與七個漢子，正是在浙海同海盜們打上游擊戰的大龍幫兩位忠義大把頭趙起山與龍虎兩人！

這兩人率領着大龍幫忠義之士，在海上與海盜們拚命，那玄小龍初上海島，在大海上就遇上這二老，只可惜當時玄小龍竟然不認識他二老！

＊　＊　＊

突然來了兩個老人，就在形勢突變中，金申蛟一聲狂吼：「島上兄弟們，狠宰啊！」

他的叫聲似打雷，也好像是暗號，立刻間，金申虎與金申豹二人從左右躍過來，別看兩人在流血，斧頭長刀仍然厲烈得令人生畏！

他兄弟三人帶來五十多漢子，加上蘇來的二十一人，這是個絕對優勢的局面，只一聲吼間，他們轉變了隊形，又把梅家山莊與趙龍一批人包圍起來！

「浙東四君子」花滿天見這情況，厲叱一聲：「梅兄，我先拉他們一個上路，咱們此生幸成好友，但願來生變成親兄弟！」

他不等梅冬陽攔阻，揮刀便撲向金申蛟！

金申蛟如今與金申虎金申豹聯手，花滿天等於一人鬥三人，藍天虹奮力一攔也不及，金申豹的斧頭狠狠的砍在花滿天的後腰下，砍得花滿天身子一歪間，可也揮刀切過金申虎的背上！

那梅冬陽見花滿天幾乎站立不穩，大吼一聲跟進，長劍正攔在金申虎的反手一刀殺！

「嗤」的一聲火花四濺，打橫甩來一鐵槊，生生把梅冬陽打得張口哇的吐出兩口鮮血來！

那大槊第二次當頭砸來，梅冬陽幾乎是等死，不料斜刺裡橫來一支鐵杵，「咚」聲起處，震得金申蛟雙臂發麻，才發覺是姓趙的老人衝過來！

金申蛟大罵！

「老不死的屁養的，你們海上找爺們鬥，如今陸上也參加，操那娘的，爲甚麼！」

趙起山粗聲道：「娘的老皮，爺們大龍幫十一條船被你們吞掉，你他娘的還問爲甚麼呀！操，幹吧，兒……」

「殺！」

雙方早已混戰在一起，這時候誰還去救火呀！

梅家莊火光衝天，五里外也看得見！

雙方一共百人在拚殺，如今算一算快死傷一半了！

如果想找一個沒帶傷的完整人，只怕是很難找到！

雙方殺得紅了眼，咒罵之聲此起彼落，那淒嗥早已不爲人們去注意了！

紅通通的火光衝霄漢，遠處一彪人馬可也急壞了！

是的，玄小龍四人狂奔而來！

玄小龍沒帶船上其他的人，他只把朱光遠、趙大壯與龍上天帶了來！

玄小龍心中掛念的不只是龍虎與趙起山二老把頭，他更爲梅家莊擔憂！

玄小龍明白一件事，惹上海盜

麻煩大，如果大海盜金申之洞率人前來，只怕梅家山莊無人可敵！

玄小龍心中以爲，他在三門灣內發現金申如玉，這個心腸毒的女子是不是也會來此？

玄小龍最不願見的人，便是金申如玉！

玄小龍當然不會明白，自從上一回，金申如玉在海上救起她的兩位兄長以後，回到島上關上房門不出來，大小姐使了性，三個哥哥最心疼，想前又想後，找不到玄小龍沒關係，先去殺了花滿天，也好消消大妹子的窩囊氣！

今夜血洗梅家山莊，是這凶殘的三兄弟出的主意！

只不過金申如玉也來了！

金申如玉只到蘇來的「閩浙海運分棧」堂口等消息，因爲她不要再看到花滿天！

金申如玉不要再聽花滿天對她的侮辱，她只要看到花滿天的人頭！

此刻，梅家山莊正拚殺得厲害，天空一片紅，地上一片黑，有人踩着死者的頭往地上滑，手按地上是鮮血，那光景，生死全憑造化了！

就在這時候，玄小龍四人奔來了！

玄小龍四人拚命的奔，到了現場，朱光遠與趙大壯、龍上天三人直喘氣，便叫的聲音也沒了！

玄小龍不在乎，他騰空而起，空心觔斗在人們的頭上翻過去，單足一點地便是修羅神掌打出來！

「叭叭叭叭」之聲連响，金申虎幾乎長刀脫手，等他用力搖頭仔細看，不由厲聲狂叫！

「住手，住手了！」

他叫的聲音大，海盜們立刻往一邊集中，只約略的數一數，已不足五六十人了！

金申虎見對方尚有二十人左右，這中間就有梅冬陽四人與兩個老者！

當然，這些人不足以令他擔心，只有那玄小龍！

玄小龍的出現才令金申三兄弟吃一驚！

「噗噗噗」的吐了幾口血水，金申虎指玄小龍吼叱：「好，你打得好！」

金申蛟先是一怔，他早知玄小龍的功夫在他之上，咬咬牙，道：「包英……不，咱們已知道你叫玄小龍，姓玄的，你害得咱們大妹子好淒慘！」

玄小龍道：「我沒害過任何人！」

金申蛟大叫：「自從海上救回兄弟二人，我大妹子十天未曾出過門，還是爲了替她出口怨氣，咱們前來搏殺花滿天的，眼看大功就告成，你他娘的出現了！」

猛古丁，人叢中傳來兩聲呼喊！

「爹！」

「爹呀！」

這兩聲出自趙大壯與龍上天兩人之口，火光下，立刻四人抱在一起了！

「孩子呀，你們也來了！」

「爹，大龍幫少幫主來了！」

趙起山雙目一厲，「那個小雜種在那裡？爹已知道他父子與海盜們是一個窩裡！」

趙大壯指着玄小龍，道：「不，爹，他才是大龍幫老幫主玄劫之子，他叫玄小龍！」

趙起山與龍虎兩人奔到玄小龍面前，看得兩人又是一個大瞪眼！

「是你？你不是海盜一夥的？」

龍上天忙道：「過去是誤會，少幫主已把一年多前在海上失踪的許多兄弟們救回去了！」

那趙、龍二人聽得垂下淚來了！

這兒正在父子會，那面，金申蛟兄弟哇哇怪叫起來了！

金申豹厲吼：「姓玄的，你來得太好了，你來得也正是時候！」

玄小龍怒道：「這話怎麼說？」

金申豹道：「跟我們走！」

玄小龍冷笑，道：「叫我跟你們走？」

金申豹舉着板斧粗野的猛一掄，吼道：「只有跟咱們走，梅家山莊才會免被血洗的命運！」

他此言一出，另一面正自淌血喘氣的梅冬陽叱道：「梅大爺已經不在乎了，我說兒！」

金申虎道：「姓玄的小子跟咱們走，咱們今天便也再放花滿天一馬！」

花滿天却回罵，道：「去你娘的那條蘿卜腿，花大爺正打算拖你們墊背，大家一起上路吶，狗東西！」

金申虎大怒：「操那娘的，你也配！」

玄小龍見這光景，地上死的人還眞淒慘，再見雙方仍然欲拚殺，他咬咬牙，冷冷道：「我只叫一聲，這一聲也只有一個字！」

對面的金申蛟怒叱，道：「玄小龍，我便把眞實的事情對你說，你先別施横，爺們是不吃你那一套的！」

玄小龍道：「甚麼眞實事情！」

金申蛟道：「我那公主一般的大妹子來到三門鎮上了，你知道嗎？」

玄小龍在石堤河道上就發現金申如玉了！

玄小龍不願說假話，他冷冷道：「早見過了！」

金申蛟兄弟三人吃一驚，道

：「你們見過了？」

玄小龍聽他三人齊聲如是的說，他淡淡的道：「她並未發現我！」

金申蛟三人有些洩氣的樣子！

金申蛟道：「小王八蛋，我大妹子是爲你而來，她貌比仙女，又是文武全才，加上金申家那無盡的財勢，你小子打着燈籠也找不來的運氣，你却不屑一見呀，狗日的東西！」

金申虎接道：「玄小龍，我爹也下了決心，只要你跟咱們回去，馬上爲你兩人把親辦，你不必再等兩年了，這也是我那公主般的大妹子點過頭的，你怎麼說？」

玄小龍咬咬牙，道：「大龍幫的事又怎麼辦？丘泰來霸了我們基業，又怎麼說？」

金申蛟兄弟三人一怔！

玄小龍又道：「你們老子能爲他的女兒去殺了丘泰來父子嗎？」

金申蛟道：「那件事都成過去了，你就把他忘了，跟咱們回上島，享你的榮華富貴去！」

玄小龍忽的冷笑，道：「忘了，你說的是人話？」

他把手戟指遠處，又道：「現在，我只說一個字，而且不重覆！」

金申蛟道：「說！」

玄小龍道：「滾！」

金申蛟兄弟三人一聽之下，忿怒的一聲叱吒！

「給我射死這小王八蛋！」

只見他三人叱叫中立刻分散開來，隨之傳來弓箭聲發出「颯颯」聲，一簇便是數支利箭往玄小龍這邊勁射而至！

「哎唷！」

已有三人中箭大叫，火光中玄小龍看得清，只見他拔身平飛而起，一頭撞入幾個弓箭手內，他的動作宛如天空蒼鷹搏小兔一般，不待弓箭手再張弓搭箭，修羅劍發出一片極光，已見幾顆人頭落地！

金申蛟忿怒的端槊而上：「老子戳死你這小王八蛋！」

「噢！」

玄小龍神奇的撥開金申蛟的大槊，反手一劍幾乎把金申蛟大開膛！

金申蛟的狂嗥，引來蘇來的驚呼！

「大家快救大公子呀！」

金申虎與金申豹已雙手攔住玄小龍狠幹起來。

再一次搏殺，雙方已忘生捨死的搏殺起來。

呼號聲，淒叫聲此起彼落！

折骨標血聲也隨時傳來，地上剎時又躺下十多人！

雙方正自要殺出結果來，附近忽的傳來一聲大叫！

「住手！」

這是個女子的叱叫聲，也立刻把滿臉是血的金申蛟叫得往外疾跳！

梅冬陽也呼叫着：「住手，且看這女人怎麼說！」

是的，金申如玉奔來了！

四更天了，不見她的三位哥哥回轉船上去，當然，也沒見人把花滿天的人頭捧來！

金申如玉急了，她立刻便往梅家莊奔來！

當她發現場中死傷那麼多人的時候，她的心中只是一片冷漠，她心中甚至還叫喊着「活該！」

但當她從火光中發覺三個兄長圍住一個人狠幹，而這個人又是玄小龍的時候，金申如玉便毫不猶豫的呼叫了！

* * *

金申如玉的出現，令她的三個哥哥也吃驚，那金申蛟不管自己身上掉肉淌血，急忙走過去，道：「我的大妹子呀，妳怎麼來了？」

金申如玉並不理會她哥哥！

金申虎與金申豹也瞪眼，兩人張口不出聲！

蘇來上前打躬，道：「大小姐，妳不是在堂口等着看姓花的人頭麼！」

金申如玉戟指花滿天，叱道：「他的人頭仍然在他的肩上擱着，你們……」

花滿天大怒，吼道：「臭女人，咱們之間還不一定誰取誰的項上人頭吶！」

金申如玉面無表情的走到玄小龍面前了！

玄小龍全身戒備，木然的看着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輕聲的道：「你還好吧？」

她這句話令玄小龍不知如何回答，頓了一下，他淡淡的道：「甚麼意思？」

金申如玉道：「我是關心你呀！」

玄小龍冷淡的道：「妳只關心妳自己！」

金申如玉道：「是的，我一向只關心我自己，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甚至還想殺了你！」

玄小龍哈哈一笑，道：「如果有機會，妳現在也想把我殺了！」

金申如玉道：「不，那是在我救回我二哥三哥回去的時候，我就是想吃了你，可是當我在島上，關了門我不出去，我在我的暖春樓想了幾天幾夜，我終於想通一件事情，一件我過去想不到的事情！」

玄小龍淡然的道：「甚麼事情想通了？」

金申如玉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尤其是男人，如果我一

直把男人留在身邊作比較，我不但永遠找不到天下最好的男人，而且也會一直痛苦下去！」

她斜視正自包紮傷處而又忿怒的花滿天，又道：「我殺了四個，只有那金玉與花滿天還活着，其實他們被我殺了又怎樣？我依然痛苦，因爲他們會同我一起好過，我是會悲哀的！」

花滿天聽得大怒，叱道：「操那娘的，是不是打不過又想玩甚麼花樣呀！」

梅冬陽大叫：「玄兄弟，小心上當！」

桂秋風也叫起來：「玄兄弟，殺出個結果來！」

金申蛟大怒，叱道：「操那娘的，這一回叫你們逃過一劫，下一回爺們來上兩百人，踏平梅家山莊！」

他這話不是吹大牛，「閩浙海運總棧」勢力之大，連倭寇也不放眼裡，上島仍然有那條倭寇海盜船，他們各碼頭有分營，集合上幾百人太容易了！

花滿天大吼：「今天先把他們收拾掉！」

這是因爲來了玄小龍，千載難逢的機會，怎可以白白的錯過！

忽的，龍虎與那趙起山二老走近玄小龍，趙起山激動的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大龍幫的重責就在你一人的肩上了，不可忘了咱們流血掉肉事實啊！」

玄小龍一怔！

又聽龍虎道：「少幫主，老幫主含恨而走，爲的是甚麼？你却在此兒女私情！」

玄小龍聽得心中泣血！

他重重的，喃喃的道：「不會，絕不會！」

金申如玉道：「玄哥哥，你不會跟我回去嗎？」

玄小龍冷笑，道：「回去？回去被妳再囚死在島上？那種金絲籠中的鳥兒不會快樂的，金申大小姐！」

金申如玉道：「我們已有夫妻之實了！」

玄小龍指着花滿天道：「妳也與他有了一年多的夫妻之實呀，還有……」

金申如玉道：「那是不一樣的，對你，我才下了決心，玄哥哥，我是你的人了！」

玄小龍叱道：「少來了，咱們除了手底見眞章之外，別無選擇！」

金申豹大怒，叱道：「小王八蛋，江湖上有多少人想高攀還攀不上，我大妹子求你也不行，再拒絕，老子這就殺了你！」

玄小龍冷笑，金申如玉在一怔之後，忽的掩面大哭，轉身哭道：「回去，回去！不要再殺了！」

她哭嚎着狂奔而去！

金申蛟等一見也急了！

金申虎對蘇來道：「收兵，收兵，下回來咱們帶上五百人，把他們一個一個活捉回島上去！」

捉回島上幹甚麼？他沒說下去！

但玄小龍心中明白，便是花滿天也明白，捉去島上絕不是白吃白喝，而是關入那座洞中幹苦工，挖山洞，活活囚死在洞中！

* * *

金申蛟這批人匆匆的把死傷者抬了便走，直奔三門灣的大海岸邊！

那兒二艘大船也到了，這一回他們死傷三十多，當然，船到大海免不了要海葬！

海葬，那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規矩，海島上怎麼能埋人？埋的多了活人沒地方住了！

只不過金申之洞對於死者是厚葬的，白絲緞裹身再沉入大海中，花滿天就曾看到過！

* * *

有人要進莊內去救火，早被梅冬陽攔住了！

梅冬陽原來早就有準備，他把女人娃兒早遣散，莊中只是男人在，莊中也不存金銀，梅冬陽還有另一山莊在天台山以北的紹興城外，那兒可平安多了！

現在，花滿天等圍住玄小龍！

花滿天道：「玄兄弟，咱們心存感激了！」

玄小龍一笑，他的臉上有些不自在，人嘛，誰不愛面子，江湖兄弟更是如此！

淡淡的，玄小龍道：「花兄，別那麼說，其實咱們均是受害者，彼此之間的轇轕，挑明了也就平淡了！」

他對梅冬陽三人抱抱拳，又道：「眞對不起，咱們大龍幫尚有太多的事情待我去做，無法留下來協助各位，失禮之處，他日回報！」

梅冬陽一笑，道：「玄兄弟，梅冬陽說句俏皮話，你正是『翔龍升天——出海』(除害的諧音)，我等如有機會，必出力相助！」

朱光遠與另兩個漢子走上前，朱光遠道：「少幫主，咱們的事情緊急，今夜已與趙大叔等會合，是該趕回去的時候了！」

一邊的趙起山道：「對，如果咱們已有一股力量，那麼，立刻回淮上！」

玄小龍有些激動的上前拉住趙起山的一手，他緊緊的握住道：「眞難爲你與龍老二位了，爲我爹，你們已出盡力氣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錢大經老爺子的六十大壽是武林中的大事，拜壽中有一個名叫龍秋的病少年混入府中。老管家白殿卿認出他是大小姐的後代，遂暗中保護，三小姐的女兒小松亦對其甚有好感，並暗中跟踪，不想這病少年以雞鳴爲聯絡暗號，喚出另一少年柳談。這事被錢老爺子的入贅姑爺錢起看到，他懷疑龍秋的身份，遂起殺機，追至林中打了起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暗號引敵至　高人巧施援

鄧不飢道：「啃樹皮至少還是文明的（晋書惠帝紀）晋惠帝病於七年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大飢，米斛萬錢，易骨肉相賣互食者不禁。」

兩小毛骨悚然。

鄧不飢又道：「『漢書食貨志』曰：及卓死，李傕、郭記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積殘骸，體肉臭穢道路……年輕人，你們太年輕，未遇上凶年。」

小龍道：「大國手，豐年或凶年，對晚輩已無分別了。」

鄧不飢道：「小友何出此言？」

柳談道：「鄧大國手難道看不出他有絕症？」

「絕症？」鄧不飢道：「他祇是被人暗算，那有甚麼絕症？」

「暗算？」小龍道：「晚輩不是『鬼脈』？」

鄧不飢道：「外行人經常會用『鬼脈』、『五陰絕脈』等醫界名稱，其實那是不對的。」

小龍道：「爲甚麼？」

「所謂『五陰絕脈』就是心臟上的毛病，也可以說是靈台穴上的毛病，世上哪有這麼多的『五陰絕脈』。」

「這不是絕症，但治起來卻很麻煩！」

柳談道：「大國手，祇要不是『五陰絕脈』就好。」

鄧不飢搖搖頭道：「這話又外行了。」

柳談道：「晚輩當然是外行。」

小龍道：「晚輩不知是誰暗算我。」

鄧不飢道：「他要是讓你知道，就不是暗算了。」

小龍道：「前輩一定知道這是甚麼手法。」

鄧不飢道：「可能是『反經倒脈』手法。」

「甚麼叫『反經倒脈』，是不是把經脈倒過來？」

「是的，人類經脈及穴道，主要是根據古人的『靈樞經』、『鍼灸甲乙經』及『銅人俞穴鍼灸圖經』等傳下來的，一般醫生祇研究醫藥，經脈並不深研，更不會深研『反經倒脈』之法。」

小龍道：「就是把『靈樞經』反倒過來暗算於人？」

「大概如此，待會老夫爲你試試脈。」

大約十七人里外有個小鎮，三人住進一家客棧。

鄧不飢自住一房，兩小合住一房，兩房斜對門。

頓後，在鄧不飢房中爲小龍把脈。

足足有半個時辰（一般把脈一

盞茶工夫就夠了），鄧不飢收回手，喟然道：「小友，還有救，祇不過……」

「不過甚麼？」

「很麻煩，也可以說很難。」

小龍道：「前輩，這自是意料之中。」

鄧不飢道：「老夫和小友一見如故，很想幫助你。」

「多謝前輩……」

「現在我先爲你開點藥，這當然不是治本，但至少可以暫時不會暈倒，然後我要去找幾種藥材。」

「不知是甚麼名貴藥材？」

鄧不飢道：「告訴你們也沒有用。」

柳談道：「我們以後如何和大國手聯絡？」

鄧不飢道：「你們不論去到何處，都在必經之途上留下暗記。」

小龍道：「甚麼暗記？」

鄧不飢道：「在牆上或樹幹上，留下一個拳頭大小的大圈圈，中央有個小圈圈就成了，但定要用紅筆。」

「爲甚麼？」

「自然是爲了醒目，喏！給你一支紅筆。」

他交給小龍一支紅炭粉筆，然後開了個方子，交代每日服用一次，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小龍服了一次他的藥，也沒有甚麼感覺。

祇能在若干日期之後發現未再犯毛病時才知道靈不靈。

＊　　＊　　＊

錢老爺子剛過了六十大壽，府上仍有客人沒走。

這天午後，家人來報：「老爺子，鄧大夫來了！」

「快請！」

「不必請了！咱家這不是已經進來了嗎？」人已站在門外。

「好好！本來就不必通報嘛！快請進來。」

鄧不飢就座，下人送上了茶點後便退出。

錢老爺子道：「鄧兄，一定有事？」

「有點事。」

「鄧兄請說。」

「龍家的人並沒死光……」

「龍家？」

「不錯！」

「鄧兄是說龍玉？」

「不是，小弟是指龍玉的兒子。」

「這……」錢老爺子道：「龍玉還有兒子？」

鄧不飢心道：你可眞會裝蒜啊……遂道：「他有個兒子，被人在經脈上動了手脚……」

錢老爺子道：「有這回事？」

「莫非錢兄以爲在下說謊？」

「不不，好歹這小子是我的外孫，盡管當初他被我逐出錢家，那也是由於他爹龍玉在本帮內挑燈撥火（隱語：意思是搬弄是非）之故！」

鄧不飢道：「原來如此。」

錢老爺子道：「但不知這孩子在何處？」

「錢兄眞的想知道？」

「鄧兄，老夫的長女留下的唯一子嗣，我怎會不想知道？」

「要知道這小子的去向並不難。」

「這話怎麼說？是不是鄧兄已知他落脚之地？」

「差不多……」

錢老爺子掏出一疊銀票，放在几上道：「鄧兄，這點小意思，你可千萬別介意，一定要收下……」

由於票面向上，整張的票面就是一千兩。

如果每張一千，大約有萬两光景。

「這……錢兄，你這是幹甚麼？」

「不成敬意……一點小意思……」

「老朋友了！你這是侮辱小弟吧？」

「言重……言重……」錢老爺子把銀票塞進鄧不飢的袖內，這下子鄧是眞的不會飢餓了。

「錢兄，這怎麼可以……這……」口說不可以，卻沒有把銀票掏出來，當然錢老爺子按住他的手不讓他掏出來。

有所謂：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那個不喜歡這東西？

錢老爺子道：「鄧兄，你多『拖腰』。」

洪帮隱語——「拖腰」即幫忙之意。

鄧不飢道：「老大哥關照。」

錢老爺子道：「鄧兄在何處看到的？」

「府上附近。」

「這……他不認親，過門不入，意欲何爲？」

「可能是『翻梢』（隱語是復仇之意）。」

錢老爺子攤攤手道：「這是從何說起？」

鄧不飢道：「在下也是這麼想，也許年輕人想不開。」

錢老爺子喟然道：「如果有人能把在下的長女唯一的兒子送到舍下，錢某以五萬两致酬絕不食言。」

鄧不飢道：「鄧某收了錢兄的賜予，怎好再……」

「不妨，如錢兄能送來，或者在下照錢兄的指示找到他……」下面的就不必說了，意思是仍付五萬两。

鄧不飢道：「在下和他有暗號的來兩把？」

小龍道：「不必。」

於是他在莊上左邊一站，以「傳音入密」道：「閣下在何處護燭？哪山得道？拜兄頭上何人？」

莊家不由動容，回頭一看，竟是一個毛孩子。

非但是個毛孩子，還有一臉病容。

莊家有點不信，這時小龍又重復了一遍。

莊家這才相信，就是這個毛孩子說的。

「對盤」是不能不回答的，除非不是帮會中人。

莊家嘴唇噏動道：「兄弟在峨嵋山護燭，仁義堂得道，老拜兄兩位，請多關照。」

小龍道：「何謂上山插柳與插柳上山？」

莊家道：「一步登天，連升三級，是上山插柳，一步一等，步步超羣是插柳上山。」

小龍道：「三十六把金交椅，兄弟坐在哪張椅上？」

莊家猶豫了一下道：「巡風……」

巡風是巡風嘹哨之職責，平時巡查外碼頭來客，通風報訊，爲全山堂之耳目，職位不算太小。

洪門雙龍頭大哥，又稱「制皇」（即太上皇之意，但無實權），以下是僅次於制皇的「龍頭」。

再往下是「副龍頭」、「坐堂」、「陪堂」、「管堂」、「執堂」、「刑堂」、「禮堂」，以上地位顯赫，俗稱內八堂。

再往下是「盟證」（盟誓證人，即監誓之人）。

以下有「香長」、「盟證香長」、「護劍」、「護印」、「護劍」（與上面之護劍有別），「心腹」及「站堂」等爲外八堂。

以下是「聖賢」、「恆候」、「披紅」、「插花」、「金鳳」、「紅旗」、「黑旗」、「藍旗」、「執法」、「青剛」、「巡風」、「巡山」、「鎮山」、「花冠」、「銀鳳」、「賢牌」、「白旗」及「八德」等。

總之，一個帮會的職位，規範名稱太多太多，不勝備述。

這位「巡風」道：「兄弟是坐的那把金交椅？」

小龍毫不含糊道：「『護劍』！」

這位「巡風」大爺立刻站了起來。

小龍道：「本帮並未嚴禁賭博，但卻嚴禁玩假，兄弟贏了十餘萬，能說根本未玩假嗎？」

莊家道：「兄弟接受處置。」

小龍抓起桌上一疊銀票，回頭就走，道：「回去待審。」

兩人出了鎮，柳談大樂道：「小龍，你可眞能矇！」

「這話是甚麼意思？」

「你剛才以『傳音入密』在和他『盤道』，對不？」

「對。」

「他是甚麼玩藝？」

「『巡風』！」

「原來是個小嘍囉。」

「話是不錯，祇不過『巡風』也不太低了！」

「你是怎麼唬住他的？」

「我說我是『護劍』！」

「嘿！外八堂大爺！小龍，你眞的是……」

小龍道：「眞眞假假，虛虛實實，何必認眞。」

柳談大笑道：「想不到你還是個老油子。」

「在外面混久了，就不免油滑些。」

「大約有多少？」

「十多萬兩。」

「哇！咱們兩人，花上三年也花不完啊……」

他忽然打住，因爲那位「巡風」大爺已在三五丈之外跟了來。

他扯了小龍一下道：「你看後面……」

小龍道：「我早就知道了！」

「他似乎不大相信你的身份——外八堂大爺。」

「大概是吧！祇不過要印證這一點，他要付出代價。」

「巡風」在後面當然聽到了小龍的話，道：「我當然聽到了！」

小龍道：「你本就是來印證的對不？」

「不錯，我不信你會是『護劍』！」

「你以爲『護劍』該是甚麼樣子？」

「至少應在二十七八歲以上，更不會一臉病容。」

小龍道：「很好！你要如何證明？」

「如你能接下我三十招，我就相信了！」

「接不下來！」

「巡風」臉色一沉，冷峻地道：「小子你找死！」

「我是說你接不下來！」

「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尖，齜牙咧嘴。

「對，你貴姓？」

「我叫劉定！小子接招……」

一出手就看出是「螳螂」，相當有火候。

祇不過和小龍的玩藝比起來，自然還未入流。

武功這玩藝，有幾種階段，也可以說是境界，超過某種境界，或在某種境界以下，那是不能比的。

前二十七八招，小龍故意閃閃躲躲，顯示吃力的樣子。

甚至到了二十九招，他還唸着：「總算拖了二十九招哩！」

就在那最後一招，不，祇有半招，一腿掃出，劉定尖叫聲中，身子飛出，在空中翻轉了七八次後，落地滾出老遠。

小柳看得直皺眉，一個病人的身手居然如此了得。

以前未注意到，是因爲他們多是一起動手，無暇觀察。

小龍道：「我們走吧！」

「巡風」大爺劉定，本來摔得滿天金星，混身脫節。

這工夫吃力地爬起來大聲道：「『護劍』大爺……護劍大爺，您老高抬貴手，回去請美言幾句……」

小龍道：「放心吧！回去我不提就是了！」

「謝謝護劍大爺……」

奔出二三里外，兩人忍不住大笑。

柳談道：「這傢伙居然相信你是『護劍』！」

小龍道：「這有原因。」

「是不是『盤道』時，你十分內行？」

「當然，唬圈內人是很不容易的。」

「這下子咱們可要過一段太平日子哩！」

附近有人「嗤」地一笑道：「作夢！」

兩人一驚，發現小松站在林邊，剛才必在林中。

由於小路就在林邊迤邐而過，小松八成聽到了兩人交談。

柳談道：「是小松，你來得正好！」

「我來得正好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們身上有十多萬兩，要買甚麼就可以買甚麼，祇不過就是買不到全心全意對我們好的女人。」

「你再說一句！」小松撲了上來。

「小松，要不……你來幹甚麼？」

「我愛去哪裏就去哪裏，你管得着嗎？」

「你又不是我的老婆，我爲甚麼要管你……」

像一團大球，小松撲了上來，因爲她穿了一身紅衣。

小龍在一邊觀戰，他以爲兩人差不多。

小松的武功顯然是錢大經教的，祇是她學得太少。

祇怕不到三成。

她動起手來，架式未必中規中矩，身段姿式卻十分動人。

胸部凸凸的，屁股也凸凸的，小蠻腰卻十分柔軟。

不一會，兩人已打了二十來招，柳談欲振乏力。

小松想擊倒柳談，卻也辦不到。

小龍道：「算了！你們不要打了！」

小松大聲道：「你就祇有這句話？」

小龍道：「那你叫我說甚麼？」

小松道：「我本是來幫助你們的，如今我又不想說了。」

柳談道：「少來，不說就算了！」

小龍道：「小柳出口不遜，我叫他向你道歉。」

「這還像句話，你叫他滾開！我不過是奔行了近百里路程，體力消耗太大，不然的話，他能接下我二十招？哼！門兒也沒有！」

「是啊！」小龍道：「你是名門高徒，小柳怎麼成？」

「小龍，你也不必拍我的馬屁，我知道比不上你！」

「客氣，客氣！小松姑娘來此是……」

這工夫小龍示意要柳談退下。

柳談當然以爲她吹牛，祇不過她的確奔行了數十里路。

小龍抱拳道：「小松姑娘，謝謝你在錢府中的援手。」

「不必客氣！」

「你爲甚麼要助我？」

「看着你順眼嘛！」

「嗨！我都快要死了……」

「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柳談「嗤」地一聲笑了起來，急忙轉過身子。

小松雙手叉腰大聲道：「你笑甚麼？」

柳談道：「我祇是以爲你說話的聲音很好聽，先是聽你說話就醉了！怎麼，又犯了你的忌諱？」

小松知道他在譏諷她，瞪了他一眼。

小龍道：「小松姑娘，錢起回去了沒有？」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遇見一個叫鄧不飢的大夫？」

兩人一震，小龍道：「是啊！」

「怎麼遇上的？」

「應該說是鄧不飢把錢起嚇退的，而且他還說要爲我治病，他說我不是絕症，祇是被人暗算了。」

「被誰暗算的？」

「不知道。」

「這怎會呢？有人暗算你，你應該知道，怎麼暗算的？這麼厲害的暗算，你會不知道？」

「也許是趁我在睡夢中暗算的。」

「那也該能感覺到。」

「是的，前年秋天，我在睡夢中痛醒，全身無一處不抽筋，痛苦萬分，大約一個時辰後才漸漸好些。」

「以後呢？」

「就像生病一樣，內力減了一二成，而且經常會暈倒。」

「鄧不飢不會救你的。」

「他爲我開了方子，還說要爲我根治，要去找幾種稀有藥材。」

小松道：「你八成上當了！」

「怎麼說？」

「鄧不飢接受了我外公大約幾萬兩銀子的好處，他說出你們的去向，你們沿途留下了暗記是不是？」

「是的。」

「大紅圈圈內有個小紅圈圈，對不對？」

「對對，全對！」

「外公已派出高手循暗號追來了。」

柳談道：「怎能證明你的話全對？」

小松道：「要證明並不難，他們循記號追來，咱們誘他們走向岔路，咱們卻在暗中觀察。」

小龍道：「這辦法可行。」

小松道：「姓柳的小子，你總是不相信別人，像你這流裡流氣的貨色，老實說，小龍能信任你就很不錯了。」

柳談道：「誰敢保證你不是你外公的奸細？」

「奸細？」

「是啊！在小龍身邊抽線頭！」

小龍道：「不要鬥嘴了！小松姑娘，你以爲如何留記號？」

小松道：「看到沒有？東南方約十二三里處有一小鎮。」

「對。」

「派一人由此處留暗記，一直到小鎮中。」

「然後呢？」

「然後我們往西南方走。」

小龍道：「就這麼辦，我去留暗記，你們先往西南方走。」

柳談道：「叫小松姑娘去一趟吧！是她出的主意！」

小松叉着腰道：「你是老幾？頤指氣使的……」

柳談攤攤手道：「還是我去吧！總不能讓病懨懨的小龍跑腿，小龍有病，你可別隨便勾引他！」

小松怒叱聲中，撲上就要揍人。

柳談笑着，閃開向鎮上奔去。

他每隔二三十步，必在樹幹上，或路邊醒目的大石上留下紅色圈圈，一直延伸到小鎮中央。

此刻小龍和小松往西南不疾不緩地奔行。

小松道：「小龍，論輩，我該叫你表哥。」

「也許，是誰告訴你的？」

「誰也沒有告訴我，是我偷聽白總管和你的交談。」

小龍道：「小松，知道並不是好事。」

「爲甚麼？」

「不必問爲甚麼。」

「我希望知道。」

「你是聰明人，你眞以爲錢老爺子是派人來請我回錢府納福的？」

「我以爲不是。」

「那就夠了！在目前你不要再問別的了！」

「爲甚麼？」

「我不會說的！有些事可以去想，不要問，而且在人前，也不要叫我本名龍秋，就叫我何秋吧！我對白大叔說我姓何，當然，他老人家內心有數。」

「小龍，大姨丈是怎麼去世的？」

「小松，如果你再囉嗦，很抱歉，我就不許你同行了！」

「就那麼絕！」

「因爲你會壞了我的大事，而且有你在身邊目標也太大了。」

小松嘟着小嘴道：「好嘛，人家不囉嗦就是了！小龍，鄧不飢那老賊眞能治癒你的病嗎？」

小龍道：「以他的醫術來說，我以爲能。」

「他會不會以你的病來控制你？」

「有此可能！他和錢大經是甚麼關係？」

「八成也是洪帮中人。」

「可能不是。」

「怎見得？」

「如果他也是，怎能收受錢大經的賄賂？」

「這……的確有道理。」

「祇不過，鄧雖非洪門中人，錢大經卻十分禮遇他。」

「名醫嘛！上了年紀的人哪個不巴結。」小龍又道：「你是三小姐的女兒，二小姐嫁了錢起，對不？」

「對，但不是嫁，而是招贅。」

「你二姨在錢府管不管事？」

「當然管，由於外公祇管最重要的事，幾乎府中大小事務全由錢起和二姨媽負責，二姨媽可神氣哩。」

「她對你如何？」

「由於她沒有生育，對我還不錯。」

「令尊和令堂呢？」

「我爹失蹤，我娘在鄉下療養，她得了失心瘋。」

「你爹的大名是……」

「康杰！」

「原來是『白衣劍客』康大夫，久仰大名，他是何時失蹤的？爲何失蹤？你是應該知道的。」

她搖頭道：「也許我娘知道，但她得了失心瘋。」

小龍道：「錢府中蘊藏了太多的秘密。」

小松道：「而你，似乎也有一身的秘密。」

估計兩人往西南奔出八九里，坐下來等柳談。

大約半個多時辰，柳談也呼呼牛喘奔了來。

小龍道：「柳談，有沒有發現錢府的人？」

柳談道：「錢府的人，大多數不認識我，尚沒發現。」

小龍道：「坐下來休息一會吧！」

柳談道：「我以爲他們也不可能來得這麼快……」

語音未畢，三人不由一楞，八九個人已把他們包圍了。

很可能這八九個人是跟着柳談來此的。

小松道：「柳談，你眞差勁，這麼多的人跟着你，你居然沒發現。」

柳談直發狠，卻也無法反駁。

爲首的是護院頭子林兆基。

林兆基表面上是護院頭子，暗中卻是洪帮內八堂之一的「禮堂」堂主。

「禮堂」爲公口上禮儀之執行人，在刑堂之下，內八堂之末。儘管是內八堂之末，能躋身內八堂，地位是顯赫的。

另外一位是外八堂的「護劍」冷眉，兩人身份較高。

其餘是「黑旗」、「藍旗」及「巡山」等職位的人物。

「禮堂」堂主林兆基年約四十，生了一張大白臉，道：「小姐，請過來，相信小姐是受了歹人的蠱惑……」

小松道：「不是。」林兆基給她台階下台，她卻不領情。

「不是？」林兆基道：「是被他們架來的？」

「更不是，是我自願跟他們一起的。」

「爲甚麼？」

「因爲我以爲他們不是歹人，和他們在一起很愉快！」

林兆基哼了一聲道：「表小姐可知老爺子聽了此話有何感想？」

小松道：「他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林兆基對其餘諸人道：「各位都聽到了？」

其餘的人道：「聽到了！」

「表小姐有通敵之嫌，待會就不必客氣，制住她帶回，但不可傷了她。」林兆基道：「是哪一個在賭場中冒充本帮會的『護劍』？」

小龍道：「是我！」

林兆基點頭道：「嗯！雖然是一臉病容，卻是膽識過人。」

小龍道：「過譽。」

林兆基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龍道：「在下何秋！」

林兆基道：「小友既然有此膽識，自能跟在下回去見見老爺子。」

「我爲甚麼要見他？」

「小友既不想見老爺子，潛進錢府幹甚麼？」

「祇是犯了宿疾，承白總管同情弄進府中一夜。」

「就是那麼單純嗎？」

柳談道：「本來就是這麼單純。」

小龍道：「一件單純的事，你們卻一定要把它弄複雜了，你們洪門強調作人要光棍，對不對？」

林兆基道：「正是，至明爲光，不屈爲棍。」

小龍道：「我們可算是光棍，你們卻不是。」

「怎見得？」

「那麼，各位追來幹甚麼？」

「由於兩位潛進錢府之意圖未明，而這位何小友，又欺騙本會中的「巡風」劉定，且取其銀兩！」

「呸！無恥！」小龍道：「劉定在賭場中詐賭，贏了十餘萬兩，在下以爲，以這十餘萬兩白銀救困濟貧，代老爺子積點陰德，可就比修橋舖路，大肆宣傳有用多了。」

林兆基道：「看你的年紀不過十六七歲，怎知本會的秘密？」

小龍道：「青、洪(紅)兩帮，各有會規，但也大同小異，會員雖

然守規者多，總不免有少數人洩漏會中「海底」，有的是炫耀，有的也許是出賣。」

「你是聽誰說的？」

「當然是貴會中人。」

「甚麼人如此大膽？」

「有此膽量的人，當然是內八堂中的人物。」

林兆基一怔道：「誰？」

小龍道：「我祇能告訴你，他名列內八堂五名以內。」

五名以內，自是比林兆基的身份高出多多了，他當然在胡扯。

自第五名往上倒數是：管堂、陪堂、坐堂、副龍頭、龍頭。如果眞有一個大人物洩密，那還得了？

林兆基當然不信，冷笑道：「一派胡言！」

小松道：「林兆基，你們最好別動粗！」

林兆基道：「表小姐請原諒，在下是奉命行事。」

小松道：「你們若敢動我，我就在龍頭面前告狀。」

「告狀？」

「對，我不告則已，一告就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林兆基笑笑道：「表小姐可知是誰派我們出來的？」

「莫非就是龍頭？」

「當然，龍頭雖是你的姨丈，卻也是我們的上司，上司對部下的信任是很堅定的，我們不怕告狀。」

由此可見，錢起確已作了洪帮的龍頭，錢大經是制皇了。

「制皇」雖然高高在上，但卻沒有實權。

小松道：「我要向龍頭夫人告狀。」

龍頭夫人自然是她的二姨媽了。

林兆基知道，龍頭夫人甚是寵愛小松。

有一次他夜晚經過夫人院門外，發現小松躺在涼椅上翹着腿，龍頭夫人坐在涼椅旁爲她打扇子。

林兆基道：「表小姐告甚麼狀？」

小松道：「就說你們動手之下，毛手毛脚！」

林兆基等人不由一震，要是被她咬上，還眞麻煩。

可是林兆基卻不會被她唬住，因爲他帶來了八個人，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人會對她毛手毛脚。

林兆基冷冷一笑，揮手道：「先「夾磨」她(教訓之意)，後「砍條」(斬香之意)！」於是八個部下立刻就出了手。

林兆基不動手，在一邊觀戰。

其餘八人，以外八堂「護劍」冷眉的身手最高。

他的刀寒氣逼人，顯然不是凡鐵。

其餘的「黑旗」及「藍旗」中人物，也比劉定高明。

小龍接下冷眉。

冷眉本有托大之心，連接他的軟劍三招，不由心頭一凜。

這毛孩子還有絕症，居然有此造詣。

柳談接下三個「黑旗」人物，自然十分吃力。

小松也接了四個「藍旗」人物，由於他們祇是困住她不敢逼近，甚至怕她誣賴他們毛手毛脚，都是遠遠地出招，眞正是點到爲止，意思意思就成了。

小龍見柳談支持不住，小松有餘力支援柳談，卻因他得罪了她，不去援手，小龍祇好抽空支援。

但這麼一來，冷眉夾攻之下，小龍就十分吃力。

這時林兆基道：「冷兄去協助他們，由本座來吧！」

冷眉退下，林兆基撤下雙斧，當頭劈下。

小龍一聽風聲就知道此人膂力驚人，不敢硬碰。

小龍一味廻避，避重就輕。

林兆基卻時時刻刻想和他硬碰一下，他相信，以小龍目前的病身子，雙方兵刃一接實，就可能使他的軟劍失手。

了。這麼一來，小龍就很不輕鬆

由於內力不繼，總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

小松邊打邊觀望，她也知道，一旦柳談躺下了，這邊的實力又減去了三分之一，那就更慘了。

所以她有時也去牽制攻擊柳談的人。

現在她發現小龍落了下風，決定先把對方的人弄傷幾個，這樣才能根本解決，但她不露聲色。

困住她的人，都在虛應故事。

小松突然向其中一人猛掃一匕，這人一閃，她卻刺向另一個。

另一個也一閃，她就縱出了包圍圈。

包圍柳談的三個正想儘快把他擊倒，沒提防小松突圍攻過來，其中之一閃避不及，後腰上被刺了一匕。

她幾乎不必回頭，已知原先包圍她的人已有兩人追上。

她佯作不知，卻突然廻身一扭一轉，已到了兩人之一的左後側處，一匕又掃中了此人的大腿根處。

對方不由一凜，小松打鐵趁熱，再攻向右邊這個，這一個不敢接而急退，小松突然又撲向另一個。

這一個本要向柳談施襲，要閃

已是不及。

這個受傷最重，肋骨被切斷了兩根而躺下了。

不一會傷了三個，林兆基大聲道：「兄弟們，不必顧慮，這丫頭『拖馬子過關』(助外人之意)，太不像話，上！一切由兄弟我負責！」

傷了三個，一共還剩下六個人了。

除了林兆基對付小龍之外，其餘五人應付小松和柳談，雙方實力還是差不多，小松很焦急。

一定要再擊倒兩三個，由一人應付傷殘的，另一人去助小龍。

可是對方已有準備，而且有了林兆基那句話之後，要再傷他們就難了，怎麼辦呢？小龍是不能被抓回去的。

爲了救小龍，她願意作任何犧牲。

廻身作了點手脚之後，她的左胸處衣衫裂開一孔。

那兒裂開的部份和部位都很妙，可以看到細嫩如脂的肌膚，和乳峯稍下一點的隆起部份。

男人的眼珠有幾個能抗拒這種磁力的吸引？

因此，小松在故作遮掩胸衣的同時向右前方的一個掃出一匕。這一匕又掃中一人，她以爲這辦法雖然便宜了那些賊眼，卻大有收穫。

她再轉個身子，又技巧地在左大腿處把褲子劃裂，溜光水滑的玉腿，似比上面還吸引人。

因爲上面露出不多，下面露得多，而且靠大腿根很近。

雙匕疾揮又傷了一個，明知對方有慢「藏」誨盜之嫌，甚至故意饞人，卻又很難控制一雙眼珠。

對方不敢看，卻又忍不住要看。

高手過招，稍一分神就會出岔子。

小松爲了爭取時間，又把左胸衣上的裂口弄大了些，看不到「櫻桃」，卻可以看到「水蜜桃」。

玉腿撩人處，一個個色授魂與。

「刷」地一聲，雙匕又掃中了一人，傷得也很重，她立刻撲向冷眉，爲了誘惑冷眉，經常要抖動上身，作出使人眼花迸射的動作。

祇不過冷眉與衆不同，眞不愧爲外八堂之人。

此刻小龍雖然內力不繼，林兆基要在二十招內擊倒他卻辦不到，祇是小松看出他已經不成了。

小松獨戰冷眉，柳談應付一些受了傷尚未倒下的。

就在這時，「蓬！」地一聲，祇見小龍栽出五七步坐在地上，幾乎同時，林兆基已到了小龍身邊，制住了他的穴道。

林兆基大聲道：「你們再不停手，我祇好帶回一個死的。」

小松和柳談立刻停了手，沒有比小龍的生命更重要的。

小松大急，立刻就要撲上。

林兆基道：「表小姐最好不要過份。」

「甚麼叫過份？」

「反抗老爺子就是過份，你可以不尊敬我，但……」

小松手一揮道：「我不想聽這些！放了人我就『落篷』！」

「落篷」就是讓步妥協之意。

林兆基道：「表小姐，不『落篷』又如何？」

小松道：「和你拚命！」

林兆基道：「奉老爺子之命，必要時格殺勿論！」

小松道：「那你就格殺試試看……」

小松揮舞雙匕攻上，祇攻不守。

這種玩命的打法，林兆基很頭痛。

雖然「雙龍頭」大哥(制皇)交代格殺勿論，可是小松是龍頭夫人的外甥女，素日十分寵愛。

小松玩命，林兆基就祇好退讓。

別人自然也不便插手，總不能聯手對付一個女孩子。

柳談見冷眉在注視小松和林兆基動手，突然施襲，祇不過冷眉比柳談高明，及時閃過一劍。

那知這時一道銀芒呼嘯而至，「卜」一聲，正中冷眉的右大腿，竟是一支瓦楞巨鏢，冷眉被逼退一步。

冷眉厲聲道：「何人施襲？」

林兆基立刻停手疾退五步道：「是哪一位朋友？」

四周靜悄悄沒有反應。

小松要去解小龍的穴道，林兆基正要攔阻，又是一支巨鏢呼嘯而至，林兆基身手了得，經驗豐富，及時閃過，那知這時又射來一支棗核鏢。

林兆基十分惱火，揮袖一掃。

這一掃就倒了霉，「蓬」地一聲爆炸開來。

雖然由於體積小，炸傷力有限，但林兆基臉頰、手臂及前胸等處，都有皮肉之傷，氣得他直發抖。

這工夫小松已解了小龍的穴道。

如今全部都受了傷，林兆基知道已不可爲，祇有暫退，小龍等人也沒有追。林兆基等人去遠，小龍揚聲道：「是哪一位臨危授手？可否現身一見？」

空山寂寂，無人回應。

附近有些矮樹或岩石，諒施襲之人是藏在岩石或矮樹後的。

三人分三個方向搜了一下，小

龍到石後，有一岩石上以小石壓了一張字條，上寫：小龍保重，勿洩我身份。

左下方一個「白」字，竟是白殿卿白總管。

白殿卿施襲，暗器高絕，難道林兆基等人會不知道？

當然，他會暗器及火器，別人一定不知道，不然的話，身爲總管，在洪門中大概至少也是外八堂中人物，怎可幫助外人。

這工夫小松走來道：「有沒有發現？」

「沒有。」小龍把字條吞了下去，他相信白總管已經走了。

三人坐下來，各自療傷，祇有小松未受傷。

龍、柳兩人也是皮肉之傷，而且很輕。

夕陽餘暉照在小松身上，柳談目不轉睛看呆了。

小松不能算是很美很美的妞兒，但青春氣息極濃。

可以說嬌嫩欲滴。

很自然地，柳談的目光就定在她那裂開胸衣露出部份的仙桃上。

他可能以爲小松未發現，邊看邊吞涎水。

就在這時，一塊東西「颼」地一聲射進他的口中。

由於他張牙咧嘴，此物一進口，就到了喉頭，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去。

柳談發現是小松用拇指彈射的，他咳嗆一聲道：「小松……你……你剛才彈射的是甚麼東西？泥巴？」

「泥巴？那不是太淡而無味了嗎？」

「到底是甚麼？」

「嗒！你看……」小松用一根小樹枝撥弄着地上幾塊乾乾的鳥糞，道：「很像一種點心，味道如何？」

柳談開始噁心，四下張望，然後向小溪邊奔去。

一邊用手指伸進嗓中引起嘔吐，一邊掬着溪水嗽口。

小松笑得幾乎斷了氣，稍後，她拿了針線交給小龍。

「小松，你幹甚麼？」

「小龍哥，偏勞給我縫一下，祇有這一套衣衫，又不能脫下來縫。」

小龍看了她的胸部一眼道：「小松，我也不能看是不是？」

「不，你能！」

「爲甚麼？」

「另有原因，你一邊縫我一邊告訴你原因！」

小龍道：「我不會縫衣服呀！」

「又不是繡花，祇是隨便把這裂口縫合起來就成了嘛！」

小龍拿針像拿了一根扁擔一樣。

好歹縫好，和補蔴袋差不多。

就在這時，她忽然抓住他的手伸進衣內放在她的右邊乳房上。

小龍差點跳起來。

可能是他絕未想到她會來這一手。

也可能是，他有生第一次摸這東西，光滑細柔而極軟，比海棉還軟，可能是世上最軟的東西了。

「小松……你……」小龍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在賁起。

「小龍哥，我知道你一定很喜歡，是不是？」

小龍不能說不喜歡，但他不能佔她的便宜。

他正要收回手，小松道：「小龍哥，大姨媽和我娘昔年曾指腹爲婚，如生一男一女，即爲夫妻……」

「眞……眞有這回事？」

「是的。」

「誰能證明這件事？」

「可惜我娘得了失心瘋，而大姨媽(小龍之母)又生死未明，目前實在找不到一個證人，小龍哥，你不信嗎？」

小龍道：「也不是不信，總該有位長輩出面印證一下才對。」

小龍不會忘記小松說過的話，小龍死了，她也不會獨活。

初見面而能說出這句話，是應該有原因的。

小松道：「另外一人可能也知道。」

「誰？」

「二姨媽，就是錢起的妻子。」

小龍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她那豐隆柔軟的乳房，不忍釋手，他們這關係是可以握的吧！也不便辜負她的好意。

柳談仍在用溪水嗽口，似乎非把鳥糞嘔光不可。

因而，他未看到這奇妙的情景。

小松任他撫弄，她又在引線縫她的褲上裂破之處。

「小龍哥，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認了出來。」

「我們以前沒見過吧！」

「但你像大姨媽，大姨媽像我娘，當然好認哩！」

這工夫柳談終於嘔吐乾淨，也嗽淨了口站了起來。

小龍立刻收回手。

柳談道：「小松，咱們走着瞧！」

小松道：「誰叫你色迷迷地死賊眼到處梭溜？」

柳談道：「似乎小龍就可以看，爲甚麼我不成？」

小松道：「你以後更不能看了，我是小龍哥的未婚妻！」

(未完・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